

冰河秘境 冰河時代已經過去，但一項機密文件顯示，下一次冰河時代的來臨為時不遠，你想知道其中秘密嗎？本期的「冰河秘境」將有驚人的揭露！

春秋筆 它專門直述江湖諸般事跡，它可以使你一夕成名，變成大人物。不過，就算你平日是一個素為武林中人尊敬的人物亦可以一日之間，使你聲名狼藉，這枝筆比任何兵刃都厲害。

$2.00

871

◀編　後　話▶

譽滿東南亞正宗武俠小說名家臥龍生君的「春秋筆」，今期開始在本刋隆重連載發表！「春秋筆」，構思橋段新穎脫俗，情節內容風格別創，它，一揮之下，寫盡江湖中大小事蹟，再揮之餘，可把江湖人物描寫得栩栩如生，活現紙上，褒揚正義，貶盡邪魔。本故事今期首次刋出，高潮起伏如洶波澴湧，詭秘曲折令你撲索迷離，編者特誠推介，保証滿意，拍案叫絕！

＊＊＊　　＊＊＊　　＊＊＊

今期的「鐵拐」故事「冰河秘境」巨型小說，東方三俠呂偉良等人又一次帶你到一個神秘的冰河世界裡去，保証令你大開眼界，一新耳目。但不要忘記暢閱之餘，假如冰河時代突然之間又再度來臨，人類應該如何應付？……「冰河秘境」把宇宙間之奇幻描寫得淋漓盡致，更將冰河時代間的萬物枯萎，寸草不生之景況，令你驚心動魄！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還有，同期推出的遊俠故事「草莽洞庭」，是朱羽君繼「詭路」後不朽之作，本文把當日抗日戰爭期間的一班愛國救民之士的英勇事蹟，曲曲道來，可歌可泣。……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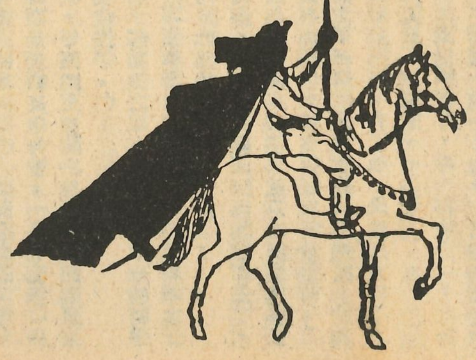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武俠世界

第87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冰河秘境

冰天飛行

安科拉治市是美國阿拉斯加州一個大城，雖然該州還有菲爾班克斯、諾姆等城市，但由於交通，地理形勢等等，形成該市仍然是阿拉斯加州這個寒冷地帶最熱鬧的地方。

加上那兒地處偏僻，工商業並不發達，美國政府爲了滿足愛好飛行人仕之須要，就利用該市建築物不高的優點，設立了「飛行者樂園」。所以安科拉治市每個星期總有三、二天十分熱鬧，愛好飛行的人仕都會來自美國各地，滿足凌空飛翔的慾望！

雪地失蹤

呂偉良等三俠也爲了滿足這個慾望而留下來！

本來自從「白令海怪」一案了結之後，他們隨時可以離開阿拉斯加，但阿生因爲在該案中受到創傷，須要留在醫院中醫治傷勢，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自然也要留下作伴。

等到阿生傷癒出院，他們爲了一試「一飛冲天」的滋味，便在當地國際特警人員高華斯的協助下，取得了飛行管理處的許可證。

高華斯固然爲了他與阿生有同僚的關係，也對三俠十分尊重，就是美國有關單位，例如美國中央情報局，海洋探測有關學會等等，都對這三個中國人非常敬佩。因爲他們的勇敢與冒險的精神，將「白令海怪」之謎揭開，同時也把蘇聯的陰謀，爲世人敲响了警鐘！

不過當今的美國執政者處事十分審愼，在他們還未認爲到必要時，是不會公開指責蘇聯的。一些聞風而至的通訊社記者，由於沒有得到當局的正式公佈，所以知道這件事的人也就更少了。

但是，爲什麽近年來的天氣會如此失常？甚至連氣象學家也無法回答出正確的答案。

人們似乎就只知道：天有不測之風雲——這是自古以來的事，也是被認爲頗正常的事！

其實有人認爲這是天文台的藉口，也有人認爲此乃世界各大國核試所造成的惡果！

但有一種說法却相當令人震驚的！

氣象學家認爲全球性的氣候失常，是個壞消息！

他們警告說：這是下一次冰河時代的提早來臨的先兆！

何謂「冰河時代」？

根據科學家——包括考古學家、氣象學家以及各種研究大自然現象的專家們，他們認爲我們地球幾百萬年之前，是被一層厚厚的冰雪掩蓋着的，就像現在的北極一樣。

那個時期，有些地方的冰雪厚達一英里，有些地方的海水比現在低了四五百呎，因爲冰河須要吸收大量的水份。

許多地方都因爲海水的低降，有過長時期與現在的大陸相連。

例如冰島與英倫三島等，本來都是歐洲大陸的一部份。

至於本故事上一篇述及的「白令海峽」，在冰河時代，在我們地球上是不存在的，它與阿拉斯加州連結在一起。

直至到大約二萬年前，冰河時代結束了；冰河逐漸「退回」北極幽去，才出現今日的「白令海峽」。

所謂「退回」，並非眞正的退縮回去，只是因爲地球上氣溫的改變，令到冰雪溶解，冰河的前鋒變回水，流回大海之內；只有北極地區，至今仍然可以找到冰河的遺跡。

據說，在安科拉治市的東郊不遠處，也可以看到冰河時代歷史的重演。

因此，三俠除了滿足飛行的慾望之外，也希望有機會一睹冰河給予人類所造成的災害。

高華斯是美籍高級特警，「白令海怪」一案結束後，等到阿生出院，他也須要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去了。

但爲了盡地主之誼，他特別派了一名助手湯加士，專責奉陪呂偉良等三俠，以便遇上任何困難時，代爲解决。

這時候，法籍的柯倫回到巴黎總部去了，日本木川也回到東京去了，就只有阿生遊與正濃，與呂林夫婦二人仍然留在安科拉治市。

湯加士替三俠找飛行教練，租飛機，以及安排各種旅遊程序。有了他，果然是方便了不少；最低限度不怕碰壁。

被冰河毀滅的村莊，叫「布廸治」！位於安科拉治市東南，約一小時半左右的車程。

那兒的山並不高，但每個山頭之上都積滿了一片白茫茫的冰雪！

市區沒有高樓大厦，郊區又沒有高山峻嶺，難怪這裏會順理成章地變成爲「飛行者樂園」了！

布廸治小村莊，主要是住上了一些伐木工人的，他們因爲工作上的方便，便在山脚下建屋聚居，想不到距今十年之前，慘劇始終發生了！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北極刮起大風，風力時速達到一百二十里的巨大威力，於是山上的冰雪被强風吹下，形成了冰河。

冰河挾着難以估計的威力，將布廸小村加以毀滅了！

當時村民爭相走避，但死傷仍然難免。政府派出專家趕來研究，發覺這情景與「冰河時代」的可怕巨災並無兩樣，只是分大小而已，上古時代的「冰河災難」是大量的毀滅我們地球上的生物；眼前所見却是「小型」的歷史重演。

專家認爲造成災難的最大原因，是由於北部沒有高山阻隔，所以只要北極刮起狂風，就會隨時造成可怕的後果！

因此，政府决定不准當地人在山下重建家園；而現場上的「刧後災情」，却被保留下來，除供專家研究之外，想不到每年還吸引了不少外地來的遊客。

三俠發覺這兒縱橫大約有半里闊，樹木盡枯，房屋全毀！

低窪處變成了小湖，湖上可見冰山處處；這些小冰山，有些是凸出的小丘，有些則是冰塊。

大小不一的冰塊在冰面浮動，够胆色的遊客可以站上去映幾幀相留作紀念。

當地的美國人一定發夢也想不到，安科拉治市竟然就憑這一塲「冰河天災」，每年吸引了大量的觀光遊客；他們甚至還在美國各大城市登報，以廣招徠。

參觀過冰河天災之後，三俠感到有點不寒而慄！

科學家都相信：近年來的天氣不正常，將會令到冰河時代提早來臨。

雖然那必然是數以百年計的事，三俠即使「長命百歲」，也不會受到任何的直接威脅；但是由於天氣的不正常變化，人類所受到的直接威脅却顯而易見。

三俠一向急公忘私，因此他們所担心的，並非他們自己，而是整個人類的未來！

綜合年來各地的氣象情報：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因天旱失收，有成千上萬的人活活餓死；此外還有中東、印度、東南亞地區以及中國大陸北方等，廣大地區歷年以來均受到旱災威脅而歉收！

相反，美國中西部、意大利和菲律賓等地，却慘受洪水之害！

奇怪的是：此等水災之嚴重性，却是數百年以來所罕見的。

天氣爲什麽會如此失常？科學家正在「明查」，西方國家的情報人員却在「暗訪」；尤其是「白令海怪」一案結束之後，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正加緊搜集證據，以證實蘇聯是否正在進行「秘密試驗改良全球天氣」？

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麽，蘇聯科學家不但是製造「冰河時代」提早來臨的罪魁禍首，也是「氣象戰爭」的首先發動者。

因爲這一次的天氣變化，將令到世界大部份地區農作物失收，粮食不足，勢必造成飢荒。結果，即使「冰河時代」未眞正來臨，地球上已有大量的人類被活活餓死！

這種似屬杞人憂天的想法，連科學家也認爲絕對有可能。而且一切跡象顯示越來越有可能「不幸而言中」！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環境研究所主任巴里遜曾經公開警告：目前發生的不尋常氣候變化，是近一千年來最不正常的時期，如果這情形持續下去，全球人類的生命將會直接受到威脅！

人們不免會問：會不會是我們地球所依循的軌跡已開始遠離太陽？

假如科學家相信一切測距儀器都非常準確

無差的話，上述的忖測自屬多餘。

不過科學家却承認：只要陽光減少了百份之一，亦足以令到我們的地球進入一個寒冰時期，促使另一個「冰河時代」的來臨！

歷史上有過不少記載：大火山每次爆發後，陽光會黯淡數年之久。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據說主要是由於火山爆發時，天空上的大氣層反射性的核子增加，同時較細微的塵埃，長時期停留在大氣層之上。因此，陽光無法透過含有大量反射性粒子的雲層。

就憑這種理論，專家們相信各大國的核爆，亦足以令到天氣引起變化！

可惜的是：各大國為了担心人民反對，都抹煞了這種可怕的後果，而將天氣變化諉過於其他因素。

呂偉良等三俠在回到安科拉治市之後，覺得人類可能是自取滅亡！

人類既是萬物之靈，從不斷的物理試驗中，發現了各種元素的分裂程序，為什麼不好好地加以善用，而偏偏去製成各類型的毀滅性武器？

呂偉良在想着：當下一次「冰河時代」來臨之後，地球可能進入另一個循環！

到那時候，人類將全部毀滅，只有「適者生存」的低等生物可以活在冰天雪地之中。然後經過長時期的掙扎——可能又是若干萬年之後，此等「低等生物」又依循住「進化論」的發展，變成高等動物：人類！

這些看似有趣，其實十分可怕的事情，當然沒有人預知它的可能性與實際發展，但是從呂偉良他們在「布廸治」小村所見，却非全無根據的。

林愛莉想的却是比較樂觀的想法，以目前科學一日千里的驚人發展，深信科學家終有一天能完全控制我們地球上的天氣。

至於阿生，他只想着明天如何飛行。

由於天氣太冷——午間四至五度左右，太陽下山便逐漸降至零度。因此他們只短暫地討論過天氣變化的可能發展；此後便一直保持緘默，各有各去想。

「義務嚮導」美籍特警隊員湯加士不知道三俠的想法各有不同，他還以為他們三人同樣想着明天的遊覽節目。

湯加士道：「你們想不想到北極去遊覽？那是最刺激的旅程，可能會令你一生難忘。」

雖是義務嚮導，但聽他口吻却彷彿職業性的嚮導一樣！

三俠與他混了幾天，連飲食起居也在一起，因此很熟絡。

阿生不禁問湯加士：「如何可以到北極去遊覽呢？」

湯加士道：「那須要由旅行社代為安排，不過費用很貴。」

「貴到什麼程度？」阿生問。

「百多二百元一天。」湯加士說，「詳細情形，我也不大清楚。不過很不化算，你說是嗎？」

三俠相顧一笑，異口同聲道：「是的，太貴了，犯不着吧！」

湯加士忽然又說道：「除非你們準備到歐洲去！屆時可以順道一遊北極，但只限於天空而已，因為，飛機將會在這冰天雪地的上空飛過。」

呂偉良立刻說：「不！我們暫時不會到歐洲去；遊完阿拉斯加，我們會選擇太平洋上一些冷門的旅遊地區。」

但阿生却問：「有飛越北極的航綫麼？」

「有的。」湯加士道：「有一家航空公司開闢了一條北極航綫，由安科拉治市飛越北極，繞過地球軸心之頂端，到歐洲的哥本哈根。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我不妨向航空公司打聽一下。」

林愛莉道：「不必浪費時間了，反正我們沒有那意思。」

「那麼，明天如何？」湯加士似乎很有責任心；他的上司既有吩咐，他便要好好地為三俠作出良好的安排。

「我想再飛一次！」阿生想起凌空飛翔時的神氣，就回味無窮，「請你為我安排一下好嗎？」

湯加士還未回答，林愛莉就說：「我有個更好的主意，我們可以租一架小型飛機嗎？可容納四個人那種。」

「讓我先行打聽一下。」湯加士又說：「你的意思可是我們四人同遊？」

林愛莉點點頭。

湯加士苦笑搖頭：「那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林愛莉問。

「因為我們四個人都沒有正式駕駛飛機的執照。」湯加士說。

「可以把機師一齊租來。」林愛莉道。

「那必須是更大型的飛機，例如儎六至八個人那種。」湯加士又說，「據我所知，這裏所能租到的，都是小型機，一至兩個人的最多。四個人的可能有，但數目不會多。不過，請你把你們的預算計劃告訴我。」

林愛莉於是告訴他：明天他們希望在一起作高空巡遊。

想起在冰天雪地的上空飛行，確是相當夠刺激的事；但如果三個人能聚在一起，一定更加有意思了。

當然，假如連同湯加士也可以跟他們一起，當然更好！

回到市區，氣溫越來越冷，除了愛斯基摩人之外，每一個人都穿得很多、很笨的樣子！

愛斯基摩人並非不怕冷，但無論如何總是沒有其他人那麼畏縮。

晚上他們也睡得早，因為那兒的夜生活實在平淡之至。

呂偉良打算再玩一兩天就離開這裏，林愛莉和阿生二人都是聽他意思的。

較早時，呂偉良計劃到阿留申羣島一遊，那是位於太平洋之北，白令海峽之南的美國屬地！

呂偉良並非故作冷門的選擇，事實上他希望多些機會看看遊客罕見的海島地區，那才可能是他心目中的人間仙境！

旅遊固然可以增廣個人的見聞，但身心的愉快感受，却非局外人所能想像！

呂偉良的決定，林愛莉和阿生二人自然也都十分清楚。

對於飛行的滋味他們都先後嘗試過了，那是的確相當夠刺激的事。但是，由於他們不懂駕駛，沒有正式飛行執照，所以必須有教練在一起。

他們從未在一起飛行過，所學的實在也只不過是皮毛而已。

而且坐上教練機，就必須全神貫注，以免弄出了亂子來！

為了可以自由自在地俯覽一下冰天雪地的奇景，他們決定租用一架小型機，由機師負責駕駛，他們三個人大可不必分心。

翌日，義務嚮導湯加士果然為他們租來一架四座位小型飛機。由於座位只有四個，除了機師之外剛好夠他們三個人。因此湯加士也就不能同行。

不過，湯加士是個很有責任心的人，他親自把三俠送上了飛機，相約一小時後在機場再見。

這是一架坎文卡式四座位小型機，機身漆上紅白兩色，鮮豔奪目。

飛機編號：M六五一八B。

在美國各大城市，這些小型飛機多得很，像汽車一樣普遍；許多商人都置有小型機，穿梭往來於各大都市之間。有些甚至自行駕駛之外，另外聘有機師。

在這裏安科拉治市，小型飛機更多得令人眼花繚亂，但多數都是單座位和雙座位的教練機。

湯加士為了審愼計，曾深入了解過機師葛培爾的背景。

葛培爾年約四十八，有過廿五年以上的駕駛飛機經驗。

韓戰時期，他是一位空軍中尉，現在經已退役。

開設出租飛機公司的，是一位很出色的飛機工程師，曾任職於美個洛歇機廠——那是一間聞名全球的飛機製造廠。

湯加士所以要加此小心，是因為阿生固然是巴黎總部所重視的人，就是呂林夫婦二人，也是不尋常的人物。

經過一番審愼的選擇，湯加士認為一切都頗為滿意！

卽使他曾獲得出租公司東主的口頭保證，但湯加士仍然花了一大段時間留在飛機旁邊；他目睹這位身為飛機工程師的東主親自替飛機檢查和入滿汽油。現在他又目送葛培爾將飛機升空。

一切看來十分滿意，以後就要看三俠的運氣了。

今天好在不是假期，安科拉治市附近的上空，只有少數小型機飛行；假如是假期的話，這裏上空的交通有如馬路上的汽車擠迫情況一樣。

另一點令到湯加士放心的，就是當日的天氣十分的良好！

根據氣象報告，二十四小時內天氣不致有太大的變化云。

同時湯加士也關照過飛行控制塔了。

現在湯加士要想的是：如何打發這一小時的空白時刻。

最後，湯加士回到安科拉治市的國際特警辦公處去，跟他的同事們聊天。自從「白令海怪」一案結束後，特警隊員們似乎顯得十分的清閒。要忙的只是美國情報人員。

在安科拉治市的上空飛行，永遠不必担心會迷途，因為那市區的街道十分之齊整，高空俯視之下，有如一個棋盤。

但是租用飛機遊覽，如果只限於這細小地區，那是很難滿足的。尤其是對三俠來說。

於是機師葛培爾只將飛機在安市上空飛了幾分鐘，便朝北面飛去。

為了滿足從高空瀏覽冰天雪地奇景的慾望，葛培爾把這架坎文卡式四座位機飛越了麥金利山——這是阿拉斯加山脈中最高峯，高六千餘呎。

眼底下所見，都是前所未有的奇景。三俠頓感心曠神怡！

再往北飛，飛機越過了橫跨阿拉斯加州的育空河，脚下又出現了另一番景象！

安科拉治市的機場控制塔曾一再警告他們不要飛得太遠，但在三俠的堅持下，這架編號「M六五一八B」的小型機，終於越出了控制塔的雷達控制範圍。

現在機師葛培爾必須與菲爾班克斯機場控制塔取得連絡。

菲爾班克斯機場這時已接到安科拉治市機場的通知，雷達網上也出現了「M六五一八B」編號的影子。

但是菲爾班克斯市機場控制塔人員還想不到事態如此嚴重，只當作一般事件處理。

直至到無綫電通話機中發出了求救的聲音，控制塔人員才大吃一驚！

控制員急忙問道：「M六五一八B號機，請回話，你們發生了什麼事？」

回話的是個年青人的聲音，那是阿生的聲音。

阿生驚惶失措中仍帶有若干程度的冷靜，他用英語回答說：「這是編號M六五一八B號四座位小型機，我們的駕駛員暈倒了！」

「機上有多少人？一八B號。」控制員簡潔地問道。

「連同機師總共四個。」阿生答。

「你們之中有人懂得駕駛嗎？」控制員又問。

「不！我們只懂皮毛！」阿生知道這時候不能誇大，此乃生死關頭。

無疑阿生對機械有點認識，尤其是這幾天以來，他跟教練學過數小時的飛機駕駛技術，加上他為人鬼靈精，懂得也不少。

但是阿生却了解到飛機上的結構十分複雜，尤其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實在是有些手忙脚亂！

他們三個人都不知道葛培爾怎麼會突然之間暈倒過去的。

阿生坐在機師葛培爾的身邊，呂林二人坐在後面兩個座位上。

當飛機正在正常的飛行途中，高度一直維持一千呎左右。

突然之間，阿生發覺儀器表上的高度計不斷地下降！

九百呎，八百呎，七百呎，六百呎以及五百，……一切都顯得極不尋常！

他們沒有預算過下降，只有可能回航——飛回安科拉治市。

於是阿生瞥了葛培爾一眼。

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不由自主地大吃一驚！

葛培爾雙目閉上，頭部下垂，下頷貼住了胸部上端。

他顯然暈倒了！

怎會有這種事發生？

呂林二人當時正由機窗俯視下面的瑰麗景色，直至到聽見阿生的驚叫，才警覺過來。

這是從未有過的經驗，儘管三人同是身經百戰的江湖兒女，仍然難免會感到有些心慌意亂！

阿生推了葛培爾幾下，仍無反應！

回頭再看看高度計，下降度已在三百呎之下，而且仍在下降中。

這一驚非同小可！阿生於是急忙抓住了駕駛盤，拉起了機頭。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在驚心動魄之中眼看飛機勢必下墮，機毀人亡似乎是無可避免的事；想不到阿生這一下子扳動，飛機迅速又再升高。

呂林二人也知道阿生學過數小時的飛行駕駛技術，但想不到他做得這麼好。

機頭拉起之後，高度計在逐漸回升。

阿生不敢放開駕駛盤，卽使是扭曲着身子去把握。

呂林夫婦二人曉得事情來得奇特，於是協力將葛培爾的耳筒除下，把他那笨重的軀體拉到後面來。

阿生得以順利地坐到機師座位去，但却不能保證難關渡過。

憑數小時的飛行訓練，再加上阿生那一份過人的天聰，亦未必能控制得住這架小型飛機，包括最後的安然降落。

阿生懂得看空速計、高度計以及升降速的儀表，也懂得看羅盤和人工水平儀等等儀器；但却不懂得將起落架以及輪胎放下。

阿生學習時的教練機，結構上與這架坎文卡式小型機有別，但是儀器上的顯示都是一樣的。

羅盤是分辨方向的，人工水平儀却是指示出飛機向那一邊傾側，以及傾斜時的角度的儀表。阿生幸好都學會了如何去看。

但是，阿生發夢也想不到在這種匆忙的情況下，担任臨時駕駛員的任務。

事情來得實在太過突然，他不能不求救！但求救只是例行的程序，現在一切都要依靠他自己了。

呂林二人也只能信任阿生，全心全力去救醒葛培爾才是他們二人的緊急任務。

可是葛培爾一直沒有醒來。

也就是說：阿生的任務更加繁重了！

阿生繼續與菲爾班克斯機場控制塔取得連絡；而菲爾班克斯機場却與安科拉治市機場保持密切的連系。

安科拉治市機場控制塔人員因爲得到國際特警的特別囑咐，這時候已迅速由電話通知了市區的辦事處。

湯加士彷彿從天空中墮下時一樣受驚！他除了用第一時間通知他的上司高華斯之外，與另一名特警隊員森美，匆匆駕車直闖機場。

高華斯是國際特警隊美國方面的高級負責人之一，這時他正在西雅圖——美國西岸一個大城。

高華斯聞訊也爲之大吃一驚，立刻轉知巴黎總部，同時兼程飛往安科拉治市，準備先了解實際情況之後，再飛往菲爾班克斯機場，展開救援工作。

但是，菲爾班克斯機場控制塔雷達網，也逐漸失去編號「M六五一八B」號小型機的影子——雷達感應器上那一點，已越出了那圓型的範圍；無綫電中的聲音越來越微弱！

控制塔人員唯一知道的，就是那架坎文卡式小型機上的控制儀器出了毛病，臨時駕駛員阿生找不出毛病何在。

機場控制塔人員曾指示阿生將角度改變，極力保持一千呎的高度，作圓周狀的飛行，以等候進一步指示。

但是，飛機因爲失去控制，竟然一直朝向北方飛。

情況十分嚴重，湯加士等人，包括出租飛機公司的老闆兼工程師貝烈在內，他們都弄不明白此中到底有何內幕。

貝烈一再保證：「M六五一八B」號四座位機性能良好，起飛前一小時曾由他親自作過最後檢查，一切正常，油量亦足。

但是，駕駛員葛培爾怎麼會在突然間暈倒的？

心臟病發麼，還是另有原因？湯加士暫時也沒有去追究這一切，他只注意着來自菲爾班克斯機場控制塔的報告。

當湯加士知道阿生所駕駛的坎文卡式小型機最後與菲爾班克斯機場控制塔失去連絡時，他整個人呆了半响！

一切都是由湯加士安排的，到頭來他如何向他的上司交代？

貝烈被湯加士拉住質問，湯加士覺得他可能隱瞞住若干實情，欺騙了自己；也可能貝烈被人收買。總之湯加士覺得他十分可疑！

但是貝烈却理直氣壯的，發誓並未出賣湯加士。

他表示「M六五一八B」號機只出廠不足一年，一切機件性能十分良好，他是這方面的專才，不會出錯的。

可是，事實上現在是出了事！

爲什麼？

其實這個時候，所有有關人等的腦海中都難免會問：爲什麼？爲什麼葛培爾會突然暈倒？爲什麼阿生無法將飛機控制？……

要提出的疑問太多了！

高華斯的專機在安科拉治市的機場稍停片刻，了解情況後，一邊向森美面授機宜，一邊把湯加士帶往菲爾班克斯市。

森美奉命監視貝烈——他在這次意外事件中太可疑了。

駐守於安科拉治市的其他特警隊員，奉命展開連串的偵查行動，包括貝烈的背景，以及葛培爾的健康情況。

葛培爾可能患有心臟病或者血壓高之類的病症。

然則，事情的可疑程度便降低了！

但是，患了上述病症的人往往是被禁止飛行的，尤其是任職出租飛機機師的人，發牌官更要諸多證明才發給執照。

因此，看來上述可能性並不大。

那麼，到底爲什麼會發生這一次可怕的意外？相信連坐在出事飛機內的三俠，也無法知道。甚至還未清醒過來的葛培爾，可能連他本人也莫名其妙！

高華斯沒有埋怨他的下屬，因爲湯加士在他的心目中是個相當誠實可靠的青年，否則他不會派他去陪伴三俠。

他相信湯加士已經做到了他應該做的。

現在高華斯只想着如何展開救援工作，包括要求空軍出動協助。

也許一切都來得太遲了，但他却不能不盡力而爲！

菲爾班克斯機場終於與北美防空司令部取得連絡。

北美防空司令部屬下的戰機立即升空，直升機羣也奉命出動。

他們的任務是展開追尋一架「坎文卡」式四座位小型飛機的下落；雖然憑經驗人仕的忖測，他們即使能找到的，也只是一堆飛機殘骸而已！但是由於國際特警的關係，令到北美防空司令也緊張起來！

美國是「國際特警」這組織的成員國，彼此間過去有過不止一次的良好合作。現在特警隊有事相求，軍方自然不敢怠慢。

但是，超過爲數一百架的飛機，包括了偵察機和直升機，花去了大半天的時間，仍然無法找到「M六五一八B」號機的下落。

高華斯和湯加士等人抵達菲爾班克斯機場之後，也乘坐了軍方的直升機出發，參加搜索行動，結果也是失望而回！

到底阿生把那架小型機飛往何處去了？

如果「M六五一八B」號小型機失事墮毀，殘骸又何在？

搜索行動雖然繼續，但有關方面已是心中有數；那就是對呂偉良等四個人的生還希望，減至最低限度！

越出了阿拉斯加州的範圍之後，北面便是兩個不同名稱的大海：東北角的波弗特海，以及西北角的楚科奇海！

到底飛機會不會墮入大海之中？

再北的地區，便是冰天雪地的北極圈——北冰洋以及長年積雪的北極。

「M六五一八B」號機有足够的油量可供飛越北冰洋，除非油庫漏油，否則四至五小時的油量，足可應付這航程。

可惜連絡中斷之後，一切已無從獲悉！

× × ×

駐守在安科拉治市的國際特警隊，都認識三俠他們，尤其是森美，更做過三俠的義務嚮導！

現在阿生等人既然出了事，森美和他的同僚決心要查個水落石出。

安科拉治市的警方已開始插手這件事，因此森美不愁寂寞。

他正在貝烈的辦公室內，查閱一些檔案記錄；貝烈表現得非常合作。

檔案記錄包括了「M六五一八B」編號的小型機的出廠紙，以及每次大修的記錄詳情；還有就是駕駛員葛培爾的健康記錄。

另一組特警隊，則從不同的角度，調查葛培爾的私人生活情況以及背景等。

根據記錄顯示，葛培爾的健康情況十分正常，雖然四十八歲的年紀，看上去只不過四十左右，而且只有晚餐時份，才喝少量的酒。

因此，他似乎不可能是喝醉酒之後登上飛機去的。

況且，他登機時除了三俠之外，還有湯加士和他的老闆貝烈在場。如果他喝醉了，必然騙不了各人的眼睛。

森美看完了各種記錄表格之後，不禁提出了一個問題：「他有太太嗎？」

「有的。」貝烈回答道。

「你有沒有通知她？」森美又問。

「當然有。」貝烈說，「我已經用電話通知她，但她始終沒有來。」

「爲什麼？」

「他們的感情似乎不大好。但我們的責任必須通知她。」

「我要抄下這個地址和電話。」

「隨便好了。」

森美離開貝烈設在機庫內的辦公室，發覺機庫內有着另外一些飛機；有些很陳舊，有些很袖珍。

貝烈送森美出去，一再表示「M六五一八B」號機是最新的一架，性能最佳。

森美在機場出口處的汽車上，找到了他的同事何信。

何信奉命向有關人等調查葛培爾平時的爲人。

那包括了他的背景，以及他有沒有仇家等等。

不知是何信的調查未够深入澈底，還是森美過份敏感，總之森美覺得葛培爾並非一個正人君子；否則，他的妻子不可能對他的這次意外，表現得如此漠不關心！

但何信說：「我查過他的一些行家，他們一致異口同聲地說他是個好好先生。」

「坦白說，這是令我十分失望的事！」森美一邊開車，一邊說道。

何信不禁問道：「爲什麼？」

「如果葛培爾不是被仇家動過了手脚，那麼，破壞者的目標是誰？你自己去想想好了！」森美說。

何信道：「自然是呂先生他們。」

「對了，目標若非葛培爾，必是呂先生等三個中國人。」

「你也相信飛機受到了破壞？」

「這是顯而易見的事。」

「那麼，葛培爾何故會暈倒？」

「可能是陰謀的一部份，只有他暈倒，才可以順理成章地，製造了一次看來似是意外的事件。」

「我不明白，爲什麼陰謀者不索性只從飛機方面動手脚？那不是簡單得多麼？」

「很簡單，他須要造成表面看似意外的事件，這樣才不會引起我們和警方的注意。只要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就會展開深入調查。」

何信問：「現在我們要到何處去？」

「找葛培爾的妻子去。」

車子開入市區，按照森美抄下的住址，找到了一幢兩層高的樓宇。

那就是葛培爾夫婦的住宅。

安科拉治市的樓宇都是差不多這麼矮的，四至六層高的大廈爲數極少。

這兒除了街道整齊、清潔之外，居住環境委實不錯。街道寬闊，花卉樹木處處可見。

森美停好了車子之後，與何信登上二樓，開門的正是葛培爾太太。

她氣定神閒，好像從未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

當她知道了森美和何信的身份與來意之後，懶洋洋地問：「然則，你們到底想知道一些什麼？儘管問吧，我知道的一定答你。」

「你和他的感情如何？」森美抱歉地說，「本來我不該涉及你倆的私生活，但我們只希望查出眞相。」

「不要緊，反正這已經不是秘密！」葛培爾太太很坦白地說，「我們的感情這些日子以來，一直不好！」

「分居了？」

「不！只在醞釀中。」

「你有了男朋友麼？」

「嗯……」葛培爾太太瑪莉瞥了森美一眼，「這點，恕難奉告！」

「我也不勉强你。不過，現在他可能已經凶多吉少！」

「放心吧！他不會有事的。」

「你似乎太有信心？」

「他很健康，這點我最清楚。」瑪莉又說，「他對機械認識很深，小小的故障，根本難不了他的。」

「但是，最新的消息，他們連人帶機都一齊失踪了！」

「嗯！……」瑪莉意外地呆了一陣，喃喃地說：「貝烈爲什麼在電話中未提及？」

「他怎麼說？」

「他只在電話中說：我丈夫的飛機有了故障，叫我放心，一有進一步消息，他自會通知我的。雖然我不希望知道。」

「是什麼時候的事？」

「將近一小時了。」

「爲什麼相隔這麼久，你也不到機場去看看？」

「你以爲有此須要嗎？」

「他到底還是你的丈夫！」

「也許認屍時我會到殮房去一次。」瑪莉又冷淡下來。

森美又問：「他有女朋友嗎？」

「爲什麼你現在才問？」瑪莉冷然一笑，「那才是我憎恨他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的女朋友是誰？」

「如果我知道，我當然會告訴你。」

「你只憑忖測？」

「不！絕非捕風捉影，我知道她叫安妮；他曾向我提出，要跟這妞兒結婚，但我堅持不肯與他離婚。」

「你從未見過她——安妮？」

「從未見過。」

「他可能故作神秘。」

「我不管他用心何在，決定纏死他爲止！我不會讓他爲所欲爲的。」

森美覺得很難了解女人的心理，幸好自己還是個王老五。

他又問：「安妮那個女人，有打過電話來找你丈夫嗎？」

「就是有，可惜我從來未見過她，」瑪莉說，「我也因此相信此人存在，絕非無中生有的。」

森美覺得這樣談下去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與何信向瑪莉告辭了。

森美在汽車裏吩咐何信留下監視瑪莉的行動，他的理由就是：瑪莉這女人性情冷酷，大有可能是殺夫兇手。

一輛汽車在前面不遠處停了下來，森美覺得很熟悉。

果然，車上走下了一個人——森美認得是一名警探。

在美國各地的警方人員，大部份與國際特警隊員認識，而且有不少曾經攜手合作過；因為美國本身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特警隊的存在並非秘密。

警探賴恩也發現了森美和何信二人，交談之下原來他也是奉命來調查葛培爾太太瑪莉的。但是，當他知道森美和何信的調查結果之後，同意不再登樓調查。

森美的理由很簡單，他不想打草驚蛇！

他以為如果賴恩再上去查一次，所得的結果也是差不多的。以其如此，不如以靜制動，採監視行動好得多了。

賴恩也認為森美言之有理。

過去雙方既然有過良好的合作記錄，賴恩即使據實報告他的上司，也不會受到任何責怪的。

於是森美獨自開車離去，留下何信和賴恩二人，他們躲在賴恩的汽車內，監視葛培爾太太瑪莉的行動。

森美獨自開車回到機場去。

機場裏有不少租機公司、機庫、辦事處等等，森美要找的是貝烈，他希望從貝烈口中知道「安妮」到底是誰？

但是，貝烈已經離開了機場，沒有人知道他此刻在何處。

森美只在機庫內找到一名技工——飛機保養的技工。

森美自我介紹一番之後，問那技工叫什麼名字？那技工答稱獲克。

獲克當然也認識葛培爾，但是，他表示所知不多。

至於他的老闆貝烈，他以為他是一等好人，就是有時脾氣猛烈一些。

「他們之間的感情如何？」森美問。

獲克道：「你是指老闆與葛培爾機師之間的感情？」

「是的。」

「看來不錯吧！」

森美覺得他的答案太不肯定，這種答法，答了也等於沒有答。

森美又問：「記得M六五一八B號起飛之前，由誰檢查麼？」

「老闆自己。」獲克說。

「別人有摸過它嗎？」

「我記得沒有。」

「飛機全都購了保險？」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聽過安妮這名字沒有？」

「嗯……」獲克想了想，終於搖搖頭，「這名字很普通，但我未聽過。」

「貝烈回來時，別提我來過，可以嗎？」

森美瞪住獲克。

獲克含笑點頭。「當然可以。」

森美回到他的汽車裏，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接到安科拉治市的警局去，表示他要跟探員賴恩通話。

警局的無綫電台證實了森美的身份之後，替他把電話接駁到賴恩的車上。

森美的目的只是要知道那邊的情形；假如還沒有動靜的話，森美會先去找其他出租飛機的機師，追查「安妮」的下落。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賴恩接聽了森美的無綫電話時，就以輕鬆的口吻道：「森美，這次可能給你猜中了！」

森美忙問道：「瑪莉有什麼行動？」

「她獨自開車外出，我和何信正跟踪她；你那邊怎樣了？」

「未有結果。你們現在何處？」

「第七街。」

「釘緊她。」

「我會的。」

森美一邊開車趕回市區，一邊用無綫電話與賴恩連絡。

賴恩發覺瑪莉的小房車最後在F街一個住宅單位門外停下來！

安科拉治市市區的街道並無名稱，阿拉伯字編號是橫街，英文字母依序排列則是直街，F街是直街第六條。

賴恩和何信離遠目睹瑪莉由車上跳下，匆匆登上那住宅的二樓！

這時候，森美已經趕到了！

「這是什麼地方？」森美問賴恩。

賴恩打開他的探員記事册，道：「這是貝烈的住所。」

「貝烈？」森美呆了一陣。

賴恩道：「出租飛機公司的老闆貝烈，我們有他的記錄，就是少了羅曼史方面的詳細資料而已！」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森美道，「現在我們大概可以採取行動了？」

「不！」賴恩道，「再等一等。」

「還等什麼？」

「等入屋搜查手令。」賴恩看看腕表，「我們的人快要到了！」

果然不足三分鐘，一輛警車開到現場來，警員攜同當局簽發的入屋搜查令同來。

美國就是這麼樣一個國家，沒有任何一個部門具有絕對性的權力，包括警局和特務機關的情報局在內。

再高一些，即使總統亦往往要受制於國會。一切都講究法律程序。

其實一紙入屋搜查令，在東南亞一些地方，眞是兒戲得很；不少警探都隨身袋好了一份，隨時拿出來揚一揚，上面根本沒有法庭方面的簽蓋。

但在美國，必須檢察官的同意，加上法官的簽署才行。

現在他們就憑了一紙手令，進入了貝烈的住所之內。

貝烈顯得十分意外，起初只是無限地驚愕，後來却是生氣！

森美以嘲諷的口吻對瑪莉道：「很榮幸，又在這兒見到你！」

瑪莉年已四十，但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看上去只不過三十許而已；相反，貝烈却鬢髮斑白，顯得有些老態了！

這時貝烈只穿晨褸，瑪莉衣衫却相當整齊，只是面頰通紅！

一位警官宣佈他們這次行動的理由，宣讀了簡易法律。

其他人進行了一次搜查。

但貝烈顯得十分鎮定，他要撥電話通知他的律師，警方未有反對。

警官問瑪莉：「葛培爾太太，你到這兒來是為了什麼？」

瑪莉正想答話，但貝烈叫她不必理會警官的問話，她是有權不作答的。但，瑪莉還是回答了！

她說：「我只不過為了我丈夫的事，來向貝烈先生查問一下。」

「很好的藉口！」森美忍不住衝口而出，「希望你丈夫還在人世間，他一定比任何人都

更為明白他的好妻子！」

瑪莉輕輕嘆氣道：「我知道你們這班人的想法，你們一定以為是我害死了我丈夫的，其實你們都想錯了。」

森美道：「只要讓我們找到飛機殘骸，眞相必然可以大白！」

「瑪莉！」貝烈忍不住生氣地說，「別再跟他們嚕囌了！他們既然對我們如此不客氣，就讓我們跟他們講講法律好了。」

「貝烈先生，想不到閣下會說得如此理直氣壯！」森美笑了笑，「其實這件事，相信你早已心知肚明。但是，我覺得你在你辦公的地方，並未講眞話，例如你說你曾致電給葛培爾太太，報告她丈夫的凶訊，其實此等後果，你倆早已知道，只是用電話約好這一次的幽會而已！」

貝烈很衝動，他撲過來要揍森美一頓，但給警方人員勸開了。

貝烈的住所曾被警方作合法的搜查，但沒有帶走任何物件或文件。貝烈和葛培爾太太也只被警方作過例行問話而已，警方也沒有將他們帶走。

森美心有不甘，但是在地方性的權限上，他是無可奈何的。

森美和何信等人回到特警辦事處，用長途電話通知正在北部城市菲爾班克斯進行搜索飛機殘骸的高華斯，知道儼住呂偉良等三俠的飛機殘骸尚未找到。

通常慣例，飛機殘骸未找到，屍體未被發現，只能列作失踪；也就是說，阿生他們尚有一綫生機！

雖然大家心目中都明知這種希望微乎其微，飛機上的四個人必然是凶多吉少了，但國際特警方面仍堅持加緊搜索。

由美國空軍和有關單位組成的搜索拯救隊，遭遇到困難重重，因為風雪太大，在上空盤桓搜索的飛機上的人員視野不淸。

儘管機上人員不斷企圖用無綫電連絡訊號與失事飛機接觸，結果總是失敗了！

無論如何，這是一宗陰謀——這是國際特警方面已經肯定了的答案。

為了迅速找出幕後主謀者，身為美國特警頭目的高華斯，已經命令森美等人加緊偵緝工作。

森美再與安科拉治市的警方取得連絡，一位曾經負責搜查貝烈住所的警官承認：貝烈確有可能是該宗飛機失事的策劃者，因為他是直接接觸該架四座位機的少數人之一。

但是，在美國這種國家，一切講究法律根據，在沒有足够證據之前，警方不能胡亂拉人；否則，觸犯法紀的反而是警方。

因此，警方只能派人暗中跟踪監視貝烈和葛培爾太太兩人。

森美在了解安科拉治市警方的態度之後，悄悄作了一次分析：假如貝烈與此事無關，還有誰要令到飛機失事墮毀？

如果這是一次私人恩怨事件——例如情殺之類，那麼，三俠只是殃及池魚而已。否則的話，國際特警必須追究到底，看看幕後人的目的何在！

又假定這是一個有組織的集團所為，那集團的背景如何？

諸如此類的問題，足以够森美等人傷透了腦筋。

為了加緊揭破此中眞相，森美和何信等人又分頭出動。

他們的目的，是為了偵查「安妮」這女人到底是否存在？

葛培爾太太瑪莉曾經提及「安妮」其人，她相信這是她丈夫的情婦。

但是，假如葛培爾太太存心說謊，「安妮」可能只是個影子而已，根本沒有其人。

森美跑到機場隣近的一間酒吧去，那兒是機場地勤人員最喜歡去的地方。

森美前此曾經來過了一次，所以酒保老遠就已經認得他。

一杯廉價啤酒，森美付出的却是一張二十元面額的美鈔。

這種闊綽手段不是頭一次使用，森美早已給酒保留下了印象。

酒保曾被問及葛培爾的私生活，可惜他所知不多；現在森美要問的，却是「安妮」這個女人的名字。問他曾否聽過，或者是聽誰提及過。

酒保一邊佯作抹杯子，一邊俯首沉思，若無其事地說：「我想起了，有一次，有一個熟客吩咐我代接一個電話，曾經提及過安妮這名字。」

酒保所以要如此悠閒，目的是為了避免別人過份注意他。

森美明白他這種心理，所以他也就若無其事地，喝着那杯啤酒，像搭訕似的，跟酒保交談。

酒保又說：那個熟客當時正在這兒等一個女友的電話，但是機場有任務臨時交下給他，召他到工作崗位上去，所以他惟有叫酒保代他接聽這個電話。當時那熟客就曾經提及「安妮」這名字。

森美問：「那熟客叫什麼名字？」

「他叫克萊。」酒保說，「是機場油站一位加油員，常常來此喝酒。我想過了，就只有他的女友叫安妮。後來那女子果然有電話到這兒找他，我代他道歉，轉了一個口訊。」

森美記得他訪問過的油站職員之中，確有克萊其人；憑記憶，他似乎是個新潮青年。

森美一時之間也想不通他與此事有何關連，也許到頭來他與此事全無關係亦未可料。但是，最少他要知道的「安妮」，已經有了一點兒綫索。

森美到機場油站去，一架加油車子開到一架飛機旁邊去。

油站裏還有人，但森美見不到他訪問過的新潮青年人克萊。不過他却受到其他人的招呼，因為在此之前，他曾經來過了。這裏的人都認得他。

森美若無其事地走過去跟他們搭訕，其中一名領班似乎想到了森美這種人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因此問道：「發生了什麼事嗎？」

「不！」森美笑了笑，「已經發生的事早已成定數。不過有些事想請教你。」

「別客氣！」領班的說，「我知道的一定告訴你，你想知道一些什麼？」

「克萊今天有上班麼？」森美的眼睛往四下裏打量着。

「有，他到那邊替飛機加油去了。」領班道，「你不是已經跟他談過了嗎？」

「是的，不過他似乎沒有對我說實話。」

「嗯！你的意思是……他有可疑？」領班的早已知道森美的身份是國際特警。

「目前言之尚早。」森美又問：「他跟葛培爾是否認識？」

「應該認識的，葛培爾是機師，克萊最少也替他的飛機加過油。就是事發之前的一次加油，克萊最少也有份替M六五一八B號四座位加過油。每一架加油車每次出勤，最少也有三個人，那是包括二名加油員與加油車的司機在內。」

「你覺得他這個人怎麼樣？」

「很難下定論，克萊很年青，也很勤奮，還沒有結婚。」

「有女友嗎？」

「應該有的，他這麼年青，又新潮，有女友不是出奇的事。」

「他會不會與葛培爾結怨？例如彼此曾發生過口角之類。」

「嗯……」領班的認眞地想了想，搖搖頭道：「據我所知就沒有。」

他沉吟一會兒，又說：「照計你應該比我更加清楚，因爲你最少曾問過他，以及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們。」

森美問道：「你有聽過安妮這名字嗎？」

「沒有。她是誰？」

森美還未答話，那輛加油車已駛回油站這邊來了。森美對領班的說了一聲「對不起」，便走到加油車旁邊去。

克萊跳下車，正待離去時，立刻被森美叫住！

克萊有些不耐煩地瞥了他一眼：「什麼事？我要下班去了。」

「好極了！」森美很友善地說，「我有車，我可以送你一程。」

「不必了，我也有車，我約了朋友，趕時間的，改天談吧！」

克萊說完，頭也不回的，走進了更衣室去了。

森美也跟了入來，問道：「約了女朋友麼？克萊先生。」

「是的，」克萊若無其事地答。

「是安妮小姐麼？」

「嗯！你——」克萊突然把一切動作停止，頓住了，瞪住森美反問道：「你怎麼會知道的？」

森美道：「我不但知道你的女友叫安妮，還知道許多其他事情，例如：你的女友跟葛培爾也有來往，你因此仇視葛培爾等等！」

「你這是什麼意思？」

「有個消息你可能不喜歡聽到。」

「什麼消息？」

「就是我們已將那架失事飛機的殘骸找到了。」

「那眞恭喜你！」

「但是，我們初步驗出，飛機曾受到人爲的破壞，若干機件留下顯著的指紋。」森美運用他的機智和口才，正在說謊。

「嗯！這……這跟我又有什麼關係？」

「暫時沒有證據證明是否與閣下有任何關係，但是我們希望獲得閣下的合作，請將指紋留給我們核對一下，可以嗎？」

「不！」克萊生氣地說，「你當我是什麼人？我又不是犯人，我怎麼可以讓你隨便取去指紋？」

「本來此舉份屬多餘，只因爲我們是國際特警，並非美國政府機構，如果要找出閣下的指紋底稿，大可以循正常途徑向有關方面申請，但那是費時失時的一回事。正因如此，我才跑來求你合作，想不到你會不高興！」

森美像演戲一樣，深深嘆了一口氣，又說道：「這也沒有辦法，我們只好循正常途徑去做，雖然明知那必然化費較多的時間。」

森美說完，苦笑聳肩，伸出手來企圖跟克萊握一下。

但是，克萊十分機警，却把手縮了回去。

這是一場心理戰，森美想不到收穫會這麼大。雖然他還未敢肯定什麼，但克萊的胆怯情形，却是顯而易見的事。

森美退出更衣室，他沒有眞正離去，反而躲在門外往內窺伺。

他看見的令到他喜出望外，差些兒忍不住要笑了出來。

原來克萊正在用他剩下的工作制服，抹去鋼櫃上的指紋；這是胆怯的表現，也是愚不可及的事。因爲森美如果眞正須要克萊的指紋，實在易如反掌，何必在鋼櫃的櫃門上印取？

根據犯罪心理學家的分析，這是每一名罪犯的自然反應。

森美正在暗喜他的心理攻勢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克萊又由裏面匆匆而出。

森美急忙避過一旁，克萊沒有發現他。

克萊跑向停車場那邊去，他的機器脚踏車——電單車，就停在那邊。

森美的脚步比克萊更快，他繞道到他的汽車停放的地方。對克萊展開跟踪。

克萊在途中一再回過頭來，也許他也在懷疑可能有人跟踪他；但是，馬路上汽車有如流星似的穿梭往來，森美的行踪根本未有被他見到。

森美一邊透過無綫電話通知特警辦事處，叫他的同事知會警方，一邊亦步亦趨地跟踪克萊，一步也不放鬆。

但是，正因爲馬路上的汽車太多，尤其是到了交通擠迫的十字路口，電單車因爲車身細小，可以「揷罅而行」；相反，森美所駕駛的汽車却是處處受到限制，所以就在一處十字路口附近，森美突然發覺失去了克萊的影子。

森美絲毫不敢怠慢，將情形立刻轉告特警辦事處。

森美的同事何信叫他放心，因爲他已將克萊的車號告知安市的警方，相信警方巡邏車很快就可以找到他。

特警辦事處一直與安科拉治市的警方保持連絡。數分鐘後，一輛巡邏車發現了克萊的電單車，警員一邊展開監視，一邊通知總部；警方總部以第一時間知會特警辦事處。

於是，森美很快又按址找到那兒去。

森美的車子停在附近，與警方人員交談。

克萊的電單車停在一幢住宅屋宇門外的馬路旁邊。

一位警官肯定克萊必然就在那屋子裏面，只等待更多的警員開到現場來，將這兒一帶包圍，然後才對克萊採取行動。

就在這時候，屋內有人出來。

森美老遠已經認得他是克萊。

警官要過去採取行動，但森美立刻制止了他。

森美對那位警官道：「我們只可以跟踪他，切不可打草驚蛇！」

克萊開車了。

森美從後面跟踪；警官一邊吩咐警員開車，一邊通知其他巡邏車。

克萊的車子在幾條街位以外停下來，然後挽住手提袋，匆匆進了一間屋子裏去。

「這是什麼地方？」警官問森美。

「我也不知道，但相信是他女友安妮的居所。」森美下了車，又對警官道：「我先過去看看。可以借給我一個通話器麼？」

警官毫不猶疑地，將一具無綫電通話機交給森美。這是每一組警方人員配備的通訊連絡用的器材，憑他們過去的合作，警官當然沒有理由拒絕森美的要求。

森美是因爲警官與他的下屬都穿上了制服，如果讓他們過去可能把事情弄僵，所以他獨自帶了通話機過去。

那是一幢單層建築物，四週種了不少花草樹木，環境不錯。

森美接近一個窗口內望，發覺克萊正與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女在爭論。看來森美可能來遲了，所以他只能聽到以下一些對話。

「……我不會聽你擺佈的！」少女生氣地嚷着，「我也沒有理由要走，要走你自己走好了，別再煩我了！」

克萊顯得很焦急，他說：「安妮，不要迫我！你也知道我是多麼的愛你，我爲了你曾經做過許多儍事，現在是非走不可的，如果你不跟我走……」

「那又怎樣？嘿！」

克萊突然拔出了一支手槍來，把窗外窺伺的森美嚇得一跳！

他正要透過無綫電通話機將情形告知警車中的警官，却又看見克萊將槍咀指住了他自己的腦袋，哀求着說：「安妮，看來我只有死在你的面前了！」

少女有點手足無措，忙叫道：「克萊，別這樣，有話慢慢說吧！」

「那麼，你快些跟我走，安妮。」克萊說，「剛才我已經告訴過你，他們已找到了飛機殘骸，檢驗過之後，就會找到了我的指紋；他們已懷疑我破壞的，我再不走，他們就會把我抓住。安妮，你也知道，我一切都只不過爲了你的啊！」

「唉！你這人眞的是……」安妮無可奈何地說，「好吧！事到如今，我也只好聽從命運的安排了，誰叫我認識你呢！」

二人由客廳轉進房間中去。

當他們的影子消失在森美的視綫之內時，森美趁這時候通知警官。

這時候，更多的車子開到現場附近佈防，他們包括了警方的，以及國際特警隊的，還有聯邦密探隊的等等。

當克萊與安妮雙雙由屋子裏走出來時，他們手上都挽住簡單的行李，但他們不打算登上克萊的電單車，而是企圖登上安妮的一輛私家車。

就在這一刹那間，警官用擴音器叫過來，命令克萊舉高雙手。

克萊的反應快得出奇，迅速拔槍發射，幸好警方早已從森美口中知道他有槍在身，各人早已經有了準備。

警員們紛紛伏下備戰。

克萊開了一槍之後，以爲起了阻嚇作用，立刻拖住安妮上車。

但是，「砰」然一聲，子彈擊在車子的輪胎之上，令到整輛車子的車身低了下去。

這是來自屋子旁邊的突襲，那是森美所發射的子彈。森美沒有露出目標，所以克萊還以爲是警員發射的。

警官透過擴音器，呼籲克萊棄械投降，聲言他已被警方包圍！

但是克萊死心不息，推開車門，又拖住安妮意圖退回屋內；因爲那部車子根本已走不動了！

克萊又朝那邊警車開了一槍，掩護他撤回屋內，但是，他想不到森美的襲擊却來自背後，「砰」然一聲槍响，克萊握槍的手腕刺痛了一下，冒出了血！

手槍迅即墮地。

安妮嚇得花容失色！

大隊警員紛紛自四方八面一湧而上。

森美自屋子旁邊衝出，他是第一個最接近克萊的人，因此在一擊而中之後，他首先撲到克萊的身旁。

森美是個有經驗的國際特警，一脚踢開墮在地上的手槍，一邊用槍指住克萊的胸膛。

克萊的手腕被子彈擦傷，一直在冒血！他已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你和安妮的話，我已聽到了。」森美對克萊說，「現在該是你說實話的時候了。」

克萊雪雪呼痛，警方已通知十字車到場，但車子還未到。

安妮似乎受不了這突如其來的刺激，歇斯底里地叫嚷起來！

她說此事與她無關。但結果還是給警方將她與克萊一併帶走了……

冰河遺跡　乃軍火庫

森美事前絕難想到此事的結果。

他的心理攻勢竟然會令到克萊陣脚大亂，甚至企圖逃亡！

克萊畢竟還太年青，他以爲飛機殘骸已經找到了，更以爲自己的指紋留在上面一些機器和儀器上面，一時胆怯，决定約好安妮趁警方未找到他之前離去。

克萊在醫院中接受療傷時，自動招了供；這也是令警方和國際特警方面大感意外的，原來他不想牽連安妮！

克萊深愛着安妮，無奈安妮是個地道的「美國少女」。

美國少女對愛情的看法是另有一套的，她們往往只知道追求刺激以及物質的享受，甚至有許多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愛情。

因此，安妮一度與年近半百的機師葛培爾秘密來往。

以安妮這年紀，葛培爾如果有兒女的話，可能比她還要大，但是雙方毫不計較。

這段忘年之愛給克萊知道了，可惜他却無法，也無權制止，因此惟有懷恨於心。於是他一直在等機會報復！

機會終於來了。

克萊一直注意葛培爾的飛行動態，這次給他知道了葛培爾所駕駛的「M六五一八B」號四座位機將作較遠程的飛行，於是揀着沒有人注意的時候，動了手脚。

不幸的是：M六五一八B號機剛接受過例行檢查；老闆兼工程師的貝烈，根本想不到會有人加以破壞！

克萊學過飛機機械工程，加油員這工作對他來說，可算是一種委屈。但在經濟一片不景氣的今日，也沒有辦法！

正因爲他了解飛機的結構，使到他的破壞不易被發覺；同時在若干時間之後，當飛機在高空中飛行時才發生機件失靈。但克萊估計過，那時飛機可能已遠離安市。

至於貝烈，他與葛培爾太太瑪莉的私情，却是新近才發展的。他同情她，但他無心製造悲劇去加速佔有瑪莉。

現在一切既成定局，他們也惟有向警方承認暗戀的事實。

克萊已承認一切，但這又有什麼用呢？飛機已經出事了，殘骸實際上仍未找到，這是缺乏實質上的證據的。

唯一可以讓有關方面知道的，M六五一八B號四座位機確曾受到破壞。但是，這只有令到有關方面更加悲觀而已！

在此之前，有關方面對三俠還存有一綫希望——希望他們有生還的可能，但一經克萊招了供，連這一綫希望也消失了！

克萊說：M六五一八B號機上的操縱器，會在長程飛行中失靈。他深信葛培爾無法在高空中進行是項修理。

但是，爲什麼阿生會在無綫電求救中只提及機師葛培爾突然暈倒，却未見提及機件失靈這回事呢？

經過一番研究分析，最有可能就是：當機師葛培爾發覺機件失靈時，爲了不想令到三俠受驚，希望自行矯正，所以沒有作聲。但是却由於情急而引致心臟病突發，因此便暈倒過去了！

這是唯一的，也是最合乎邏輯的解釋！

有關方面既然認爲三俠不懂飛機操縱技術，機件又受到人爲破壞，他們三個人生還的希

望也就完全消失了！

於是搜索放棄了。雖然國際特警方面極力堅持要繼續下去，但美國聯邦政府認爲一切努力都只不過是白費而已！

×　×　×

在冰天雪地裏，四周圍，盡是白茫茫的一片。

「這裏是什麼地方？」首先發問的是林愛莉。

「……」但是，沒有人回答她。

這是一間很奇特的屋子，門口小得要彎着身子才可進去。

這是愛斯基摩人在雪地上築成的小屋，不可能又高又大，否則冷空氣會長久積聚室內，晚上他們會睡不着，甚至凍僵！

這小小的屋子裏擠了好一些人，包括了呂偉良、阿生和葛培爾等，還有就是充滿了驚奇目光的一男一女，他們都是愛斯基摩人，這裏的主人。

林愛莉他們是剛剛甦醒過來才不久的，呂偉良和阿生他們並非不想回答她的問題，只是不知道怎麼說下去才好。

除了葛培爾之外，三俠只記得當飛機在雪地上摔下來之前，他們已盡了最大努力，結果還是無法將機頭拉高。

後來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他們根本不知道，因爲劇烈的震盪，加上過度的驚慌，他們早已昏迷過去了；甚至現在，他們仍然在懷疑他們是否仍生存在這個世界上？抑或是已到了天堂？

他們曾獲得十分奇異的溫暖——人體在獸皮覆蓋下所發出的溫暖！

這是他們從未試過的尷尬場面，獸皮覆蓋之下，一對愛斯基摩夫婦幾乎完全赤裸着身體；直至到各人先後甦醒過來之後，他們才穿回皮草製成的衣服，面露喜悅之色！

三俠能夠生還已經是一種奇蹟，葛培爾還沒有死去，更加令到三俠爲之驚奇不已！

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三俠固然急於要知道，葛培爾更加希望能了解一下。

葛培爾雖然接觸過愛斯基摩人，但不會講他們的方言。

不過，他知道以體溫取暖，正是愛斯基摩人的習慣之一；因此，他們得以生還，不致被活活凍死，肯定是這種風俗救了他們四個人。

葛培爾不知道自己如何生還，但却十分了解自己怎麼樣昏去。

他有過心臟病的「案底」，但爲了職業上的方便，他一直隱藏這事實，連老闆貝烈也被他欺騙。

貝烈的飛機出租公司是私營的，對機師的選擇主要是經驗；葛培爾存心要騙他，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就在葛培爾發覺機件出了毛病，操縱器不能靈活控制時，他一方面盡其所能，希望及時矯正，另一方面又不敢對三俠提及，以免嚇到他們手忙脚亂時，反爲不妙！

過去有過不少事實，是由於乘客的過份慌張，而加速飛機下墮的。

葛培爾就憑此理由，希望一切只是暫時性的，想不到內心的精神負担加重，足以引致情緒過份緊張，而致心臟病突然之間復發。

於是，當時他就此昏倒過去！

至於後來這對愛斯基摩人如何令他復甦？他根本不知道。

不過，由於過去葛培爾曾跟愛斯基摩人打交道，所以他知道習慣了生活在冰天雪地的愛斯基摩人，有許多非我們常人所能想像的生活方式，以及救急扶危的方法。

例如他們對自己妻子的貞操並不重視，甚至認爲人客與女主人歡好是一種禮貌。

又例如他們喜歡吃一些活生生的虫，文明人見了準會作嘔！

至於他們覓食的方法更是出奇得很，例如鑿開冰塊，以尖叉插入冰下水中，竟然能叉死一些魚……諸如此類的故事，葛培爾過去也不知道聽過了多少，就是從未見過。

但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就是：他這條性命，必然是眼前這雙愛斯基摩夫婦將他救回來的！

他用唯一會講的一句愛斯基摩語，向那雙夫婦道謝！——這是他很久以前，從一個愛斯基摩人口中學到的。

事實上，時到今日，安科拉治市還住有不少愛斯基摩人，但早已被同化了。

豈料葛培爾一開口說了一句愛斯基摩語之後，對方以爲他懂得他們的方言，於是一連串的，說個不停。

三俠也在驚愕中！

呂偉良、阿生和林愛莉他們望望二名愛族人，又看看葛培爾。

阿生問他道：「你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話嗎？」

葛培爾苦笑聳聳肩，把手一攤。

一對愛斯基摩族的夫婦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似乎也意會到葛培爾根本不懂他們的方言，只好失望地笑了笑！

阿生感到非常肚餓，他洩氣地說：「現在我們應該怎樣辦呢？」

林愛莉道：「人類未有語言之前是依靠什麼的？爲什麼我們不可以用手去替代咀巴？」

於是阿生向對方打了手勢，表示他們十分肚餓！

一對愛斯基摩夫婦互相交望了一眼，又交談了幾句；他們顯然正在分析阿生的手勢是否一如他們所想像的。

女的走到雪屋後面去了。

男的仍在作最後努力，嘰哩咕嚕的不知在說了一些什麼。

葛培爾依舊攤攤手、聳聳肩，再扮一下鬼臉，表示完全聽不懂！

女的捧了一些東西出來，那是一砵砵正在蠕蠕而動的虫。

林愛莉感到毛骨悚然，問道：「這是什麼東西？」

葛培爾聽過這就是愛斯基摩人的食物，但却是頭一次見到；他向三俠作了簡單的解釋，但却無法向對方——一對愛斯基摩夫婦解釋。

唯一的表示就是：搖頭、擺手！

言語上的隔膜，據說是一切爭端的起因之一。

事實上他們的做法，的確很容易引起對方的某些誤解；例如有人一但被救回府上，他打手勢表示肚子餓，你捧出飯菜，對方却表示不吃，你有何感想？

但是，事實上却又令到四個人十分爲難，莫說林愛莉見了這些蠕蠕而動的虫感到毛骨悚然，就是三個男人也無法吃得下咽！

他們正担心對方生氣，女的又取來了另一些食物——那是一些血淋淋的肉；極有可能是野獸的肉。

他們還是不敢吃。

一對愛斯基摩夫婦却作了一次「示範性質的表演」——當場吃了那些生肉，還用舌尖去舐指頭上的血。

各人看了均感心噁！

葛培爾道：「據我所知，這是他們認爲最可口的東西；要是我們不吃，他們可能生氣，而我們也只有餓死！」

「我寧願餓死也不吃！」林愛莉道，「這些東西，如何吃得下咽？」

葛培爾可能生怕對方誤會而弄成僵局，硬住頭皮吃了少許生肉；但是剛吃進口，就立刻嘔吐起來，狼狽不堪！

一對愛斯基摩夫婦又在交換着眼色；三俠十分留心他們的神情，如果他們面色大變，或者有所行動的話，阿生他們應該怎樣做呢？

各人正感猶疑之際，男的愛斯基摩人突然打出了一個手勢，示意他們跟他出去。

呂偉良等四個人有些躊躇，他們猜不出這愛斯基摩人的意圖；唯一可以令他們告慰的，就是對方似無惡意。

會不會是對方下逐客令？否則，外面一片冰天雪地，叫他們出去幹什麼？

假如對方眞的是下逐客令的話，他們在這種酷冷的天氣下，處於飢寒交迫的情況中，想不活活凍死亦難！

對方不理會他們有何感想，這時已走到外面去了。

呂偉良等四個人也只好跟了出去。

外面北風虎虎，眼前盡是白茫茫一片，視綫所及似乎一無所有！

那個愛斯基摩人攢進了一座土丘似的小屋去；這類小屋在冰天雪地上，彷彿一個小小的山丘，從遠處望過去根本不會想到它是一間小屋，走近了也得彎了腰俯着首，才可以進入內裏。

假如從高空俯視，更是一無所見，一切都被冰雪掩蓋了，誰會想到這下面原來是另有天地？

各人跟進了小屋之內，裏面非常狹窄，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艘雪撬。

突然之間有一堆毛茸茸的東西在移動，一連串的狗吠聲响了起來！吵得人震耳欲聾。直至愛斯基摩人發出了吆喝聲才靜止下來。

狗兒安靜下來，又再俯伏地上，彷彿在地上舖上了一層多姿多采的地毡。有棕色的，深啡色的，金黃色的以及黑白的。

愛斯基摩人從雪撬上解下一些包裹，裏面竟然是一些乾糧，有餅乾，也有芝士，但已冰凍得有如冰塊一樣。

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如獲至寶；最低限度總比吃生肉好得多了。

他們用手勢對愛斯基摩人表示感謝——這是衷心的；在這種冰天雪地的環境下，要不是愛斯基摩人給他們每人披上一塊獸皮，相信早已凍僵了！

彷彿是一場噩夢，甚至到了現在，他們仍不敢肯定眼前一切是否現實。

吃了一些東西，各人的體溫稍爲上升少許，但却無水可喝。

葛培爾又說着他獨創的「混合語」——手勢、單字構成的愛斯基摩語加上英語，不知道是否對方聽得懂，但三俠他們就聽得忍不住要發笑；雖然當時他們的心情很難笑得出來！

葛培爾因爲在安科拉治市居留的日子不淺，接觸過不少愛斯基摩人，所以學會了一些單字，用愛斯基摩語說出「吃、喝、水……」等等，想不到現在却可以大派用場。

對方很友善，又將各人帶回到他的居處，拿出了一個壺狀的東西來。

大家都以爲裏面所儲的是水，阿生首先喝了一口。

第一個感覺很奇特，少許的鹹味，帶有一些腥，但不致於難入口。

豈料在這一剎那間，林愛莉却瞪住阿生的咀角吃驚地叫了起來。

阿生不知道發生了何事，但呂偉良和葛培爾却看見了。

阿生的咀角有血。

林愛莉就是因爲他的樣子有如吸血殭屍，這才嚇得叫將起來！

阿生用手背一抹咀邊的血，也爲之恍然大悟！原來他剛才喝進肚子裏的是血。

到底是什麼血？

一對愛斯基摩夫婦忍不住笑了起來。

他們似乎知道四個人的內心正在想些什麼，又捧出那砵生肉來，打了一個手勢，表示這就是該種動物的血。

但是，這又是什麼動物？

由於言語不通，他們根本無法進一步了解個中情形。

愛斯基摩人接過阿生手上的壺，喝了一大口動物的血，然後握拳舉臂作態，表示這是可以令到身體強壯的飲料。

任它是楊枝甘露，林愛莉也不敢嘗試！

她終於跑到外面去，抓過屋背上的冰雪，放了一把入口中，立刻溶化變爲水，咽了下去，這才解渴！呂偉良和葛培爾也認爲她這個主意不錯，冰雪本來就是水形成的，於是他們也照做了。

不過這時候阿生却另有一番感受；不知怎的，他頓然感到渾身湧起一陣陣暖流，一切寒冷的感覺已告消失！

是那些動物的血在身體內起了作用麼？

阿生把他的感受與想法告知了各人，但呂偉良他們半信半疑，仍然不敢輕於嘗試。

他們這四個人究竟如何生還的？這對愛斯基摩夫婦又如何將他們拯救到這兒來？至今爲止，他們也只憑常理去忖測。

由於雙方語言不通，一切也就變成了謎！

但是這一切都已經成爲過去，對他們來說並不太過重要。

目前最重要的是：這是什麼地方？他們的失事飛機何在？

失事飛機還可以修理好應用麼？他們如果不能用飛機回程，以後的日子又怎樣過？

諸如此類的問題，實在令各人在慶幸生還之餘，感到担心不已！

四個人第一次談及目前的處境問題。

這是日間，但陽光並不顯著，外面只是白茫茫的一大片。

白色是可以將陽光反射回去的，所以這兒一帶吸收的陽光輻射有限，於是長年積雪。

日間已經這麼凍，晚間又如何？四個人眞担心會活活冷死！

雪屋造成矮小，大概也有道理，因爲太過寬闊會將冷空氣積聚起來；另一方面是爲了避免風雪的吹襲，太高會被狂風吹倒，所以屋頂像個墳墓——半圓形的隆起。

他們知道這可能是極北的地方，最低限度亦已進入了「北極圈」的範圍之內。

爲了解開各人心中的疑團，他們一再商議過之後，由葛培爾主動向那愛斯基摩人提出了一些問題；方式可算得是別開生面的。

葛培爾用口去說——他只懂用愛斯基摩語那些單字實際上亦未必準確，甚至連葛培爾本人也缺乏了信心。

因此，他用枯枝在雪地上劃了一些圖解，包括了一些飛機的形狀。

他們的意思無非想問：那架四座位飛機現在什麼地方？

愛斯基摩人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男的不知跟女的談些什麼。

三俠和葛培爾趁這當兒注視着這對愛斯基摩夫婦，覺得他們的確與別不同；既不像歐洲人，也不似亞洲人。

他們的面部有摺紋，但十分紅潤，因此很

難憑此去判斷他們的年紀有多大。

他們的皮膚很粗糙，男的長了鬍子，女的梳了辮子；衣服穿得臃腫。

他們似乎沒有孩子，生活方式顯得十分的簡單，室內佈置眞是簡陋不堪。

呂偉良等人心裏難免都在想：這種生活怎樣過下去？

但是，看情形他們絕非在此作暫時性的居留，最少也住上一個長時期。

人類不但是萬物之靈，看來也是這地球上的動物之中，適應能力最强的。

不管是冰天雪地，抑或是長年炎熱的地區——例如非洲等，人類都可以安然生活下去；別的動物就無此能耐。

儘管如此，呂偉良他們就開始感到担心，萬一找不到那架四座位飛機，萬一它已毀壞不堪，他們如何在這種環境底下生活下去？

愛斯基摩人又再回過頭來招呼他們了。

對方用手勢示意他們跟他到外面去。

雖然他們還未完全了解對方的意思，却也想到了幾分。

果然，那個愛斯基摩人進入隣近的另一間矮小的雪屋之內。

那是存放雪撬和供犬隻居住的地方，他們剛才也到過了。

雪撬不大，長約三四英呎左右，闊僅二呎而已。

愛斯基摩人把上面的一些物件搬開，將雪撬拖出外面。

弄好了繩子之後，又拖出了狗隻。

要形容雪撬的形狀，大概用孩子們玩耍的木馬底部去譬如也差不多了。因爲兩者的底部都是船形的——即兩頭翹起。

中間是一些木板，要來載人和物件的，但這方塊地方，豈能容納得下五個人？

除了呂偉良他們四個人之外，愛斯基摩人當然要陪同前往；女的沒有來，但最少也有五個人之多。

綁好了狗兒之後，愛斯基摩人做了一次分配；他打着手勢，豎起三隻手指，又點點他自己，再指指那裝備好的雪撬。

葛培爾道：「他的意思是：這雪撬只可以載三個人！」

阿生不等呂林二人表示意見，就道：「那就讓我和你跟他去一次吧；我相信他一定是帶我們到飛機墮下的地方去。」

葛培爾沒有意見，他問呂偉良：「這樣惟有請二位留在這裏了，怎樣？」

呂偉良覺得這樣不大好，但也沒有辦法。

於是他只好與林愛莉留下來。

愛斯基摩人很有人情味，他吩咐了妻子招呼客人，然後才示意葛培爾和阿生登上雪撬；二人坐在後面，他自己坐在最前方，揮動皮鞭，驅使八隻狗兒拖動雪撬，在雪地上滑行。

這是阿生從未有過的經驗，既新奇，又刺激；就是葛培爾也是第一次嘗試！

呂林二人並不反對如此安排，既然是爲了看看失事後的飛機，葛培爾自然非去不可；阿生在這方面的智識也豐富，加上他不怕寒風吹襲，讓他和葛培爾一道兒去也好。

阿生不但體格强壯，身手敏捷，尤其是自從喝了那些動物血之後，竟不畏寒，所以當雪撬在雪地上急速滑行時，葛培爾顯得畏縮，阿生就覺得很神氣！

狗兒合力齊向前，顯得毫不費力，尤其是當牠們聽到了皮鞭「拍拍」之聲，更加走得賣力；這情形如果在香港或一些都市，勢必被控「虐畜」。

阿生不知道目的地何在，只覺得這兒四野無人，一片白皚皚的，既無樹木野草，更無屋宇人倫！彷彿無邊無際的沙漠，更似浩瀚的大海！

無論前望後望，左看右看，眼中所見盡是冰雪，一望無際的，若以欣賞的心情，可能感到心境頓然開朗。

但是，若以實際一點的想法，就難免會感到有些心寒！

四下裏除了風聲虎虎之外，一無所見，亦一無所聞。

也許吵耳的狗吠聲是唯一點綴這雪地上的聲響，但也太單調了。

陽光似乎離這兒太遠了，一些兒也感覺不到溫暖！

雪地上留下兩條長長的痕跡，以及無數狗爪的脚印。

令人感到驚奇的，就是沿途他們並未見到有其他愛斯基摩人。

也許應該有的，但最低限度阿生他們就見不到。

所以見不到，可能是那些土丘式的矮小住宅在冰雪掩映下，不易被發現。

阿生他們雖然沒有交談，但內心的想法都是一樣的；他們希望飛機還完整，機件損毀的程度不大，最少也可以讓他們修理好。

那麼，他們可以找一片平坦的雪地作爲臨時跑道，原機飛離此地。

雪撬終於慢下來了！

前面不遠處有一堆東西，雖然蓋上了一層冰雪，也可以看得出那是一架飛機。

看上去仍然相當完整，所以阿生和葛培爾都喜不自勝！

愛斯基摩人很明白他們的意思，果然把他們帶到目的地了。

那是一架編號「M六五一八B」號四座位的坎文卡式小型機，正是葛培爾所駕駛的那一架，它沒有焚燬，這眞是奇蹟！

可能是雪地太滑之故，飛機下降時，是順勢而下，所以一切得以保存完整，但實情如何，他們當時都已先後暈倒過去，自然無法知道了。

不過單憑一般常識去想，假如當時飛機打着筋斗下降，勢必焚燬，而機上這四個人也絕對沒有生還的可能。

現在阿生和葛培爾登上飛機之上，儀器都給冰雪凍結了，根本無法檢查。

看油錶上的指針，汽油還有許多，但駕駛盤無法扭動。

阿生記得當時的情形，當時飛機在下降，他曾花去很大的氣力，但無法將機頭拉高。當時林愛莉早已昏倒了！

呂偉良眼看阿生渾身大汗，却無法幫助他，氣壓越來越令人難受。不久，他們師徒二人都在不知不覺中昏迷過去。

這是神經過度緊張所致呢，抑或氣壓？他們至今仍不明白，總之就是暈倒過去！

葛培爾搜出修理工具，叫阿生幫他先將一些被冰封的儀器撬開；但阿生說：「我怕時間已經不早，還是明天再來吧。」

葛培爾告訴他：這兒可能是北極圈的範圍。然則，所謂「晚上」也只不過是象徵式的！

「據我所知，北極圈內有許多地方一連數月都是日間。」葛培爾說，「如果眞正的黑夜來臨，最少又要渡過數月的黑暗世界。」

最糟就是他們不懂愛斯基摩語，否則，他們這時最好先問問這個地道的愛斯基摩人。

但無論如何，阿生也得順從了葛培爾的意思，因爲這是他們唯一的希望！

阿生幫助葛培爾淸理機器上的冰雪，但這工作並不簡單；由於積雪太厚，令到他們費去了很大很大的氣力。

那個愛斯基摩人十分友善，替他們從旁協助，但葛培爾却担心他粗手笨脚的，會無意間把飛機上的儀器弄壞。

葛培爾終於完成了初步的表面檢查工作，覺得有些地方損壞得相當厲害，若要修理，必須花費一番工夫。

同時眼前缺乏手頭上的修理工具是否足够？也成問題。

最後，葛培爾和阿生決定暫時將飛機原封不動地棄置在那裏，先將一些可用的物件搬走；因爲天色越來越灰暗，愛斯基摩人也在打着手勢，催促他們離去。

阿生他們不曉得是黑夜即將來臨呢，還是大風雪將至。

他們把一些物件搬到雪撬上，臨走時葛培爾還一再小心檢閱那架小型機。

天色陰沉下來，風越來越大，感覺上也越來越冷！

在愛斯基摩人吆喝聲中，狗隻拚命地往前走。

狂風刮面，阿生和葛培爾感到十分難受，他們担心天有不測之風雲，大風雪驟然而降，那就麻煩了！

×　×　×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留在雪屋之內，對住一個愛斯基摩婦人，場面顯得又沉悶又尷尬。

林愛莉想起一些令她足以引起妒忌的鏡頭，那是當他們剛剛甦醒過來的時候；當時那婦人很高興，竟不自勝地用鼻子磨擦呂偉良的臉和鼻子，狀至親熱。

及至後來林愛莉發覺她赤裸着身子，更是妒火中燒！

但是，那時候她渾身乏力，再看看四周圍的陌生環境，却又不期而然地令她感到吃驚起來！

呂偉良現在想起當時的情景，仍然有些尷尬；相反再看看那愛斯基摩婦人，她却若無其事地，仍然一派友善。

葛培爾曾將一些愛斯基摩族人的風俗習慣相告，據他說：擦鼻子只不過是一種友善的表示；一如西方人的握手禮。

至此，林愛莉心裏才釋然！

現在屋內三個人各懷心事，雙方却又無法交談；這世界的距離似乎越來越遠了！

既然無法與那愛斯基摩婦人交談，呂偉良只好與他妻子林愛莉交談。他們談到這次飛機失事，也談到未來的前途。

他們無法預測未來有些什麼事情發生，可能他們以後永遠要就此留在這冰天雪地中過活；現在，呂偉良須要知道的，却是眼前的一些事情。

「附近似乎見不到有其他人。」呂偉良對他妻子說，「這兩個愛斯基摩人又豈可離羣獨居？」

「最奇怪的是那些餅乾與芝士等，這似乎不是他們日常的粮食。」林愛莉道，「是因爲我們不吃他們的生肉，他們才搜出來讓我們吃的。到底這些東西從何而來？」

「我也覺得奇怪，尤其是那些餅乾已經變壞，可惜我們雙方語言不通，根本無法可以交談。」呂偉良嘆了一口氣！

「現在只希望葛培爾他們能修理好那架四座位飛機！」

「別存太大的希望了！」

「爲什麼？」

「如果飛機這麼容易修好，我們四個人根本不可能有今天！」

「嗯……」林愛莉無話可說。

「看情形，我們必須想辦法。」

「還有什麼辦法可想？這兒可能遠離阿拉斯加州！」

「我想到外邊走走。」

「不！天寒地凍，別亂闖了！」林愛莉担心她的夫婿難以適應這兒的環境。

但是，呂偉良最後還是走了出去。

天色在變，變得灰暗了！

呂偉良開始担心阿生他們。

林愛莉也由裏面出來，她怕呂偉良亂闖，更担心他迷途；在這種地方迷途，一如沙漠一樣，危險性極大！

呂偉良叫林愛莉回到雪屋之內，監視住那個愛斯基摩女人。

「你想怎麼樣？」林愛莉不禁問道。

呂偉良說：「我想到那邊看看，但不想讓那婦人知道。」

「你懷疑一些什麼？」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他們不應該有文明人的食粮與用品。」

「好吧！我去敷衍住她，但你也別躭得太久，以免引起誤會。」

於是林愛莉回到雪屋之內，那婦人仍在編織着一個籃子；林愛莉不知道她從何處弄來這些軟而韌的乾枝。

呂偉良偷進那間小屋——這是狗住的，却堆放了一些雜物，例如雪撬與其他物品。

打開了一個包裹，裏面有些令他感到無限驚奇的物件。

那是一個羅盤，一支生了銹的手槍和幾枚子彈，還有一隻手錶，一副防風雪的眼罩等等，都是文明人的東西。

尤其是那個羅盤，探險家决不能少的用品；愛斯基摩人從何處弄來這些物品？

呂偉良原封不動，將它放回原處；他開始對這雙愛斯基摩夫婦感到懷疑！這可能就是他們何故獨居於此的原因之一。

然則，阿生和葛培爾有沒有生命的危險？假如換轉呂偉良是那個愛斯基摩人，假如他要殺害這四個人，也懂得先分開他們，以免他們四個集體反抗。

但是，如果愛斯基摩人眞有此心，那又何必將他們救醒？

呂偉良頓然失笑，他覺得自己未免太過慮了，這簡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愛斯基摩人看來是一片好意的。但小屋內的物件又作何解釋？

當呂偉良回到林愛莉身旁之後，悄悄將他的發現相告。

林愛莉也感到滿腹疑團！

外面風雪越來越大，夫婦二人感到有點發抖；他們從來未試過在這麼寒冷的天氣之下生活。

再看看那婦人，她却若無其事地，一切處之泰然！

她仍在埋首編織。

狂風將那幅擋在門際的簾布吹得作響。

那幅布的花式很陳舊，但却很厚，與愛斯基摩人身上所穿的布疋同樣粗劣。

一陣陣狗吠聲傳來，呂林夫婦二人知道有人回來了，立刻走出去。

那婦人也出去，果然是阿生他們乘着雪撬回來了。

各人看來並無異狀，阿生將一些物件搬進雪屋之內，那是由飛機上取下的。包括了一些照明用具等等。

風雪越來越大，愛斯基摩人把狗驅進屋內；他妻子則將一些肉類送過去。

呂偉良趁此機會，把他的發現告知了阿生和葛培爾二人。

他們聽了也覺得奇怪！

可能是不久之前有人來此探險，但他們何故要將這些人殺害而取了他們身上的物件？

也許根本與殺害無關，只是他們發現了探險家的屍首，所以取下了他身上的物件，却又不知道如何加以利用。

總之，這疑團有待解開；呂偉良只希望大家小心點！

不久，愛斯基摩夫婦回來了。

他們合力把一度木門關上，大概大風雪就要來臨！

葛培爾打着手勢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對方示意他們睡覺。

看來這時還未到黑夜，只是風雪將半邊天遮黑了而已！

北極有許多地方大部份時間是白晝，黑夜只佔數星期而已——這當然是指全年計算。但人們仍然依照習慣作息。

呂偉良等人實在也疲倦得很，人家主人也睡了，他們沒有理由獃在那兒的。

於是各人躲在保暖力極強的獸皮底下，先後睡去！

× × ×

也不知睡了多久，只知睡到朦朦朧朧之際，突然傳來異聲！

當呂偉良等人由夢中蘇醒時，赫然發覺那個愛斯基摩人手執鐵叉作勢，目露兇光！

阿生剛剛蘇醒，看見這情形不妙，立刻就想飛撲過去。

呂偉良一手及時將他拉住，沉聲說道：「別魯莽！」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林愛莉和葛培爾異口同聲地問。

「是野獸的叫聲！」呂偉良畢竟是個老江湖，頭腦冷靜，耳目伶俐。再加上他看得出那個愛斯基摩人的眼睛並非瞪住他們，而是盯緊了門際。

各人傾耳細聽，果然是來自門外的叫聲越來越顯著了！

是野狼還是熊？抑或其他猛獸？呂偉良他們沒有這種經驗！

只見那個愛斯基摩人這時已撲近門後，他只往門縫瞥了一眼，便感到有些担心！

那是一隻熊，正走向這邊來。

呂偉良等人已紛紛起來應變。

愛斯基摩人不知向他妻子說了一些什麼，但話未說完已聽到有人敲門聲；其實那並非是人，而是熊，牠正用力撞門。

門搖搖欲墮！

愛斯基摩婦人不知在搜索一些什麼，但她的丈夫已不及等待了。

門開後，他持着鐵叉衝了出去。

熊在嗥叫！人與熊糾纏在一起！這時候，那個愛斯基摩女人才找出了一把匕首，可惜她的丈夫已等不及了。

阿生一言不發，從婦人手中奪過了匕首，撲到門外去。

熊站起來比人還要高，愛斯基摩人在糾纏中受了傷！

他手上的鋼叉雖然鋒利無比，但是在近距離的肉搏中，似難展所長；也許他也發覺了這一點，才回頭叫妻子將匕首找來，可惜為時已晚，他已經等不及取用了！

阿生早已看得出熊的來勢太過兇猛，担心愛斯基摩人絕非對手，所以及時撲出，拔刀相助！

阿生是個技擊好手，加上年青力壯，氣力過人，所以黑熊雖然兇猛，亦首先挨了阿生兩刀。

黑熊是站起來撲擊的，胸腹部份完全暴露，成了阿生的主要攻擊部位，那兒也是相當致命的部位，因此牠挨了兩刀之後，勁力大減！

愛斯基摩人第一叉被牠用爪一拍之後，雙方已經立刻變成肉搏戰；鋼叉太長，所以他也被熊爪抓傷！要不是阿生及時馳援，第二爪可能才是最致命傷！

阿生纏住黑熊苦鬥，使到愛斯基摩人有喘息的機會！

只見他身形後退，挺鋼叉，再衝前，逕向黑熊腰部插去。

這時黑熊已先後中了多刀，阿生雖然在利爪之下難免受創，但畢竟他也是個饒勇善戰之士，揮刀連插，血濺雪地！

黑熊雖然兇猛，可惜身受重傷，加上兩面受敵，瞬即倒地不起！

愛斯基摩人仍然担心其中有詐，朝準心臟部位加上一叉！

黑熊迸出了最後一聲嗥鳴！此後再也未見有任何動彈。

各人都舒了一口氣！

呂偉良等人分別替愛斯基摩人和阿生止血療傷；白皚皚的雪地之上，染上了一大灘紅彤彤的鮮血——那是黑熊的，也混和了人的！

那個愛斯基摩女人一直表現出一片冷靜，這時候她正迅速把一些毛茸茸的東西找了出來，為她丈夫止血！那是一種不知名的特效山草藥。

愛斯基摩人看來傷勢不重，他正含笑瞪住阿生，目光中充滿了感激！

外面風已靜，光綫充足，彷彿是天亮了；其實天一直沒有黑過，只是風雪將陽光遮得暗淡而已！

一場驚險頓成過去，除了兩個人受了輕傷之外，這收穫總算不錯。因為在這冰天雪地中，要獵獲這麼大的一頭野獸，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愛斯基摩人動手將野獸宰割，剝皮取胆，切肉拆骨！

他們夫婦就此生飲生食，但呂偉良等人却不慣，幸好阿生和葛培爾二人由飛機上取來火柴、汽油等物，於是他們就地生火，將熊肉燒烤進食，倒也美味甘香非常！

不知道是熊肉熊胆的滋補，還是火的熱力影响，各人頓覺渾身發滾，寒意盡退！

愛斯基摩人與呂偉良他們雖然言語不通，但却憑手勢示意，多少總也可以明白了對方的意思。

愛斯基摩人突然離開火堆，跑進狗屋裏去；剛才那婦人已去過一次了，是送一些黑熊的肝臟進去，給雪橇的狗作為飼料的。所以呂偉良他們都知道，這一次愛斯基摩人不是為了餵狗！

他很快就回來，手上拿着一包東西。

呂偉良認得那方塊陳舊的布，他曾偷看過裏面的物件。但其他的人却未見過。

愛斯基摩人將它打開，裏面有羅盤、手錶以及手槍子彈等物，阿生等人以莫名其妙的目光互相交望着！

呂偉良曾懷疑此中另有文章，甚至認為愛斯基摩人殺害了進入這一帶探險的人；但現在他却手口並用地作了一種表示，表示他是由一個死人身上取得的。

他將那些東西都給了阿生，為什麼他不給予其他人？

這是很易想像得到的，因為阿生救過他！其實阿生並未這樣想過，頂多也只不過是「報恩」而已；因為在此之前，人家先救了他啊！

無論如何，此事已引起了各人的興趣來，但他們的興趣並非在於這些生了銹的東西，而在於物主方面。

「為什麼會有死了的人？」阿生瞪住那些「遺物」，有感而發！

「可能是個探險家。」呂偉良老早已作了這種猜想。

「奇怪！他為什麼不用這支手槍？」葛培爾道，「手槍可以自衞，又可以用來打獵。」

「可能到手時，手槍和子彈就已經生了銹蝕。」林愛莉忖測地說。

呂偉良却說：「但照我估計，他可能不懂得用槍。無論如何，我們總得去看看那個死者是誰。」

其他人亦有同感，於是葛培爾又用上了他那一套方法——手、口之外，加上了圖畫。

圖畫是以乾枝畫在雪地之上的。

愛斯基摩人果然也領悟到他的意思，於是向妻子交待幾句之後，便收拾一切，全副武裝，帶領各人出發。

呂偉良等人雖然不知道目的地何在，但看愛斯基摩人的動靜，相信一定很遠。

雪橇只有一艘，但狗兒却有八隻之多。於是阿生這鬼靈精又有用武之地了。

阿生想過了，八隻狗的力量頗大，所以他們到飛機失事現場那兒去的時候，來回快如追風；現在阿生試用四隻狗，同樣可以將儎住三個人的雪橇拉得頗快。

於是他找出一些較粗大的乾枝，草草紮成了另一艘雪橇，由他駕御。

八隻狗兒分成兩組，四隻一組，每組負責拖動一艘雪橇。

五個人也分成兩組，呂林二人和那個愛斯基摩人一組；阿生和葛培爾又是一組，他們坐在阿生臨時紮成的雪橇上。

由愛斯基摩人領路，阿生尾隨其後，狗兒走得雖然沒有以前那麼快，但總好過讓一部份人步行。因為一艘雪橇坐不下五個人；即使坐得下，只怕雪橇也挨不住。

現在這辦法的確不錯，尤其是最後一段路是往下傾斜的，雪橇更是去勢如箭！

走了一段斜坡，他們彷彿進入了一處狹谷似的地帶。

這是什麼地方？

呂偉良等人根本不會知道，只知道跟到飛機失事現場去的方向，是剛好相反的。

奇怪的是那個愛斯基摩人，他手上沒有羅盤，但却能在這冰天雪地上走得頭頭是道，不致於迷失方向。

探險家所以必須帶備羅盤，是因為在這種環境底下，四周同是白茫茫的一片，要認路實非易事！

但有了羅盤，就可以辨別出方向，不致於迷途。

呂偉良等人不知道愛斯基摩人能否找到發現屍體的地方，假如他真的能找到的話，他們就不能不衷心佩服。

愛斯基摩人一聲吆喝，狗兒步伐逐漸慢下來，最後停止了。

這就是發現屍體的地方？——當時呂偉良等人都在想。

但放眼四望，似乎見不到任何東西！眼前所見，盡是白皚皚的冰雪！唯一不同的，就是這兒地勢較低而已！

愛斯基摩人留下狗兒和雪橇，帶着呂偉良等四人到更低陷的地方；那是兩山之間的狹谷地帶，但有一大塊平坦的地方，一直伸展下去，毫無止境的，彷彿像一條河，只不過都結了冰。

愛斯基摩人把插在腰背之間的鋼叉拔下，執在手中，走到一處隆起的冰塊前面去。

那隆起的冰塊高數尺，假如那是一條河，那麼這兒應該是河邊。

附近也有樹木，但都枯毀了，封了冰雪！

愛斯基摩人可能就是憑此認路的。

鋼叉將一些冰塊搗毀，現出了一個洞。

洞不太大，僅可容一個人通過；愛斯基摩人打着手號，表示這兒就是了。於是他首先攢了入去。

呂偉良等人也先後跟了入去。

裏面彷彿有一條現成的隧道，讓各人可以順利地通過。

各人最後進入了一間茅屋似的地方，奇怪的是他們並未試過有窒息的感覺，而且這兒也有足供睹物的光綫。

光綫從何而來？

各人循勢張望，發覺那邊頂上有許多不規則的洞孔，是由於茅屋屋頂的破爛，冰雪無法將它封閉所致。

於是光綫和空氣就由那缺口透進來。

但是，假如在外面看上去，决不會想到這裏面原來有間茅舍。最多以為那只不過是被冰雪蓋上了的枯樹而已。

這兒怎麼會有一間茅舍？茅舍又怎會在冰雪底下？

呂偉良等人滿腦子盡是疑團。

愛斯基摩人儘管還未開化，却懂得空氣足以活人；只見他用鋼叉朝頂上搗了幾下，一層層冰雪紛紛落下。

茅屋之內頓時變成更光亮，空氣也更加充足了！

茅屋大約只有七呎多高，屋內不少地方也封上了冰雪。

愛斯基摩人將一堆冰雪撥開，果然有個栩栩如生的男屍。

男屍並未腐爛，雙眼睜得大大的，把各人都嚇了一跳！

那男子看來約有四十餘歲，白種人，有鬍子，頭髮並非斑白，只是積了雪而已！

愛斯基摩人口講指劃的在示意，各人已經明白那些由他「賜給」阿生的東西，都是由此人身上取下來的。

各人在吃驚之餘，開始冷靜下來，研究這個死人。

他顯然已死去了多時，衣服也霉爛了，但為什麼肌肉未腐？可能是冰雪的功力；就像豬牛肉放進冰箱裏去的原理差不多。這應該是唯一合理的解釋！

各人分頭工作，林愛莉和葛培爾到茅屋其他地方搜查；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胆子較大，負責檢驗屍體！

他們發覺那男屍的口袋中有些文件，一本日記小册子。

此外還有一些錢幣、手帕等。

從鈔票錢幣中看，他可能來自美國；但文件却顯示出他是加拿大人。

最引人注意的，應該是那一本日記小册子，因為裏面寫下了一些東西。可惜不是日記的形式，只是一些摘要。

上面寫的也是斷斷續續，絕不完整，死者極有可能是寫給自己看的。

其中，較為引起各人興趣的，有以下的幾段：——

「距離營地約半里左右，有冰象遺跡，可惜缺乏發掘工具，已做下了記號，明天再去看看，再作决定……

「狹谷下有冰河遺跡，我曾進入內部作了一次檢查，證明以前這兒有人居住，茅屋已被冰封，有數具土人屍體，尚屬完整……

「哈里博士認定除了已被發現的茅屋之外，尚有其他人及屋宇被埋於冰雪底下，肯定這絕對是冰河時代的遺跡！……

「一切跡象顯示出，冰河時代的來臨十分

突然，否則當時人們何故不往高處逃？……

「我和哈里博士等人利用手上僅有的工具，作了一次皮毛的發掘，發現了冰象的頭骨，想不到會大得加此驚人……

「這絕對是本世紀的最大發現，我們已找到了更深的地方去，那冰象的皮肉尚存，這是什麼道理？爲什麼頭骨上面的皮肉，却已不見了？……

「無法再掘下去了，鐵鏟這種工具，花費我們太大的氣力。但從冰象頭部忖測，牠的體積委實大得驚人。估計牠站起來有百多呎高，二三百呎長的身軀，簡直像恐龍那種體裁！

「哈里博士有了結論，他認爲冰象肌膚得以保存，情況一如急凍。這正好證明若干萬年以前，冰河時代彌會突加其來地降臨地球，以致人類與許多生物來不及走避，就此被活埋於冰雪之下，變成了天然的急凍！

「黑夜開始來臨了，相信我們須要過一個時期的『冬眠狀態』……」

以下還有好一些零零碎碎的記錄，但師徒二人沒有再看下去，因爲林愛莉這時候正由那邊叫過來，他們好像又發現了什麼？

師徒二人走了過去，看見葛培爾正和那個愛斯基摩人合力將一度門推開。

這是上古時代的一所簡陋不堪的茅屋，顯然是毀於冰河時代，不可能有門，更加絕不可能有鎖。但眼前所見的，分明是一度門，一把鎖。

上面有乾枝茅草掩飾，封了雪之後，不易引起注意，但林愛莉無意中用力一扯，茅草挾着冰雪整幅跌下。

後面就出現了眼前這一度竟然有鎖的門。

愛斯基摩人用鋼叉將門鎖撬了幾下，但看來十分堅固。

呂偉良覺得事有可疑，叫林愛莉用髮夾將它弄開了。

這是最簡單快捷的方法，因爲三俠都是開鎖專家呢！

裏面一片黑暗，顯然是一間頗大的房間，可能別有洞天！

還好他們早已帶備了照明工具，那是阿生和葛培爾由飛機上找到的。包括了手電筒，以及修理用的電池照明燈。

一經照耀之下，各人不禁嚇得張大了咀巴，久久也閤不上！

門後果然是一間頗大的房間，說得貼切些應該像貨倉，因爲眼前所見，盡是一箱箱漆上了番號的「貨物」。

「這是什麼東西？」林愛莉終於打破了沉默。

阿生順口答道：「軍械！」

「軍械？」所有的人都異口同聲地，驚叫了起來。

這裏怎麼可能有軍械？

阿生還沒有打開那些箱子看，又怎麼知道是軍械呢？

原來阿生是憑箱子外面漆上的番號，初步作出這種答案。

他本身是一名國際特警，自然了解到各國軍火裝箱的情形；他覺得這分明是美國軍火庫裏面的一箱箱軍械。

這些當然不可能是上古時代的遺物，木箱上面漆上的是英文字母與編號；這一類番號，通常也只有受過特殊訓練的人，才會看得明白的。

阿生就是一名受過特殊訓練的國際特警，所以他看得懂。

美國軍火庫裏面的東西，怎麼會在這裏被發現呢？難道這是美國軍方的秘密軍火庫？這似乎是絕不可能的事。

箱子之中有木製的，也有鋼製的；有大的，也有小的。表示裏面所儲的是各式各樣的不同類型的軍火。有輕型，亦可能有重型的。

各人合力將其中一個木箱撬開，裏面竟是一支支簇新的「M一六型」自動步槍，每支用油紙包裹好。

一個鋼製箱子之內，竟然儲着一支完整的迫擊炮。

約略地估計一下，這裏的箱子最少有十種以上的類型，數目則可能達到一百箱之多。

阿生再細心地觀察了一番，發覺除了美國製的軍火之外，還有蘇聯製的，捷克製的，甚至法國製的也有。

這可從漆在箱子外面的番號判斷出來的。

在一般人眼中也許並無多大分別，但阿生對這方面却有研究。

這發現是十分驚人的！

爲什麼在這冰天雪地之中，却有個如此龐大的秘密軍火庫？

是一項國際陰謀麼？主人是誰？

軍火既然來自不同的國家，顯示出它的擁有人必是神通廣大之輩。

難得的是：軍火都是簇新的，還未開箱，可見其「新」的程度。

通常這一類軍火即使有錢亦未必可以買到，何況數目又如此龐大呢；除非是大國以「援助」爲名，供應給小國。

又或者國與國之間進行的枱底交易，才可能有這麼大的數目出現。

到底實情如何？各人一時之間也給弄得糊塗起來！

那個愛斯基摩人自然想不出更深一層的道理。在此之前，他雖然來過一次了，就是將死者——加拿大人巴薩身上的手錶、手槍等物取去的那一次。此外還有些芝士、餅乾等乾粮！

當時他曾試食這些東西，但並不可口。這可能與他吃慣了生肉有關。因此，他把這些東西一併收藏在狗屋之內。直至後來才取出給呂偉良他們吃。

但無論如何，他想不到這兒還有另外一間更大的房間，自然也想不到裏面收藏了這許多軍火。

神秘人物　高來高去

外面傳來了一陣陣的狗吠聲！

各人埋首於軍火箱之內，仔細研究，竟然沒有分散精神注意外面。

獨是那個愛斯基摩人由於他根本不知道這批軍火關係重大，所以沒有興趣久留於此，却在門外東張西望的，看看有沒有什麼合用的東西。因此却輕易聽到了這不尋常的狗吠聲。

愛斯基摩人跑到外面去，看見狗兒朝天狂吠；他不禁也擧頭仰望。

原來天空上出現了一架飛機！

愛斯基摩人不知是驚是喜，匆匆回去通知了呂偉良等人。

他當然不是用語言去表達，只是手舞足蹈的，指指上面，又作了一個飛行的手勢。

在此之前，他也常常看見這些東西在上空飛過，但眞眞正正看清楚飛機的面目，還是阿生和葛培爾跟他一齊到飛機失事現場的一次。

反而他和他妻子一齊救人時，未有細心看清楚那失事飛機是怎麼樣的。

呂偉良等人儘管不能確定他指的是什麼，也猜到了幾分，不由得吃驚起來！

各人跑到外面觀看時，飛機已在平坦的冰雪之上開始緩緩降落。

那是一架小型機，比編號「M六五一八B」坎文卡式四座位機似乎稍大了一些。

飛機仍在滑行。

阿生反應敏捷，他叫各人迅速躲避，切勿以爲這是來救他們的人。

呂偉良也覺得阿生這想法甚有根據，因爲對方如果是來救他們的，應該降落在「M六五一八B」的失事現場才對。

但現在他們在這兒下降，則極有可能與那批軍火有關。

最低限度飛機上面的人，沒有理由知道呂偉良等人現在這裏，當然更不可能飛到這兒來救他們出險。

於是各人匆匆回到雪撬上去！

愛斯基摩人雖然聽不懂，但看他們的神情如此緊張，也想到了個中道理。

葛培爾用手勢示意他趕快起程，於是他吆喝一聲，狗兒立刻在狂吠聲中飛奔，雪撬在飛快地滑行。

阿生所以主張急急逃避，自然有他的充份理由。

最大的表面理由就是：這秘密軍火庫是一項大秘密，若非它的主人存心掩飾，決不會將軍火庫設在這荒僻的地方。

現在這秘密既已被人揭破了，對方肯定不會放過他們這班人！

也許飛機在上空時，已發現了狗隻與雪撬；因爲附近一帶盡是白皚皚的，居高臨下，很易發現這些東西。

縱然從高空上看不到，但當飛機上的人進入冰穴中之後，亦必然發覺。

因此，阿生以爲走得越快越好！

就憑常識去推測，擁有這秘密軍火庫的人，決非善男信女！

那麼，對方差不多可以肯定，必然是有槍械在身的。

阿生他們既然手無寸鐵，留下來也就等於送死而已！因爲對方爲了繼續保存這秘密，決不可能放過他們。

另一個理由就是那具屍體——從身上文件知道他是加拿大人巴薩的屍體。

呂偉良與阿生師徒二人；雖然還沒有作進一步的檢驗，但差不多可以肯定他是死於槍彈之下。因爲，他們看見巴薩的衣服上有彈孔與血漬！

不過由於當時林愛莉招呼他們過去，他們沒有仔細觀察而已。

憑此忖測，巴薩和他日記中提及的「哈里博士」等人，當時可能不知道此乃某些人的秘密軍火庫，而埋頭於硏究現場的冰河遺跡。

想不到軍火庫的主人突然來到，發現了他們，於是殺人滅口！

這雖然只是忖測，但却十分合理。

對方既然可以殺巴薩他們，當然也可以殺呂偉良他們。

至於其他人的屍體又何在？

雖則呂偉良他們不知道除了巴薩之外還有多少人，但最少還應該有一個「哈里博士」才對；不過估計巴薩的同事最少有數人以上。他們可能是一隊探險隊，或者考古隊之類。

這是冰天雪地，既有野獸出現，大風雪又隨時可以在露天的地方蓋上一層層冰雪。因此，其他人的屍體說不定已給野獸吃掉了；也有可能被棄置在茅舍以外，爲冰雪掩蓋！

巴薩所以成爲絕無僅有的唯一屍體，主要是因爲他在不易被人發現的茅舍之內。

有了這種種理由，阿生他們逃走唯恐不及，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當二艘雪撬開始由狗兒拖行登上山坡時，槍聲已由後面响起。

阿生他們果然沒有猜錯，對方大概已發覺到他們的秘密被人發現了。

愛斯基摩人和阿生拚命地朝狗兒鞭策，目的無非希望狗兒把雪撬拖得更快，以免被那些不明來歷的人追及。

距離越拉越遠，雪撬已經爬完了一段頗長的山坡斜路，看來，呂偉良他們可以舒一口氣了！

於是各人居高臨下，回望峽谷底下的情形，豈料不看猶可，一看之下，却大吃一驚！

原來那些來歷不明的人，因爲追不上呂偉良他們，這時正回到飛機上去。

飛機又再發動了引擎，準備追殺呂偉良他們！

任雪撬多快，無論如何也快不過飛機的。因此，他們只希望飛機未追到之前，能逃到一處安全地方去。

但是，這兒是一望無際的冰天雪地，觸目所及盡是一片白茫茫，那裏有地方可供他們這五個人躲藏起來呢？

於是惟有拚命的催策那些狗兒，希望牠們賣力一些！

狗兒怕打，鞭子在後面「劈劈拍拍」的响起來，已足以令到牠們亡命地往前狂奔。所以阿生絕對相信牠們已盡了全力。

不知道是否因爲阿生的雪撬上只有他和葛培爾二人，較愛斯基摩人所駕御的更輕快之故，所以走得特別快。

愛斯基摩人和呂林夫婦二人較爲落後。

天空上開始响起一陣陣「隆隆」機聲，那架小型機終於追來了。

飛機開始俯衝，隨即在雪撬的頭頂上不足數丈處一掠而過。

各人知道情勢危急，因爲對方在下面一言不發就可以開槍向他們射擊，可見他們不但確實有槍在手，亦可以見到對方手段毒辣！

這一次不開槍，大概下一次回過頭來時，一定不會放過他們。

於是阿生情急之下，立即將狗兒驅下一處十分陡斜的山坡；那當然是十分危險的，因爲他還來不及看清楚那兒的環境。

在這種冰天雪地的環境底下，到處盡是白茫茫的一片，沒有顏色可供分辨，危險事情亦往往因此而發生！

山坡下面可能是絕崖峭壁，也有可能是死亡陷阱，但阿生已管不了這許多了，因爲他當時已經再無選擇的餘地！

果然，飛機掉頭了。

阿生的雪撬已滑下山坡，因此飛機上的人射擊的目標，便唯有轉向呂偉良他們。

未聽得見槍聲，先看見機窗噴出了幾點火光！數枚子彈居高臨下，在愛斯基摩人和呂偉良的身邊擦過。

阿生總算給後面的愛斯基摩人作出啓示，所以他也將雪撬往低處駛過去。

由高至低，傾斜而下，速度當然更快了！那去勢簡直是一發不可收拾。

但是，飛機上的人並不放鬆他們，一擊不中之後，繞頭再追來。

山坡之下還有許多空間可供飛行，但再前進數百碼便是絕崖峭壁。

阿生終於發覺了，可惜他無法制止四隻發狂似的狗兒狂奔向前。

狗兒簡直有如脫韁的野馬，一發不可收拾，去勢仍然急似星火。

阿生似乎又計錯數了，他原先以爲飛機不敢作過度的低飛，以免撞山。

但是事實證明這小型機的機師，只是稍爲將速度減慢了少許，却並未放棄追殺他們。

阿生情急之下，揚聲對他後面的葛培爾說：「準備跳吧！雪撬已失去了控制！」

葛培爾情緒又再度緊張起來，老毛病又開

始發作了！

他感到有少許暈眩，手一鬆，人也摔了下去。

因此即使阿生不叫他跳，他也會離開那雪橇的。只是阿生一時間却忘記了他有心臟病而已！

阿生已感覺得到葛培爾離開了雪橇，所以他也不顧一切往旁飛躍而出。

這似乎是唯一的自救方法，因爲絕崖離他們越來越近。但狗兒的脚步却沒有慢下來，雪橇順勢滑下去，還是滑得那麼快。

阿生跳離雪橇後，打了一個滾，隨即藏身於一處雪堆之後。

那雪堆其實是一處隆起的山石，只是早已封滿了冰雪而已！

但說也奇怪，拖慣了雪橇的狗兒，彷彿有人性似的，從不會盲目跨過這一類隆起的小石，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阿生剛俯伏下來，飛機已自他頭上掠過，子彈連續射下來，在他的前面爆發，擊在封了冰雪的山石上，鏗鏘有聲！

阿生僥倖沒有受傷，全靠他頭腦淸醒，會知所選擇！

假如沒有那塊山石，只怕此刻他的頭壳已經開了花！

阿生驚魂甫定，他還來不及注意另一雪橇的動態，抬頭已經發現有個人直滾下來。

從衣著看，阿生肯定他就是葛培爾——先他一步躍下雪橇的人。

但是阿生並不知道他心臟病復發，還以爲他中槍受傷！

阿生不及多想，急忙站起，將他攔腰抱住；要是來不及阻攔的話，只怕他勢必滾下懸崖，跌得粉身碎骨！

但是阿生並不因此而感到高興，因爲他很快就發覺葛培爾失去了知覺，所以他只有吃驚而已！

阿生把葛培爾安置於山石的後面去，那凹陷的地方可以避過來自天空的直接襲擊。

由於這一次的接觸，阿生竟然摸觸到一些物件。

葛培爾的腰間隆然有物，那是一支航空曲——手槍的一種。

阿生從來不知道他擁有一支這麼樣的手槍。也未聽葛培爾提及過；其實，這只不過是葛培爾後來檢查他的飛機時，自暗格中悄悄取出，以作自衞的。

許多機師都擁有這種自衞武器，包括不少民航機師在內。

阿生不管三七二十一，將那支手槍先行取出備用，因爲他一直受制於人，就是由於手無寸鐵之故。

現在即使有了這支手槍也未必能令他佔了上風，只是最少可以壯壯胆而已！

阿生這一次不再客氣了，他看準飛機低飛掠過時，瞄準就是一槍。

阿生的經驗告訴他：他不能大意，這是他唯一的機會！如果他一擊不中，不但浪費了一枚子彈，還會引致更可怕的後果，那就是飛機再作第三次繞頭還擊。

目前他正處於劣勢，飛機每一次繞過頭來，都極具危險性。

阿生也非常了解，在目前這情況下，沒有一分幸運可言！有的也只是憑他的機智和身手換取回來的，絕無僥倖成份。

因此，阿生由開始發覺他可以擁有一支手槍之後的一刹那間開始，他已明白到他應該怎樣做了。

阿生受訓期間，實彈射擊曾一再獲得敎官的嘉獎！

他的槍法又快又準，所以剛才那一槍擊中了飛機的腹部。

但是飛機上面的人可能仍然一無所覺，由窗口伸手出來開了幾槍之後，又再作高飛，然後作第三度繞頭低飛。

阿生無暇理會到其他人，包括他師父呂偉良等人，以及身旁的葛培爾等。

目前阿生有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因此，他惟有全神貫注地，對付來自天空中的襲擊！

他趁飛機未繞頭，看看槍腔之內還有幾枚子彈，也放心了不少。

不管有多少子彈，只要有就行了，何況看情形最少也超過了五枚以上。

阿生未及細算，飛機已掉頭飛來。

同樣是低飛俯衝而下，阿生看得老準，朝準了機頭先是一槍，「砰」的一聲擊在機頭的擋風玻璃之上。

阿生想過了，這是他的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也是唯一的機會；這彷彿賭博差不多，這一注如果輸了，下一注就是本錢越來越少，而且未必能令他反敗爲勝！

也是他在安科拉治市學習那幾小時飛行的最大收穫之一——由於他在學習飛機駕駛技術之中，領悟到一個飛機駕駛者的心情與感受！

千萬別以爲開飛機有如開汽車一樣，這根本完全是兩回事。

開汽車的人大可以把一切動作停止，停車於道旁休息夠了，再來繼續前程。

但是開飛機就絕對不能如此；只要飛機開始升空，你就必須全神貫注，因爲那是天空，絕非陸地啊！

假如你停止操縱，飛機就會掉下來，連人帶機把你摔得粉身碎骨！

同時整架飛機的靈魂，應該是機師，假如機師亂了方寸，大局亦已定了三分！

阿生既然明白了這一切，所以他便爭取第一時間，趁住飛機俯衝時，迎頭一槍，果然就給他將前面的擋風玻璃擊碎了。

阿生也在這刹那間想得淸楚，只因爲這並非一架戰鬥機，所以他才有此難得的機會；假如這是一架軍用戰機，機關槍與火箭這時已隨着機身俯衝而下時發射！那麼，阿生根本就沒有機會還擊了，但這只是民用小型機而已！

阿生一連扳動了兩下機掣。

也就是說：他開了兩槍。

第一槍擊中了擋風玻璃，第二槍却中了機身。

但阿生並未滿足，雖然天空上這來歷不明的飛機照計已經先後中了三槍了；奇怪的是它竟然未墮下。

阿生後悔自己知得太少，他早該問問他的飛行敎練，那一類飛機的油箱，在那一個部位；假如他知道了油箱何在的話，他應該向那致命的部位攻擊才對！

現在阿生的槍法雖然百發百中，達到了「彈無虛發」的程度，但是，可惜那些絕非致命傷！

阿生正感到無限失望之際，突然瞥見那架本來已經抬了頭高飛的飛機，突然之間又狂衝而下。

唯一可以令阿生放心的，就是它的方向並未改變過。

阿生以爲它的目標轉向呂偉良等人，但是在視綫之內，阿生並未見到有呂偉良他們的影子。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阿生想也未曾想得完，那邊已升起了一團火光；隨即聽到一聲「隆」然巨响！

阿生彷彿發了一塲夢——一塲驚心動魄的噩夢！

現在夢醒了，但阿生猶有餘悸！

這是阿生他們命不該絕麼？不！這只是機智和勇敢戰勝了一切。

阿生雖然沒有擊中機上的油箱，但致命的一枚子彈擊碎了機頭的擋風玻璃；那絕對是足以令到機師震驚的！

於是機師迅速扳動了駕駛盤，將機頭拉起；豈料已經破碎了的擋風玻璃受到了氣壓的影响，瞬即四分五裂！

鋒利無比的玻璃碎片，迎面飛向機師和坐在前面的人，令到他們登時手忙脚亂，面手各處受創，痛楚不堪！

同時由於擋風玻璃範圍加闊，空氣由前面狂衝而入，令到飛機頓然失去了平衡！於是就此失去了控制，墮地撞毁。

阿生呆在那裏好一陣，要不是有人在那邊揚聲呼叫着他的名字，他還以爲自己進入了幻想的境界，很難相信一切原來都是事實。

叫着阿生名字的是林愛莉。

那個愛斯基摩人不會像阿生一樣，讓狗隻狂衝，人則躍下了雪橇；因爲他懂得如何控制。於是，狗隻也就在他的吆喝聲中，停止了前進。

呂林夫婦二人於雪橇停下之後，立刻找地方躲藏廻避。

愛斯基摩人也知道危險，跟着呂林二人躲了起來。

直至到看見飛機墮下焚毁，他們才由一堆山石後面冒出頭來。

林愛莉首先發覺了阿生呆在那邊不動，於是揚聲叫他。

現在一切都已成爲過去，就是葛培爾還沒有甦醒過來。

阿生就地爲他施行了人工呼吸，但愛斯基摩人却示意他站過一旁。

三俠都不明白他要對葛培爾怎樣，只見他首先從口袋中取出了一些不知什麼東西，放進他自己的咀裏嚼了幾下。

當那些東西再由他口中吐出來時，呈草青色，然後又看見他用手撬開葛培爾的咀巴，將那些草青色的東西，塞入了葛培爾的口中。

這還未完結，他現在却坐到葛培爾的腹部上面去；這是相當危險的動作！

阿生還未知道葛培爾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只知道他氣若游絲；現在這愛斯基摩人坐上他的腹部去，無疑加速他的死亡而已！

於是阿生立刻就要制止。

但是，呂偉良却手急眼快，反而制止了阿生走過去。

「他怎麼可以這樣？」阿生咕嚕着！

呂偉良沉聲對他說：「別忘記，葛培爾第一次暈倒之後，也是由他一手救醒的。」

林愛莉也接着說：「是的，還有我們也是啊！」

阿生終於被呂林二人提醒了。不錯，他們四個人就是被這愛斯基摩人救回性命的；至於他們上一次是否也吃過了這些不知名的山草藥，他們不知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要不是此人，他們必然死在冰天雪地裏！

愛斯基摩人的屁股雖然坐在葛培爾的腹部之上，但他却配合了手部的動作；原來他解開葛培爾胸前的衫鈕，用雙手在他的心臟部位做了一次手術！

與此同時，他的屁股一起一落，壓向葛培爾的腹部，顯然是幫助病人的呼吸！而並非眞的坐了下去。

說也奇怪，三俠看得淸楚，葛培爾的面色逐漸紅潤起來。

這表示愛斯基摩人的藥物配合了他的驚人手術，又一次救回了一條垂危的性命！

葛培爾開始呼吸了！

他的眼皮在動。

三俠情不自禁地，異口同聲道：「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葛培爾的咀巴也在動，他彷彿正在發夢，夢境似乎很甜、很美；其實這是眞眞正正的一塲噩夢。

不過噩夢總算過去了，葛培爾終於又一次甦醒過來。

他顯得十分疲倦！

愛斯基摩人笑了笑，雖然他笑起來相當的難看，却十分仁慈！

那額上的皺紋，那粗糙的皮膚，以及那一口又黑又黃的牙齒，加上了笑起來時只有一條縫的眼睛，眞是醜怪得很！

但這只不過是表面上的，其實此刻在呂偉良等三俠的心目中，這愛斯基摩人比任何人都更爲偉大！

阿生把葛培爾扶到雪橇上去。

由阿生手上放棄的雪橇，這時已由狗兒拖了回來附近的山坡上，並未掉落懸崖之下。

狗兒原來甚有人性，當時牠們雖然急衝狂奔，但當牠們發覺後面沒有人催策的時候，便脚步放慢下來。

當時還有丈許才到崖邊，狗兒有性，於是掉過頭來。

現在各人還未起程返回原路，却先到那堆燒成廢鐵的飛機旁邊去。

一陣陣濃烈的電油氣味，烟霧瀰漫中，似乎有三個人在火堆中被燒得蜷曲了身體。

他們究竟是什麼人？

呂偉良等人已無暇細認，因爲他們担心對方的同黨可能接踵而來。

而事實上，即使三俠有菩薩一般的慈心，這時只怕是有心無力！

火勢正盛，他們既然無法接近那架飛機，也只好離去了。

他們沒有回到那個地下軍火庫去，只趕着把葛培爾送回雪屋去休息！

這是一次他們事前絕難想像得到的事，幸好一切危險暫時總算成爲過去了。

他們回到了愛斯基摩人的雪屋裏去，驚魂還未定！

現在他們要想的似乎越來越多了，最初只想着如何回到安科拉治市去；現在却要想到眼前的安全問題。

那班不明來歷的人是何方神聖？

他們肯定還有同黨，看情形亦必是一個相當龐大的非法組織；甚至有可能是一個國家的地下游擊隊之類。

然則，當他們知道他們的同黨在這兒出了事之後，說不定不久之後就會再派另外一些人來，屆時他們如何應付？

葛培爾服食着愛斯基摩人交給他的另外一種草藥。

他並不替自己的健康担心，却想到眼前的處境堪危！

他說：「看來我們必須設法再到失事現場去一次。」

「你是指那架神秘飛機失事現場麼？」呂偉良問。

葛培爾搖搖頭：「不！是我們那架小型機降落的現場。」

「我勸你還是好好地休息一下，這些事還是留待我們去想吧！」阿生說。

但葛培爾說：「我沒有大碍，多少年這老毛病已經不見發作了，想不到我太不爭氣，害苦了三位！」

「千萬別這樣想！」呂偉良安慰他說，「就讓我們相信冥冥中有個主宰吧！要不是這樣，我們那有機會看得見可能是數萬年前的冰河遺跡呢？當然更不會知道這兒有個如此龐大的地下軍火庫了。」

「是的，這可能是一項令人震驚的大陰謀！」葛培爾說，「所以我們必須盡快想辦法通知美國政府。」

阿生不禁要問：「你有什麼辦法？」

「所以我要你陪我再到飛機去一次。」葛培爾道。

「你有辦法把它修理好？」阿生覺得這是不可能的。

假如他眞有辦法的話，上一次他應該將飛機修好了。

但葛培爾道：「我們即使無法修理好飛機，也希望能够修好那具無綫電通訊機。只要有辦法與有關方面取得連絡，一切也就不成問題了。」

表面看來，這的確是理由。但是，誰曉得這兒到底距離阿拉斯加州有多遠？

假如距離太遠，憑飛機上這些儀器，亦未必能與有關方面取得連絡。因爲這兒並非高空，飛機也不是正在飛行中。

不過無論如何，這也是他們這四個人的唯一希望！

因此，三俠同意了葛培爾的建議。

最糟的還是他們與愛斯基摩人之間言語不通，否則，他們大可以問問他這是什麼地方，以及距離阿拉斯加州有多遠？……等等問題。

假如距離不太遠的話，希望憑這愛斯基摩人的幫助，可以由陸路回去；只要到有人烟聚居之處，他們便可以通知有關方面。

但是，糟就糟在他們之間語言不通。

即使如此，他們還算得上是十分幸運的，最少這對未開化的愛斯基摩人夫婦，至今爲止一直對他們很好。

這最少令到他們少了一重顧慮，否則就更加頭痛！

現在即使一切不如理想——飛機修不好，無綫電也修不好，最少也有這對夫婦從中照顧他們，不致會活活凍死！

不過，萬一那些高來高去的神秘人物再出現，又將如何？

這是絕對有可能的事，因爲這班人有本事買下如此大宗的軍火，又能將它安置在這不爲人注意的地方，組織一定十分的龐大，飛機也決不止已焚燬的那一架。

他們可以用飛機儎運那三個人前來，自然亦可以運來更多人。

說不定在飛機墮毀之前，他們已透過了機上的無綫電，通知了他們的總部，說出有人窺破他們軍火庫的秘密。

假如眞個如此，不久之後，必有更多人空運到這兒來。

到那時候，試問他們又如何應付？

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呂林夫婦二人亦非弱者，所以他們的想法決不會是消極的——例如躲起來等等鴕鳥政策。

他們有他們較積極的想法，要不是爲了葛培爾的健康設想，早已付諸行動了。

現在葛培爾既然表示沒有什麼大碍，於是各人飽餐一頓熊肉之後，便分頭出發。

這就是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想出來的較積極辦法！

葛培爾由那個愛斯基摩人陪同下，乘雪撬到飛機那兒去；三俠却回頭來再闖那地下軍火庫！

三俠希望他們有辦法使用一些軍火，以作自衞，因爲他們發覺那批軍火之中有槍亦有子彈。以他們三個人對槍械的認識，應該用得着的。

地下軍火庫的門仍然打開，經他們撬開了的箱子，還沒有蓋上。

阿生取過了一支「M一六型」自動步槍，配上了子彈，覺得這種武器十分輕便。阿生早已聽過關於這新型槍械的優點，它的射程既遠，後撞力十分輕微，而且轉換子彈速度甚快。在越南戰場中曾將優點顯露無遺！

呂林二人分別裝配好三支手提輕機槍，他們打算將其中一支分配給葛培爾；此外又取了幾支手槍插於腰間。

手槍射程雖短，但却可以自衞。

三俠在那兒逗留了大半小時，然後才退出了地下軍火庫。

他們再替巴薩的屍體作了一次檢驗，肯定他是被槍彈所殺！

三人正待離去之際，天空中又傳來隆隆機聲。

他們大吃一驚，匆匆跑出了冰穴。

抬頭張望，那邊天空中果然有架飛機正在盤桓，估計那兒剛好是神秘飛機焚燬之處。

「他們終於又來了！」阿生說，「這一次我們必須生擒活捉。」

呂林二人自然明白阿生的意思，要打破神秘集團與地下軍火庫之謎，只有將他們生擒，然後查問一個明白。

但是，事情是否就如此簡單？人家既是如此有規模的組織，同時現在又發覺同黨的飛機已被焚燬，必是有備而來。

爲了找尋一處有利的護身之地，他們趁住飛機未飛過來之前，先乘雪撬離去。尤其是有過上次的經驗，他們決不能大意！

豈料雪撬剛出現於較高處，立刻就被飛機發現。

飛機本來在較遠處盤桓，那是神秘飛機墮毀的上空。

但現在那架飛機飛過來了。

三俠在吃驚之餘匆匆離開了雪撬，希望能及時找到一處山石躲藏起來，以免暴露於對方的目標射程之內。

飛機在三個人的頭頂一掠而過，捲起了一陣狂風，機聲震耳欲聾。然後機頭扯高，疾飛而去。

僅僅在數秒鐘之後，它又掉過頭來，朝三俠飛來。

阿生擧槍瞄準，就待射擊，但被呂偉良制止，用手一扯，可惜遲了少許，子彈經已發射出去。

「別魯莽！」呂偉良說，「他們還沒有露出敵意呢！」

一擊不中，飛機又掠過他們的頭頂，飛往了東方上空，然後再朝南飛。

阿生埋怨他師父不該制止他，否則那一槍勢必命中。

但呂偉良說：「我不反對你先發制人，但這樣太危險，最少我們還不明對方的來歷。這樣很容易錯殺無辜。」

林愛莉也認爲阿生不該先發制人，最少他們還無法可以確定對方就是那架神秘飛機的同黨！

阿生發覺那架飛機沒有再低飛，也沒有再掉頭回來。

它飛往南方去了。

阿生開始冷靜下來！

他是年青人，難免血氣方剛，意氣用事；尤其是經過神秘飛機的空襲之後，他們曾險死還生，因此難免精神緊張！

但是，現在證明呂偉良的話可能是對的，最低限度他們未受襲擊；也許逃去的飛機之上根本沒有武裝。

假如它是墮毀飛機的同黨，相信三俠亦必受到另一次空襲。

無論如何，現在一切又成爲過去。

他們乘雪撬趕往葛培爾那裏。

雪撬由阿生控制，他很快就由愛斯基摩人那裏學會了認路的辦法；雪地之上雖然是白茫茫的一片，但一條主要的通道由南至北却是顯而易見。

阿生就駕着雪撬，沿住這通道南下，去找葛培爾他們。

三俠希望葛培爾能修理好那架飛機，萬一不能修好，最少也可以把無綫電通訊機修妥，否則，他們想離開這冰天雪地就困難了。

雪撬南下，終於找到了葛培爾他們。

那個愛斯基摩人很有耐性，他好奇地獃在一旁，看着葛培爾修理飛機上的儀器。

葛培爾看來精神良好，令到三俠不得不暗暗佩服愛斯基摩人的醫術高明！

如果在一般情況下，葛培爾心臟病突然復發，能否獲救尙屬疑問。

即使在醫學進步的城市裏，相信他亦必須遵醫囑，在醫院裏躺上好幾天！但現在他竟然可以渾身滑機油的油漬，在飛機上上下下的走動，展開修理的工作，眞是奇蹟！

到底是這愛斯基摩人醫術高明呢，還是那些山草藥藥力高強？呂偉良他們如果懂得講愛斯基摩語的話，一定會追問個明白，可惜他們不懂。

葛培爾看見三俠帶來一批槍械，他停下來休息時對三俠說，不久之前曾發現高空出現過一架飛機。

三俠把他們遭遇的情形說了一遍，葛培爾這才知道，他們所遇到的神秘飛機，可能正是他不久之前見到的。

地下軍火庫離此頗遠，因此葛培爾既不知開槍的事，也不知道神秘飛機曾低飛偵察。

葛培爾開始有些担心地說：「飛機很難修理得好，主要是缺乏工具和器材，許多儀器似乎受到人爲的破壞。」

「是未起飛前的事麼？」阿生問。

「是的。」葛培爾說。

阿生不禁詫異地問：「怎麼事前你未有發覺？」

「老闆說一切妥當，他是個出色的飛機工程師，我太相信他。」葛培爾道，「破壞者是內行人，他很聰明，能令一些儀器在高空飛行中因不堪負荷而損壞，所以事前除非經過仔細檢驗，否則不易發覺。這是我們上當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俠聞言，也感到迷惑，到底誰做出了這種卑鄙的事？

阿生又問：「無綫電通訊機又如何？」

「沒有零件，根本沒有辦法修妥。」葛培爾說完，嘆了一口氣！

三俠也覺得，現在他們連最後一綫希望也消失了！

× × ×

在菲爾班克斯機場之上，一架小型的租用飛機正緩緩地降落。

那是由國際特警所租用的。

國際特警一直沒有放棄是項他們認爲十分重要的搜索任務——就是搜索「M六五一八B」號四座位小型機的下落。

經過一連串海空搜索行動之後，美國軍方已停止了派機搜索。但巴黎的國際特警總部方面，却命令高華斯繼續。

高華斯是國際特警美國分部的頭目，他得不到軍方的繼續協助，就只有租用商用飛機，派他的手下分水陸二路繼續搜索。

雖然美國政府方面曾經警告過他們，切勿越過邊界闖進蘇聯範圍，以引起國際緊張，但高華斯並不理會。

高華斯覺得美國政府太過喜歡吹無定向風，有時對蘇聯人怕得要死，有時却喜歡裝腔作勢，眞是難明究竟！

不久之前高華斯從菲爾班克斯機場的控制塔方面得到一項消息，那是由他們租用的一架小型機發回的。

這是當日他們租用的四架飛機之中，唯一有發現的。

四架飛機分頭展開他們的搜索行動，因爲他們認爲三俠還沒有死；一架飛往白令海峽，一架飛往加拿大邊境，二架北飛。

剛才用無綫電向控制塔發回消息的，就是二架北飛的小型機之中的一架。

根據機上一名特警說：他們在阿拉斯加州沒有人居住的冰天雪地之上，發現一架墮毀的飛機殘骸。從高空俯視，顯然焚燒過了。

他們正在下降查看之際，忽然發現了三個持槍的人，後來那些人還向他們開槍射擊，於是他們只好折返機場報告。

其實那名特警所看見的，就是阿生他們，只不過從飛機上望落去，各人穿上了獸皮，頭上紮了厚巾，他自然不知道他們就是三俠。

在另一方面，三俠因爲發現了地下軍火庫，加上曾受空襲，當時有如驚弓之鳥，自然也想不到原來那是一架由國際特警租用的飛機。

假如沒有上述誤會，阿生他們當然可以輕易跟國際特警連絡上。

但是現在，高華斯等人據報後，却大爲緊張！因爲他們不知道那就是阿生等人，聽說有飛機墮毀，又有人持械逞兇，竟然以爲阿生等人可能就死在這班「來歷不明的人」的手中。

阿生持「M一六型」自動步槍朝飛機發射。

於是高華斯一邊召集人手，候命出發；另一方面則通知了美國軍警方面。希望他們也能助一臂之力。

但是，美國軍警方面竟然認爲那是一場誤會；開槍者可能是正在北部狩獵的人。

但既然發現了一架被焚毁的飛機，軍方只允借出一架直升機陪同前往。

國際特警方面雖然有點不滿，但也無可奈何！

於是高華斯集中了四架由國際特警租用的小型機，加上軍方借用的一架直升機，五架飛機先後飛往北方。

由於據報有人開槍，所以高華斯下令各機上的人員小心，不要飛得太低，以免被射擊。

這一次，呂偉良等三俠和葛培爾他們眞的不知是驚是喜！

驚的是他們還不知道對方是否「神秘集團」的同黨。

喜的却是其中有架似是軍用直升機，但他們還看不清楚。

假如那是軍用直升機，那麼，他們的驚恐自屬庸人自擾。但問題却是飛得太高，他們還看不清楚，偏偏手頭上又沒有望遠鏡。

首先是一架小型機飛得較低。機上有持着來福槍的槍手。

他們仍在搜索雪地上是否有人影出現，但是呂偉良等人在未知道對方的來意之前，却躱了起來，以免成爲射擊的目標。

葛培爾所駕駛的「M六五一八B」號四座位小型機，上面一直被冰雪掩蓋住，所以高華斯他們根本難以發覺。

軍方的直升機因爲下面未見有人開槍向他們射擊，於是開始下降。

現在呂偉良等人終於放下了心頭大石，因爲他們都可以看得清楚，那果然是一架美國空軍的直升機；甚至機上的番號亦清楚可見。

一架軍用直升機，四架小型機同時出現，這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等四人都是有頭腦的人，自然會想到他們的失踪可能引致有關方面的大舉搜索；雖然他們因爲一度暈倒失去知覺，再加上這兒晝夜不分，所以很難確定他們到底「失踪」了多少時候。但現在看天空上這陣勢，大概不會是神秘集團的人。

於是他們開始在雪地上出現，揮衣爲號，藉此引起機上人員的注意。

高華斯他們終於發現了阿生等人的踪跡，於是指揮各機緩緩在雪地上先後下降。

當呂偉良等人確定是高華斯他們時，一場噩夢亦隨即結束了！

阿生把過程約畧地向高華斯報告。

高華斯在飛機上曾發現焚毁的飛機殘骸，當時他也知道那機上顯然有人同時被燒死，但想不到並非阿生他們。

現在聽阿生的報告，也覺得事態嚴重。準備通知警方——菲爾班克斯的警方。

但是阿生以爲此事不宜打草驚蛇。

他以爲國際特警方面應該派人在此留守，以便繼續偵查出軍火庫的眞正主人是誰。因爲這是國際特警的責任。

高華斯在未作出最後決定之前，希望先到地下軍火庫去看看。

於是高華斯分派人手，展開三方面的工作，同時進行。

一組人奉命調查焚毁的飛機殘骸和屍體，以確定他們的身份。

另一組人負責修理好葛培爾所駕駛的四座位機。

最後一組人由高華斯帶領，在阿生陪同下，乘直升機飛往冰河遺跡所在的地下軍火庫進行調查。

就在這時候，他們發覺那個愛斯基摩人不知怎的失了踪。

呂偉良他們以爲他可能回到雪屋去看他的妻子去了。

但是，當各人找到雪屋去的時候，那兒却鬼影也沒有一個。

更奇的是：連屋內的一些用品也不見了，彷彿那對夫婦已作了一次搬家似的。

狗屋之內沒有狗，也不見了雪撬！

這是怎麼一回事？呂偉良等人由於天空上突然出現了機羣，却沒有留意到那個愛斯基摩人悄悄離開了他們；他可能早就走了。

爲什麼他要這樣？

也許他不想與文明世界的人接觸，也可能是害怕！就像我們害怕那些尙未開化的野人一樣差不多的心理！

但眞正的答案，相信除了他夫婦二人之外，永遠是個謎！

想想附近並沒有其他人居住，就令人覺得這對夫婦未免有些古怪。無論如何，那個愛斯基摩人在呂偉良四個人的心目中，將是永遠難忘的大恩人；尤其是葛培爾。

他們無以名之，就把那個愛斯基摩人稱作「神醫」！

神秘集團　驚人陰謀

阿生陪同高華斯等人看過了地下軍火庫之後，再看那具加拿大人的屍體。

高華斯似乎很了解死者的身份，他說：數月前有一隊加拿大探險隊，其中有英美各國考古家在內，在此追尋冰河的遺跡。

後來那探險隊在一場大風雪中，與有關方面失去了連絡。

加拿大與美國當局事後曾派人來此搜索，但一無所獲。一般相信他們已遭不測，可能埋葬在冰雪之下。

因此，經過了三個星期的搜索下，最後終於放棄了。

「想不到他們竟然躱在這兒。」高華斯說，「但其他人的屍體呢？」

「可能被埋在冰雪之下。」阿生說，「對方分明是担心他們洩漏了天機！」

「是的！」高華斯同意阿生的見解，「神秘人物不希望任何人知道這秘密。現在他們損失了一架飛機，相信不久之後，必有人再到這兒來。」

「是的，我正是這樣想，所以我贊成派人留守這裏。」阿生說。

「這確是一個危險組織，我們必須澈查。」高華斯道，「現在我們先去看看他們在飛機殘骸中發現了一些什麼綫索再說。」

高華斯吩咐助手將巴薩的屍體搬到光綫充足的地方，加以檢驗。

阿生陪住他走出去，問道：「你仍然堅持通知警方？」

「是的，這是正常的手續！」高華斯說，「這是美國國土啊！如果是百多年前，我們也應該通知俄國人呢！」

（按：阿拉斯加州本來就是俄國人的領土，在一八六七年以七百二十萬美元，出賣給美國。）

阿生道：「然則，這兒的主人是誰，可能永遠是個謎。」

「爲什麼？」高華斯問。

「因爲一經報警，事情必然傳了出去，對方豈敢再派人來此？」

高華斯想了想，覺得阿生言之有理。

但是這事非同小可，即使不通知美國警方，也要向巴黎總部報告。

於是高華斯決定綜合了現有的資料之後，才作決定。

飛機殘骸中有三具男子的屍體，都燒得有如焦炭一樣。

飛機雖然燒成一堆廢鐵，但編號依稀可認，因爲那是一種紅色的發光漆。特警將編號抄了下來。

連同借用的直升機在內，這裏完全是國際特警的人，因此，只要他們不在無綫電通訊中提及，此事大可隱藏起來。

不過，高華斯覺得這兒發生的幾件大事都是關係重大的，實在不應該全部隱瞞住。

第一件是巴薩的屍體，他是加拿大探險隊的成員，情理上就應該通知加拿大政府才對。何況加拿大也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之一呢。

第二件是墮機事件。

飛機之墮毁，可以說完全是因爲阿生那一槍。

如果有關當局還要追究責任的話，阿生當然要負上全部責任的。但是，問題却是當時先由飛機上的人向阿生開槍，阿生只不過爲了自衞而反擊而已！

但無論如何，國際特警都有責任將此事告知美國警方。

第三便是地下軍火庫的事，那兒既然有着這一大批軍火，從任何角度看，也不應該隱瞞住美國政府，因爲這是美國領土。

此外還有那個愛斯基摩人和他的妻子，他們何故突然逃得無影無踪？

他們既然救了四個人，照計是他們的大恩人，爲什麼不辭而別？是否另有隱衷？然則，他們到底又是什麼人？

諸如此類的問題，都足以迫使特警方面必須與美國政府屬下的機關連絡，不管是軍方、警方或者中央情報局等等。

高華斯再三仔細考慮之後，決定先通知菲爾班克斯市的警方；等到警方高級警官到達時，高華斯一邊告以實情，一邊要求警方合作將部份事實保密，以便進一步調查。

警官以大局爲重，自然同意了。因此到地下軍火庫去的人，都是警方高級負責人；表面上，警方只負責將失事飛機和三俠等人運回菲爾班克斯市，再轉回安市。

到了翌日，報紙只發表了一種傳奇性的報導，就是描述三俠和葛培爾如何獲得一名愛斯基摩人相救的過程。

尤其是對葛培爾心臟病的治療，更充滿了傳奇式的描寫。

葛培爾已進了安科拉治市公立醫院接受檢驗，三俠則留在該市的國際特警辦事處，另有工作。

由於事發現場在極北地方，那兒天氣奇寒，人跡罕見，所以各報記者和電視台的新聞隊均望而却步；這點對有關方面的保密是十分有利的。

一切事情似乎早已成爲過去，人們的注意力均集中於機師葛培爾的身上；因爲他的婚姻，以及他的心臟病治療過程，都在這次事件中佔了極重要的地位。

假如不是葛培爾爲了一個叫安妮的女人，他又怎麼會被情敵陷害？

假如他的情敵不是悄悄將飛機破壞，葛培爾又怎麼會在發覺機件失靈時，弄到心臟病復發？

因此，人們的注意力均放在葛培爾夫婦身上，而飛機出租公司的貝烈，以及遭警方扣留問話的加油員克萊，和他的女友安妮等等，也自然而然地，成了這次事件中的配角。

反而富於神話色彩的「神醫」——那個愛斯基摩人，由於警方宣稱他事後與妻子失踪，所以只引起人們的議論紛紛，却未有成爲記者們追問的對象。

由於葛培爾被隔離在醫院中，讓醫生們證實他的心臟病之發作與治愈過程，進一步研究「神醫」所用的到底是何種聖藥，所以記者們根本無法與他接觸。

至於呂偉良等三俠，由於有特殊任務在身，也自行「失踪」。於是，那班「配角」們，便順理成章地，被記者們纏住。

警方表面上要做的事情似乎只是：將直接破壞飛機機件的加油員克萊落案。其實背後他們要做的事，實在多得很。

不過其他事情除了當地警方之外，還有國際特警和三俠等人從中協助；聯邦密探與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們，則對軍火庫的幕後情形，展開了秘密偵查。但這一切全都在幕後進行。

阿生和國際特警隊員何信，奉命到一間出租飛機公司去。

在安科拉治市，有許多出租小型機的公司，例如貝烈那一間，便是較具規模的。現在阿生他們奉命去調查的這一間，規模也不小；這是從登記的資本額，和擁有的飛機去推測的。

阿生和何信依址找到那間公司的辦事處，一名女職員負責接見他們。

根據那女職員說，他們公司的飛機都全部安全着陸，並未失去任何飛機。

阿生感到有些半信半疑，因爲根據他們的記錄，那個編號的飛機確是屬於這間「北方航空公司」所有。難道是編號弄錯了？

飛機殘骸雖然只是一堆廢鐵，但特警隊確能辨認出上面的編號，照計不可能有錯。

於是阿生要求讓他看看那架編號「M二一六四A」小型機。但是那女職員表示她很忙，這令到阿生更覺可疑。

就在這時候，有個中年男子由裏面出來，阿生看看那間房房門上掛有「經理辦公室」字樣，已猜到他的職位是什麼。

中年人問女職員發生了什麼事？

女職員道：「經理，他們就是不久之前打過電話來，要查一架飛機的什麼特警隊，我已答覆了他們提出的問題，但是……」

「算了，珍娜，你做你的工作吧，讓我來招呼這兩位先生。」中年人很有禮貌地，招呼阿生與何信：「你們須要了解一些什麼？」

阿生坦然相告，只希望看看那架編號「M二一六四A」小型機。

中年人看看腕表，終於說道：「好吧，本來我有個約會，但未到時間，我看我可以親自帶你們到機庫去看看。」

阿生覺得此人很通情達理，與他的下屬的態度剛剛相反。

中年人帶住二人到機庫去的時候，又表示他們這裏人手少，所以開罪之處，還得請阿生他們原諒；阿生這時反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機庫中停放了十架八架不同類型的小型機，其中一架在阿生眼中看來十分熟悉，因爲他在雪地上，就是受到這一類型的小型機開槍襲擊！

想不到那位中年經理竟然就指住這架飛機說：「你們所講的編號，可是這一架？」

阿生和何信起初還不感到有什麼意外，因爲同一類型的飛機可多着，但相信編號未必相同。

於是他們找着編號看看。

豈料當他們核對過了之後，却大大地吃了一驚！

因爲那架小型機不但機型相同，編號竟然又是「M二一六四A」。

阿生不禁問：「經理，請問貴公司的飛機編號有沒有可能相同的？」

「你是指阿拉伯字號碼麼？當然有，例如M二一六四A與M二一六四B，號碼完全一樣，但最末一個英文字母不同。」中年人說。

阿生道：「我的意思是連英文字母也一樣的，有可能麼？」

「不！絕不可能！」那中年人忍不住笑了起來，「這等於汽車牌照和編號，都是由政府管理當局統一發配的，唯一不同的大概就是：汽車太多，所以每一個州都有識別，很易冒充，但飛機從未聽過有人假冒編號的。」

阿生心裏想：現在正是有。

但他沒有說出來。只在飛機四周打量了一會兒，便與何信離去。

在歸途中，何信問他有何意見，他說道：「這件事分明是有古怪，但是我們不能打草驚蛇！」

何信出奇地問道：「你是在懷疑北方航空公司？」

「事情眞相未大白之前，任何人都有可疑。」阿生說，「兩架同一類型的飛機，竟然同一編號，這表示出不是有人故意掩人耳目，便是航空公司串同作怪。」

「那麼，我們下一步應該怎樣做？」何信又問。

阿生正待說話，後面突然有一輛汽車示意要「扒頭」越過他們，於是何信只好把車子盡量靠向路邊一旁，讓那車子越前。

但是那車子剛越過他們，便打橫停在前面，攔住他們的去路。

阿生心知不妙，何信立刻把手自駕駛盤上伸向腰間想拔槍，但說時遲那時快，另一輛汽車已閃電般開到車旁，有人自車窗伸出手槍指住他們，喝令不要動。

阿生再看看前面，那車子上的大漢這時也跳下車來，用槍對準了車頭擋風玻璃。

這顯然是一宗預謀，他們防不勝防。因為事情來得實在是太過突然。

很快就有人過來將車門强行拉開，叫阿生獨自落車。

阿生直覺上已感到了不尋常，他毫無反抗地跟那人上車；持槍的人喝令何信切勿跟踪，同時將何信的配槍拋到老遠去。

二輛來歷不明的車子顯然早已開始跟踪阿生他們，只是他們未有注意而已。

現在阿生忍不住問：「到底你們是何方神聖？我們似乎從來未見過面。」

「然則你猜我們是誰？」有個人笑了笑，反問阿生。

阿生看看二輛車子一前一後，像押解犯人一樣將他押走。

何信果然沒有跟來，可能是車子開得太快，也可能他担心被射殺。總之阿生從望後鏡中就見不到何信的影子。

阿生明知無法逃走，只好冷靜下來，說道：「我雖然不知你們是誰，但我却可以猜出你們為什麼要跟踪我們；是因為我們要查一架飛機的租用人是誰麼？」

「不！你完全攪錯了！」那人說，「我們不管什麼飛機的事，只要你認一個人。」

「認人？」

「是的，看看這照片再說。」那人從口袋中取出一幀照片，遞到阿生面前。

阿生當然認得他，他就是那個愛斯基摩人——「神醫」！

那人問道：「報紙上說的『神醫』可是照片中這個人？」

阿生道：「正是他，你們怎麼可以影到他的樣子？我以為他未開化呢。」

「你有辦法帶我們找到他嗎？」

「不！他早已逃之夭夭，眞奇怪！本來我們要酬報他的，想不到不知怎的，他們夫婦竟不辭而別，眞是莫名其妙！」

「你想知道為什麼，最好設法替我們找到他再說，到時你自會明白。」

「但是，叫我怎能找到他？我甚至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但你們是最後見過他的人。」

「見過他的還有葛培爾，為什麼你不去找他？」

「他在醫院中，不方便。我們找你也不容易，跟踪了大半天呢！」

「謝謝你那麼賞面。」阿生無可奈何地說道。

這時候，車中三個男子開始交談起來，但他們講的却不是英語，却是法語。

阿生聽不懂，當然不明白他們的意思。

不久，有人搜查阿生身上的證件。阿生的國際特警證件，似乎又引起了車中各人的一番爭論。

車子到了一處十字路口，阿生突然被放下，然後二車絕塵而去！

阿生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他不知道對方的企圖何在？

阿生等了好久才有一架順風車駛過，將他儎返市區。

阿生回到國際特警辦事處，何信還未回來，但呂林夫婦二人已知道他被人綁架的消息，因為何信事後曾用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國際特警辦事處；據說，他們已知會警方出動直升機，以及在主要通道上設下檢查站營救阿生。

阿生有些啼笑皆非，不知道是歹徒行動太快，還是警方的行動太慢，總之他已經回來了，但沿途未見過什麼檢查站。

這件事的發生，令到各人又再蒙上一層霧，事情似乎越來越加令人難明！

為什麼有人要追查一個未開化的愛斯基摩人？無論他是好是歹，「神醫」却是三俠他們的恩人，到底這班人目的何在？

他們會不會與軍火庫拉上關係？

阿生透過無綫電通訊機，知道何信正協助警方在各處公路上找尋那二輛神秘汽車的下落。何信已經知道阿生平安無恙。

阿生把調查飛機出租的情形告知高華斯等人。

高華斯說：冰河遺跡那邊還沒有任何動靜，地下軍火庫的主人還未見出現。

除非對方已洞悉有關方面派人在那兒監視一切，否則沒有理由放棄那麼大批的軍火。

派駐冰河遺跡的人有五個之多，其中包括了國際特警隊員、菲爾班克斯市一名警長以及聯邦密探等。他們不但配備了精良的自衞武器，也一直與菲爾班克斯市的一個臨時指揮部，保持緊密連絡。

那個臨時指揮部是設於菲爾班克斯市郊外一個空軍基地的，目的是為了保證當有人前往秘密軍火庫時，能及時馳援。當然，他們是得到美國空軍方面支持的。

如果有關方面估計不錯的話，軍火庫的主人遲早一定會出現。因為有關當局一直未有發表過關於發現軍火庫的消息。

憑那龐大數目的軍火，除了金錢上的價值之外，要搜集這一大批不同國家出品的軍火，實在絕不容易！

美國政府私下裏十分重視此事，所以才會下令空軍全力支持調查眞相；但更重視此事的，還是國際特警總部。

他們覺得這批軍火顯屬非法份子所有，其中可能隱藏有極大的陰謀，而國際特警的基本

責任就是要維護世界和平！

美國中央情報局曾將一批資料送到國際特警的辦事處來。

資料是關係到軍火失竊方面的。其中包括了一份最重要的機密文件，那就是美國陸軍實質安全檢討局的報告書。

報告書長達三百六十八頁，裏面透露美國全球（包括本國及其海外基地）共擁有軍械庫一萬零三百四十五個。另外又有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二個軍火儲藏所。經抽樣作突擊檢查後，發覺並未做到安全防衞的標準。

最驚人的一點就是：上述軍火庫歷年來失去的軍火數目十分龐大，其中包括不少基本所須的武器及彈藥。

有關方面估計其數量足以裝備十個作戰營尙有多餘。

報告書又指在該等武器失竊後，已先後發現落入日本赤軍、愛爾蘭共和軍、巴勒斯坦恐怖份子以及美國本土的共生軍等人的手中。

甚至最近落網的共生軍首領，以及報業大王千金柏德莉茜亞，他們所持有的槍械，也是軍火庫失竊之物，而非購自一般槍店。

美國人有時顯得很聰明，但有時却胡塗得可以；這份機密報告書竟然聲稱：至今未明失竊之軍火，因何會落入上述恐怖份子之手中云云。

另一批資料來自巴黎的國際特警總部。

資料指出：一九七四年以前，巴黎繁榮的商業中心——歌劇街，該處有一家香水店，常常有一批批男仕出入其間。

國際特警的綫眼因為覺得這是反常現象，香水店通常是女性恩物，男仕雖然也有，但奇怪的是出入其間的都不是時髦的愛美男仕，於是巴黎總部作深入調查。

調查結果却令他們大為震驚，那兒原來是日本赤軍的歐洲總部！也是國際恐怖份子的歐洲主要連絡站。

那家香水店表面是售香水的，內部却是軍火供應站。

搜出的武器包括美、蘇、捷克、西德等國製造的。

德國於二次大戰結束後，曾誓言永不再製造任何武器，但言猶在耳，他們不但製造槍械彈藥，還製造不少性能優良的坦克潛艇。

共黨國家也曾指責西德企圖復興軍國主義，但實際上他們只是為了「錢」；年來他們大做軍火買賣生意，與美法等國爭市場。

例如伊朗，過去一向光顧英國，近年也改變成為西德的主顧。

西德製造的軍火，戰前已名聞世界，那時德國還未一分為二。

事實上德國人在軍火科技方面，確是有過人之長的。例如美國著名的火箭專家馮布朗博士，本身正是德國人。

西德製造的野豹式坦克車，其性能被公認為當今世上最優良的戰車之一。其暢銷程度，令到美英等國的軍火製造商，亦都為之眼紅不已！

此外他們還有一些十分精良的產品，例如二〇六級潛艇，以及一四八級魚雷艇，性能超卓，西方軍事專家也公認品質優良。

目前還有法國人跟西德合作發展的戰機和反坦克火箭，相信他日面世，又必引起舉世觸目。

世界經濟衰退聲中，唯獨軍火生意一枝獨秀。難怪又有人高嘆「世界末日」將到了！

國際特警研究過上述資料之後，也覺得地下軍火庫設於北極圈內，可能是國際恐怖份子為了避人耳目。

他們不能再呆等，必須雙管齊下，採取主動。

於是阿生在請示過高華斯之後，當晚便開始他的偵查行動。

他覺得曾經擄刧過他的人，可能是一條重要綫索之一。

透過國際特警的關係，阿生向安市警局追查兩輛汽車的主人是誰。

當時阿生未有被綁上雙眼，所以認得汽車車牌號碼、車型及牌子、顏色等。

車牌是阿拉斯加州發出的，登記的主人是個富有的商家。

此人叫摩根，就住在安科拉治市。警察曾拜訪過他，但他否認與此事有關，所以阿生決定當晚親自去調查一次。

阿生也看過了摩根的照片，當時他確不在現場。但令阿生啓疑的，却是此人的經營對象和貿易的對手。

原來阿生查出摩根是專做皮草生意的。

資料顯示出：摩根每年均有往北部作收購旅行，他買賣的皮草有不少是來自狩獵的愛斯基摩人。

奇怪的是：擄刧阿生的人也是要他辨認「神醫」是否即是照片中那個愛斯基摩人。

但是，當晚阿生到摩根家中去的時候，他已離家北上。

阿生無可奈何，惟有帶同何信轉到另一個地方去偵查。

那是「北方航空公司」的機庫。

當時航空公司的人均已下了班，機庫重門深鎖，但阿生決定要入內一看。

阿生知道機庫有人看守，叫何信到正門去纏住看更人，他自己則由後面一個窗口爬登二樓——那是機庫附設的一個閣樓辦事處。

看更人打開小門，何信拿出國際特警證件嚕嚕囌囌的，問這問那，果然把他的注意力分散了，讓阿生順利入內。

阿生在閣樓辦事處找到了出租飛機的記錄册子，但沒有「M二一六四A」號機的出租記錄——那是指最近這幾天。

阿生難免感到失望。他原來想像到「北方公司」可能也是神秘軍火集團的機關之一，但這裏却搜不出一些兒證據。

每架出租飛機無論時租或日租，都有十分詳細的記錄。除非有人故意隱瞞，不將該機的記錄登記在册子之上。

本來每架飛機一降一升，均與機場控制塔取得連絡。但這兒却有些特殊，因為小型機太多，除非是由別個城市飛來的，或者由安市飛往別處的，控制塔才與他們保持若干時間的連絡。

就憑這點，如果有人故作隱瞞，相信機場控制塔方面，同樣也查不到該機的升降記錄。

阿生忽然覺得自己太笨，如果對方存心隱瞞事實，又豈會記錄在案，自露馬脚？

於是他悄悄離開了辦公室，沿住梯階落到下面機庫去。

這時候，阿生仍然聽到何信還在跟這裏的看更人員在門口那邊傾談；他教過何信叫他不妨使用銀彈政策，看來他已成功了。

看更人反正有空，何信又給他查看過證據，同時又有外快可賺，所以他也樂得奉陪；却不知道這正是阿生的詭計。

阿生利用一種特製的照明工具——紅外光電筒，在機庫內走動；目的是為了尋求「M二一六四A」號小型機。

紅外光只有戴上特製眼鏡的人才可以看得見，阿生既然是有備而來，國際特警辦事處內有的都是新式的科學化設備，所以他都帶齊來了。

阿生找到那架飛機——較早時中年人曾帶

他來此看過了。

阿生日間會發覺飛機機身是新噴油的。這原是不足爲奇的，許多公司都爲了吸引顧客，常常替他們的出租飛機翻新。

但有一點令人感到驚奇的就是：飛機之內却是蛛網塵封。

爲什麽外面煥然一新，而裏面却是如此陳舊？

阿生再小心觀察機上的儀器，許多已不堪應用。

也就是說：這原來是一架廢棄的飛機。

既然不能飛，爲什麽要將它翻新？

阿生心裏已經有數，於是悄悄由原路退了出去。

他用無綫電訊號機通知何信「撤退」。

二人回到汽車上，匆匆離去。

「找到什麽？」何信一邊開車，一邊問阿生。

阿生說：「這家北方公司肯定有問題，雖然查不到記錄，但是，我發覺那架編號一樣的飛機只是爲了掩人耳目的。」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M二一六四A」號小型機，早已被人開走，機庫那一架是棄置的舊機。但爲什麽公司要把它油新，同時故意漆上同一編號？這分明是北方公司的主腦，存心隱瞞事實。」

何信恍然大悟道：「是的，在那麽遠的地方設立軍火庫，只有飛機才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如果該集團擁有一家飛機出租公司，當然更加方便了。」

返回辦事處，阿生將調查過程向高華斯報告。

高華斯沉吟道：「看來我們沒有找錯對象，明天就派人去租用那架飛機，看看他們有何反應！」

「沒有用的，他們很易找個藉口。」阿生說道，「例如說該機正在修理，就可以應付過去。」

阿生又把一張字條交給高華斯，說道：「這裏我已抄下該機的出廠編號，請你派人拿到發牌的航空管理局去核對一下。另一方面，必須派人監視北方航空公司。」

高華斯雖然是特警總部派駐美國的首腦，但却十分尊重阿生的意見，立刻吩咐下屬，分頭進行。

× × ×

葛培爾的身體檢查已告一段落。

醫生抽出他的胃液化驗，證明他服下的是一些刺激性的不知名山草藥。只有解毒、清醒、强心等多種作用。

葛培爾兩度心臟病復發，都是由「神醫」一手醫理好的。

到底那個被認爲「未開化」的愛斯基摩人，怎會懂得使用這種藥物去救人？醫學界與科學界均感驚奇不已！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趁阿生忙到不可開交之際，抽空到醫院探望一度與他們共患難的葛培爾。

醫院中有聯邦密探駐守，但呂林二人終於獲准入內。

葛培爾看來無恙，他除了接受醫事檢驗之外，也經過多次查問。

要向他查問的人包括警方、聯邦密探、國際特警以及中央情報局的特務等等。

他的行動仍未自由，雖然他急於要見見他的妻子瑪莉，解決婚姻問題。但當局却以健康爲理由，借題拒絕。

呂林二人覺得葛培爾沒有什麽可疑之處，尤其是經過那段時間的相處，他們覺得他這個人相當老實，就是感情上有些衝動，所以婚姻才有麻煩。

當局所以不准他行動自由，是怕他與外界接觸，太容易洩漏了天機！

美國不少科學家都先後趕到安科拉治市來，他們都希望會見有關人等，了解北極圈的情況，包括「神醫」等，但是，都被有關方面擋駕了。

甚至呂林夫婦二人也接受過忠告，切勿向任何人談及軍火庫的事。那當然是不必要的，因爲美國特務未出主意之前，三俠已經提議用「守株待兎」的辦法，等軍火庫的幕後人出現，又怎麽會對人胡言亂語呢！

呂林二人爲了避免被人糾纏，於離開醫院時，由後門出去。

他們知道醫院正門集合了不少記者，和一些基金會支持的科學家，他們都聞風而至，希望訪問呂林幾句。

呂林夫婦二人由後門悄悄溜出，跑到街上去截街車。

他們要趕往特警辦事處去，看看他們的偵查有了一些什麽進展。

但是，當他們坐上了那輛街車之後，便感到有些不妙！

呂林二人在安科拉治市已住了一段日子，這兒的環境他們也相當熟悉，但當時街車並非駛向特警辦事處去。

林愛莉立刻企圖推開車門，但車門由暗掣所控制，推不開。

司機在笑。

車子開得飛快，轉眼已出了郊區。

呂偉良企圖以鐵拐杖伸前，強迫司機就範，但一幅透明膠板由中間升起，把前後座分隔成兩個部份。

司機得意洋洋地笑，聲音由傳聲系統自車頂播出：「你們不必掙扎了，即使你們能逃出此車，後面的人也會殺你們。」

呂林二人回頭一看，只見後面有一輛大型車房亦步亦趨地跟來。

「你們是什麽人？」林愛莉問。

司機道：「你們應該很容易猜得到的。」

呂偉良低聲警告他妻子：「別上當！不要胡亂說話。」

司機雖然隔住一重透明板障，竟然也聽得清楚後面說什麽。

他格格大笑道：「中國人，你們太過愛管閒事了，現在就是報應！」

呂林二人心裏一凛！暗念對方必是軍火庫的幕後人派來的。

車子直奔郊外，大房車一直都在後面監視着……

× × ×

阿生又帶同何信等人到「北方公司」去。

那個中年經理含笑招呼他們。

阿生說：「我們想租用一架飛機。」

「好極了！」中年人說着，把一本册子遞上。

册子上有各式各型小型機的七彩圖片，登載有各種性能和介紹文字，以方便租機人仕有所選擇。阿生却沒有接過它。

中年人感到驚奇地瞪住阿生問：「你已選好你所須的飛機了？那麽，請出示飛行駕駛執照，以便登記。」

「不必了！」阿生說，「我們要租用的是一架編號M二一六四A的小型機。」

中年人恍然大悟：「原來是你已經看過的那一架，但可惜它未修理好。」

阿生這時忍不住開門見山地說：「你那架飛機其實不是編號M二一六四A號的，爲什麽要這樣冒充？」

中年人面色一沉，說道：「你們到底想怎麽樣？」

阿生道：「我們到登記處查過了，出廠編號與機身所漆的號碼不符。你爲什麽要存心欺騙我們？」

「是的，不怕告訴你，眞正的M二一六四A已經墮毀了！」

「在什麽地方？」

「北部雪地上。」

「你倒也坦白。」阿生又問：「爲什麽不登記在册子上？」

「你最多告我瞞稅、造假賬。」

「不！你的罪名可能多到難以勝數，最後還會送上電椅，但這已經是本市警方的事。我現在要知道的，是誰租用那架飛機？」

「三個男子，他們付了雙倍租金，還留下一筆保證金。」

「你可知道他們是誰？」

「不知道，他們所以付雙倍租金，就是叫我不必登記入册。同時切勿追查。總之，如果飛機不幸墮毀，他們照數賠償！我見他們有保證金留下，也不追問下去。」

「你可知道飛機已失事？」

「當然知道，前天有人送了一筆錢來，連同保證金合併起來，約等於雙倍賠償，但要求我繼續合作。」

「怎樣合作？」

「就是用同型飛機漆上同一編號，當作沒有發生過那件事。」

「你推得一乾二淨，我眞希望將來陪審團也能相信你！」阿生回頭對何信說：「請你通知警方派人到這裏來。」

何信過去打電話。

中年人問阿生：「我到底犯了什麽罪？」

「你最好等會兒去問警方，」阿生說。

中年人是這家「北方航空公司」的營業經理，他叫柯賓。

不久，警方人員開到現場，阿生交代了一遍，柯賓被落案；警探在現場展開了一連串的搜索行動。但除了那架編號不符的飛機之外，一無所獲。

阿生因爲約好呂林二人在特警辦事處見面，所以現場一切交由警方處理。他帶住何信，匆匆趕返特警辦事處去。

阿生剛入門口，接綫生便通知他去接聽一個電話。

阿生以爲是菲爾班克斯方面有了消息，豈料接聽之後才發覺那是一個陌生人。

「中國人，請你小心聽清楚，我們的事與北方公司無關，你不要寃枉好人！」對方又說：「你現在有二個朋友落入我們手中，你敢反抗，我們惟有殺他們。」

阿生心裏暗叫不妙！

他問：「你是什麽人？」

「將來你會明白，目前你必須停止偵查北方公司！」對方說。

「可惜你通知得太遲，柯賓經已被捕，你們也逃不了的！」阿生道。

對方十分生氣，聲音也在發抖地說：「好傢伙，你等着瞧好了。」

阿生仍然不大相信呂林二人失踪。等到對方收綫後，他才知道呂林二人果然未到。

阿生開始有些担心。

高華斯飛到北部的菲爾班克斯去了，他要他的手下追踪另一可疑人物摩根的下落。

特警辦事處由森美主理，阿生把那神秘電話告訴他。

森美感到事態嚴重，一邊通知高華斯，一邊致電當地警方。

森美也覺得這件事千頭萬緒，除非全部可疑人物均告落網，否則其中眞相可能永遠是個謎！

他們忙了一陣之後，森美又對阿生說：「請到會客室來，我們有位貴賓要見你。」

阿生有些奇怪，什麽貴賓？

森美解釋道：「他是美國國防部的一位安全顧問，我們已設法證實了他的眞正身份，不會是假的。」

入到會客室，一個頭髮斑白的，但精神奕奕的老年人立刻站起來。

森美從中替他們介紹，阿生才知道此人叫班納克博士。

森美向阿生解釋：班納克博士早已從有關方面知道三俠的來頭，他非常敬仰這三位中國人；要是換上別人，他會用「召見」方式把三俠召去詳談，因爲他在國防部的職位這麽高，自然有權這樣做的。

但是班納克爲了尊重三俠，同時知道此案仍未結束，他們一定十分忙，所以才移樽就敎，由首都華盛頓兼程飛到這兒來。

阿生看見他的年紀這麽大，也覺得有些感動！

班納克博士很大方地自我介紹，原來他不但身爲國防部安全顧問，本身還是一位兼具多方面才幹的科學家。

他對阿生說：「自從三位俠士協助美國偵破『白令海怪』一案後，我們已非常注意蘇俄在天氣方面作怪！」

阿生心裏想：「白令海怪」一案只是國際特警巴黎總部交下來的任務，美國人似乎太過自作多情了。

阿生順口問道：「閣下難道又懷疑俄國人在作怪麽？」

「是的，聽說三位在北極圈範圍之內，發現了冰河遺跡，是不？」班納克博士顯然已從有關方面接到了初步報告。

阿生點點頭，說道：「但沒有見過蘇聯人在那地區出現。」

「他們很聰明，未必一定要親自由俄人出面的。」班納克道。

阿生不禁問道：「你懷疑他們又有什麽企圖？」

「我正是要從你們的口中，切實了解那兒的情況。」班納克又苦笑嘆氣道：「人老了，不耐寒，否則我當然會飛到那兒實地觀察一下，但我敢肯定，即使我親歷其境，亦未必能像三位一樣知得那麽多。」

阿生表示他們所知道的，都已實告有關方面。

班納克也說，他已看過了初步報告，但希望知得更澈底。

他又說：蘇聯人年來一直秘密試驗控制天氣，這點在「白令海怪」一案中經已證實。

現在班納克有理由相信俄人企圖令到「冰河時代」提早降臨美國，這將比較他們使用核子彈更狠毒！

但阿生說：「假如『冰河時代』一旦重臨，全球人類均受威脅，又何獨是美國人？」

班納克解釋：「只要俄人能將阿拉斯加北部的冰雪大量溶解，人造的冰河時代，便將局部出現於北美洲；尤其是位於北美洲的加拿大與美國，勢必首當其衝！」

班納克博士又說：「整個計劃可能在加拿大北部開始，但試驗性的計劃，俄人一定會選擇接近他們領土的阿拉斯加北部。」

「爲什麽他們不在自已領土之內？那樣可以避人耳目。」

「初步試驗必然已經成功，最少也證明人造冰河計劃可行。至於試驗性計劃等於小試牛刀，很易失去了控制，弄假成眞的造成災害，所以他們必會偷偷在無人的北極圈試驗。阿拉

斯加州北部就在北極圈的範圍之內。」班納克又說：「所以我必須親自從你們口中，知道你們有沒有見過什麼可疑之處？」

阿生細心想想，搖搖頭道：「似乎沒有，冰河遺跡之內，只有大批軍火，我們見不到炸藥。」

「不！不是炸藥！」班納克道，「炸藥不可能造成冰雪溶解，因爲冰雪所佔面積太大，而只要附近地區保持寒冷，冰雪不會溶解。」

「那麼，你是指那一方面？」

「例如一些你們無法了解的儀器，見過嗎？不論大的或小的。」

阿生又想了想搖搖頭：「從來未見過！」

阿生因爲呂林二人失踪，本來沒有心情再去應酬他，但對方竟然談到「人造的冰河時代」，却把阿生吸引住了。

但是阿生回心細想，那些確是一般性的軍火，而且來自各個不同國度，又不是全屬蘇俄製造，所以他覺得班納克博士所講的可能性，似乎並不大。

不過阿生畢竟也是一個好奇心特別强的人，他仍問：「博士，人造冰河有此可能嗎？」

「有的。」班納克說，「只要研究成功一種溶解冰雪的方法，例如用儀器或化學液體等等，令到大量冰水由北方南流，氣溫必然降低，冰水可以再結爲冰雪，將一切人畜及建築物凍結。這就是人造冰河時代！」

阿生聽了也有點不寒而慄！但憑記憶所及，他覺得現場沒有此種跡象，可能是身爲科學家的班納克博士過度敏感而已！

阿生跟班納克談了一會，終於與他暫別，帶着何信趕到警局中去。

阿生急於要救呂林二人，所以要親自審問柯賓——北方航空公司的經理。

阿生並非只憑直覺去懷疑他，而是根據常理去推測。若非事情直接關係到本身，相信對方即使花大量金錢，亦未必能打動柯賓，叫他隱瞞事實。因爲此乃人命關天的事。

阿生就憑了這點，覺得柯賓這傢伙必是神秘集團的成員。

在離開「北方公司」之前，阿生只帶了何信一個人走；國際特警另二名隊員却留下協助警方進行偵查工作。剛才那二名特警已通知特警辦事處，說是有關人等已帶回警局去了，所以阿生才會帶同何信到那兒去。

警方一邊拘捕柯賓等人，一邊派人搜查他的住宅以及盤問北方公司。他們懷疑這是神秘集團的一環！所以有關人等，全被傳訊。

阿生趕到警局去的時候，發覺審問柯賓的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務頭子，旁邊還放了一座測謊機！柯賓面有傷痕，眼角爆裂，咀角仍在冒血，分明受過重刑！

在美國，這種迫供手法是非法的，但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向來不喜歡依法行事，經他們手中查過的人，很少平安無事。這也難怪最近美國國會大興問罪之師，要翻舊案了！

阿生心有不忍，最少他未能確定柯賓與神秘集團有關，只是十分可疑而已。但那特務首長告訴阿生：柯賓已經承認一切！

柯賓經測謊試驗後，證明他說謊，所以特務施用酷刑！除非受過特殊訓練的忠貞間諜，否則很難過得這兩關——測謊機與酷刑。

柯賓只承認參加了一個神秘集團，受一位「H」先生的指揮。

柯賓主理下的「北方航空公司」受到經濟不景氣打擊，陷於破產邊緣，突然有人前來找他談判，只要他聽從擺佈，一切經濟上的困境立刻就可以解決。柯賓覺得對方只是利用他公司名下的飛機，所以迫於就範。

測謊機試驗認爲他這番說話無可疑之處，於是特務也相信下來。

但是，「H先生」是誰？他從來不知道，每次只是一些電話指示，叫他準備飛機，然後有車子僱來了幾個男子，往北飛去。

柯賓除了第一次獲得大量金錢支持之外，以後每一次的報酬均甚高；但對方一再警告他，如果此事外洩，他便被殺！

柯賓泥足深陷，惟有依命行事，將錯就錯。但事到如今，他也不得不從實招來！

有關方面已因爲呂林二人遭綁架，而加緊進行偵查工作，可惜他們從柯賓口中所知十分有限。阿生即使更焦急，也是無可奈何！

警方一度懷疑墮機燒死的人是一些亡命之徒，但是當警方把一批有案底的罪犯照片，交給柯賓辨認時，他却搖搖頭，表示這班人並非有案底的人。

情形越來越蒙上神秘色彩，有關方面根本找不到一個比較合理的答案。

愛斯基摩「神醫」，跟愛斯基摩人有來往的皮草商人摩根等，是否亦與此事有關？

「H先生」是誰？

他控制下的「神秘集團」，爲什麼要貯存大批槍械在「冰河遺跡」中？

還有加拿大探險隊的人何故被殺？

爲什麼除了「巴薩」此人的屍體之外，其他人的却不見了？

要解答的問題太多了，有關當局已無法再忍耐下去。他們要把冰河遺跡中的大批軍火起出，然後展開廣泛搜索和發掘，希望找到其他探險隊人員的屍體。

但國際特警方面仍然堅持「守株待兔」的方法，只有這樣才可以把謎底解開，將歹徒一網打盡！

就在國際特警與美國有關當局爭持不下之際，高華斯親自率領手下趕到非爾班克斯市去，佈下天羅地網，準備捕捉另外一個可疑人物——曾經擄刦阿生的摩根。

在非爾班克斯市附近的一個私人小型機場上，有架小型飛機正升火待發。

不久，有架大房車僱來了幾個人，其中一個是摩根。高華斯一聲令下，摩根等人立刻陷於重重包圍之中。

摩根沒反抗，冷靜得令高華斯有些意外。

在國際特警駐非爾班克斯市的辦事處之內，摩根承認準備北飛，去找一個愛斯基摩人算賬。據說，那人用一批下價的皮草騙去了摩根一筆鉅款；這也就是他擄刦阿生的原因之一。

高華斯對他的口供半信半疑。

摩根被解回安科拉治市去，接受了中央情報局的一次測謊試驗，結果又證明他說謊。

特務們用了刑，摩根仍不肯吐實。

但是，高華斯却把摩根的一套指紋，透過了電腦傳真機，送到加拿大溫哥華的國際特警分部辦事處去。

高華斯對摩根身份啓疑，是由於他的身份證明文件被發現是僞造的。

爲什麼他要僞造文件？

高華斯覺得他的樣子有些似加拿大人——年前一隊加拿大探險隊在雪地上失踪，加拿大政府曾將一份副本透過國際特警，由溫哥華送到美國來。

副本上有全體隊員的照片和資料，當時高華斯曾過目，所以對這些探險隊員有印象。但他仍不敢肯定。

等到溫哥華方面的國際特警，得到當地警方的協助，證實了那套指紋是屬於一名叫「希利」的探險隊員的。這時高華斯才肯定摩根的眞正身份並非商人，而是當年探險隊一名隊員——希利。希利爲什麼要改名摩根？

從阿生他們在冰河遺跡中發現了巴薩的屍

體這一點去推測，就不難想像到希利的企圖。

巴薩顯然是他殺死的。

希利的眞正身份既被揭破，與他同時落網的同黨也被隔離問話。

警方——包括了國際特警、中央情報局特務、聯邦密探以及當地警探等等在內，安排了一連串的認人手續。

北方航空公司的技工、職員等，均認出希利的同黨曾租用他們的飛機。

柯賓到了這時候，也不能再隱瞞，否則又要捱苦！他也證實這班大漢就是常常傳遞「H先生」口令的人。

那麼，「H先生」是誰，亦不問可知了。

隔離問話令到希利無從狡辯，即使他捱得住酷刑，也捱不住測謊試驗，何況他的同黨又紛紛指證他就是首領。

希利沒有辦法，只有照實說了。

原來當日希利和巴薩一行人等，組成了北極探險隊，表面的目的，大家一致以考古探險爲名，其實內部早已分成兩派。

希利一派暗地裏希望發現有利於他們的「財路」，例如發現鑛藏等。甚至發現萬年以前的古物，即如象牙等，也可以給他們帶來可觀的財富。但以巴薩爲首的「學士派」，眞正目的却是眞眞正正爲了考古，研究冰河遺跡等等，作爲對象。他們一直相安無事，直至到發現了冰河遺跡之後，便各懷鬼胎！

以希利爲首的一派，他們幾個人曾背着巴薩他們，偷偷到冰河遺跡去發掘，結果找到了那地下軍火庫。豈料就在他們發現了軍火庫的剎那間，巴薩無意中撞破了！

當時巴薩要將秘密告知領隊的哈里博士，但被希利反對。

爭吵中，巴薩被希利等人所殺。

後來他們曾將巴薩的屍體埋在附近的雪地之中，不知怎的被發現。

希利等人懷疑可能遭一個愛斯基摩人出賣，所以才派人找阿生問個明白。結果阿生證明照片中的人正是「神醫」。

至於希利等人又如何認識「神醫」？

原來希利等人發現了大批軍火之後，認爲此乃變相金鑛。於是先後殺了巴薩和其他二名反對他們的探險隊隊員，獨走漏了哈里博士。但在那冰天雪地中，他們肯定哈里遲早會被凍死！

後來各人潛返阿拉斯加州一處小鎮，改頭換面，先後到安科拉治市和非爾班克斯市等地方，以商人身份出現。

其實他們一直找買家——軍火主顧。這麼大批的軍火，他們當然很難找到一個大主顧，只有化整爲零。

每當有人光顧時，談好價錢他們就租用柯賓「北方航空公司」的飛機去冰河「出貨」！

由於「貨倉」如此秘密，令到他們充滿了安全感。豈料有一次，「提貨」的人發覺有個野人在那兒出現，當時他們本想殺他，後來發覺那是一個未開化的愛斯基摩人，所以只映了他的相片，回來向希利請示。

希利大爲憤怒，認爲他們不該放過此人。下次再見到他，一定要殺之滅口。

他的手下雖然記在心裏，可惜以後一直未再見此人，後來他們發現阿生等人，立施殺手，可惜他們反而墮機身亡。

等到最近，他們從報章上知道三俠與葛培爾之被救，均與那個土人有關，他們才覺得有查明究竟之必要，看看他有沒有洩漏冰河的秘密。想不到秘密果然洩漏出去了！

但是希利未落網之前，還未知道當局已發現了這麼多秘密，所以他才如此冷靜。現在他才知道巴薩的屍體竟也被拖到裏面去，分明又是那土人的傑作。

他一定是爲了覓食，才發現了巴薩的遺體。大概「神醫」當時亦以爲巴薩有得救，所以才把他由雪地挖出，拖入洞內施救。

後來他發覺巴薩死去多時，且因流血過多至死，所以放棄，只取去他身上一些物件。

想不到呂偉良他們就因爲這些物件，而獲得「神醫」帶路，無意中揭開了這驚天動地的大秘密！

但「神醫」爲什麼會不告而別？

也許他覺得文明人太不可靠，雖然他有一片原始的好心腸，但「我不害人，人害我」這心理的形成，可能由發覺希利等人的秘密開始。所以當他發覺數架飛機快要降落時，便不得不帶了妻子逃之夭夭！

人之初，性本善！「神醫」雖未開化，却有一顆良善的心。

希利這班人雖身爲科學家，但他們個個唯利是圖，爾虞我詐，但到頭來還是法網難逃！

眞相既然大白，有關方面要立刻採取行動，國際特警方面也不再反對。

但是呂林夫婦二人又如何？

他們至今仍無消息。

「H先生」既然已被證實是希利的化身，那麼，難道還有另外一個集團？

有關方面雖然加緊搜索，但無結果。

空軍接到國防部的命令，派出大批飛機，僱人到「冰河遺跡」去。

有關方面不但要將大批軍火運走，還要讓科學家們研究古代的冰河遺跡；當然也要追尋「神醫」的下落。

此外，他們還要把墮毀的「M二一六四A」小型機遺骸運回，供專家研究。還有就是尋求除了巴薩之外的其他探險隊員的屍體。

當然也包括了哈里博士的屍體。

空軍、空防部隊、州警察、國際特警、中央情報局、聯邦密探、民間的大學考古團等等，組成了一個臨時指揮部，在冰天雪地中設下了營帳，以利便工作。

但是，當各項工作正待展開之際，突然天空之上出現了兩架十分古怪的小型機。

這種小型機通常只可以坐一至二個人，美國農夫常用它散播殺虫劑。

空軍戒備單位立刻發出警告，但二架小型機未加理會。

二架軍刀式戰機升空兜截，用無綫電與機上人員連絡。

出乎意料之外，二架小型機的駕駛者竟是呂林二人。

呂偉良一架，林愛莉又是另一架，他們叫空軍軍機切勿開槍，他們機上有危險裝置。

阿生在地面指揮站上，聞訊大吃一驚！

臨時指揮部發覺二架小型機飛得古怪，幾乎是必然性的繞空飛行。

爲什麼？爲什麼他們來來去去只在這兒一帶的上空？

臨時指揮部方面的無綫電通訊專家，終於設法將頻率較正，與呂偉良、林愛莉二人所控制的飛機取得了連絡。

呂偉良說：他們每人被細綁在一架飛機之上，機上一切操縱儀器都是無綫電遙控的。他們根本無法動彈！

各人又是一個大意外，事前他們根本未想到飛機是遙控的。

「他們要怎樣？」阿生問他師父。

呂偉良道：「那傢伙是個狂人，他不許你們搬走軍火。」

「軍火是他的？」阿生又問。

「是的。我們二架飛機之上有自動遙控掣，只要你們搬軍火，他們就會按掣令到我們的

飛機撒下一種粉末！」

「那是什麼東西？」

「據說是一種化學劑，可以令到冰雪迅速溶解。他們估計過了，只要二架機上的粉末撒光，整個阿拉斯加北部的冰山立即溶解變成水，於是大量冰水沿住低地流成河，變成冰河。如果再遇上冷空氣立即又再凝結……」

「我明白了。」阿生焦急地打斷呂偉良的話頭，「他是個科學家？」

「不！他是個富翁。」

「爲什麼他要這樣？」

「他討厭戰爭。」呂偉良說，「年來他花了大量金錢收購軍火，將它投入大海，又收買歹徒爆炸各國軍火庫。」

「這是冰河，却非大海。」

「是我不好，我無意中說出了冰河中有大量軍火，原來給他查出是幾名手下出賣了他，偷偷將本來投入大海的軍火，收藏在此，他來不及毀滅了，才利用我們阻止你們……」

「他是個什麼人？」

「像我一樣，是個跛子。據說是在大戰時受傷的。」

阿生與呂偉良通話時，高華斯等人也在場，他們立刻遍查阿拉斯加州有沒有一個跛了足的富翁！警方手上似乎無此記錄。阿生一時之間也想不出如何可以將呂林二人平安救下來。

空軍軍機奉命遠離二架小型機，生怕機上可能還裝上了遙控炸彈。高華斯一邊設法找出神秘富翁之所在，一邊叫阿生如此這般——於是阿生開始用他們的方言跟呂偉良交談。他們相信神秘富翁只會聽英語。他們担心機上安裝了偷聽器，所以才叫阿生改用他們的方言交談。

本來正常情況下，即使不必裝偷聽器，對方也知道呂偉良的動態，因爲飛機和機上一切儀器皆可遙控，自然有無綫電通訊設備，讓他們了解呂偉良與警方的交涉過程。

但奇怪的是：那人一直未發過一言。

阿生用他們才聽得懂的廣東話問：「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我不知道。」呂偉良根本不熟悉這兒的環境。

阿生又問：「有辦法掙脫繩子麼？」

「我試過許多次了，沒有辦法。」

「試說說那出發地點的情形，要救你二人，必須先抓住他們。」

「那兒是個大農場，有個小型機場，在郊區北面。」

「安科拉治市北面？」

「不！可能是菲爾班克斯市北面。」

「看見河流麼？」阿生一直在看着一幅由高華斯攤開在枱上的地圖。

「飛行三分鐘後，見到一條很長的河。」呂偉良說。

阿生在地圖上一指。

那是橫貫阿拉斯加州的育空河。

高華斯等人已心裏明白，立刻帶了助手等人，奔出指揮部的帳幕，衝上空軍的直升機。

阿生叫呂偉良設法拖延一下。

這時候，呂偉良開始聽到殘廢富翁的聲音：「你們在談什麼？我完全聽不懂。」

呂偉良說：「我跟我徒兒交代一下，叫他勸軍方停止搬運軍火。否則我倆就會死得不明不白！」

那人通過無綫電通話機說：「現在你要叫他們將全部軍火炸毀！否則便由我動手，我花了不少錢請來大批科學家，經長時間研究，證明人造冰河的辦法可行。只要那機上的化學粉末撒下冰雪之上，不消數分鐘，便發生雪崩，比炸彈還更厲害，叫軍方別小睹我！」

「他們很相信你的話，所以……我從高處看下去，他們住了手。」

「那麼，叫他們佈下炸藥，把那大批軍火炸掉吧。」

「好的！讓我通知他們！」於是呂偉良又與地面通話。

其實那些儀器和咪高峯全在他面前，他的一言一語，不但被神秘富翁聽到，臨時聯合指揮部也一樣聽到。因爲無綫電的頻率已被較正成一樣的。

呂偉良這一次並未與阿生通話，因阿生乘另一架飛機離開了雪地，趕去找尋那個農莊。

呂偉良一邊在拖住神秘富翁，一邊問及他妻子的情形。林愛莉的飛機在他的頭頂之上約數丈處，同樣作圓周形的盤桓。

呂偉良問那神秘富翁：「你爲什麼憎恨戰爭？」

「戰爭毀了我的家，也毀了我一生。但我運氣太好，幹任何生意皆獲厚利，但又有何用？所以我數年前忽生狂想，將我的財富收買軍火，投諸大海。但後來……」

「後來又怎樣？」

「後來有人說我太笨，我的財產不足以購下全世界的武器。最少就買不到核子炸彈，如果大戰一旦爆發，地球同樣會被毀滅！於是我改變我的方式。」

「什麼方式？」

「請來科學家，秘密研究制止戰爭的方法。人造冰河即爲其中之一種。如果那一國發動戰爭，我便先令他們凍結。剛好世界上二個大國的北面都是冰天雪地，所以我肯定我的辦法可行。遲下我要他們將一切軍備解除，否則冰河時代將會提早數萬年先在他們國土出現！」

呂偉良覺得這辦法妙絕，他說：「你的人造冰河辦法，可是眞的有把握？」

「當然眞的。」

「可以試一試給我看麼？」

「當然可以，但空軍會在一開始時，開槍將你連人帶機擊落！」

「我願意犧牲！」

神秘富翁出奇地問：「爲什麼？」

「你太令我感動！」呂偉良說，「我本人已殘廢，死亦不足惜，只要你眞的能制止大戰的發生！」

「你早該說這句話，原來我們是志同道合的，……」以下再也聽不到對方的聲音。

呂偉良一連叫了幾次，仍無回音。

他正感到出奇，飛機突然南飛。

原來他們在通話的時候，高華斯等人已找到了育空河以南一個擁有小機場的龐大農場。

特警隊的迅速行動，令到神秘富翁有些措手不及。但是，他在輪椅上並未反抗，而且十分合作地下令控制塔將呂林二人的飛機安全回航，因爲他不忍殺他們。

這神秘富翁叫曉斯，他和呂偉良在無綫電中所講全是實情。一場驚險總算過去了，但呂偉良並不因爲他夫婦二人安然無恙而感到開心，反而悶悶不樂！

曉斯和他的手下落網了，三俠皆不知當局如何處置他。

不過呂偉良肯定他是個好心腸的人，他甚至擄了呂林二人之後，也不想牽連別人，所以才會致電阿生，叫他別冤枉好人。

三俠相對無言，尤其是呂偉良，更加茫茫然若有所失！

（全文完）

新派武俠連載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春秋筆

知子兵器譜

兵器譜上，記述了江湖上的名家武功，兵刄論評，尤其，對一些外門兵刄的奇妙之用，論列極詳，誰要熟讀了兵器譜，誰就能對江湖上百家武學，瞭解個十之七八。

所以，知子兵器譜，被稱江湖第一奇書。

傳說中，寫成這本兵器譜的名叫萬知子。

但萬知子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却是沒有人見過。

兵器譜上，有不少的記述，流傳入江湖，武林中不少門派，世家，都記下了那些傳說，而且，又傳諸門人，子弟。

不少人，化去了很大的工夫，去求證那些傳說，發覺了絕對正確。

因此，確定了江湖確有這一本奇書。

可惜沒有人能够得窺全豹，閱讀過全部知子兵器譜。

也許有人讀過全部的知子兵器譜，至少，那個人還未爲武林同道所知。

武林春秋筆，却更使武林中人警惕，它秉筆直書，記述了江湖中諸般事跡。

能爲春秋記述事跡的人，大都是江湖中聲威喧赫的人物。

但也有默默無聞的人。

春秋筆可以使一個受盡武林同道尊崇的大人物，在一日之間，聲名狼藉。

也可以使一個默默無聞的人，一夕成名，成爲江湖上最受敬重的人物。

春秋筆能在武林中建立了這一種權威，自然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重要的有兩個，一是春秋記述的是事實，絕不憑空揑造，有時間，地點，事實的經過，有些事還舉出人證，物證。

武林春秋筆

第二是，它很神秘，單是一支筆，絕對不能自動的寫出事實的經過，那必需要人動手，可是沒有人知那人是誰，他從不捲入江湖搏殺的恩怨，但好像有很多事，他都在場。

不在場的人，很難記述那麼詳細。

這就是武林春秋筆。

它揭穿了江湖上不少僞君子面具，使人看到了那僞善後面的醜惡，兇殘。

它也宣露了一個武林中眞正的俠士行徑，事跡，使你一夕成名。

這支筆，專以對付武林中人。

它揚善，却不隱惡。

對這麼一支筆，武林中人，都有些頭疼，也都有些畏懼。

不知道這世界上，是不是有眞正完美的人，大節無愧小疵難免，每個人，在他的一生中，都難免犯過錯誤。

尤其是年輕氣盛，練武有成的人，大都性情偏正剛烈，失之躁急，難免受人蠱惑，一步失錯。

聲譽越高的武林人，對春秋筆的顧忌也愈多。

幸好春秋筆的記述事跡，着重大節，包容了小疵……。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十年。

武林中的人事變幻，更爲快速，除了像少林，武當，四大世家，那種基礎雄厚，弟子衆多的大門戶，享名久遠之外，江湖上的新陳替代，都不會太久，多則十年，少則三五年，都會有一個轉變。

其實，少林，武當，四大世家那樣基礎雄厚的門戶，也有黯淡的時間。

現在，正是這樣的一個時刻。

少林，武當，兩大門戶的弟子，人才凋零，很少在江湖上走動。

武林四大世家，也由極盛轉入衰退。

江湖上的盛名，得之不易，維護更難，那要付出無與倫比代價，血淚斑斑，往事可攷。因此，從沒有一個門戶，世家，能夠永享江湖盛名。現在，如日中天，在江湖上最享聲譽的是無極門主青萍劍宗領剛。

立窰在襄陽府，隆中山下的無極門，佔地不過數十畝，談不上什麼宏偉，連僕從門人算上，也不過百來號人，比起江湖上那些壯大的門派，實在算不得什麼。

代表無極門威望，是大門上那塊橫匾額。

那只是上好松木做成的橫匾，黑漆金字，寫着「無極門」三個大字。

價值在那塊木匾下面的署名，包括了少林，武當掌門人，東方世家主人，丐帮帮主，排敎敎主，五個江湖上最具權勢的人物。

這一塊橫匾，托出了無極門在江湖上的地位，也托出宗領剛的身份。

無極門在江湖上本不算什麼大門戶，但因出了一個宗領剛，把無極門帶出了一個新的境界。宗領剛二十歲藝滿出師，把無極門一百另八招青萍劍法的神奇完全發揮出來，出道三年，就博得了青萍劍客的名號，三十歲那一年劍懲七兇，聲名更噪，三十二歲那一年，接掌了無極門掌門之位，同年娶了神行叟白梅的獨生愛女白鳳爲妻，加上岳家的威望，宗領剛又增加不少聲譽。

但使他成爲望重武林，名掩四海的事跡，是四十歲那一年，排解丐帮和排敎一場紛爭，以手中一把青萍劍，力挫排敎五大護法，丐帮四位長老，使丐帮，排敎，都在青萍劍威懾之下，握手言和，罷手息爭。

事後，江湖中，有人論起這件事，如不是青萍劍客排解了那場紛爭，雙方已經準備全力以赴，飛調各地精銳，準備一拚，這一場殺刼，如若不是宗領剛及時阻止，雙方都是擁有上萬弟子的大組合，這一戰拚下來，又會在江湖上造成一場大刼難，那是千百條性命大搏殺。

這件事，哄動了武林，也使得宗領剛聲名達到了極峯。

少林，武當的掌門人，對此事，十分感動，丐帮帮主，排敎敎主，事後檢討這件事，也覺着宗領剛帮了他們的大忙，聯合了東方世家主人，作了一塊五人署名的匾牌，這塊匾，使宗領剛聲威更振，也使得無極門在江湖上成了第一等的大門戶。今年，宗領剛四十八歲，正值有爲的壯年。但他近五年已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常年住在無極門中。盛名得來不易，太隆的聲望，使他心理上，有了太多的負担。

以一個小小的門戶，一躍爲武林中頂尖的門派，宗領剛變的十分謹愼，要保護這份聲譽，必需使無極門後繼有人，他留在府中，全心敎育下一代無極門中弟子。

宗領剛才華非凡，青萍劍法在他手中，又創出了很多精奇的招術。

無極門中，有四個才具非凡的人，一個是宗領剛的小師弟成中岳，名雖師弟，事實上，和宗領剛的年齡相差很多，今年不過三十歲，宗領剛師父，在收了這一位弟子之後，就臥病不起，成中岳的武功大都是宗領剛代師傳授。

第二個是宗領剛苦心覓得的一位弟子，名叫楚小楓，原本是一位書香門第的子弟，祖父作過一任府台，父親亦是舉人，詩書傳家，與武絕緣。這樣一個家庭，偏偏生了一個練武的奇材，宗領剛一見之後，認爲是極少見的練武骨格，遊說楚家，費盡了唇舌，才說服了楚小楓的父親，把楚小楓送入無極門學藝。

宗領剛沒有看錯，楚小楓果然是有着習武天賦，七歲入師門，今年十九歲，但已盡得青萍劍客的眞傳，再加細小受詩書薰陶，雖然習武，但却未棄文事。

第三個叫董川，出身習武之家，父親作過鏢師，中年改行經商，賺了不少銀子，廣置田產，落戶盧州，董川之父，慕宗領剛之名，親率董川，登門求師，宗領剛看董川稟賦甚佳，收入了門下。

第四個就是宗領剛和白鳳的愛子宗一志。

宗領剛對四人的期望很大，留在府第不再外出，用心就在培養四人。

小一輩三個師兄弟中以董川年紀較大，現年二十三歲，也是無極門中下一代首座弟子。

宗領剛看得很清楚，無極門中十二個弟子，能夠調敎成材的，只有這三個人。

所以，他留在府中的數年時光，集中精力培養三人。不但對練功督促甚嚴，而且，還借用了藥物之力，培　固本，也常把江湖上人人事事，講述給三個人聽。

三個人，雖然未離開過隆中山，但對江湖中的事務，却知道不少。

宗領剛寄望成中岳能撐住無極門的門戶，在三小手中能把無極門發揚光大。

殘酷江湖，不少具有非凡才華的人，辛辛苦苦創出的基業，不知惕勵自固，不是在自己手中敗亡，就是人亡基毀，星散江湖，有如曇花一現。

宗領剛希望能保持住這份成就，使無極門，能像四大世家，少林武當等大門戶一樣，永享盛譽，至少，也能風光數十年，傳個三兩代，把無極門光大起來。

這方面，白鳳帮了他不少的忙，老岳丈神行叟白梅，對他的輔助更大。

董川，楚小楓，宗一志，並稱無極門中小三傑，確也能秉承師訓，全力以赴，每個人都有着使宗領剛滿意的成就。

這日，宗領剛考驗過三人的劍法之後，禁不住臉上泛起了一片歡愉的笑容。把三人叫到身側，和悅的說道：「這五六年來，我很少到江湖上走動，就是希望能把你們調敎成材，我的苦心沒有白費，你們對青萍劍法，都已練到了相當火候，功力也都到了可以收發隨心的境界，但武學無止境，我希望你們，不要因我這幾句嘉獎，懈怠不進。」

三小躬身領命。

宗領剛拂髯一笑，道：「明天，我要傳授你們暗器鐵蓮花，爲師憑青萍劍法，和二十四枚鐵蓮花，在江湖上，闖這出了點名氣，自信一生所爲，仰不愧天，俯不怍地，暗器雖然有欠光明，但對付宵小，應付伏擊，有時不得不用，我在鐵蓮花上，有幾種特殊的手法，專以對付敵人暗器襲擊之用。希望你們都能學得神髓，青出於藍，也不負我這一番心願了。」

董川躬身道：「師門情重如山，恩深似海，弟子身受培育，感戴莫名，日後自當爲師門聲譽全力以赴，使我無極門永遠屹立江湖。」

宗領剛點頭笑道：「好！希望你們有這份豪情壯志，這五年來，你們爲了練武都沒有離開過迎月山莊一步，連兩年一度的省親假期也取消，明天，爲師帶你們到山中行獵，順便傳你們鐵蓮花的手法。」

三個年輕人，被關在迎月山莊五年未離開過一步，雖然迎月山莊中樣樣俱全，但也悶的發慌！聽說明日可以到山中行獵，心中那份高興，立刻浮現於神色之間。

宗領剛也很高興，笑一笑，道：「你們可以早些休息了，明天咱們一早離莊去行獵。」

言罷，轉身而去。

宗一志雖然是宗領剛膝下愛子，但宗領剛對三小的相待，却是一視同仁。

董川目睹師父去遠，回頭對宗一志說道：「小師弟，這幾年來，你和我們一起住在後園之中，師娘雖然近在咫尺，但却見面不多，師父適才之言，已隱隱說明，咱們劍術已成，再練好師父鐵蓮花暗器，咱們大概就藝滿出師，你先去看師母，順便替我們代向師母請安。」

宗一志道：「小弟遵命。」

董川目光轉到楚小楓的身上，道：「二師弟，你去馬房，把師父去年送給咱們的三匹馬，牽出洗刷一下，我去打掃花廳，然後，咱們一起到莊後去洗洗馬。」

楚小楓一躬身，道：「小弟領命。」

迎月山莊中，雖然有不少僕婦用人，但宗領剛却要求門下弟子個個自立生活，除了炊事由厨下供應之外，洗衣洒掃却自行料理。

楚小楓行入了馬房。

這座馬房很好，飼有三十匹好馬。

宗領剛名動天下，這些馬大都是別人送。送的馬有個特點，那就是一定是匹好馬。宗領剛把這些馬，分配給門下弟子。

看馬房的老陸，似乎是很大年紀，鬚髮如銀，但他精神很好，很大的馬房，每時每刻都打掃得乾乾淨淨。

老陸的一間小室，就搭建在馬房門口。

這時，正是夕陽殘照的時刻，老陸坐在馬房外面的木櫈上，迎着金色的夕陽，正吸着旱烟袋。他臉上帶着一份和藹的微笑，似乎是很滿足目下牧馬生活。

「楚公子，要溜馬。」老陸取下嘴上的旱烟袋。

楚小楓笑一笑，道：「不！我們洗馬，明天，師父要帶我們去山中狩獵。」

老陸哦了一聲道：「你們不再練劍了？」

楚小楓緩緩在老陸對面一張木櫈上坐下道：「明天，師父開始傳授鐵蓮花暗器手法。」

老陸點點頭，道：「那是說，你們的劍法，已經出師了。」

楚小楓道：「我不知，師父沒有說過。」

老陸磕去烟鍋中的烟灰，又裝了一袋烟草笑道：「楚公子，你要洗幾匹馬？」

楚小楓道：「三匹，大師兄的一匹，還有一志師弟的一匹。」

老陸道：「好！我帮你洗。」

楚小楓道：「不用了，陸老伯，我陪你聊幾句，自己去洗，三匹馬用不了多少時間。」

他的彬彬有禮，使老陸臉上閃掠一抹奇異的神色。但只一瞬而逝。

楚小楓沒有看到，其實，就算是看到了，他也感覺不出什麼？

老陸吐出一口烟圈，道：「楚公子，你看這夕陽燦爛，晚霞流照，只可惜太短促，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他似乎有着無限的感慨，言來隱含悽楚。

楚小楓眨動了一下星目，道：「陸老伯，你讀過書？」

老陸若有警覺，呵呵一笑，道：「那是年輕時候的事了，算起來，已經五十多年了。」

楚小楓道：「陸老伯，你不像是一個看守馬房的人？」

老陸吐出一口烟圈，道：「楚公子，命不由人，老朽已經替人看了幾十年的馬房了，大半生的歲月，也都耗在牧馬之上。」

楚小楓忽然間感覺到這位看馬房的老人，有着一種和他身份完全不同的氣質，洗的發白的土布衣衫，和低微的牧馬工作，掩遮不住他那一雙洞察事機，看透人生的目光，和那股仰之彌高，細杳無形的氣勢。

這大概也就是所謂很多種氣質的一種。

氣質，觸之無物，望之無形，這要憑藉着靈性或經驗去感受出來。

楚小楓沒有經驗，但他却具有常人不及的靈性，這是天生的頴悟，再加上後天培養出來的感覺能力。

輕輕吁一口氣，楚小楓緩緩說道：「陸老伯，我好笨，好笨，我們常常見面，好像有很多年了，今天，我才發覺老伯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老陸似乎是未料到楚小楓領受到如此之多，不禁呆了一呆，道：「孩子，你過來。」

轉身行入居室之中。

室中的佈設，也很簡單。

一張木榻之外，就只有一張木桌和兩張竹椅。但却打掃的很乾淨。木榻上的被褥，雖然顏色盡褪，但却沒髒亂之感。

楚之楓暗暗忖道：他年紀很大了，照顧那樣多的馬匹，還能把茅舍中打掃的如此清潔，實在要很勤快才行。

老陸由枕底抽出一本已經變黃的絹册，笑一笑，道：「孩子，你答應我幾件事好麼？」

楚小楓恭謹的躬身一禮，道：「老伯吩咐，小楓能辦到的决不推辭。」

老陸道：「別和人談起我的事，就像我們過去相見一樣的平淡。」

楚小楓道：「這個，小楓可以答應，但小楓以後是否可以常來向老伯請領敎益呢！」

老陸歎息一聲，道：「孩子，今天，老朽已失態很多，咱們只有這一面之緣了，孩子，以你的造詣，大概已可領受這本絹册上的記述，記着，你只有兩天的時間，看完這本書，記在心中，然後，燒去它，不許讓任何人知道，也不許和任何人談起，包括你師父在內。」

楚小楓道：「哦！」

老陸道：「上面記述的武功，你可以練習，但必須答應我，不論你有多少成就，一年之內，都不許施用。」

楚小楓心中一動，道：「陸老伯，如是小楓遇上了性命交關危險呢？」

老陸道：「也不許施用。」

楚小楓道：「一年之後呢？」

老陸點點頭，道：「可以用，但別忘了你是無極門中的弟子，很多武功，都是由無極門中招法變化而來。」

楚小楓道：「小楓明白了！」

老陸道：「忘了我，孩子，就像你沒有見過我一樣。」

緩緩把絹册交入了楚小楓的手中，接道：「老夫的年紀大了，眼花，耳背，記憶衰退，實在記不得在那裏見過你，我也看不清楚你的人，也從沒有聽過你的聲音，孩子，天下有很多很多像你一樣的年輕人，你和他們一樣，對老夫十分陌生。」

楚小楓道：「小楓明白老伯的意思。」

老陸道：「明白就好，孩子，收好絹册，牽馬去洗吧！你大師兄就快來了！」

楚小楓道：「老前輩……」

老陸平和的臉上，突然泛起了一片冷肅之色，道：「記着老夫的話，那絹册必須在兩天內燒去，如若不聽老夫之言，必有大禍臨身，你去吧！由此刻起，老夫根本不認識你。」說完話，轉身而去。

楚小楓呆一呆，收好絹册，轉身而去。他三匹馬還未洗好，董川和宗一志已先後趕到。

對宗一志的趕來，楚小楓有些意外，笑一笑道：「師弟，你沒有去看師娘？」

宗一志道：「小弟看過娘了，我娘說，我雖是父親的兒子，但也是無極門中弟子，一切事，都要和別人一樣，在沒有行過藝滿出師大禮前，我們誰也不能特別……」

笑一笑，接道：「大師兄，小楓師兄，我

娘已經吩咐管事，鳩工興建了一座精舍。」

董川道：「興建精舍，爲什麼？」

宗一志道：「我娘說，咱們學藝時，都是學徒的身份，一定要親自動手，弄成勤勞習慣，所以，洗衣，溜馬，都要我們親自動手，但我們一旦行過出師大禮，咱們算長大了，那要一座很好的房子，生活瑣事，都不用咱們再動手了。」

董川道：「師門恩深似海，眞叫人報答不盡。」

宗一志低聲說道：「大師兄，聽我娘口氣，等我們行過藝滿出師大禮，師父好像還要帶咱們到江湖上去歷練一番。」

楚小楓放下手中馬刷子道：「眞的麽？」

宗一志道：「自然是眞的了，聽說，要帶我們去參加一個什麼大會，順便還要帶我們到江湖上走走。」

董川微微一笑，道：「師父明天帶我們出獵，一方面傳授我們鐵蓮花手法，一方面，也要攷較一下我們的武功，師父劍法，博大精深，我這個作大師兄的，在師父指敎下學了十幾年的劍，但總覺得還未能盡得神髓。」

宗一志笑一笑，說道：「大師兄，你也不要自謙了，其實，我爹對咱們的成就，都很滿意……」

董川接道：「小師弟，你從師父處聽到過什麼？」

宗一志道：「我聽成師叔說，爹和他談過咱們，師父很滿意咱們的成就，他說大師兄已經得了師父大部份的眞傳了。」

董川雖然極力的控制心中的喜悅，但眉宇間，仍然禁不住掠過一抹歡愉之色。

宗一志接道：「師父說，大師兄功力，劍法，都進步很快，已得師父所能十之八九，小弟只得十之六七。」

董川回顧了楚小楓一眼，道：「小師弟，師父談過你七師兄麽？」

原來，楚小楓在無極門十二個弟子中排行第七，宗一志是最小的一個，排行十二。

他們三個人，才華出衆，被宗領剛特別安排在一處，其他九個師兄弟，大都感覺才質難和三人相比，也都心安理得，但內中却有兩個人，心中極是不忿，一個是無極門中的老二，一個是老九。

這兩人，才慧强過其他七人，但却又不及董川等三人很多。

宗領剛威嚴正直，因才施敎，兩個人心中雖然不忿，但却是敢怒而不敢言。

再說宗一志聽得董川的問話，沉吟了一回，道：「師父說小楓師兄很奇怪，看不出他有多少成就，他似是很聰明，但劍招太純，不若大師兄的凌厲。」

楚小楓急急說道：「大師兄，小弟才智，怎能和大師兄相提並論，我心中明白，如若小弟有些成就，也不過和一志師弟相若，却難望大師兄項背。」

董川微微一笑，道：「七師弟，你不用謙虛，我這個大師兄也看得出來，你的劍法，在純樸之中，含着機變，那才是劍法中至高的成就。」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大師兄誇獎了。」

董川微微一笑道：「咱們師兄弟，誰的成就高，都是自己人，用不着擺在心上，但師父這幾年，確實費盡了心血造就咱們，不但在武功上，督促我們極嚴，單是遍覓天下的靈丹奇藥，都足以使咱們感激終身了。」

楚小楓道：「大師兄說的是，師父對咱們沒有話說，這些恩情，咱們窮一生，也報答不盡。」

宗一志帮助楚小楓洗過了三匹健馬。回到了宿住之處，天色已到了初更時份。

楚小楓心中很急，他急欲要看那本絹册。

他想不出絹册上寫的什麼，但却知道那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好的是三個人，各自分住一間房子。

楚小楓每天有看書的習慣，所以，靜夜孤燈中，常常秉燭夜讀。

但他還是很小心，拏一本易經放在桌上，然後，才打開那羊皮絹册。

那是七招劍法。

有很多地方，顯然已給人故意用手法毀去，看不出這七招劍法的來歷，出處。

絹册被毀去不少，但却無損於劍法完整。

楚小楓人本聰明，記憶力也好，那絹册上一共只有七招劍法，每一招兩頁，一頁上畫圖，一頁上寫字，解說那一劍的變化，每一招含有七變，七七四十九變。

絹册上沒有署名，也沒有說出甚麼劍法。

楚小楓只看了三遍，那絹册每一個字，每一個圖，都已經深印在他的腦際。

燒去絹册，熄去燈火，閉上雙目，想睡一覺，明天，還要隨師父出獵，和學習師父鐵蓮花的手法。

他的劍法，已經有相當的基礎，那七招劍法，被他熟記於心中之後，就像是播下了七顆種子。

那七招劍法，在他腦際中開始萌芽。

那是很痛苦的經歷，七招深植腦際的劍法，就誤了楚小楓的睡眠。

他很想睡，但却一夜沒有闔眼。

腦際中，完全是那七招劍法在打轉。

不想還好，這一想，只覺那七招劍法，山藏海納，包羅了無窮用途。

他想的深入，竟不知天色已亮。

直待董川在室外喊叫，楚小楓才急急起來梳洗。

趕到院中，宗領剛早已先在，宗一志牽着三匹馬，肅立一側。

楚小楓急行一步，拜伏於地，道：「弟子貪睡，有勞師父久候。」

宗領剛揮揮手，道：「你起來。」

楚小楓道：「師父恩典。」

宗領剛微微一笑，道：「你出身書香之家，喜歡讀書，我知道你常秉燭夜讀，深夜不寢，昨夜是不是讀書太晚？」

楚小楓道：「弟子閱讀不久，但想到今日要隨師父入山狩獵，心中太過興奮緊張，竟然一夜難眠。」

宗領剛點點頭，道：「我看得出，你眉宇間興奮中微帶倦意，正是一夜間在想心事。」

楚小楓暗叫了一聲慚愧。

他不願對師父撒謊，但却又無法不守住和老陸的約言，不能洩漏。

宗領剛抬頭望望天色，道：「走！天已經不早了！」

師徒四人，離開了迎月山莊。

宗領剛一馬當先，帶路而行。

這幾人在迎月山莊一口氣住了四五年，就未離開過那山莊一步。

此刻但見藍天，白雲，晨風拂面，使人有着心情一暢的感覺。

這些地方，離迎月山莊不太遠，但董川等三人，却從未來過。

宗領剛翻身下馬，董川急急趨前，接過韁繩。

這是半山中一片平坦的草地，一面是樹林子，一面立壁。

宗領剛笑一笑，道：「這不是好獵場，再向上，就無法騎馬了，咱們要步行登山。」

一面示意三人，把馬匹拴好。

宗一志低聲道：「爹，咱們要打什麼？」

宗領剛笑道：「這林後面，盛產胡蜂，長逾半寸，尾針奇毒，我要借那些飛行奇速的胡蜂，傳授你們暗器手法。」

宗一志道：「原來如此，我還以爲爹眞的帶我們來打些山禽野兎，一面舒展一下筋骨，一面給我們加菜下酒呢！」

宗領剛輕輕吁一口氣，道：「鐵蓮花雖不是什麼歹毒暗器，但却在我手中，創出了一種迴旋手法，十二枚鐵蓮花繼續迴旋飛出，可以拒敵暗器，也可以寡敵衆，但這手法不易，用勁，取準，都需要具有一點才慧才行，尤其是那種迴旋的勁道，完全是一種巧勁，畫虎不成反類犬，這手法雖然巧妙，但如學得不好，貽笑大方不說，反而會傷了自己……」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如是你們三人能够配合運用，我相信更具妙用，我帶你們到胡蜂出沒之區，先施展一下給你們看看，然後，再傳你們手法，用勁。」

他雖然未說的太明顯，但話中有話，董川和楚小楓都聽得心中明白。

無極門十二弟子中，只有他們三個人，具有學這門手法的功力，智慧。

但宗領剛不能在迎月山莊中傳授他們這種手法。

穿過樹林，別有天地，景物忽然一變，只見一片亂石荒草的空地上，盛開着各色山花。

一片嗡嗡之聲，不絕於耳。

好大的胡蜂，不停在山花中嗡嗡飛舞。

上百隻的胡蜂，每一隻都有半寸以上。

宗領剛道：「你們各自小心，這些巨蜂毒性强烈，十分兇猛，不過，只要避開牠，牠也不會無故傷人，我如施放出鐵蓮花，激怒牠們，雖然，牠們會大部份撲追於我，將波及你們，你們練了十幾年的劍法，但却從無和人動過手，今日，你們先對付這些巨大的胡蜂……」

一面由懷中取出個玉瓶，倒出六粒藥丸，接道：「這是除毒丹，你們每人服用一粒，一且有人被螫傷，千萬不可逞强，要立刻說出來，由未受螫傷的人，保護他退出樹林。」

董川道：「咱們退入林中，手脚施展不開，胡蜂追上，豈不是更大吃苦頭。」

宗領剛道：「我帶你們到這個地方，就是因爲這是個很奇怪的地方，這些胡蜂，結巢之處，都在對面的斷崖，削壁之間，這和一般的胡蜂，喜歡在林中結穴，完全不同，更奇怪的是，這一羣的胡蜂，也只限在這一片空地上活動，牠們從不飛到那片樹林。」

楚小楓一皺眉頭，欲言又止。

宗領剛有着很豐富的閱歷經驗，他的看法，自然是比自己正確。

師父既然帶了來這個地方，自然不會有錯，山川與谷中，有很多奇怪的生物屬於自然造化之秘，也許這地方是其中之一。

楚小楓忍下了心中的疑慮。

董川瞧出了楚小楓的奇異神色，低聲道：「小楓，你在想什麼？」

這時，宗領剛已舉步行入花叢中去。

楚小楓低聲道：「大師兄，小弟心中本來有些奇怪，但想想師父的廣博見聞，豈是我們能及，跟着師父行動，自然是用不着我們再費心了。」

董川哦了一聲，道：「小楓，說說看，你的想法。」

楚小楓道：「大師兄一定要小弟講麽？」

董川笑道：「你讀書多，胸羅豐博，說出你的看法，也讓大師兄一開茅塞。」

楚小楓道：「大師兄，這地方是不是有些奇怪？」

董川回顧了一眼，道：「很多的山花，彩色艶麗，和別處有些不同，是眞的，除此之外，愚兄再瞧不出什麼了。」

楚小楓道：「就是這些山花，色彩太繽紛，品種太複雜，所以，小弟覺着，這些奇怪山花，不是自然生長的。」

董川呆了一呆，但他很快接受了楚小楓的觀念，低聲對小楓道：「你是說有人種的？」

楚小楓道：「是！如若這山花是人種的，這些體積奇大的胡蜂，當然也是人養的了。」

董川又是一怔，點點頭，未作回答。

楚小楓道：「如是小弟的推論成立了，那就有兩個問題，叫人推索了。」

董川道：「哦，你說說看，什麼問題？」

楚小楓道：「是什麼人種了這些山花，養了這些胡蜂？」

董川道：「第二呢？」

楚小楓道：「那個人，是植花爲了養蜂，還是養蜂爲了植花，他用心何在？」

董川道：「小楓，人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看來是古人誠不欺我。」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大師兄過奬了。」

宗一志就站在董川的身側，也聽到了兩人的談話，急說道：「大師兄，七師兄說的有道理，這些要不要告訴師父？」

董川道：「應該報告師父……」

這時，宗領剛已經行出了兩丈開外，高聲說道：「你們留心看着，廻旋鐵蓮花。」

喝聲中，身子突然向前一傾，右手中飛出了一片寒芒。

緊接着，片片寒芒，連續飛出。

一片片鐵蓮花之間，保持了一尺左右的距離，形成了一道半圓形的綿連光圈。

鐵蓮花飛往之處，遊飛花上的胡蜂，不是軀體分裂，就是被打成粉身碎骨。

這一來，立刻激起了胡蜂的反應，立時轉向宗領剛撲了過去。

但聞一陣嗡嗡之聲，不絕於耳，上百隻的胡蜂齊向宗領剛撲去。

宗領剛也許爲了使董川等看清楚他的手法，所以，他打出的鐵蓮花很慢。

那眞是很神奇的手法，鐵蓮花在空中飛旋了一陣之後，又飛回到了宗領剛的手中。

羣蜂飛集，穿過了鐵蓮花飛過的空隙，直向宗領剛身上撲去。

宗領剛被形勢所迫，急揮左手，拍出了一掌。

他內力强大，這一掌，力道奇重，帶起了一片嘯風之聲。

强猛的掌風，震退了近身羣蜂。

第二輪的鐵蓮花接着出手。

這一次是快速手法，但見一道弧形的寒芒，旋飛在蜂羣之中。

寒芒過處，蜂屍紛飛。

强烈的破空金風，使得接近鐵蓮花的胡蜂，都被震蕩開去。

連環廻旋鐵蓮花，愈轉愈快，破空的金風也越來越强，終於構成了一圈强烈的金風，把宗領剛給圈在了一片金風之中。

十二個鐵蓮花，在快速的旋轉之下，由綫成面，宗領剛整個的人，都被圈在了一片金芒之中。

人與胡蜂，完全隔開。

胡蜂雖然兇悍，但在强勁的金風逼迫之下，難再向前進撲，只有在鐵蓮花外面打轉。

很意外的是，那些胡蜂並沒有和一般的蜂羣一樣，受驚之後，四下飛竄，見人就螫，却集中攻向宗領剛一人。

董川和宗一志，都被宗領剛奇異的手法吸引，只看的目呆神凝。

想到一旦練成了這樣的手法，當眞是傲視

江湖，舉世無匹。

楚小楓却是看的大感奇怪，暗道：「這蜂羣在傷亡纍纍之下，却無驚慌紊亂之狀，這那裏像山野間生長的胡蜂，似乎是久經訓練的戰士一般。」

難道這些胡蜂，眞是人養的不成？

心念轉動之間，忽見那愈聚愈多的胡蜂，突然轉身而去。

一陣嗡嗡之聲，逐漸遠去　片刻間，飛的一隻不剩。

宗領剛似乎是也有警覺，收了鐵蓮花，站起身子。

董川，宗一志，急步奔了過來，道：「師父，這大概是天下最高明的暗器手法了？」

宗領剛沒有立刻回答，却凝注在胡蜂飛往的地方，呆呆出神。

楚小楓緩步行了過來，低聲道：「師父，這羣胡蜂有些奇怪？」

宗領剛點點頭，道：「是有些奇怪，不像是胡蜂……」

只聽一個清脆的聲音，傳了過來，接道：「是胡蜂，不過，牠們是受過訓練的胡蜂。」

轉頭望去，只見一個十四五歲，頭梳雙辮身着青衣的小姑娘，站在兩丈外的花叢中。

那是個很美的小姑娘，尤其一對明澈的大眼睛，深邃的像一泓清水。

宗領剛道：「這些胡蜂是什麼人養的？」

青衣小姑娘右手一甩捏在手指中的小辮子，接口說道：「一個很難纏的人，你闖了大禍啦……」

宗領剛哦了聲，道：「什麼大禍？」

青衣小姑娘道：「這些胡蜂都是經過他特別選擇的品種，爲了養這些異種，由很遠的地方，移植來這些奇花，你却把人家苦心培植的胡蜂，作爲練習武器的靶子，打死了他很多的胡蜂，想想看，他如何能饒得了你？」

宗領剛道：「這麼說來，確是在下的不對了！」

青衣小姑娘淡淡一笑，道：「幸好他不在，如若他在此地，看到你打殺他如此衆多的胡蜂，只怕早就要了你的命。」

宗領剛道：「這麼兇麼？」

青衣少女道：「不錯，他本來就很暴躁，這些胡蜂，又是辛苦了十年的成就，你剛才一陣打殺，至少，傷害了五分之一的胡蜂，唉！這對他的傷害太大了。」

宗領剛接口問道：「這些胡蜂，似非中原之物……」

青衣少女接道：「本來就不是中原之物，如若是中原之物，也不會有這麼珍貴了。」

宗領剛道：「姑娘，這些胡蜂很兇惡，毒性也很強烈，就算是在下傷了一些，也不算什麼大事，如是養蜂人一定要在下賠償，在下一切遵命就是。」

他是目下最受武林中敬重的人，但却是那麼和氣。

青衣少女搖搖頭，道：「你賠不……」

突然神色一變，住口不言。

宗領剛心中警覺，回頭看去。

只見一個身着灰袍老者，正由林外行來。

看他還遠在六七丈外，但不過一眨眼間，已到了宗領剛的身前。

宗領剛心中震動了一下，暗道：好快的身法。

他閱歷廣博，見識過武林中一流高手，也是輕功絕佳的人，但他沒有見過這樣快速的身法。

他幾乎沒有看清楚，他是如何走到身前。

灰袍人兩道目光，轉注到地下的胡蜂屍體之上，臉上的神色更見冷漠。

那個灰袍人並不難看，只是他全身上下，似乎是都散着一股冷肅的殺氣，此刻，神情更見冷厲。

宗領剛皺皺眉頭，欲言又止。

他是一代宗師，身份不能不保持些威嚴。

那灰衣人對地上的胡蜂屍體，看得很仔細，似乎是還在暗中計數。

一種沉默的緊張，在四週散佈。

沒有人說一句話，但一種冷肅的殺氣，使宗領剛不得不運氣抵拒。

灰衣人緩緩把目光轉注到那青衣少女的身上，道：「誰殺了我的胡蜂？」

宗領剛不能不說話了，輕輕吁一口氣，道：「在下殺的，不過事出無心。」

灰衣人臉上閃掠過一抹淒凉的笑意，但立刻又變成了濃重的殺氣，道：「爲什麼？我這些胡蜂從不飛出傷人，這裏密林重隔，我養的胡蜂，從不飛離這百丈的方圓，是你找來這裏，打殺了牠們？」

宗領剛臉色十分尷尬，輕輕吁一口氣，道：「在下從沒有見過養胡蜂的人，所以，想不到這是有主之物，如今大錯已鑄，閣下有什麼條件，可以說出來。」

灰衣人道：「你賠不起……」

語聲一頓，接道：「你是無極門中的宗掌門人，是麼？」

宗領剛道：「在下宗領剛。」

灰衣人道：「爲這羣胡蜂，和這些毒花，化去了我七八年的時間，如今，却被你在一刻間傷去近半，你說兩句抱歉的話，就算完事了麼？」

宗領剛道：「這麼吧，這些胡蜂由何處取得，在下遣人，再去替閣下找一些回來。」

以他身份之尊，這等忍氣吞聲，非有虛懷若谷的胸襟，實難辦到。

只見灰衣人搖了搖頭，冷冷地一哂，道：「不行，……」

宗領剛哦了一聲，道：「咱們怎麼作，才能使得閣下滿意？」

灰衣人搖搖頭道：「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能使這些死去的胡蜂復生。」

宗領剛道：「這一點，在下無法辦到，不敢承諾。」

灰衣人道：「所以你只有一條路好走。」

宗領剛道：「請教？」

灰衣人淡然地說道：「死！替這些胡蜂償命。」

他說話的聲音很平靜，平靜的就像在說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和他完全無關的事一樣。

宗領剛道：「區區這幾隻胡蜂，就要傷一條人命，閣下不覺着太過份了麼！」

灰衣人道：「過份，這些胡蜂一樣有生命，牠們也死的很無辜。」

董川忍不住接口說道：「這位前輩，幾隻胡蜂，怎麼能和人命相比？」

灰衣人道：「那是你的看法，但在老夫的眼中，這些胡蜂比人可愛得多了。」

董川還待接口，但見宗鎭剛一臉冷肅之色，頗有責怪他多口之意，立時把出口的話，嚥了回去。

宗領剛輕輕吁一口氣，道：「閣下，除了替這些胡蜂償命之外，還有沒有別的辦法？」

灰衣人搖搖頭，道：「你不能使牠們復生，也不能再替我找到這多胡蜂，橫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

宗領剛笑一笑道：「在下不懂胡蜂，不過，我想，這胡蜂不是什麼奇禽珍獸，在下可以託幾個朋友，替我找找。」

灰衣人道：「哦！」

宗領剛道：「有句話，閣下說的不錯，這些胡蜂也是生命，牠們又不飛出傷人，在下傷了牠們，是在下之錯，所以，在下希望閣下給我三個月限期，我一定送上這些胡蜂。」

灰衣人道：「三個月？」

宗領剛道：「三個月，在下相信一定可以替閣下送來一批胡蜂了。」

這時，那青衣少女突然揷口說道：「歐陽伯父，他既然有把握在三個月之內，賠出你的胡蜂，何不答應他三個月的限期。」

灰衣人道：「他賠不出來的！」

青衣少女道：「歐陽伯父，你就答應人家吧！這個人既是一門之主的身份，自然不會跑了。」

灰衣人道：「好！看在你這丫頭替他說情份上，我答應了，妳帮我和他們談好條件。」

竟然舉步而去，未回顧一眼。

那青衣少女目睹那灰衣人背影遠去之後，才輕輕吁一口氣，如釋重負的說道：「很奇怪，你大概是武林中很有名望的人吧！」

宗領剛道：「薄有虛名罷了！」

青衣少女道：「從來沒有見過他對一個傷害他的人如此客氣過。」

宗領剛道：「傷害他，我……」

青衣少女接道：「你殺了他的胡蜂，就是傷害了他。」

宗領剛道：「姑娘，這胡蜂，對他很重要麼？」

青衣少女道：「很重要，他要靠胡蜂採的毒蜜——」

若有警覺，突然住口不言。

宗領剛道：「姑娘，這位歐陽老人家的大名，可不可以告訴在下。」

青衣少女搖搖頭道：「別人都稱他歐陽先生。」

宗領剛低聲自喃道：「歐陽先生，歐陽先生……」

青衣少女笑一笑，說道：「你是無極門的人？」

宗領剛道：「我是無極門的掌門人，就住距此不遠的迎月山莊之上，三個月內，在下一定送一些胡蜂到此，在下就此別過了。」

青衣少女低聲道：「慢着，你到那裏去找胡蜂？」

宗領剛道：「這些胡蜂，也不是什麼珍貴之物，大概不難找到吧？」

青衣少女道：「你錯了，這胡蜂不是中原產物，你要找到這些胡蜂，必須遠走西域，這一來一去，至少要半年十月的工夫，你輕易開出這等三月送到胡蜂的承諾！」

宗領剛一皺眉頭，道：「姑娘，這些胡蜂中原雖然很少，但在下相信深山大澤之中，可以找到這樣的胡蜂。」

青衣少女搖搖頭，道：「那不同，這是一種極難尋找的特種胡蜂，牠們具有着相當的靈性。」

宗領剛道：「哦！」

青衣少女道：「歐陽先生對你是已經相當客氣了，在我記憶之中，他從來沒有對人這麼客氣過。」

宗領剛道：「這麼說來，他對我還算青眼有加了。」

青衣少女道：「不錯啊！但你若違背了三月送還胡蜂的承諾，那就很難說了，他一生之中，最討厭的，就是不守約言的人。」

宗領剛沉吟了一陣，道：「姑娘，這些胡蜂，既不採蜜，又很兇悍，歐陽老人家養牠也不過是一種興趣，在下如若還不了胡蜂，極願備二份重禮，前來請罪，不知姑娘可否在老人家面前，替在下美言一二？」

青衣少女沉吟了一陣，道：「本來，你打死他如此衆多的胡蜂，我認爲，必定會激起他的怒火，想不到，他竟然沒有發作，不過，他養這些胡蜂，對他的關係很大，決非你所言，他是興之所致。」

這位小姑娘的年紀不大，但她口齒淸晰，說來條理分明。

宗領剛心中暗道：隆中山下，離迎月山莊十餘里處，住了這麼一位養胡蜂的高人，而我竟然一無所知，想起來眞是慚愧的很。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姑娘，能不能告訴在下，老人家養這些胡蜂和他有些什麼重大關係？」

青衣少女道：「他養這些胡蜂，是要救一個人！」

宗領剛呆一呆道：「救人，救什麼人？」

青衣少女歎息一聲，道：「我不能再說了，我已經說的太多了。」

宗領剛道：「唉！這麼說來，在下眞是罪過了。」

青衣少女道：「唉！你在江湖上，大概很受人敬重。」

宗領剛道：「不敢當，武林中的朋友，都還看得起我。」

青衣少女道：「但願他不會計較你剛才的承諾。」

宗領剛點點頭，道：「姑娘，如若眞如你所言，中原的深山大澤之中，找不到這些胡蜂，在下三個月之內，定當來此謝罪。」

青衣少女道：「這個太久了，半個月來吧：我會在這半個月中，看到他最高興的時候，替你談談這件事。」

宗領剛道：「好吧，那就多謝姑娘。」

青衣少女道：「希望你能守約定，半個月之後再來一次。」

宗領剛道：「好。一言爲定，不論如何，下在在半月內，一定來一趟。」

青衣少女道：「你們住在什麼山莊啊？」

宗領剛道：「迎月山莊。」

青衣少女道：「好！如是在十日之內有消息，我會去找你們了。」

宗領剛心中有着太多疑問，但他忍下沒有問。

青衣少女笑一笑，道：「你能不能告訴我你的姓名？」

宗領剛道：「宗領剛。」

青衣少女玉手一指楚小楓道：「他呢？」

宗領剛回顧了楚小楓一眼，微微一笑，道：「他叫楚小楓，是我門下弟子。」

青衣少女道：「你來赴約之時，能不能帶他同來？」

宗領剛略一沉吟，道：「好！我帶他同來，歐陽先生那邊，還望姑娘你美言一二。」

青衣少女道：「我會盡力。」

宗領剛本來興緻勃勃，但經這一鬧，早已興緻索然，帶着董川和楚小楓等穿林而出。

他神情嚴肅，使得董川，楚小楓，宗一志等，心中有很多話想問，但却一直不敢出口。

四匹馬直放迎月山莊。

但宗領剛並沒有帶着三個人返回到莊中，却在距離迎月山莊外面里許處停了下來。

那是一條淸溪岸畔，綠草如茵水聲潺潺。

宗領剛勒韁停馬，董川，楚小楓，宗一志，也跟着停下。

但三個人，還是不敢開口。

宗領剛輕輕吁一口氣，道：「剛才，我打出鐵蓮花的迴旋手法，由慢而快，持續一段不算短的時間，不知道你們看到了沒有？」

宗一志道：「看是看到了，但還無法領略手法技巧。」

宗領剛目光轉注到董川的身上，道：「你

呢？」

董川道：「弟子愚蠢，也只是意會十之三四。」

宗領剛道：「那已經不錯了。」

目光又轉到楚小楓身上，道：「你呢？」

楚小楓道：「弟子也只是窺出了一點點門徑？」

宗領剛點點頭，道：「都很好……」

沉吟了一陣，接道：「師門鐵蓮花，天下皆知，我不能只傳你們三個人，由明日開始，我要分開傳授十二個門人的暗器手法，但這迴旋手法，是我獨自創出的手法，這不是憑藉苦心，功力，可期有成的武功，才慧不到某一種境界，永遠無法練成這種武功，畫虎不成反類犬，傳人不當，難以體會出個中要領，不但是無法練成，反而會把個中技巧，外洩江湖，仔細的估量過你們十二個人的才慧，只有你們三個人，可以練成我這種手法，所以，我決定傳給你們三個……」

語聲頓了一頓，接道：「董川，你說，爲師的這種做法，是不是有點偏心了一些。」

董川躬身應道：「無極門要保盛譽，必使技藝不斷精進，師父一代人傑，光大了無極門戶，自然，也有權擇才施教，弟子們久受師父薰陶，都能深明大義，我相信，他們都會體諒到師父用心。」

宗領剛仰天吁一口氣，道：「我量才而教，本是問心無愧的事，不過，本門中，還有兩位才慧和你們相差有限的人，一旦瞭解內情，恐對爲師的傳授不公一事，耿耿於懷。」

董川道：「師父顧慮的，可是二師弟和九師弟？」

宗領剛道：「正是他們兩個。」

董川道：「這個師父放心，弟子會找時間，解說師父苦心。」

宗領剛道：「事實上，如論才氣，他們兩個，並不差你們太多，只是老二心術不正，老九邪才長於正才，這才是我不敢把絕技盡授他們的主因。」

董川說道：「師父既然早已發現，爲什麼不……」

宗領剛搖搖頭，接道：「你們就要藝滿出師了，老二的人很聰明，希望能由你作爲榜樣，我的擇才施教，使他們有所警惕，唉！無極門在江湖這點聲譽，得來不易，希望能由你們承繼發揚光大，我不願在出師之前，把他們逐出門牆。」

楚小楓突然接口說道：「師父仁厚深植，但願他們能夠體會。」

宗領剛怔了一怔，道：「小楓，你的意思是——」

楚小楓道：「弟子只不過心有所思，形諸口舌。」

宗領剛默注楚小楓片刻，未再予深究，目光却轉注到董川的身上，道：「董川……」

董川肅然躬身，道：「弟子在。」

宗領剛道：「你們出師之後，首座弟子就自然肩負起了無極門的重大責任，行踪所至，如師親臨。」

董川忽然屈下雙膝，拜伏於地，道：「弟子自知責任重大，但又自恨才智不足以負重，還望師父耳提面命多賜指教。」

宗領剛道：「你起來。」

董川站起身子，垂手一側。

宗領剛道：「你們出師之後，我授權你代師行法，暗中攷查老二，老九三年，如若發現他們行爲不規，心術難改，那就代爲師追回他們的武功。」

董川道：「弟子遵命。」

宗領剛目光一掠楚小楓，宗一志，道：「你們協助大師兄。」

楚小楓，宗一志，齊齊躬身道：「是。」

宗領剛道：「好！現在，你們留心着爲師的迴旋手法。」

這一次，他沒有眞的發出鐵蓮花，但却很緩慢比起了手法竅訣，並且反覆解說。

董川等三人，已經先行目睹了那暗器的威勢，所以，每個人都聚精會神的學習着。

宗領剛化了一個多時辰，眼看三人都已盡得要訣，才微笑頷首，嘉勉了三人幾句，重行上馬，直奔迎月山莊。

董川心記那青衣少女之言，低聲道：「師父，我們眞要找一些胡蜂，送過去麼？」

宗領剛道：「現在，你們學藝正值緊要關頭，這些事不用你們煩心，爲師自會應付。」

董川應了一聲，不再多言。

回到迎月山莊，已是太陽偏西時分。

楚小楓急急奔向馬棚，但人去室空，看馬的老陸，却早已不知去向。

驚愕之間，却見宗府一管事，緩步行了過來。

這人是上一代無極門主所留下的老僕，已然六十多歲，但身體健朗，聲如洪鐘，一見楚小楓，立時高聲說道：「小楓，你到來此地作甚？」

楚小楓道：「總管，看馬的陸老伯呢？」

王總管歎息道：「好好一個人，忽然間，得了急症，一個上午都過不去。」

楚小楓道：「一個上午都過不去，難道他死了？」

王總管道：「是啊！卯時發病，不到午時就嚥了氣，唉！眞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楚小楓似是突然被人在前胸上打了一拳，心頭震動，口中喃喃說道：「怎麼會呢？昨天，他還好好的。」

王總管道：「唉！今天早上，他還替馬匹加了料，我來馬房查看，還瞧不出什麼異樣，過了不到一個時辰，我再來看他，他已經臉色鐵青，全身冷汗，話也說不清楚了。」

楚小楓道：「這不可能啊！」

他長的很俊秀，人又謙和，宗府中上上下下，都很喜歡他。

王總管歎息一聲，道：「小楓，這是眞的，鐵一般的事實，不容你不信。」

楚小楓道：「他的靈柩呢！」

王總管道：「埋了，他孤苦一人，無親無故，夫人傳話，盛棺入殮，由我率領府中上下人等，奠祭一番，而且，夫人也親到靈前，行禮致祭，午時左右，就運出府外埋葬了。」

楚小楓呆呆的站着，臉上是一片淒涼，茫然混合的神色，似乎是還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王總管一皺眉頭，道：「小楓，你好像很悲傷，怎麼，你和老陸之間……」

楚小楓心中警覺，臉色一整，恢復了常態，接道：「晚輩常來洗馬，和陸老伯言談甚歡，驟然間不見了老人家，內心確有惘惘若失之感。」

王總管笑一笑，道：「老陸很少和人交談，看來，你的人緣實在不錯。」

楚小楓笑一笑，道：「總管，陸老人家的遺體，埋葬何處？」

王總管道：「怎麼，你還要去那墳上弔祭一下麼？」

楚小楓道：「老人家熟悉馬性，告訴了我不少弄馬的知識，想不到他會驟然間撒手塵寰，晚進到墓前弔祭一番，也不過聊表心意。」

王總管道：「你讀書多一些，果然是與衆不同，老陸埋在莊西二里處淺山坡中，新墳黃土，一眼可見。」

楚小楓一抱拳道：「多謝王總管指點。」

晚飯之後，楚小楓沐浴更衣，離開了迎月山莊。

這地方，他已經住了將近十年，很快的找到了那座新墳。

那是無極門所有的私地，一片綠油油的淺山坡邊，果然有一座新墳。

新墳雖然不大，但却獨佔了一大片山坡。

墳前紙灰很多，想來，那王總管在這墳前燒了不少的紙錢。

一個流浪江湖的老人，無親無故，死後能有這樣一個體面，也算不錯了，但楚小楓的心中，一直有着一種奇怪的感覺，感覺老陸不是一個普通的人。

雖然黃土新墳，橫陳面前，但楚小楓仍然不相信他眞的死去。

這已是黃昏時分，楚小楓撩起長衫，跪在新墳前，低聲說道：「老前輩一代奇人，賜贈劍譜，晚輩已如約焚毀，特來禀告靈前……」

仰天吁一口氣，道：「昨日得承教誨，想不到今日已人天永隔，前輩陰靈有知，請受晚輩一瓣心香。」

恭恭敬敬在墳前大拜了三拜。

雖然，他行禮如儀，但內心之中，仍然沒有完全接受老陸死亡的事實。

求證之法，只有掘墳啓棺一睹遺容而已。

楚小楓內心之中，確也有這一股衝動，但他又怕萬一陸老伯確已死去，這等作法豈不是大爲不敬。

何況，掘墳啓棺之事，一旦傳入師父耳中，必將追問原由，那時，既不能據實禀告，又不能謊言相欺。

想了想，楚小楓打消求證的念頭。

天色黑了下來，迎月山莊中，已經點起了燈火。

楚小楓在那座新墳之前，已經跪了有半個時辰之久。

忽然間，傳來了一個低沉的聲音，道：「七師弟。」

楚小楓霍然一驚，飛身而起。

回頭看去，只見董川背着雙手，緩步行了過來。

拍拍身上塵土，楚小楓快步迎了上來，抱拳一禮道：「見過大師兄。」

董川笑一笑，說道：「師弟，這座新墳，是……」

死了個看馬房的老陸，算不得什麼大事，董川還未聽到消息。

楚小楓道：「是看馬的陸老人家。」

董川哦了一聲道：「是那看馬房老陸。」

楚小楓道：「是！昨晚上，他還帮我洗馬，想不到今天上午竟急症暴斃。」

董川道：「師父通達醫道，如若師父在家，也許能救了他。」

楚小楓道：「唉！眞是富貴若浮雲，生死一瞬間。」

董川道：「小楓師弟，你對他大禮參拜如對尊長，和老陸之間有如許深摯的情意麼？」

楚小楓心頭一震，忖道：「看來，我這舉動，已然引起了大師兄心中之疑。」

但他對此事，早經熟慮深思，萬萬不能洩露老人家賜贈劍譜一事，鎭靜了一下心神，緩緩說道：「大師兄，有所不知，這位陸老人家，對小弟似乎特別投緣，每次，小弟洗馬，他都動手帮忙，而且，還告訴了小弟不少識馬之術。」

董川哦了一聲，道：「他雖是一個看馬老僕，但死後却能，師弟大禮參拜，長跪憑弔，也可含笑九泉了。」

笑一笑，接道：「七師弟，你是否感覺到老陸這個人，有些怪異之處？」

楚小楓道：「小弟確有此感，只可惜他已經死了。」

董川一上步，也對新墳拜了一拜，道：「死者爲大，小兄也拜他一拜。」

他心中本對楚小楓這等大禮拜一個看馬人的舉動，有些懷疑，但因楚小楓對答得體，消去了董川心中不少疑念。

消去不少疑念，但並非全消，只是董川未再多問下去。

楚小楓心恐董川再說此事，立刻轉過話題，道：「大師兄，那位歐陽先生，爲什麼要養那多胡蜂？」

董川笑一笑，道：「七師弟，此事不但愚兄不知道，就是師父，只怕也無法能完全瞭然，但如七師弟想知曉內情，那就不難問得出來了？」

楚小楓呆了一呆，道：「我去問誰？」

董川道：「就目下所知，知曉胡蜂作用何在的，恐怕只有兩個人。」

楚小楓道：「哦！」

董川道：「一個是那養胡蜂的歐陽老先生，一個是那位青衣姑娘。」

楚小楓道：「大師兄，這兩人，小弟都不熟啊！」

董川低聲道：「這個，你儘可放心，只要你敢開口，那位姑娘，定然會告訴你。」

楚小楓道：「只怕小弟不敢開口。」

董川道：「七師弟，師父在江湖，受盡了武林同道的敬重，有些事，他不能問，有些話，他不能說，咱們就沒有這些顧慮，咱們必須要清楚那胡蜂作用，不過，你問那位姑娘時，一定要選一個適當的地方，時間！」

楚小楓道：「什麼樣的時間，地點，才算適當呢？」

董川道：「師父不在面前的時候。」

楚小楓道：「大師兄，如若此事是人家私人之秘，咱們又當如何呢？」

董川道：「小師弟，以小兄的看法，不像是隱有什麼私人之秘，縱然眞是，咱們也得查問清楚，不過，咱們不再告訴別人就是。」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小弟盡力而爲就是。」

董川道：「我找你，就是想說這幾句話，想不到，你已離開了住處……」

語聲一頓，接道：「小楓師弟，我記得，你和老陸，接觸並不太多，怎會有着如此深厚的情意？」

楚小楓道：「原因我已經說過了，師兄，對陸老人家之死，我震驚多於情意，唉！一夕之隔，一個好好的人，就撒手人間，昨宵言猶在耳，今日已幽明永隔，怎能不叫人感慨萬端呢！」

董川道：「原來如此，小楓，別誤會大師兄是在追查什麼，咱們師兄弟同門八九年了，但過去，咱們都太小，知道事情不多，而且，也集中心神練武，但我們彼此之間，兄弟們雖然日夜相見，却非相知，七師弟，師父今日幾句話，無疑在小兄的肩上，壓了一副千斤重擔，七師弟，我知你讀過萬卷書，胸懷博大，小兄是自歎弗如，但我對師門，却有一份忠誠無比之心，細想二師弟和九師弟這幾年的作爲，實在有很多使人不滿之處，二師弟太陰沉，九師弟太邪氣，小兄細想兩個人作爲，越想疑點越多。」

楚小楓道：「大師兄，發現了什麼？」

董川道：「今日，師父不說這些話，不交給小兄一個擔子，小兄也許不會想這麼多，但今日師父交給我的壓力太大了，使我想起了兩年前一件事！」

（未完）

武林軼事

雲山·文
盧令·圖

蘇黑虎怒殺牛王勇



廣東十虎當中，順德的碧江姓蘇子弟佔了兩個，第一個就是前五虎裏面的蘇黑虎，另外一個是後五虎的蘇乞兒，兩人都是揚威耀武的，至於拳技方面，卻大不相同，蘇黑虎以剛強勇猛取勝，至於蘇乞兒，則以陰柔毒辣取勝。

因爲蘇乞兒屬於後五虎，而且是第三名好漢，故此他距離近代比較近些，他傳下來的拳腳，至今仍然知曉，所謂乞兒拳，就由他傳授下來。反而名震一時的蘇黑虎沒有什麼人繼承他的拳腳，黑虎門變成一個歷史上的名稱。

說到蘇黑虎，他確是不愧這個名稱的，不過十歲，他就身型健碩，能夠挑得起六十斤，在碧江鄉裏面替人做工，後來他長成，更加健碩了，渾身黑毛，雙手的毛更加茂盛，臉孔飽滿，兩隻眼睛炯炯生光，似乎向前突出，望之形如猛虎，本來他沒有名稱，他投身少林寺習技，由兆德和尚敎他，兆德和尚就索性把他稱做蘇黑虎，而且叫他做少林黑虎門的掌門人。

蘇黑虎自少就父母雙亡，並無親友，他十歲入山學習武功，十九歲離開師門，回到鄉間，所認識的只是一個族叔，叫做蘇肯堂，一別九年，雖然他已長成，蘇肯堂就衰老許多，他回到碧江鄉謁見族叔，看見蘇肯堂愁眉不展，談了幾句話，蘇肯堂長嘆一聲，然後說：「侄兒，本村不久就要給人燒成平地了，你也無法避免，我也不能不憂心，長嗟短嘆。」

蘇黑虎說：「請問叔父，我村並非罪犯天條，何以會給人燒成平地呢？」

蘇肯堂說：「你有所不知了，近年在珠江三角洲，盜賊橫行，有一名大盜姓梁，單名一個勇字，精通武功，身長七尺，力大如牛，頭上在兩邊額角都有一個肉瘤，看來正是活牛一條，江湖上把他稱做牛王勇，此人橫行南番順各縣，近來派人到碧江鄉勒索白銀五千兩，如不答應，三日之內，即派人放火燒村，見人就殺，我實在不能安睡。」

蘇黑虎聽了，突然震怒，說：「此人有何了不起之處，胆敢勒索良民呢？他是否帶了千軍萬馬到來，向本鄉挑戰呢？」

蘇肯堂說：「此人綽號牛王勇，顯然是兇悍殘酷，殺人不眨眼了，他只帶六名嘍囉，就橫行各地，那幾個人都是武林高手，照情形看，我們實在鬥不過他，他限三日內交欵，明天就到期了，我眞的不敢想像，明天如何去應付他。」

蘇黑虎說：「叔父，你別担心，由我應付他好了。」

蘇肯堂眼睛一亮，說：「姪兒，你何來五千兩白銀呢？」

蘇黑虎把雙拳向上一揚，說：「叔父，五千両白銀我就沒有，但卻有一雙鐵拳，明天他們七個人到來，我就把他們殺到片甲不留。」

蘇肯堂大驚失色，說：「姪兒，你千萬不要輕舉妄動，去年陳村有一個姓張的敎頭，自告奮勇，與牛王勇交手，竟然給他一拳打死，況且他有六個武林高手相隨，你一人接戰，孤掌難鳴，還是另想辦法好些。」

蘇黑虎哈哈大笑，說：「叔父，我並非自誇，少林寺的武功威震天下，料想你也知情，我在少林寺苦練九年，師傅兆德和尚認爲我可以下山，然後離開，牛王勇只能欺負市井的軟弱無能之輩，恐嚇鄉民，決非我的對手。」

蘇肯堂說：「對方有武器在身，你怎能濃着赤手空拳跟他較量高下呢？」

蘇黑虎說：「既然如此，我借用本鄉的寶刀好了。」

即使如此，蘇肯堂仍然不很放心，叫全村壯丁齊集，準備刀槍劍戟，埋伏在竹林之後，到時協助蘇黑虎與對方七人交手，實行硬拚。

翌日陽光普照，早上蘇黑虎跟壯丁三十多

人，全部武裝，先行在大堂吃喝，到時各人携帶刀槍，嚴陣以待。到了辰時，朝陽斜照，牛王勇果然帶着六名大漢到來，俱是壯健如牛的，至於他本人，頭大如斗，額上有瘤，面目猙獰，使人看了不寒而慄，其他六個彪形大漢，俱是虎背熊腰，殺氣騰騰，各人帶備大刀，其中有兩人分別握着火把，火光熊熊，一湧而來，快要走到村前，在瞭望塔負責眺望的人看見，大聲疾呼，蘇黑虎一聲號令，壯丁分散，分別繞道到村前的竹林兩邊埋伏，單是蘇黑虎一個人昂然走出來。

牛王勇自遠而近，雙眼一睜，冷笑着說：「僅有你一人站着，究竟是歡迎我抑或想跟我交手呢？」

蘇黑虎說：「閒話休提，你想打就打。」

牛王勇聽了，怒吼一聲，即時發招，雖然牛王勇腰間有刀，但卻喜歡用拳脚取勝，他的左右兩拳都能够出擊，又快又準，一拳最少有五百斤力，他以爲只憑一兩拳就可以把這個小子當堂打死，不必用刀，因此怒吼一聲，便即發招。

他直衝過來，左拳向蘇黑虎中門的心窩部份一拳衝出，至於右拳，緊貼腰間，他的來勢極爲兇惡，躲在竹林背後的壯丁看見也暗覺心驚，因爲他的左拳足有五百斤那麼沉重，蘇黑虎無論如何無法用手接招，他們實在猜不透蘇黑虎如何應付。就算牛王勇本人，也自覺必操勝劵，殊不料蘇黑虎在少林寺苦練多時，創立黑虎門，他的拳脚剛中帶柔，硬中有軟，碰着對方比他強硬，他就不會硬拚，先行消解來勢，然後發招，當時蘇黑虎看見牛王勇一拳衝出，立即卸馬側身，畧消來勢，右手向牛王勇的右臂膀下，隨即借着反彈之力，那一拳向牛王勇的口鼻之間打去，快如閃電，砰崩一聲，牛王勇措手不及，竟然給蘇黑虎打到口血鼻血一齊噴出來，他還沒有轉招，蘇黑虎仍用右拳出擊，疾走一步，當胸一拳打出，各人看見牛王勇迎面仆倒，跌在一丈過外，寂然不動，三十多個壯丁看見蘇黑虎兩招已經打敗牛王勇，銳氣頓增，大喝一聲，左右殺上，各有各持刀槍棍棒，向那幾名大漢殺去，蘇黑虎也拔出寶刀，施展黑虎刀法，有如猛虎出山，那幾個大漢紛紛敗退，其中還有些吃了刀傷，連火把也拋丟，剩下牛王勇，看也不敢看。

蘇黑虎追逐一番，回到原處，看看躺在地上的牛王勇，已經氣絕，伸手一摸，原來他一招黑虎偷心，打到牛王勇的胸骨碎裂，故此一命嗚呼。這一個綠林大盜，橫行珠江三角洲，拳法無敵，不料給蘇黑虎兩招打死，此後蘇黑虎的大名就不脛而走，奠定他在廣東武林高手的地位。

蘇黑虎在碧江鄉裏面住了半年，只是閒來指點一般壯丁在鄉習武，覺得荒廢時日，太過可惜，很想到廣州走動，那時廣州的武林非常熱鬧，由洪熙官，方世玉之後，少林派勢力壯大了許多，西關，東關，黃沙，河南各處，武館林立，俱是少林派的，只有老城裏面仍是長白山的弟子霸佔，至於上西關，又有一部份武當派的武館，蘇黑虎想在廣州設館，勢必與同門利益衝突，因此他很遲仍未決定進退，那時恰巧五仙門的菜欄會館聘請一個人做該館的武術敎練，蘇黑虎靠着族叔蘇肯堂介紹，便到該處任職，因此展開另外一場武門。

當時廣州有許多間會館，甚至乞兒也有會館，可見菜行亦有會館了，因爲這一行集中於五仙門的江畔，艇夫和苦力達三千人，再又加上各菜菓欄店伴，超過四千，想在該處做武術敎練，實在不容易，因爲那些會館的館友，俱無學識，糾糾武夫，把三四百斤重的賣菜籮托在肩上，仍然行走如飛，如果在武功方面沒有獨到之處，很難坐得穩。但因蘇黑虎本人相貌有如猛虎，威風凜凜，且是嵩山少林寺出身的門徒，兩拳打死珠江三角洲牛王勇，故此，行友不敢輕視，不過，當日酒席擺開，蘇黑虎上坐，由值理介紹給幾百館友認識，分別開懷暢飲，酒過三巡，各人畧有醉意，由當年值理起立宣佈，告知各人，從今日起，重金聘請少林子弟蘇黑虎爲本會館的武術敎練，請各人聽從蘇師傅的指導，就在這時，左邊牆角有人大叫一聲，說：「我反對蘇黑虎做本行敎頭。」聲如洪鐘，屋瓦震動，各人向發聲之處望去，只見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彪形大漢，此人就是威震五仙門的碼頭工目李華。

李華力猛人壯，看來就是一隻牛少了一雙角，故此，苦力把他稱做牛華，以爲武藝高強，珠江河畔全無敵手，以前有過三個新上任的敎頭都給他打走，故此，這次他又向蘇黑虎挑戰，衆人明知他必有此舉，不覺得出奇，反而蘇黑虎引以爲奇。

蘇黑虎立即應戰，站起說：「這位館友自稱反對我做敎頭，料想他一定是武藝高強，想考驗我的實力，是否如此呢？」

牛華應聲答道：「我實在有這種想法，如果你是花拳綉腿，誤人子弟，就不必妄想坐在上座了。」

他言出不遜，蘇黑虎亦有怒意，說：「我們如何較量呢？」

牛華看見蘇黑虎應戰，非常高興，立刻從廳角走到天階上面，向廳中抱拳大叫幾聲，說：「我叫做李華，別人稱五仙門牛華的一個人就是我，請你發招！」

牛華說完，在天階中央紮下子午馬，擺出單龍伏虎手這一招，大叫蘇黑虎快來應戰。

蘇黑虎向在座上各人拱了拱手，緩步走出，他還沒有站定，牛華已經先發制人，閃電進攻，大喝一聲右手一揚，本來左手的一隻伏虎手乃是守勢，那時反守爲攻，向蘇黑虎的中門直衝。

黑虎門最擅長的一招就是黑虎偷心，也是向對方心窩的一部份發拳打去，務求一招見效，不過，這一手黑虎偷心，一定要對方雙拳盪開，有了空位，然後發招，並非見面就使用衝拳。

因此他看見牛華這一招，已經心裏有數，知道牛華所學的不過如此，不必畏懼，仍用他擊倒牛王勇的一招接戰，側身一拳劈下，隨手向牛華的臉孔發招，牛華雖然所學有限，但卻有所準備，他早已獲悉蘇黑虎是如此擊倒牛王勇的，故此這一手打出，覺得落空，立即轉身，跟住發招，雖然他身材高大，轉動靈活，但因拳法有限，纏住蘇黑虎打了幾招之後，就覺得十分棘手，由他打出去的鐵拳，幾乎拳拳落空，他正想變招出擊，蘇黑虎忽然用左手搭住他的右拳，然後右拳向他的小腹擊去。

本來這一招屬於冒險的招式，因爲兩隻手都在下邊，對方準可以用左手凌空而下，一個冚捶向腦門劈下，但因蘇黑虎的左手搭住對方右臂，即時扣住脈門，牛華左手剛剛提高，忽然覺得右手一震，渾身有如觸電，那一拳無法打下，轉瞬就在小腹吃了對方的一拳，不由自主跪下來。

他的性格豪爽，知道自己並非蘇黑虎敵手，橫豎已經跪下，索性跪在地上拜師，蘇黑虎一戰揚威，此後會館裏面的人，無人敢捋虎鬚了，至於蘇黑虎在廣州擊敗許多好漢，黑虎門所傳下來的衣缽，僅得牛華一人，後來牛華不敢設館授徒，因爲他的性情暴躁，並無容人之量，始終難以成爲第一流的拳師，蘇黑虎在生之日，黑虎門名揚天下，一旦逝世，後繼無人，可惜之至！（完）

遊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草莽洞庭（一）

含淚作虎倀

民國三十二年深秋。

重陽過後，接連好幾天的霪雨，再加上尖厲的西風，一向平靜無波的洞庭湖也起了波濤，檣桅穿梭的湖面也變得冷冷清清的。

清晨，西風厲，細雨密，空氣顯得格外冷冽，頗有寒多季節的意味。洞庭湖畔沒有人，岳陽街頭沒有人；然而距離岳陽樓約莫百碼的一座小白屋的陽台上却站了三個穿白色制服的人。這幢白色小屋是新式的二樓，屋頂還架設一挺二十五米厘的機關炮。四週圍着鐵絲網，靠湖的那一面建了一座陽台。陽台有鐵梯直通湖畔的船艇碼頭，那兒停靠着兩艘二十噸級的小炮艇，艇首髹漆着鮮紅刺目的太陽圖，原來這座小屋是日本海軍內湖第七炮艇支隊的隊本部。這三個穿白色海軍制服的，當中一個是軍官，他就是第七炮艇支隊的隊長高橋大尉。站在他右邊的一個手執紅綠旗，顯然是個旗手；左邊那個是個士官，手裏拿着一副望遠鏡。不時向湖面搜索查看。

陽台雖然不是露天的，却擋不住勁風斜雨，三個人的制服都已被雨水濕透，而他們却一動也沒有動。也許他們在等待什麼，而忘却了寒冷；要不就是日本人好面子的天性使他們只得咬牙硬撐着。

終於，湖面上出現了兩個小白點，士官將望遠鏡交到高橋大尉的手裏，他只看了一眼又將望遠鏡還給士官。他的神情比方才還要凝重，這倒是一件令人費解的事；如果他淋雨挺風站在陽台上等了一個大早，等的就是這兩艘炮艇歸來，他應該興奮才對啊！

兩艘炮艇的全貌憑肉眼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艇首的左邊漆着太陽旗，右邊則是黑色的

忍辱事寇讎

阿刺伯字，分別寫着「3」和「5」，那顯然是船艇的編號。這時，兩艇都已減緩了速度，卸去炮衣的機關炮都將炮口朝天，艇上的官兵都已各就各位，站進出港位置。

高橋猛地一扭身子，離開了陽台。

這座白色小屋雖然所佔面積不大，設備却非常完善。底層是廚房，軍火庫，機電室，士官，兵宿舍，樓上是官員寢室，作戰室，通訊室，官員娛樂室，以及隊長室。

支隊長高橋大尉的辦公室裏掛着一張巨大的洞庭湖地圖，每一道水岔子，每一處沙洲，都沒有遺漏，而且還密密麻麻地用紅色筆標明了編號。

高橋大尉的臉色白裏透青，眼窩泛黑，明顯的是因爲睡眠不足，再加上在寒冷的風雨中停留太久所致。他走進辦公室之後，沒有脫去潮濕的帽子，也沒有換上乾燥溫暖的衣服，更沒有坐下，只是以他那雙特別深邃的目光盯在牆上那幅洞庭湖全圖上。

「報告！三號艇艇長小林少尉報到。」

「報告！五號艇艇長杉田少尉報到。」

「進來！」高橋的聲音很沉濁、很有力。他站立的姿勢不變，他的目光，也沒有離開那幅地圖。

開門，關門，皮靴後跟緊靠的砰碰聲，都沒有使高橋移動分毫，他是站得那樣地挺拔，似乎任何力量都擊不倒他。其實，了解日本民族性的都明白；他們愈在失敗的時候愈要裝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說穿了還是那股愛面子的天性在作祟。先前來的那位小林少尉却不管他的隊長拿背脊對着他，仍然自顧自地報告：

「本艇凌晨三時出發，以四節航速，向東北以

四十五度弧綫巡邏，五時十分回航，六時正與五號艇會合，未發現四號艇踪跡。」

杉田少尉也相繼提出報告：「五號艇與三號艇同時出發，循北北西以四節航速作弧形巡邏，五時回航，六時與三號艇會合，未發現四號艇踪跡。」

高橋大尉臉色凝重是有原因的，他所屬的四號巡邏艇失踪了。

「報告！」門外又有人在喊。

「進來！」高橋的聲音語氣上的控制功夫眞到了家，如果從聲音去判斷，誰也不會相信他此刻的心情已經惶亂已極。

進來的是一個通訊兵，他手裏拿着一份電報：「第八支隊拍來的加急電……」

「讀！」高橋只說了一個字，非常有力的一個字。

「密。急。浣江內湖第八炮艇支隊隊長石田中尉致岳陽第七炮艇支隊隊長高橋大尉閣下，經本隊所屬炮艇作交义航行搜索後，並未發現貴屬第四號炮艇之踪跡，特此電覆。本件副本抄送內湖炮艇指揮所暨華南艦隊司令部。」

一艘二十噸級的炮艇突然失踪，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然而到目前爲止，高橋大尉在表面上還是够鎭靜的，他站立的姿勢也沒有作絲毫改變。

「電訊兵！」高橋鎭定地說：「準備記錄電文。」

電訊兵慌忙將手中的電報放在隊長辦公桌上，從身上掏出一本拍字簿和一支鉛筆，他的神態略顯緊張，而動作却非常熟練。

高橋似已知道電訊兵準備妥善，從容而清晰地唸道：「密。優先特急。致華南艦隊司令部及內湖炮艇指揮所。本支隊所屬第四號炮艇於昨晚十一時離岸，作例行之弧綫巡邏，於今日凌晨一時電訊中斷。當時湖面風浪甚大，於凌晨三時派艇搜索，並電請駐浣江第八支隊支援，迄至目前止，尙未發現該艇之任何踪跡。初步判斷該艇業已失踪。除繼續搜索並追查失踪原因外，特電呈報，請示卓裁。發自岳陽內湖第七炮艇支隊，高橋大尉。……完畢。」

電訊兵匆促而去，高橋這才摘下了潮濕的軍帽，在他辦公桌後面坐下來，同時向那兩位一直立正站着的艇長作了一個稍息的手勢。

高橋拿起了一支烟，但未點燃，又放回了原處，緩緩地問道：「以你們判斷，四號艇是否已經沉沒？」

「不會。」兩位年輕的艇長異口同聲地說：「如果因機件故障，或猛烈的攻擊，他們都有足够的時間發電求救……以我們判斷，一定是艇上的官兵突然遭到敵人的控制……」

「敵人？」高橋吼了起來：「在我的巡邏區內沒有半個敵人。」

「我們所說的敵人，是指游擊隊……」

「八格！」高橋破口大罵：「胡說！在我的巡邏區內沒有敵人，也沒有游擊隊……」

「那麼，一定是反日份子……」

「胡說！胡說！」高橋的吼聲更大：「日本帝國爲東亞共榮而奮戰，誰會反對？誰敢反對？」

「可是……」二位年輕艇長還想爭辯，可是，彼此在交換了眼色之後，還是決定少說爲妙。

高橋站了起來，他拿起一根細細的木棒，指着壁上那幅地圖說：「依照四號艇的巡邏路綫，失去電訊聯絡的地點應該是這裏……這裏是洞庭湖水道最窄，沙洲最多的地方。他們可能擱淺，也可能迷航，電訊中斷的原因可能是無綫電糸統故障，他們目前一定在第八支隊的巡邏區。」

「八格！石田那個混蛋一向妬嫉我的階級比他高，搜索工作並不澈底？……船艇加油，我要親自帶領本隊的四艘炮艇越區搜索，石田那個混蛋我要送他到東京受軍法審判。哼！他想看我的笑話，休想。」

小林和杉田似乎想說什麼，但他們却沒有勇氣說出來。

一聲令下，加油，掛彈，支隊部的警鈴大作，猶在沉睡中的官兵紛紛從熱被窩中跳起。不到十分鐘，屬於炮艇第七支隊的四艘炮艇全部離岸，艇尾拖起的四道水跡像是四條白鍊。不過，天氣太冷，天色也太早，並沒有什麼人看到這壯觀的景色。

只有一個人看到了，他是個挑水伕，大家都喊他扁擔老七，這個名兒喊順了口，他到底姓什麼，叫什麼，幾乎連他本人也都弄不清楚了。

扁擔老七的絕門功夫是挑着一擔滿滿的水奔行如飛，桶裏的水却一點一滴也不會幌出來，今天可有些不同，肩頭上那担水挑到彭家大爺的宅子門口時，兩頭合起來，只怕還不够一桶。

彭家大爺大概有七十出頭了，白髮，白鬚，白眉毛，就憑這三白，就足以使地方上的人對他尊敬，何況他又是帮會中的大爺，再說，他平常行善總是搶在前頭，爭利總是落在最後，因此他就成了地方上的活神仙。

然而彭家却一點也不搭架子，總是那麼和和氣氣的，尤其是對那些靠勞力吃飯的苦哈哈更是和善，他正在大門口廊簷底下推太極拳，看見扁擔老七以比平常快一倍的速度奔來，連忙問道：「老七！雜個攪的？」

「大爺！」扁擔老七將水桶朝地上一放，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湖……湖……裏頭只怕出了事。」

「哦？……」彭家大爺瞪起了眼睛，有人說，他在瞪眼的時候，那雙眼睛簡直比珠子還要亮。

「鬼子的炮划子都開出去了。」

彭家大爺沒有說什麼，他那雙比珠子還要亮的眼睛直楞楞地望着灰濛濛的穹蒼，似乎在霏霏細雨中有一顆水晶球懸吊着，水晶球中正映出他想知道的秘密。

半晌，他才問：「老七！看清楚沒有，鬼子開出去幾艘炮划子？」

「四條。」

「碼頭上還有一條？」

「沒有了。」

「老七！鬼子共有五艘炮划子，對不？」

「對頭，五條。可是我明明看見開出去四條，也看得很清楚碼頭上沒有了……」

「老七！」彭家大爺的語氣很平靜：「大概是一艘炮划子在湖中間機器壞了，這些炮划子去拖救……去挑你的水吧！逢人莫亂說……對了！你要是路過夏二哥那裏，敎他過來一下，說我有事找他。」

夏二哥是作油紙雨傘生意的，據扁擔老七所知，他也好像是帮會裏頭的人，扁擔老七一向把彭家大爺的話當聖旨，那裏還能等到路過，立刻專程跑了一趟。

夏二哥的紙傘行開在文廟旁邊，距離不算太近，扁擔老七練的就是一雙腿，一口氣跑到，紙傘行還沒有開店，擂了一陣門，才有人來應門，是夏二哥的么女兒喜鵲。

「扁擔老七！」喜鵲才十六歲，說起話來還是沒遮沒攔的：「是你家屋子漏，要買雨傘遮屋頂？……」

扁擔老七跑了一身汗，淋了一頭雨，却挨了頂門兕，不自禁地嚷了起來：「姑娘！妳名字叫喜鵲，却生了一張烏鴉嘴，那個房子漏啊！是彭家大爺要請妳老子過去一趟……夏二哥

在不在？」

他這一嚷叫，夏二哥早從裏頭披着衣服跑出來了。他三十幾，四十不到，生了一副結實的身胚，一雙精明的大眼，方臉，闊嘴，任何人見面也會豎起大姆指來誇稱一聲：眞是一條漢子！

夏二哥先給喜鵲一頓爆栗子，打得丫頭直滋牙，然後將扁擔老七拖進店內，敬上一支老刀牌的烟捲兒，還親自給他燃上火。

「二哥！」扁擔老七不好意思地說：「我跟喜鵲時常在嘴吧上頂槓子，你莫打她呀！」

「她老是沒老沒小的，這不怪你……老七！你說彭家大爺……？」

「他老人家請你過去一趟。」

「知不知道是什麼事？」

扁擔老七將嘴吧附上了夏二哥的耳朵，將他所見，所聞，以及他的猜想，悄悄地說了一遍。

說也奇怪，這些事照說和夏二哥沒有關係，然而他的臉色却大變，一把將扁擔老七拖到店堂的角落裏，悄聲問道：「老七！你還有多少擔水沒有挑完？」

「還有七，八十擔。」

「加緊點，挑完了水，跟我辦點事。」

「二哥！你儘管吩咐。」

「跟我約幾個人：鐵匠舖的曹刀頭；東華錢莊的少東吳子安；玉樓東堂口上的筷子小劉；還有……就他們三個，敎他們盡早到復興園茶館去等我，不見不散……對了！告訴他們分開坐，莫要聚在一堆。」

見夏二哥那副緊張勁兒，扁擔老七不禁好奇地問道：「二哥！到底雜個攪的？」

「莫問。」夏二哥打開錢櫃，摸出一塊鷹洋，往扁擔老七手裏一塞。「這個，給你打酒喝。」

「什麼話？」扁擔老七不肯要。「跟你夏二哥跑腿還要拿錢？」

「這跟跑腿無關，拿着。」夏二哥以命令的口吻說：「老七！約人的事你可千萬不能漏出去。」

「放心！我扁擔老七有分寸。」

「快去吧！」

扁擔老七走了之後，夏二哥慌忙換了衣裳，撐了把雨傘趕到了彭家，門上早就有了彭家的交代，連忙將夏二哥領進了大廳。

彭家大爺正在叭嘰叭嘰地吸着葉子煙，見夏二哥進來，作了個坐下稍候的手勢，等他老人家過足了癮，這才開了口：「福堂！扁擔老七都跟你說了吧！」

福堂是夏二哥的名字，全岳陽的人都稱他二哥，二叔，或二爺，也只有彭家大爺才會直呼他的名兒。

「嗯！」夏福堂應了一聲，沒有接腔。

「這樁事跟地方上有沒有干係，你心裏頭總該有個底。」

「同大爺，」夏福堂很恭敬地說：「只怕大有干係。」

「哦？」彭家大爺那兩道白眉毛倏地挑了起來。

「恐怕是孫坤和汪濟和兩個幹的。」

「哦？」彭家大爺倏地站了起來。

「上個月，鬼子的炮划子在湖中間查一條漁船，風太大，船戶沒有聽到，鬼子就開了炮，船炸了，一家六口死得乾乾淨淨，孫坤和汪濟和就在我面前發牢騷，說那一天一定要弄一條鬼子的炮划子出出氣，我只當他倆說氣語，而且這也是不可能的事，想不到……」夏福堂焦急地一跺脚。「……想不到他倆眞的幹出來了。」

彭家大爺年紀大，火氣却十足，白眉毛挑了又挑，終於低吼起來：「福堂！你平時對你的兄弟夥一點兒也不約束？讓他們胡作胡爲，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嗯？」

照輩份，夏福堂在彭家大爺面前絕沒有頂嘴的份兒，此刻却不知道那裏來的勇氣，竟然頂了上去：「大爺！恕我直言，這件事倒不能算是胡作胡爲……」

「什麼？」彭家大爺這回是眞發脾氣了。

「不算是胡作非爲？你以爲殺東洋鬼子就是理直氣壯的事？我說過多少次，抗日戰爭是全面的，整體的，我們務必要忍耐，要委屈。你以爲弄掉一艘炮划子這場戰爭就結束了？殺幾個日本人就算是報了國恨家仇？福堂！這不是嘔氣，不是賭狠，是戰爭，是……唉！福堂！你知道這件事情會有什麼結果嗎？我們也許要付出十倍，百倍以上的代價……你知不知道？」

彭家大爺的兩眼血紅，氣喘吁吁，激動到了極點。

夏福堂突然陷於神情惶亂之中，經彭家大爺一提醒，他才發覺到事態的嚴重性。去年，有一個日軍死在一條陋巷裏，額骨破碎而死，他也許是醉後失足跌斃，當然也可能被愛國同胞所擊殺。日本憲兵隊四出追緝兇手，到最後是槍斃了十個無辜的老百姓以爲報復。夏福堂想起這件事，不禁打了一個冷噤。

彭家大爺的火氣漸漸消退，顯得憂心忡忡地說：「福堂！事已如此，責怪你也無用，你……應該想想如何處理善後。」

「同大爺，我已經約了曹刀頭，吳子安，筷子小劉他們共商……」

「福堂！」彭家大爺又開始咆哮了：「從你約的這幾個人可以看出，你想到的善後，是如何帮助孫坤和汪濟和逃脫日軍的追緝，是不是？」

「是啊！」

「呸！」彭家大爺憤憤地朝地上啐了一口濃痰。「你這個二哥是怎麼當的？福堂，你怎麼愈來愈糊塗了？他們兩個的性命算什麼？再說，他們兩個敢幹這種驚天動地的大事，還怕死嗎？福堂！你該爲本鄉本土的善良百姓想一想啊！炮划子上有多少鬼子？最少也有十幾個吧？那麼就有一兩百個鄉親要被日軍屠殺，你還不快些想辦法？還不快些想辦法？」

夏福堂臉色發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他彷彿看到一幅悽慘的景象：一個大坑，坑裏全是死屍……其中一個就是他的女兒喜鵲。……他額前汗如雨下，雨，這時已停，只是西風却愈來愈急。

「大爺！我該怎麼辦呢？」

「第一，先找到孫坤和汪濟和，問明這件事，然後將他們看管，必要時……往下我也不必說了；第二，通知吳子安，盡量控制錢，隨時要用，第三，跟我在玉樓東訂個座，隨便用什麼名義都行，我中午要請幾個人吃飯。……市商會的薛會長，維持會何秘書，還有憲兵隊的姜翻譯。」

來此以後，夏二哥說話一直是輕聲細語，恭恭敬敬的，現在，他才算提高了嗓門，有了一點語氣：「大爺！你要請這些人？地方上誰不認識他們是大漢奸？您怎麼能跟這帮人在一起吃飯？」

「福堂！你以爲我願意跟這帮無恥的小人在一起？去！照我的話辦！」

「大爺！您今天在玉樓東一亮相，不到一個鐘頭每一個人都知道，大家都尊敬您，那時……唉！」

夏福堂似乎沒有恰當的言辭來表達他的心意，只得沉重地嘆了一口氣。「上刀山，下油鍋是我的事，大爺！您務必置身事外，不要玷污您的清譽。」

彭家大爺語氣沉重地說：「福堂！別人誤解我不在乎，個人的毀譽太微不足道。我雖然上了年紀，還是要盡我一分心力。只要能挽救一個生命，就是替多難的國家保留了一份復興的力量，快去照我的話去辦。」

夏福堂沒有再說什麼，他太了解這位大爺；一旦有了決定，就是八個火車頭也拉不轉。

離開彭家大院，夏福堂匆匆趕到茶館去。落雨天，茶客稀稀落落，一眼就看見曹刀頭已經到了。

曹刀頭本來叫什麼名字大夥兒都已忘掉了，只因爲他打造出來的鋼刀火候特別到家，鋒口不缺，不鈍，因而出名。不過，自從鬼子來了以後，他的鐵器舖已不打造利器，因爲那是犯禁的。

他約莫四十來歲，因爲不修邊幅，看上去比實際的年齡還要蒼老。但是他的身胚却很健壯，由於長年揮舞大鎚的關係，他的胳臂肌和胸肌都格外發達。若不看他的臉，會以爲他還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

他很沉靜地獨自坐着，並沒有和夏福堂打招呼。

夏福堂走了過去，茶房都很熟，立刻替他拉了座位，就在曹刀頭的旁邊。

茶泡來了，茶房站開，夏福堂才悄悄地開了口：「刀頭！老孫跟小汪桶漏子了。」

「我知道。」

「你知道？」

「嗯！他倆昨天出湖的時候在我那裏拿了傢伙。」

「哦！他倆是怎麼作的？」

「他們沒說，我也沒問。」

「他們今天要不要回城？」

「不知道。」

「刀頭！你聽我說，等一下筷子小劉來的時候你過去跟他打聲招呼，要他跟店東請兩天假，就說鄉下的娘病了，要回去探視。然後到我的舖子去找我，我有差事交他辦。」

曹刀頭只是漫應了一聲，並未深問；他似乎沒有追根問底的好奇心。

這時，吳子安來了，二十六、七，頭光面光，穿着講究，一望而知，是個有錢的公子哥兒。

他毫不避諱地在夏福堂旁邊坐下。

「子安！」夏福堂輕輕地說：「大爺要你盡量控制錢，有急用。」

「哦？」吳子安頗感意外。一個錢莊的少東對錢不會敏感，大概因爲是彭家大爺要用錢而吃驚。

「我先給你一個底，湖裏出了事。」

「什麼事？」

「一艘日本炮划子不見了。」

「拿錢買命？」吳子安的神色冷了。「大概是。你該了解大爺他願破財，却不願見到善良的鄉親被殺。」

吳子安不以爲然說：「二哥！這種話本不該說，但我不能不說，大爺的作法太消極。」

「怎麼才算積極？」夏福堂的語氣很冷，似責備；也像反問。

「日方橫蠻，處處時時採高壓政策，我們可以在許多方面加以抵制，帮會的力量不算小，應該好好加以利用啊！」

「子安，這話，你不妨找個機會跟大爺說！跟我說沒有用。你剛才提到了帮會的力量，却沒有提到帮會的規矩；只有大爺的話，才算數。」

「好吧！」吳子安多少有點無可奈何的神色表現出來。「我遵照大爺的吩咐去辦……你找我就是這件事？」

「本來要跟你商談另一件事，方才被大爺敎訓了一頓，不提了……茶房，看賬。」

× × ×

夏福堂的預測果然不差，玉樓東一訂座，說明了彭家大爺要請那些客人之後，從店東到厨灶上，莫不大感意外。堂口上的筷子小劉擔當了送帖子的差使，不到上午十點，請帖已送到三位客人的手裏。這三個人也是大爲訝異，很快地碰了頭。

市商會會長薛雲祥是個上了年歲的老好人，說他是漢奸多少有點兒寃枉他。日本人硬要抬他出來，他裝病，餓了三天弄得皮黃骨瘦，到最後還是被逼着上了台。維持會的何秘書何貴新就是一個標準漢奸了。維持會會長是商會會長兼，因此何貴新一手當權，作威作福，地方上的老百姓怕他比怕日本鬼子還要超過三分。那個在日本憲兵隊裏當翻譯的姜子初則是一個勢利小人，典型的奴才走狗。

彭家大爺在地方上聲望之大，大得連日本鬼子都不敢輕易動他。薛雲祥怕這位大爺設下鴻門宴，去得歸不得，第一個表示不敢赴約。

「會長！」何貴新不以爲然地說：「你放一百二十四個心，彭大爺就算借了老虎膽也不敢把我們怎樣。這內中有花樣是必然的，咱們去，你少說話，看我的眼色行事，準沒錯。」

「對！」姜子初根本是個沒主見的人，立表贊同。「何秘書的看法對極了，彭老頭是個老江湖，他絕不會作糊塗事。不過，這個老傢伙平時從不用正眼看咱們，如今會請咱們吃飯，的確大有蹊蹺。最好能將他的動機先研究出來，免得到時應付不了。」

「子初！」何貴新老氣橫秋地說：「有我在，你就少操心。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有什麼不好應付的？他客氣，咱們就抬抬他；他若賣老，咱們一到就走。他若正里巴經地談事兒，咱們就打哈哈，準沒錯兒。」

三個人又談了些別的事，磨蹭到晌午，一起來到玉樓東赴約。

彭家大爺今天穿了長袍馬褂，這是難得一穿的禮服，而且還早早到了玉樓東飯店的雅座裏候客，益顯事情的不尋常。薛雲祥暗懷鬼胎，跟彭家大爺一照面，心頭就發虛，竟然要跪下去，行三拜九叩首的大禮。

彭家大爺連忙將他拉住，笑呵呵地說：「雲祥！這是幹什麼？快坐！快坐！」

何貴新雖然嘴上硬，如今見了彭家大爺心頭仍不免發虛，一點也不敢大意，拉着姜子初，規規矩矩行過禮，才敢落座。

眞所謂薑是老的辣，從神色上看去，誰也估不透彭家大爺心裏頭的事。他笑容可掬地佈菜，敬酒，直到酒過三巡，才打開了話匣子：「早想跟你們聚聚，只因爲身上不硬朗，而且你們又忙，今天總算湊上了。」

「不敢！不敢！」薛雲祥誠惶誠恐地說。

「我今天有句心裏話跟你們談談。你們跟日本人辦事，也是迫不得已，過去我也曾經不諒解。其實，你們表面上是替日本人作事，暗中却在保家衞民，你們揹了駡名，還不發怨言，眞是了不起。」

「彭大爺！」何貴新仗着三分酒意，大言不慚地說：「你老人家這番話聽來眞是舒服極了。我們爲桑梓作了許多事，鄉親還要駡我們是漢奸，眞是敎人傷心。」

「我都明白，我都明白。」彭家大爺頓了一下，又緩緩地說下去：「忠義堂從開堂到現在已經四十多年了，我從老么爬到大爺，這一輩子都在爲忠義堂作事，也可以說是在爲鄉里作事。眼看着各位忍辱負重，爲桑梓分憂解難，忠義堂不能不表示一點敬意，請收下，請收下！」

彭家大爺從懷中取出三個紅封，分送到各

人的面前。何貴新很快拆開，裏面赫然是一張東華錢莊的錢票，數目還相當大。

「這……怎麼行？」薛雲祥立即婉拒。

彭家大爺緩慢有力地說：「各位雖不在幫，大概也聽說過忠義堂的規矩，罰不可拒，賞也要領。各位務必要收下。」

「那是恭敬不如從命了。」何貴新老實不客氣，第一個將那張巨額錢票收了起來。

「你們以後作事多想鄉里，多爲家園，那麼就不會辜負忠義堂的這份敬意了。」彭家大爺將酒杯一舉：「來！我代表忠義堂衆兄弟夥敬三位一杯。」

場面很熱鬧，氣氛很融洽，除了薛雲祥稍稍拘謹，放不開之外，這場歡宴應該算是成功的。正當這裏酒酣耳熱，杯觥交錯之際，由高橋大尉親自率領的四艘炮艇回航了。

高橋大尉一回到他的辦公室，立刻召來電訊兵，讀出以下電文：

「優先特急。呈華南艦隊司令部及內湖炮艇指揮所。本支隊所屬第四號炮艇經再三搜索無着，已確定是失踪，其失踪原因必爲湖上反動份子所破壞。艇上官兵一十二員，將按往例槍決本地人質一百二十名以爲懲戒。本官失職之處，請予按律懲處。

發自岳陽第七炮艇支隊」

電文讀完，高橋大尉立刻吩咐傳令兵：「去請維持會的何秘書和憲兵隊隊長福田中尉到隊上來。」

不到一刻鐘，高橋所要見的兩個人都來了，何貴新多貪了幾杯，因此酒氣薰人。

福田中尉穿着日式的傳統軍服，腰間掛着戰刀，兩隻大眼睛，一撮小鬍子，眉宇間充滿了殺氣。

「何先生！」高橋要言不繁地說：「本隊一艘炮艇凌晨失踪，艇上官兵十二名下落不明。這很明顯，是地方上反動份子勾結重慶份子所幹的勾當。何先生，大日本帝國爲東亞共榮而作戰，貴地人民作出如此不友好的行爲非常令人痛心。現在，我命令福田中尉逮捕本地一百二十個人質。……何先生，現在請你聽清楚我所說的每一句話：二十四小時以內，我要知道這艘炮艇的下落，當然也要知道艇上官兵的下落，最重要的，是要這些反動份子到憲兵隊自首。記住，現在是中午十二點五十七分，明日此時，多一分鐘我也不等，如果沒有任何答覆，或者答覆不能令我滿意，這一百二十個人質全部槍斃。好！何先生！你請先回。」

何貴新雖然鮮廉寡恥，然而他畢竟是人，一聽到一百二十個人質要被槍決，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見他站在那裏發呆，高橋不禁問道：「何先生還有什麼事？」

這一問，何貴新才回過神來，也突然想到彭家大爺何以突然在玉樓東請客，很明顯，彭家大爺已預知……

「何先生！」高橋的語氣已轉嚴厲：「請問，還有什麼事？」

「哦！隊長！關於這件事，我也許可以提供一點綫索。」何貴新的日語很流利，正因爲如此，才幹上了維持會的秘書。

「綫索？」高橋翻起了眼睛。

「是的。也許有人知道這件事，或許他還參與了這件事。」

「誰？」

「忠義堂的彭家大爺。」

福田插嘴了：「何樣！這不是開玩笑的，彭家大爺在地方上很有聲望，在幫會中更有勢力，如果沒有眞憑實據……」

「是這樣的……」何貴新就將彭家大爺突然請客，以及席上說的話，還有分送各人一筆巨欵的事都說了出來。「很明顯，他是爲這件事情的善後作安排。」

「福田！」高橋沉聲下令：「逮捕他。」

「大尉！」福田很恭敬地說：「這件事務必要詳作考慮，這個人一抓起來，恐怕要天下大亂。」

「我命令你逮捕他，這是命令。」

「大尉！請你注意，我只接受華中特務機關的指揮，在本地只不過配合貴隊的行動，凡是我認爲有安全顧慮的命令，我有權拒絕。」福田的態度非常强硬。

高橋非常憤怒，但他却隱忍下來，悻悻地問道：「那麼，逮捕人質的事呢？」

「照辦。」

「好！我要你在一個小時之內完成這個任務，並向我回報。」

福田很恭敬地行禮，然後退出，何貴新也跟了出來。

他一直跟着，當福田要跨上他的汽車時，何貴新輕輕地叫住了他：「中尉！」

「什麼事？」福田站住了，却沒有回頭，從神情看，他似是沒有將何貴新看在眼裏。

「方才我提到彭家大爺的事，希望你不要對外宣揚，請保密，請保密……」

「爲什麼？」

「如果被彭家大爺知道，可能會對我有不利。」

「何樣！有句俗諺，如果害怕蜂，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去碰蜂窩。」福田說完之後，跨上了他的汽車，將何貴新扔在淒風苦雨中。

風雨對人也有好處，可以使人清醒，何貴新也就是在風雨中腦子才突然清醒過來。他發現他剛才作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不該去出賣彭家大爺。現在最好的補救方法是跑到彭家大爺那兒去報信，以求功過兩抵。

他匆促地離開碼頭，剛轉過一條街，就聽見有人叫他：「何秘書……」

何貴新停住脚步，回頭一看，發現叫他的人是夏福堂，他當然也了解夏，彭之間的關係，又轉回身來向夏福堂走過去。

「何秘書，彭家大爺要向你打聽一個消息，剛才你到炮艇支隊去……」

「出了大事……」何貴新壓着嗓門將日方炮艇失踪的事說了一遍。「高橋要槍決十倍的人質作報復，憲兵隊的福田隊長已經奉到命令，馬上就要開始逮捕人質了。」

「謝謝！」夏福堂點點頭，然後匆匆的離去。

何貴新也忙着趕回維持會去，他應該將發生的事情向薛雲祥報告一下，他還沒有走到兩條街，情況大變，店舖紛紛上了門板，行人也突然絕跡。何貴新暗暗吃了一驚，消息傳播如此迅速，由此可見忠義堂的實力非常雄厚。

× × ×

不管怎麼躲，怎麼藏，福田中尉還是照樣展開了逮捕行動，幾乎任何人都逃不過他的嚴厲搜捕。

他抓的人有男也有女，有老也有少。他並不是看到誰就抓誰，通常一戶人家，也只抓走一個人。如此一來，災難較爲平均，但是影响力却非常之大，較爲軟弱的人，就恨透了反日份子，甚至以不合作，或者通風報信的方式來抵抗。

福田的逮捕行動一旦開始，這裏就變成了人間地獄，呼兒叫娘之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彭家大院的大門是緊緊閉上的，彭家大爺就坐在大門邊，他叭嘰叭嘰地吸着葉子菸，他那雙白眉緊緊鎖起，顯出他的心情非常沉重。

突然，有人敲門，角門打開，夏福堂衝了進來。

彭家大爺連忙問：「街上怎麼樣？」

「沒有人。」

「憲兵隊不是在抓人麼？」

「已經抓够了……」

「孫坤和汪濟和有消息沒有？」

「還沒有……」

「福堂，你還不快些找到他們？二十四個鐘頭一幌眼就過去了，你得趕緊想辦法，我寧願我們忠義堂死二十四個，三十六個，都要將這一百二十條善良無辜的生命救回來。」

「大爺，你放心，我帶頭赴死……」

「福堂！不要衝動，你死倒不如我去，這好比作生意，要打最合算的算盤，年輕的留着還有用，我們這些……」

彭家大爺的話才說到一半，又有人在擂門，而且擂得非常急。

看門的人不敢開門，經過彭家大爺的示意，角門才打開，像旋風似地衝進來兩個漢子。爲首一個三十靠邊，滿臉絡腮鬍子，身高體壯，另一個則年紀較輕，身裁也較矮小，兩眼炯炯有神。兩人的典型迥然不同。此刻他們只有一個共同之處，渾身濕透，好像是在水裏撈起來的。

這兩個人就是禍首——孫坤與汪濟和，當然，到目前爲止，還不能證明的確是他們幹的。不過，謎底立刻就要揭開來了。

長絡腮鬍子的就是孫坤，他暗暗拉了他的伙伴一把，兩個人，同時在彭家大爺的面前跪下來。

彭家大爺原本是怒目圓睜，此刻，神情突然緩和下來，溫和地問道：「當眞是你們兩個幹的？」

「回大爺，」孫坤很恭敬，也很穩定地說：「是我們兩個幹的。」

「孫坤，就憑你們兩個人，能幹掉一艘日本海軍的炮划子？」

「除了我們兩個之外，還有許多湖上的弟兄，外帶一點計謀……」

「划子上的人呢？」

「沉到湖底去了。」

「嗯！」彭家大爺的臉色微微一變，「炮划子呢？」

「拖到湖水岔子裏的蘆葦蕩子去了，想弄沉，就是沒法子弄。」

彭家大爺語氣沉重地說：「站在忠義堂的立場來說，你們的行爲眞是可圈可點，可是，站在……」

「大爺，」一直緘默的汪濟和在這個時候開了腔：「我們就是聽到消息才趕來的，大爺，我和孫大哥準備去日本憲兵隊自首……」

「對！」彭家大爺接過去說：「你們兩人應該對鄉里負責。可是，依目前的情況看，你們兩個即使去自首也不會解決問題。」

「我的看法也是如此，」夏福堂也接上了腔：「你們兩個弄掉一艘炮划子，就算鬼子相信，他們也會覺得很丟人，還會逼你們交出同黨。到那時你們還要交，交多少？那一定是永無止盡，日本鬼子是貪而無饜的，殺了你們還是要槍決那一百多個人質。」

「福堂！」彭家大爺仰起頭來望着陰沉的雲空，似乎存心不讓對方接觸到他的目光。「我明白你的心意，你不願你的兄弟去死……」

「大爺，我絕不敢有這種想法。」

「其實，你就算有這種想法也沒有什麼不對，疼愛自己的弟兄這本來就是忠義堂的堂規。好吧！這件事由我來辦……孫坤和汪濟和暫時住在我這裏，不准隨便出門。有句話我先說明，如果你們二人的性命能換回那一百二十多個鄉親的生命，你們就要慷慨赴死。」

二人齊聲說：「大爺！我們願意死。」

「好！你們不愧是忠義堂的弟兄……福堂！你跟我去拜會福田中尉，讓我去跟他談談條件。」

這是一個尷尬的約會，但也可以說是一次隆重的約會。尷尬在彭家大爺的臉上，隆重在他的心頭。

福田中尉是日本少壯派的軍人，想必在入伍前也是出身世家，在氣度上不像其他日本軍人那樣粗暴横蠻，也許是因爲他太了解彭家大爺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所以，在接待時謙謙有禮。

「隊長！」在落座之後，彭家大爺立刻就開口說：「你大概也知道我的來意。」

「彭老先生！」福田的華語不但咬字準，而且還非常流利。「一直想去拜訪，因爲老先生閉門靜修，不敢打擾……嘿嘿！今天眞是難得的機會……」

「隊長！」彭老先生語氣沉重地說：「我希望能節省時間，早些談到正題。」

「好！請指教！」

「隊長！你知道我是爲那一百多個人質的事情而來，請問在什麼條件之下……」

「彭老先生！希望你能諒解，我只是奉命行事，條件是炮艇支隊高橋隊長訂下的：一，他要知道四號炮艇的下落；二，他要知道艇上官兵的下落；三，反動份子必須全部到案。」

「第一個條件和第三個條件，我都可以辦得到。」

福田輕輕笑了：「老先生在地方上眞是一呼百應，這麼短的時間已經將全部情況掌握，眞是了不起……老先生方才說，第一條和第三條可以辦到，意思是……？」

此刻是面對嚴酷現實的時候，彭家大爺心情固然很沉重，語氣却很直爽：「艇上官兵都死了。」

「哦？」福田的臉色不禁一變：「那麼，反動份子一共有多少人呢？」

「兩個人。」

「彭老先生！現在我們是作一宗交易，這未免太不相稱了。」

「隊長！實際上，作這件事情的就只有兩個人。」

「彭老先生！這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也是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兩個人解決了一艘炮艇，這可能嗎？」

「事情發生經過，你可以詢問他們二人，我相信他們一定可以給你滿意的答覆。」

福田沒有再接下去，他垂下頭，似在思索什麼。坐在一邊的夏福堂很想插嘴，但在彭家大爺嚴厲目光的壓制下却又不敢開口。

過了一陣，福田才抬起頭來說：「彭老先生，你來跟我談，足證你對我信賴，那麼，我每一個承諾都要對你負責……老先生，艇上官兵全部遇害，你們只交出兩個反動份子，那是說不過去的。」

「隊長，我願對這件事負責。」

「你？……」

「是的，因爲這兩個人是忠義堂的弟兄，我管束不嚴，應該由我負責。」

「老先生，我到中國來之前，就聽說過貴國的江湖豪情，果然名不虛傳，令人心折，不過……」

「隊長請明言。」

「如果我明說，你一定會失望，即使那兩個反動份子挺身而出，一百二十個人質仍難逃被槍決的厄運。」

彭家大爺很失望地向後一靠：「那麼，我今次是白跑這一趟了！」

「不！老先生今天來得很好。」

「哦？」

「這一百二十個人的生命我可以負責保存，條件只有一個。」

「什麼條件?」彭家大爺目光中又漾着希望。

福田緩慢地說道：「在你老先生一個人身上。」

「我?」

「嗯!只要你彭老先生出面爲我們作一點事。」

彭家大爺不禁暗暗皺了一下眉頭，他平生最不願的事就是跟日本人打交道，事到如今，他也顧不得了，只得很沉穩地說：「隊長，我是很願意爲你効勞的，只是……我這樣一把年紀……」

「老先生，我只不過想借重你在地方上的聲望，並不要你眞的爲我作什麼。」

「請問是關於那一方面的事?」

福田中尉想請彭家大爺出山，圖謀已久，眼看水到渠成，不禁竊竊自喜，說起話來也輕鬆多了：「老先生，湖中經常出事，你是知道的，這樣對本軍固然不好，對地方上也不好。所以我早就想籌組一個清鄉大隊，請你當大隊長。」

「這……?」彭家大爺的心頭上彷彿突然加上了千斤重擔。

「老先生，我了解，你總認爲爲我們作事就好像到泥漿塘裏洗澡。現在你必須打消這種想法，因爲你的合作，將有一百二十個人得慶生還，你該驕傲……」

「隊長，炮艇支隊的高橋隊長會答應?」

「他是絕不肯答應的，不過，我可以報告我的上級，對他施以壓力……老先生，這種機會並不太多，你如果輕易放棄，那未免……」

「好!我答應了。」彭家大爺額頭上在冒汗，似乎很熱，而他的手卻在發抖。

「謝謝彭老先生合作。」福田伸出了他的手。

彭家大爺伸出顫抖的手跟對方握着，他知道，這一握，忠義堂四十多年的清譽從此報銷，但他不在乎。

漫天雲霧也在這一握之後消散。

一百二十個人質全部釋放回家，當然那艘炮划子也從蘆葦蕩子裏拖了回來。可能是福田故意討好彭家大爺，並沒有追究那兩個作案的反動份子，孫坤和汪濟和也逃脫了一刼。

然而，街坊間却盛傳着彭家大爺變節附日的事：

「眞想不到哇，那麼一大把年紀，還要貪圖榮華富貴!哼!」

「莫亂說，人家彭家大爺是爲了救那一百二十個人質才被迫下水的!」

「算了吧!你知道個什麼?這是日本人安排的障眼法，炮划子上有槍有炮，那個有辦法?這樣一來，彭家大爺當了漢奸，我們還要感謝他的大恩大德，懂不懂?」

「老哥，莫亂說啊!無憑無據的……」

「無憑無據?嘿嘿!笑死人了!日本鬼子抓人是什麼時候的事?下午一點鐘以後，對不對?彭家大爺晌午就在玉樓東和那個大漢奸聚會了，你知不知道?」

另一個想爲彭大爺辯駁的人也不說話了。

「等着看吧，彭家大爺這一下水，洞庭湖的水就要變顏色了!」

× × ×

福田的動作眞够快，第二天清鄉大隊就成立了；他是存心拖彭家大爺進爛泥塘，大隊部就設在彭家大院。而且還掛了一塊長大的油漆木牌。

這天早晨，福田還派人在彭家大院的門口放了一長串鞭炮，接着是賀客盈門，不是日本人，就是漢奸，至於本地的仕紳有非露面不可的，都一個個裝病臥床，派個人送份賀禮去敷衍了事。

彭家大爺倒很沉得住氣，穿上長袍馬褂，端坐堂上，口啣旱烟袋，神色鎭定地接受這些平日他憎厭透頂的人道賀。苦只苦了忠義堂的弟兄們，誰也不敢露頭。遇見他們的人一定會尋根究底，而他們又無法坦誠解釋，只得學烏龜縮頭了。

夏福堂如今是忠義堂的第二把交椅，他就躲在屋子裏沒敢露面，連他的傘行這一天也沒有開市。

然而，別人却不讓他躲着，將近晌午的時候，有人擂門，先輕後重，最後像打雷。

應門的是夏福堂那半大不小的女兒喜鵲，她眞是一張烏鴉嘴，將門打開一條縫，嘟嚷着問：「是報喪嗎?不然爲什麼擂門擂得這樣子急?」

來人是日軍憲兵隊的翻譯姜子初，他似乎有些惱，但他並沒有惱，反而笑着說：「你不是喜鵲麼?眞是女大十八變，愈來愈標緻了……妳爸爸在嗎?」

喜鵲自然認得姜子初，倒也不敢太放肆，皺皺眉頭說：「我爸爸病了。」

「病了?昨天不是還好好的麼?」

「嗯!昨晚受了風寒……」

「喜鵲!我是來報喜的，喜氣一冲，妳爸爸的病立刻就好。快帶路……」話還沒有說完，人就從門縫中擠了進去。

在後面的夏福堂聽得清清楚楚，情知躲不過，連忙向他婆娘吩咐了幾句，他婆娘連忙迎了出來。

「喲!是姜先生，稀客啊!快坐，喜鵲快泡茶，我去叫福堂……」

「二嫂!」姜子初這聲稱呼眞够客氣。「二哥受了風寒，人不舒服，我進去看他……」

「那兒話?房裏太骯髒，迎不得貴客，你請坐……」

二人正在那裏推推讓讓，夏福堂已經從裏面出來了，頭上紮着毛巾，身上披着老棉襖，咳個不停，倒像是眞是受了風寒的樣子。

「二哥!」姜子初假情假意地嚷了起來：「快回去躺着……」

「沒關係，」夏福堂又掩着嘴咳了一陣，才繼續咳下去：「早上吃了一帖藥，發了汗，燒已經退了，我也正想起床走動走動……子初!有事?」

「嘿嘿!跟你報喜來啦!」

「喜?」夏福堂一楞。「這喜從何來?」

「二哥!清鄉大隊有三個中隊的編制，目前先成立第一中隊。福田隊長千挑萬選，左挑右揀，決定委派你爲第一中隊的隊長，這不是天大的喜事麼?」

「這……?」

「二哥!千萬莫推辭，彭家大爺身爲大隊長，你不捧場誰捧場?喏!這是派令。」姜子初拿出一個紅封套塞到夏福堂的懷裏。「福田隊長特派柴田軍曹作你的副隊長，三個分隊長由你在忠義堂的弟兄中挑選委派，至於隊員由你按保甲挨戶抽選，即日成立，即日展開訓練，詳細情形你不妨和柴田軍曹多多連絡。」

夏福堂沒有說什麼，不過他的心却横了：彭家大爺都敢下水，難道我還怕衣裳濺濕麼?

「好吧!」夏福堂一口答應。「請代我回覆福田隊長，一切遵命辦理。」

「二哥眞是聰明人，這裏頭哇!誰有武力誰就作主，嘿嘿!以後還要多仗仰，今晚玉樓東，小弟作東，好生聚聚。」

夏福堂生平最怕見到諂媚的笑，最怕聽到諂媚的言辭，連忙笑着說：「好!你請我，我

請你還不都是一樣，咱們晚上見。」

將姜子初打發走了，夏福堂總算透了一口氣，但當他想到另外一件事時，眉頭又不禁緊緊皺了起來。

「喜鵲她娘!」他招呼他的婆娘，「過來坐，我要跟妳商量一樁事。」

「福堂!你是一家之主，說了就算，還要商量什麼啊!」

「我打算把喜鵲送到她外婆家去住。」

「哦?」夏福堂的老婆吃了一驚，她似乎沒有料想到。「爲什麼?」

「不用我明說，妳也想得到，岳陽遲早要出一囘大漏子，昨天，我找筷子小劉來就是要他送喜鵲出城的，後來因爲情勢緩和下來，才沒有……」

「福堂!我可要提醒你，你就這麼一個女兒，將她送走，不怕別人起疑?」

「妳和喜鵲一起到鄉下去。」

「那樣別人更加起疑了。」

「我有辦法。」

「說說看。」

「從今天起，我開始在外面找不三不四的女人，妳就跟我鬧，到最後鬧得不可開交，妳就帶喜鵲賭氣囘鄉下去住，這樣別人就不會起疑了。」

「福堂……」女人的眼眶中有了淚光。

「喜鵲不小了，妳總不願意眼看着她被日本鬼子，漢奸走狗蹧踏吧?」

「福堂!」女人含淚點頭。「我依你。」

「我們決定這麼辦，千萬別讓喜鵲知道，她嘴快，一不小心就會說出去。好!傘行開市吧，我到大爺那兒去一趟。」

見到彭家大爺，夏福堂將情勢禀明了。彭家大爺的神情穩定，緩緩地說：「福堂!好好幹。」

這句話有些含糊，夏福堂不禁問道：「大爺的意思是……?」

「福堂!你是聰明人，何必我明說?」

「還是請大爺明示。」

彭家大爺壓低聲音：「用敵人的武力去對付敵人是最合算的事，也是最有效的辦法。」

「我明白。」

「福堂，我老了。在忠義堂，我是個架子，在日本人那兒，我是個傀儡，一切全靠你，忠義堂四十年門風是否就此毀掉，全靠你。福堂，你任重道遠啊!」

幫會中的二大爺是很不好當的，他在一人之下，千百人之上，換句話說，上要對大爺負責，下要對衆兄弟夥負責，外還要對鄉里負責。夏福堂能佔住這個座位，自然有他的份量。此刻，彭家大爺只是一句話，而他的肩頭上却多一副重逾萬鈞的担子，因此，他一時沒有說話；也可以說是沒有輕率的接口。

「福堂!你怎麼不說話?」以閱歷來說，彭家大爺應該一眼就能看穿夏福堂的心事；這一問大概是由於他心情不寧所致。

「大爺!」夏福堂語氣凝重地說：「你的說法很對；你的吩咐我也不敢不從。只是……你可曾想到，日本鬼子並不是傻瓜。」

彭家大爺道：「當然，日本鬼子不是傻瓜，俗話說得好，矮子矮，一肚子拐，東洋鬼子個個都有心機……福堂!稍爲用點心，難道還鬥不過他們?」

「大爺說的是，不過，以我的想法，這件事緩得急不得。」

「福堂!你莫非已有主意了?」

「我的想法是，先取得他們的信任，然後抽冷子來他們一下。第一步，在短期內，不管湖上也好，城裏也好，絕不能出一點亂子；第二步，我們要消除福田對我們的疑慮。他派一個軍曹來作我的副隊長，就是不信任我。大爺!你認爲我的想法對不對?」

「對極了!福堂!你想怎麼幹，你就怎麼幹。」

「不過……」夏福堂的臉上浮現苦澀的笑容。「背後一定有不少人罵我們……」

「福堂!在乎那些幹甚麼?放手幹，總有一天，衆鄉親會了解我們。」

在彭家大爺的支持下，夏福堂眞的放手幹了。這一天他眞够忙碌，一個中隊三個分隊，每分隊又是三小隊，每小隊一十六員，就這一天工夫，他組隊完成，天黑之前將花名册送到福田中尉的面前。

晚上，他在玉樓東宴客，日方駐岳陽的要員除了高橋心存芥蒂稱病未到之外，全部到齊；那羣漢奸走狗自然是一個不缺。岳陽城內有好幾個班子，能够上品席台的妞兒也都亮了相。眞箇是冠蓋雲集，脂膩酒香，只吃到晚間十時才散。

也不知是福田的興緻未盡，還是他別有用心，又拉着夏福堂到他們軍方的慰安所去再度狂歡。其中一個名叫和子的營妓對夏福堂服侍得無微不至，福田又在一旁全力撮合。夏福堂借酒裝瘋，就在和子那兒宿下了。

也許是出於一種報復心理吧?日軍在中國蹧蹋了多少淸白的女性，今晚有日女伴宿，夏福堂怎能放過?他粗野，放縱，幾乎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然而和子依然曲意逢迎，不以爲苦。其實，她們在本國軍人的輕視下早已習慣了。

翌晨醒來，夏福堂又有些後悔自己的放縱，他可以想像得到昨夜他的婆娘必定是以淚洗面，終宵未寐。心念及此，連忙就想回家，偏巧福田來了。

「夏樣!」福田一見面就說：「敝國女性是全世界最溫柔的，此言不虛吧?」

夏福堂故意誠惶誠恐地說：「隊長!昨晚酒後失態，眞是該死……」

「這是那裏話?」福田故作神秘地壓低了聲音：「若不是和子小姐對你有意，我就是勉强也勉强不來啊!……和子!妳說是不是?」

和子低着頭，一味吃吃嬌笑。

「夏樣!我要問你一句話，你可要老實回答，你喜歡和子嗎?」

「喜歡!喜歡!」夏福堂根本就不能用別的字眼回答。

「那好，那好，」福田笑瞇瞇地說：「隊部的隔壁有一座空房，我派人打掃，佈置一下，夏樣你就搬過來住。我們不但可以隨時聊聊，和子也方便侍候你，你說怎麼樣?」

夏福堂的腦袋瓜子裏嗡地一响，幾乎在這一瞬間炸開了。他發現這位隊長的釘人戰術非常厲害……對……這本來就是日本人的天性，貪而無饜，步步緊逼。只要你一讓，他必然立刻跨進一步。

夏福堂幾乎想跳起來對福田揮以老拳，但他並沒有那樣作，反而笑了，笑得很放肆。

「夏樣!你笑什麼?」

「我很高興呀!」

「眞的高興?」福田抓住夏福堂的肩頭，凝視着他，似乎想從對方的目光中察看是否有虛僞。

「不過我也很担心。」夏福堂此刻已非常冷靜，將他多年來處理江湖事務的手段使出來了。

「担心甚麼?」

「隊長對我這麼好，我不知將來怎麼報答呢?」

「這是什麼話?」福田用力在夏福堂肩頭上拍了一下。「你對大日本帝國友好，我就應

該對你好……就這麼說定，你們中國人說，擇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今日，今晚你就搬過來住。」

「隊長！那就恭敬不如從命啦！」夏福堂順理成章地答應。這正如了他的心意；如此一來，他的婆娘可有理由帶着他們的女兒避到鄉下去了。

夏福堂的小公館這一天佈置妥當了，門口也釘了一塊木牌，寫着「清鄉大隊第一中隊隊部」幾個大字。晚上少不了又是歡宴一番，吃的，喝的，化費的，反正不是日本人的錢，而是商會搜刮的民脂民膏。

酒色的消受，對夏福堂來說，眞還不太習慣，但他强迫自己習慣。人應該有隨時改變自己生活方式的本領，當你一旦與一羣狗相處在一起時，你必須忍受牠們身上的氣息，以及隨時可能跳到你身上來的狗蚤。

菜，一道一道地上，酒，一杯一杯地灌，女人的歡笑一波一波地送進耳鼓，在座的每一個人似乎都沉醉了，但有一個人却是清醒的。

他是福田。

他悄悄離開，顯然誰都沒有發現。

福田回到憲兵隊，進入他的辦公室，召來了電訊兵。電訊兵手拿拍字簿和鉛筆，全神貫注地等待着。

福田的雙脚擱上了辦公桌，面部向上仰起，口齒清晰地唸着：

「致華中特務機關長！第七作戰方案之第一階段業已順利完成。第二階段卽日實施，成果續報。發自駐岳陽憲兵隊福田中尉。」

電訊兵退去後，福田點燃了一支烟，轉瞬間，室內烟霧瀰漫，他的雙眼瞇着，烟霧中他似乎看到了美滿的前途和大好的遠景。

突然，他從他的黃金寶座上興奮地躍起，揚聲喚人，他的勤務兵應聲而進。他附在勤務兵耳根上低語了一陣。勤務兵退出，他又恢復了原來的坐姿。

有人敲門，福田喊了一聲「進來」，人進來了，是他的翻譯——姜子初。其實，以福田流暢的華語他根本就不需要用翻譯；姜子初是爲那些不懂華語的軍曹，憲兵們服務的。

姜子初行九十度鞠躬禮，前額差點碰着地，然後筆直地站着。福田一伸手，作了個要他坐下的姿勢，他才坐了下來，不過，上身仍是挺得筆直。

「姜樣！事情辦得怎麼樣了？」

「老頭子那邊的事我已經辦好了，我買通了他的厨子，不但可以監視老頭子的言行，到必要時在飲食中放東西也方便。」

「可靠嗎？」

「絕對可靠。厨司不是忠義堂的兄弟，他只認錢。再說，他也怕死。嘿嘿！」姜子初諂媚地笑着。「誰敢跟大日本皇軍要花樣，那不是找死麼？」

福田輕微地皺了一下眉頭，似是對這種奴才相不太欣賞，然後又問：「另一件事呢？」

「我正在查，其中一個我已經查出來了，是孫坤，絕不會錯……」

「最遲明天晚上我一定要知道確實的消息。記住！這件事千萬不能洩漏出去。」

「不敢！不敢！」姜子初又彎下了上身。

「好了！你去吧！」福田一揮手，突又叫住他，道：「慢點！你待一會兒再走，讓我先過去。」

福田又來到了他一手爲夏福堂安排的小公館，酒宴已散，日方客人都已離去，而那些漢奸走狗還在抓住機會狂歡。有的拉開了桌子要打麻將，有的乾脆就圍在一張小茶几的四週擲骰子，一個個醜態畢露。

福田又皺起了他那兩道濃眉。

和子迎了過來，福田輕聲地問道：「夏樣呢？」

「醉了，回到睡房休息……」

「來！」福田只說了一個字，隨卽就轉身出去。

來到外面的天井，福田小心翼翼地將四週察看了一遍，才低聲開口說：「和子！第七作戰方案第二階段已經開始了，妳的責任非常重大，可知道？」

「我明白。」

「根據我的了解，夏福堂不是一個很有主見的人；事實上，以他在忠義堂的地位來說，也不容許他有主見。他的所行所爲，都得聽命於彭家大爺。所以，將妳安排在他身邊，不僅僅是監視他，還要誘說，鼓勵，策動，妳明白嗎？」

「我明白。」和子的語氣仍是那樣沉着。

「我派人在厨房中第三口暗灶裏面安裝了電話，有重要情況就利用電話向我報告。平時千萬不要與我接觸，也不要與我隊上的任何人接觸。夏福堂當然也了解我的安排，他也一定會派幫會中的兄弟監視妳的行動，這一點妳特別注意。」

「我明白。」和子好像只會用這一句話來答覆，再也不會用別的字眼。

福田作了一個告別的手勢，離開了天井，他沒有再進入屋裏去，逕自回到他的憲兵隊去了。

× × ×

彭家大爺叭嘰叭嘰地吸着葉子煙，坐在他旁邊的吳子安一直閉着氣，那股濃郁的烟草味實在使人不安，而他又不敢站起來離得遠點。

好不容易那一長截葉子烟變成了灰，空氣中的烟霧稀薄了許多。吳子安連忙深深吸了一口氣。

「子安！你剛才怎麼說的，再說一遍。」

「二哥作得太過份了，衆鄉親都在罵。」

「哦？」彭家大爺又開始捲菸草。「他作了那些過份的事？」

「跟一個日本女人在外面住小公館，這……這……」吳子安似乎很難找到一個恰當的責備之辭。

「子安！」就從這一聲叫，可以聽出彭家大爺的神態非常凝重。「我特別要向你打一聲招呼，從現在起，我，夏福堂，甚至忠義堂的每一個兄弟，都可能作出令人側目的事。罵由他們去罵，這個耳朵進，那個耳朵出。子安！我太了解你的脾氣，愛面子，受不得寃枉氣，這回却非受不可。不管鄉親罵得多厲害，多難聽，都得忍受。既不許動肝火，也不許對外解釋。明白嗎？」

「明白，但我不明白爲什麼要這樣作。」

「子安，你是聰明人，慢慢去想，自然會悟出其中道理。」

「是！」吳子安恭恭敬敬地應着，接着他又提到另外一件事：「孫坤和汪濟和是不是需要暫時離開岳陽避避風頭？」

彭家大爺取火燃上葉子煙，吸了兩口，才反問：「子安！你認爲有此必要？」

「以我看，福田沒有追究，是反常的；而且這次對我們也太好了，好得教人生疑。他們兩個最好還是暫時避一避。」

「好吧！順便敎他們到四鄉去打聲招呼，敎各分堂的弟兄夥最近老實一點，不要亂桶漏子。」

「好！我吩咐他們明天一大早就出城。」吳子安站了起來，作出告別的姿態。「大爺還有什麼事吩咐？」

「沒有了……」彭家大爺又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對了！子安！我不是查賬，只是想了

解一下，堂上的基金還有多少？」

「這……我一時也說不出詳細的數目……還不少，大爺要用錢，儘管開支。」

「明天想法子到古董市場去搜購一隻是景泰藍的花瓶，多貴都沒有關係。我要送人。」

「送誰？」

「送給福田，聽說他是個古董迷。」

「好！我會去辦。」

吳子安從彭家大院出來後，並沒有立卽回到錢莊去。掏出懷錶一看，十一點還不到。雖然已經很晚，很晚，街上的行人絕了跡，但是在過夜生活的人來說，現在正是黃金時間。

吳子安就是個喜歡夜生活的人。

他是公子哥兒，在忠義堂排名老么，掌管堂上的公積基金，他老子的錢莊又交給了他。大把錢財過手，又是那麼年輕，眞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但他很能握把住，不抽大烟，不賭錢，不沾酒。若是不到「紫玉班」走走，他幾乎要成爲聖人了。不過，他也很有分寸，雖然班子裏一個叫紫玉玲的姑娘對他非常好，他却從來沒有在班子裏宿過。

一進紫玉班，迎客的龜奴將他往廳裏引，吳子安心頭就有了數，紫玉玲房裏有客。

來了個雛妓，手裏抱着琵琶。班子裏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吳少爺喜歡樂器，尤其喜歡聽琵琶，這個雛妓第一次在吳子安面前彈了一闋「十面埋伏」獲得五塊袁大頭的賞錢。以後班子的鴇母可有法子對付吳子安了，每逢紫玉玲房裏有客，吳子安來了撞板時，就教這個雛妓來彈琵琶磨時間。

今天好像不靈了，雛妓一進門，吳子安就向她搖手，又示意她坐下，同時將她懷裏的琵琶拿過去放在一邊。

「馨兒！」吳子安鬱鬱地說：「歇一歇，今晚不想聽。」

「是不是嫌我彈得不好？」在吳子安面前彈奏琵琶，對馨兒來說，是無上榮譽的。現在，她突然有了委屈的感覺。

「這不干妳的事，是我心情不好，不想聽……」吳子安溫和地說。然後，又輕聲問：「紫玉玲有客？」

「嗯！」馨兒點點頭，[illegible]膽地說：「班子裏的姑娘免不了迎新送舊，生張熟魏，吳少爺若對玉玲姊有意，爲什麼不將她贖回去？」

吳子安一直把這雛妓當小丫頭子，想不到她說出如此成熟的話，免不了驚訝地問：「馨兒！妳今年幾歲啦？」

「叫十五。」

才十五歲？嗯！在這種地方生活的女兒家是一定早熟的。吳子安不想將話題集中在馨兒身上，又談起了紫玉玲：「馨兒！那位客人來了多久啦？」

「剛來不一會兒，來的時候已經有八分醉，現在還在喝。」

「什麼樣的客人啊？」

「日本人。」馨兒壓低了聲音：「聽說是憲兵隊的，我聽玉玲姊叫他柴田軍曹。」

「哦！」吳子安心頭暗暗一怔，表面上却沒有顯露什麼神色。「馨兒！我該回去了，告訴紫玉玲一聲，我改天再來看她。」

鴇母趕了過來，千方百計地想留住他。無奈吳子安意興闌珊，說什麼也留不住。

夜已很深，很靜，夜風迎面吹來，不禁使吳子安打了一個冷噤。他有些自責地問：「子安！你過的是什麼生活啊？你腦子裏充滿了幻想，而你的作爲呢？……嘿嘿！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迎面一個半醉的日本兵手裏提着酒瓶，嘴裏唱着「滿洲姑娘」，搖搖幌幌地走了過來。吳子安心頭突然感到一陣抽痛……民族尊嚴被踐踏，人性被蹂躪，而征服者只不過是這副模樣。「站住！」那個半醉的日本兵突然發現了他。吳子安心中在冒火，而他表面上却像結了冰，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你……是幹什麼的？」那日本軍說着半生不熟的中國話。

「老百姓。」

「好老百姓通統睡覺了，你……一定是大大的壞蛋，跪下！」

吳子安表面上那層冰霜開始溶化了，怒火已從眼眶中吐出火苗，他咬着牙，跪了下去。

那名醉兵蹺起一隻脚來踩着吳子安的頭，縱聲狂笑：「哈哈……支那豬！東亞病夫！哈哈……」

吳子安的心劇烈地抽痛，渾身在冒冷汗……柴田軍曹也是如此在蹂躪紫玉玲麼？……他又打了一個冷顫：混蛋！沒有廉恥，沒有血性的東西！自己正受到莫大侮辱，怎麼還會想到那個窰姊兒？

那個日本醉兵正在以他的靴皮子發洩他的優越感，他用力地踩，直到吳子安的面部貼到地面，還沒有放鬆。强烈的反抗意識在吳子安的心底浮昇，他的每一根血管都充脹着，每一根神經末梢，每一個細胞，每一個意念……都在吶喊：殺他！殺他……

吳子安雙手緊握日本醉兵的足踝，猛力往上一抬，那日本醉兵立刻向後跌倒。他的攻擊一旦開始，就無法中途停止，事實上也不可能中途停止，那日本憲兵當背脊骨着地的那一刹那就清醒了；第一個動作就是去拔腰間所佩的短槍。吳子安撲過去，壓住敵人，雙手扼住日本醉兵的頸項，一股濃郁的酒氣從對方口中噴了出來。

吳子安使盡了全力，雙手絲毫不放鬆，彷彿他正抓着千萬寶藏的鑰匙，稍稍一鬆，就會消逝無踪。

那日本兵開始還有輕微的反抗和掙扎，到最後完全靜止了。不過他的右手還緊緊地抓着吳子安大褂的前襟不放，吳子安費了好大的勁才將那隻沾滿了血腥的手扳開。

四週好靜好靜，吳子安能清晰地聽到自己的心跳。他的額頭在淌汗，背脊也在淌汗……渾身都在淌汗。他剛剛才殺了人，他從來都沒有想到過自己會殺人；而且是用一雙手去殺人。但他並不慌亂，而且還有點驕傲。活了二十七年，總算不負昂藏七尺，作了一件男子漢大丈夫應該作的事情。

遠遠傳來脚步聲，在靜寂的夜裏，皮靴子敲在石板路上聽起來格外清晰。吳子安知道，那是日軍的巡邏隊。

他連忙抓住那隻方才曾經踐踏他腦袋的脚，將侵略者的屍體拖進了一條窄巷，然後在黑暗的街頭消失了踪影。

× × ×

天氣轉晴了，但是整個岳陽却籠罩在一片看不見的陰霾之中，日兵的屍體發現了，福田下令戒嚴，禁止通行出入，聲言一定要緝拏兇手歸案。

「夏樣！」福田的臉色從來不曾如此難看過，也許是因爲他强烈的優越感受到損傷的緣故。「這不但是對我挑戰，也是在對你挑戰。清鄉大隊沒有成立以前，城裏還沒有出過這種事，昨天剛成立，晚上就出了事。反動份子膽敢在通衢大道殺死大日本皇軍，這還得了？這還得了？」

隔夜的宿醉未醒，夏福堂頭腦還是昏昏沉沉的，而且這宗意外事件，也的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眞不知道該如何回答福田的話。只有藉着低頭穿鞋的動作，暫時閃避過福田嚴厲的目光。

（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

高　皐·文
盧　令·圖

穿雲箭（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翎和石鳳翥、墨姑、小素及病瘟神兄弟在黃河渡口被鐵槍堡的人設伏截擊，經一番血戰，擊敗來犯者，爲此就擱只得在鎭上歇宿下來。那晚凌翎發覺有人潛至窗外偷窺，急追出，被誘引至濮陽境內，凌翎本想折回與石鳳翥會合，但想獨自探訪鐵槍堡下落，遂在濮陽落棧，半截觀音追踪來到，要凌翎傳授她陽春心法，凌翎不允，半截觀音出其不意點了他穴道，將他帶返鐵槍堡，凌翎向她詢問父母下落，半截觀音轉詢雲二九，據說從未聽過凌長風夫婦被鐵槍堡擄來，半截觀音對凌翎表示不信雲二九所說——

險墮柔絲網　倖逃虎口災

半截觀音道：「雲二九說話之時不敢瞧看咱們，足以證明她心頭有鬼。」

凌翎道：「那……咱們……」

此時侍女已送來酒菜，凌翎只得將想說的話暫時忍住。

自然，這頓酒食他不便再作峻拒，而且他也確需進食。

飯後，當侍女收去碗筷之際，半截觀音說道：「兄弟！對尊父母失踪之事，咱們必須從長計議，此地耳目衆多，咱們不便多說，你自己先回去，二更之後，姊姊會來……」

凌翎道：「這……」

他原想要半截觀音替他解開穴道，又怕她因爲有所顧忌而沒有提出。

其實解開穴道祇不過擧手之勞，這有什麼好顧慮的？

再說，半截觀音的話矛盾很多，他只是當局者迷，處處向好處着想，雖然有點覺着不妥，却想不到不妥之處何在。

譬如半截觀音說此地耳目衆多，說話有點不便。

似想，她既敢在閨房中以酒食欵待凌翎，何在乎講多幾句言語。

最後他終於想到不妥之處了，那就是二更之會。

他想拒絕，但對父母失踪之謎，不得不寄望於半截觀音，話到嘴邊還是嚥了回去。

這一陣遲疑，侍女已回到房中，半截觀音立即吩咐將他送回去，他只好辭了出去。回到臨時的牢房，他深深吁出一口長氣，這一切遭遇不僅離奇怪誕，而且沉重得使他有點不勝負荷。

父母失踪，師妹離散，自己孑然一身，却碰到一些令人無法想像之事。

最使他不安的是二更之約。

因爲半截觀音不再是冰清玉潔的少女，而是一個妖艷迷人的少婦。

如果她……他不敢再想下去，心頭却對半截觀音昇起一股恨意。

要是她不封閉自己的武功，豈會就這麼聽人擺佈？最低限度，總可以逃出她的掌握。

想到逃，他忽然衝動得奔向窗口，只要沒有守衛之人，他想逃走試試。

這的確只能稱作試試，因爲能够逃脫的機會實在不多，不要說鐵槍堡的戒備十分嚴密，無論碰到任何一個鐵槍門下，也能够不讓他逃出手去。

不管怎樣，他還是奔到窗前，目光四轉，向窗外打量了一陣。

沒有人，連一個鬼影子也瞧看不到。

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不能輕輕的放棄。

更巧的是房門沒有在外面加栓，似乎誠心讓他逃跑似的。

他拉開房門，大大方方的跨了出去，如若碰到鐵槍門下，他就自稱隨便走走，身爲堡主夫人的兄弟，難道連行動也沒有自由？

這是他的如意算盤，別人怎樣打算他就管不得那麼多了。

房外是一座園林，花木扶疏，濃蔭處處，加上月色一片朦朧，的確是逃亡的最好時機。

他不敢東張西望，只是跟着一條小徑前進，他沒有發覺一條人影，但誰敢担保林蔭之中沒有潛伏之人？

一直走到園外，沒有碰到任何阻碍，園外同樣瞧不到人跡，好像這幢房屋根本就沒有人存在似的。

此時他不再遲疑，放開脚步，向西南一陣狂奔。

其實他並不明解此地的環境，西南究會通到那裏他也毫無所知，他所以如此，是因爲這個方向較爲荒凉，荒凉容易躲藏

而已。

經過約莫兩個時辰的奔走，已經遠離被囚之地，他心下稍安，就在一塊山石之上坐了下來。

夜風較適才强勁了幾分，天空浮雲四散，現出一片清新的月色。

他向皓月瞧了一眼，忍不住發出一聲嘆息。

趙城凌家世代習武，在江湖道上，凌家是一塊人人敬重的金字招牌。

現在家人離散，存亡莫卜，他自己又落得這般慘狀，怎能不叫他扼腕長嘆。

只是他剛剛嘆出一口長氣，一陣鐵蹄敲擊山道之聲忽然遙遙傳來。

他霍的長身而起，將身形藏於石後，雙目圓睜，向蹄聲之處瞧去。

那是十餘騎駿馬，正向西方奮蹄狂馳，由於距離過遠，瞧不清馬上人的服色。

只有一點他瞧得明白，馬上人一律勁裝，還揹着一桿長長的兵刃，不用說，自然是鐵槍堡那一夥了。

鐵槍堡夤夜出動，必是發現他已經逃走，瞧他們這種陣仗，好像是對他勢在必得。

於是他再向四週注意瞧看，果然又發現一羣人影。

這批人物爲數不少，正向他藏身之處迅速接近，他不敢再瞧下去，緩緩由石後退出。

此時他才注意到四週的地形，只是一些起伏極小的丘陵，根本找不到一個藏身的所在。

跑麼？武功被封，眞力無法提聚，如何能逃過這般人的追捕？

人就是這樣，不到黃河心不死，雖然明知很難逃脫，總得盡力一試。

穿過了丘陵地帶，是一片阡陌相連的田隴，右側一排垂楊，倒影搖曳，映在一泓池塘之內。

他通過垂楊之時，扭頭向身後瞥了一眼。

「糟！」

敢情他不止是形跡已露，鐵槍門下已追至三十餘丈的距離。

及擧目向前一瞥，依然全是農田。

雖然在前方有一片森林，右前方有一條山溝，但都在百丈以外，他必然無法到達。

他此時的心情，可以說惡劣已極，面臨毫無掩蔽的絕地，他怎能不大爲恐慌！

也許人急智生吧，他忽然摘下一條蘆管，悄悄溜進池塘。

× × ×

「噫，這小子怎麼忽然不見了？」

「瞧瞧是不是躲在池塘裏。」

「不可能的，除非他是魚，是泥鰍，誰能閉氣閉得如此之久？」

「那麼莫非他鑽進森林去了？」

「嗯，說不定逃進了山溝。」

「我想不會。」

「怎麼說？」

「他如果能有逃進森林或山溝的速度，還能讓咱們追得如此之近？」

「話是不錯，可是你別忘了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他的武功雖被封閉，姓凌的可不是一個常人。」

「那——你說怎麼辦？」

「咱們分作兩起，你搜山溝，我搜森林。」

「好，就這麼辦。」

鐵槍門下搜過山溝，也搜過了森林，方圓數十里，都搜遍了，最後，還是失望而去。

這一陣時間不短，幾乎日色偏西，他們才結束了這場搜捕。

但凌翎究竟藏在那裏？

他自然藏在水塘之中了。

雖然他不是魚蝦，但他有一條蘆管，他將身體匿藏於水草之內，口含蘆管，自然可以呼吸。

長時泡在水中，滋味並不好受，不過這是值得的，如果被人逮住，那時的痛苦必定更不好受。

他無法明瞭敵人已否撤走，那麼，最安全的方法只有等，等到天黑之後，再走出水塘。

這的確是一個萬全的打算，除非有人守在塘邊，應該是萬無一失。

天下的事往往會出人意料之外，萬全的打算有時候也難免出點岔子。

現在凌翎就出了岔子，刷的一聲輕响，他口中含着的蘆管，竟被人一把抽了起來。

這一下可糟了，失去蘆管呼吸立斷，他除了伸頭出水，實在別無選擇。

費了不少氣力，吃了不少苦頭，到頭來還是落到敵人的手裏，他心情的窩囊可想而知。

他的雙耳剛剛伸出水面，忽然聽到一

陣嬌笑之聲。

「眞好玩，喂，你這算是在練什麼奇功？」

眞好玩？原來是有人在開玩笑，一股怒火不由直衝髮尖。

但語音瑯瑯，如同珠走玉盤，實在好聽已極。

自然，適才拔去他口中蘆管的必然就是一位頑皮的姑娘，可是她這項頑皮却幾乎要去他的小命。

他循着聲音一瞧，果然是一位姑娘，只是他原想敎訓她一頓的意思却已烟消雲散，滿腔怒火也無法發揮出來。

因爲這位姑娘身着白衣，長髮如雲，清麗的粉頰上堆着一片天眞的憨笑，一雙白如羊脂的小手還在拍個不停。

衝着這麼一個天眞無邪的少女，他的怒氣怎能發出！

「姑娘！妳差一點害苦了我了。」

「哦，是不是你差一點走火入魔？」

「不，在下又不是在練什麼奇功，那裏會走火入魔。」

他說話之間，業已爬上塘岸，目光四週一掃，吁出了一口長氣。

白衣姑娘仍跟着詢問道：「不是練功是做什麼？洗澡也不能穿着衣服洗呀！」

凌翎道：「這個妳就不必管了，妳有沒有見到一些灰衣大漢？」

白衣少女道：「灰衣大漢？沒有，除了你，我一個人也沒有瞧見。」

凌翎道：「姑娘怎麼到這兒來的？」

白衣少女雙目一瞪道：「你這人說話眞怪，我家住在這兒，我怎麼不能來？」

凌翎哦了一聲道：「對不起，姑娘，我只是隨便問問。」

白衣少女道：「聽口音，你不是本地之人，你倒是怎麼跑到這兒來的？」

凌翎道：「這個……」

白衣少女呶呶嘴道：「我知道了，你一定不存好意！」

凌翎道：「我怎樣不存好意了？」

白衣少女道：「你躲在水裏莫非是等待天黑？」

凌翎道：「不錯。」

白衣少女道：「這就是了，天黑之後你便……偷。」

凌翎苦澀的一笑道：「姑娘誤會了，在下躲在水中只是在逃避敵人。」

白衣少女道：「逃避敵人？莫非你是一個逃犯？」

凌翎道：「姑娘又誤會了，凌某頂天立地，豈是鷄鳴狗盜之人！」

白衣少女由脚到頭，向凌翎仔細打量一陣，然後點點頭道：「你的確不像一個壞人，不過我爹說人心難測，所以我對你只能相信一半。」

凌翎笑笑道：「多謝姑娘對我相信的一半，請問這兒是什麼地方？」

白衣少女道：「這兒是安山，屬於東平縣管。」

凌翎愕然道：「東平？那我暈迷不止一天了。」

白衣少女道：「你說什麼？暈迷？」

凌翎道：「這個姑娘就不必管了，告辭。」

白衣少女道：「喂，你不能走。」

凌翎道：「爲什麼？姑娘。」

白衣少女道：「你適才不是問灰衣人麼？這兒雖然沒有，前面却十分之多，如果你是在逃避他們，不正是送到虎口裏去了麼？」

凌翎面色一變道：「眞的？」

白衣少女櫻唇一噘道：「你這人眞是的，我幹嗎要騙你？」

凌翎道：「不要生氣，姑娘，我沒有說妳在騙我，只是……只是……」

白衣少女道：「我適才由姥姥家來，瞧到他們堵住路口，檢查行人，像兇神惡煞似的，那般人一定不是什麼好東西。」

凌翎道：「他們是鐵槍堡的，在武林中名聲頗爲喧赫。」

白衣少女道：「哦，勿怪他們每人都提着一桿鐵槍，咳，你幹嗎要開罪那般惡人？」

凌翎長長一吁道：「其中的原因一言難盡，姑娘，在下要離開這兒，還有別的路麼？」

白衣少女道：「有，不過他們人多勢衆，能够堵住一條路就不能堵住別的路麼？你在這兒人生地不熟，依我說你決不能走。」

凌翎眉峯一皺道：「這個……」

白衣少女道：「這樣吧，我爹十分好客，你先到我家避避風頭再說。」

凌翎道：「咱們素昧平生，怎好打擾姑娘。」

白衣少女道：「瞧你婆婆媽媽的，走吧。」

凌翎遲疑着道：「在下十分失禮，還沒有請敎姑娘……」

白衣少女道：「我叫匡妮，我爹叫匡一民，你呢？你叫什麼？」

凌翎道：「在下凌翎。」

匡妮（白衣少女）牽着凌翎的手道：「走吧，你這身濕衣也得換一换，否則會生病的。」

這當眞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凌翎在走投無路之時，碰到了好心的匡妮，只得跟住這位萍水相逢的姑娘前去。

匡家位在東平湖畔，山明水秀，綠柳成蔭，是一個風光明媚的所在。

匡一民是一個不第秀士，家中頗有田產，所以無意功名，只在東平湖畔過着隱士一般的生活。

當匡妮將凌翎帶到之時，匡一民雖是驚訝，却毫無責怪之意，可見這位不第秀士的確好客。

及明白凌翎的遭遇之後，他十分同情的道：「只要凌公子不嫌棄，你就住下來吧，妮兒！叫妳常伯伯替凌公子收拾一個房間。」

匡妮道：「是的，爹，凌公子，跟我來。」

常伯伯年逾六旬，是匡家惟一的一對僕人。

匡家的人口十分簡單，除了匡一民夫婦及匡妮，另外就只有常伯伯，常姥姥一對年老的僕人。

常伯伯將西廂收拾出來讓凌翎居住，匡妮找來衣衫給他替換，使他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

當晚他運功很久，傷勢雖已無碍，却無法打通被半截觀音封閉的經脈。

以他一身超人的功力，竟無法打通閉塞的穴道，可見半截觀音制穴的手法是何等的高明！

不管半截觀音制穴如何高明，如若他能與人以陽春心法互相衝擊，仍可輕而易舉的將穴道衝開。

只是當今之世，只有一人能跟他運用陽春心法，那就是他的師妹上官細柳。

但茫茫人海，上官細柳究竟芳踪何在？想到這些，忍不住長長一嘆。

翌晨早餐之後，匡妮向他笑笑道：「凌公子！走，我帶你遊湖去。」

凌翎實在沒有心情遊湖，但他不忍叫匡妮掃興，只得强提精神，隨着她走向湖畔。

水平如鏡，波泛不興，幾隻白羽紅嘴的水鳥在湖面上振翼翱翔，瞧着這份景色，不由使他心胸一暢。

湖邊柳蔭之下泊着一葉輕舟，匡妮拉着他奔到柳蔭深處道：「凌公子！咱們划船去。」

凌翎道：「我不會。」

匡妮道：「坐在船上你會麼？」

凌翎微微一笑，只得跨上船去。

匡妮解開繩纜，輕輕跳上船頭，拿起竹篙一點，小船便像激箭一般盪入湖心。

然後她走上船尾，搖着櫓使小船緩緩前進。

凌翎由衷地稱讚道：「想不到姑娘操舟之術竟然如此高明。」

匡妮抿嘴一笑道：「那你就當心一點，否則……」

凌翎道：「否則怎樣？」

匡妮道：「否則我就撒手不管，瞧你怎麼回去！」

凌翎道：「我不怕。」

匡妮道：「當眞麼？你會水功？」

凌翎道：「不會。」

匡妮道：「那你憑什麼不怕？」

凌翎道：「姑娘忘了，咱們是風雨同舟啊。」

匡妮眉兒一揚，嘴兒一撇，然後噗哧一笑道：「癩皮。」

這位姑娘是美麗的，但她的美麗絕不會超過半截觀音。

只是天仙與魔鬼是有分別的，魔鬼能够迷人，它却沒有天仙的那份聖潔。

凌翎的年歲雖然不大，却已屢遇坎坷，久歷風塵，對女性，他已經能够作正確的觀察。

他印象最深的是上官細柳，而這位匡妮姑娘與上官細柳正是同一類型的人物。

因此，他對匡妮一開始就具有好感，此時更增加了一份喜愛。

匡妮見他目不轉瞬的向她瞧着，不由嬌靨一紅道：「瞧你這個樣兒，莫非我的臉上生了花？」

凌翎啊了一聲，急忙收回目光道：「我在猜……」

匡妮道：「猜什麼？」

凌翎道：「猜妳會不會武功。」

匡妮道：「你說呢？」

凌翎說道：「會，而且，還是一位高手。」

匡妮一怔道：「好眼力，那麼你必然也是武林中人了。」

凌翎道：「趙城凌家，姑娘可曾有過耳聞？」

匡妮啊了一聲道：「七情簫凌大俠是你的什麼人？」

凌翎道：「是家父。」

匡妮道：「原來是凌少俠，失敬，失敬，但……」

凌翎道：「在下遭人暗算，已然失去武功。」

匡妮道：「有這等事！就是那班灰衣人？」

凌翎道：「差不多。」

匡妮道：「不知道我帮不帮得上你的忙？」

凌翎道：「那人使用的是獨門封穴手法，你帮不上的，不過……」

匡妮雙目倏睜，道：「不過怎樣？你說。」

凌翎長長一吁道：「說來徒亂人意，還是不說的好。」

匡妮櫻唇一噘道：「是不信任我？」

凌翎道：「在下決無此意，姑娘不要誤會。」

匡妮面色一霽，說道：「不要緊，我說的玩的，咱們回去吧，太久了，娘會担心的。」

凌翎道：「姑娘說的是。」

匡妮輕輕一撥櫓槳，小舟便掉頭急駛，片刻之後再回到柳蔭之下。

他們剛剛上岸，匡妮忽然低呼一聲道：「小心，他們來了。」

凌翎道：「誰來了？」

匡妮道：「灰衣人。」

凌翎掩身柳蔭向莊院瞧着，果然發現十餘名鐵槍門下正魚貫進入院門。

他呆了一呆道：「這般人寃魂不散，竟找到這兒來了。」

匡妮道：「快，咱們回莊去瞧瞧。」

凌翎道：「那不是送羊入虎口麼？」

匡妮道：「莊後有一條秘道，包管萬無一失，你跟我來。」

她牽着凌翎的手繞道急奔，由一條小溝進入秘道，約莫盞茶時份，進入一間長方形的秘室。

這間秘室正在大廳之後，牆壁上鑿有幾個小孔，既可流通空氣，也能够瞧到大廳上的一切。

此時一陣陣慘叫之聲正由壁孔傳入秘室，凌翎運目一瞥，不由不吃一驚。

敢情本莊的莊主匡一民夫婦，以及常伯伯，常姥姥全部遭了毒手。

匡一民夫婦，常姥姥等三人被縛在庭柱之上，鐵槍門下揮鞭如雨，在對這三位老人拚命毒打。

常伯伯倒在靠近廳門之處，身旁洒下一片鮮血。

凌翎瞧得氣憤塡膺，他實在再也忍耐不住。

別人收留他，解衣推食，這份恩情，他已經銘感五內。

現在再叫他們遭受池魚之殃，爲自己而受到如此慘痛的橫禍，只要稍有血性之人，怎能不挺身而出。

他想出聲呼叫，但一隻溫柔的小手却

及時堵住他的嘴唇。

「凌少俠！你不能叫，否則你就害死我爹娘了。」

這是嚴重的警告，凌翎自然不敢叫了，但他的心頭却充滿了疑惑。

「爲什麼？姑娘，他們要的是我，難道我出去了他們還會傷害令尊？」

「他們死了人，還有人受了傷，這個樑子咱們跟鐵槍堡結定了，你不出去咱們還佔到一個理字，你一出去咱們就變作窩藏人犯，他們豈會放過我的爹娘！」

話是不錯，但那鞭聲，叫聲，像利箭一般刺進他的心腔，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在，他怎能眼睜睜的不管。

於是他回顧緊依身側的匡妮道：「姑娘！去跟他們拚了，咱們不能瞧住三位老人家受罪。」

匡妮幽幽一嘆道：「我何嘗沒有想到去拚，可是那只是匹夫之勇，咱們送了命還要加速爹娘的死亡！」

凌翎道：「妳的武功不是很高麼？爲什麼妳會不敢？」

匡妮道：「不錯，原先我的確認爲我的武功很高，可是常伯伯都遭了他們毒手，我……唉……」

凌翎道：「莫非常伯伯的武功比妳高明？」

匡妮道：「我的武功是常伯伯教的，他自然比我高明了，唉，除非你的功力恢復，咱們就只能聽天由命。」

是的，只要凌翎的功力恢復，這般灰衣人豈會放在他的心上。

而且恢復功力並不是一件很難之事，只要將陽春心法傳給匡妮，待她運用熟練之後，就可使他的功力恢復。

祇不過陽春心法不傳外姓，這是祖訓，違背祖訓就是凌家的不肖子孫，所以他不敢。

再說匡妮是一個天眞無邪的少女，與他也不過剛剛相識，要匡妮跟他嘴對嘴的運氣提功，他實在開不了這個口。

那麼難道眞的就這麼聽天由命麼？

他不能！

那哀嚎之聲如同利箭穿心，他片刻也無法安靜下去。

秘室的空氣原本不多，此時似乎更爲稀薄，汗水已經浸透了他的衣衫，他心煩意躁，顯得有點手足失措。

「少俠……」

在一聲親暱的呼喚之後，送來一塊香噴噴的綉帕。

妮姑娘似乎忘了她父母的哀嚎之聲，倒同情起凌翎來了。

凌翎忽然一把抓着匡妮的玉腕道：「妳肯麼？姑娘。」

匡妮甜甜的一笑道：「說吧，少俠，無論什麼事我都會答允你的。」

凌翎道：「我……」

匡妮道：「你怎樣？」

凌翎道：「咳，叫我怎樣說才好。」

匡妮道：「隨便怎麼說都行，少俠，不要顧慮，縱然是你說錯了我也不會怪你的。」

凌翎遲疑半晌，終於鼓起勇氣道：「咱們凌家有一種獨門心法……」

匡妮道：「什麼心法？」

凌翎道：「陽春心法，只有這種心法才能使我恢復武功。」

匡妮道：「那太好了，你快運功，我替你護法。」

凌翎輕嘆道：「不，這種心法，必須兩個人同時運功，才能達到一陽復生，眞力萌動。」

匡妮道：「兩人同時運功？可是到那兒去找另一個練過陽春心法的人。」

凌翎道：「這個……」

他放開匡妮的手腕，眉峯緊皺，神情上顯得痛苦已極。

匡妮將身體再向他靠近一點，並以柔若春風的音調在他的耳邊輕輕道：「少俠，家父母的生死不談，你也應該爲自己着想，既然你有法子恢復武功，你還遲疑什麼？」

凌翎長長地吁一口氣，道：「好吧，可是……」

匡妮道：「瞧你，多婆婆媽媽的，快說嘛。」

凌翎道：「我說過，運用陽春心法必須兩人同時運功……」

匡妮道：「我聽到了。」

凌翎道：「那運功之人，必須雙唇相吸……」

匡妮道：「少俠，你……」

凌翎道：「本門陽春心法不傳外姓，必須夫婦才能合練，實情確是如此，姑娘千萬不要誤會。」

匡妮略作沉吟道：「這麼說小妹是不合條件了！」

凌翎道：「爲了拯救尊父母，在下願意從權，只是姑娘……」

匡妮一嘆道：「情勢如此險惡，咱們已別無選擇，我……答允你。」

凌翎道：「多謝姑娘，請妳仔細地聽着……」

爲了形勢所迫，他不得不違背祖訓，將獨步武林的陽春心法，傳給一個陌生的姑娘。

只是大廳之上忽然傳來一聲怒叱道：「惡賊，你們居然欺侮我師妹的大師兄，本公子要不叫你們橫着出去，就枉稱紫衣郎君了。」

在江湖道上，紫衣郎君郎天眷，是年青一代中的有數高手，凌翎雖然與他緣慳一面，却也聽過此人的名頭。

現在他竟然來了，聽口吻，匡一民還是他師妹的大師兄。

憑紫衣郎君的身手，對付這般鐵槍門下，大概不會有什麼困難，那麼匡一民得救了，凌翎自然也獲得解脫。

他不必傳授匡妮，也不需違背祖訓，這是喜從天降，他怎能不瞧瞧紫衣郎君的豐采。

於是，他湊近壁孔，向大廳中瞧去。

他瞧見了，紫衣郎君豐神若玉，果然見面勝似聞名。

祇不過他這一眼瞧去，除了紫衣郎君，必然還會瞧到別的。

他的確瞧到了別的，譬如匡一民夫婦，常伯伯，常姥姥，以及那十幾名鐵槍門下。

但他只瞧了一眼，竟然面色大變。

敢情倒斃廳門附近的常伯伯死而復生

，匡一民輕易的由柱上脫身而下，並且在指手畫脚的向紫衣郎君悄悄的解釋。

鐵槍門下沒有向紫衣郎君進攻，他們這一羣人的頭兒，也站在匡一民的身側與紫衣郎君談話。

凌翎不傻，眼前所見，他自然十分明白。

於是他猛一旋身，目蘊怒火，向身側的匡妮瞧去。

匡妮垂下了頭，她羞慚得不敢再瞧看凌翎一眼。

不敢瞧看是一回事，她却在以傳音入密的上乘武功向凌翎作簡要說明。

「少俠！你必然已經瞧出這是一個騙局了，小妹受命向少俠行騙，實在是情非得已，現在希望你再相信我一次，快跟我走，否則你必將落到他的手中。」

語音一落，她的螓首也抬了起來，那一雙湛然的目光，一瞬都不瞬的，向凌翎瞧着。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一個曾經受騙之人，很難再相信別人的甜言蜜語。

但凌翎不是常人，他只是微作思忖，便應了一個好字。

匡妮不再說什麼，一把抓着凌翎的手腕，反身由秘道狂奔。

奔出秘道之後，她未作絲毫停留，並且加快速度，奮力急馳，直到百里之外她才停了下來。

凌翎失去了武功，與常人沒有什麼兩樣，匡妮帶着他奔馳百里，自然要耗去不少眞力。

她在一塊山石之上坐下，再拍拍身旁的石塊道：「少俠一定有很多疑問，你先坐下我慢慢的告訴你。」

凌翎坐下之後，她長長一嘆道：「我不知道我作對了還是錯了，我只是不明白人生爲什麼會如此微妙！」

凌翎道：「姑娘是說……」

匡妮道：「在騙局失敗之後，我可以將你交給大師兄，可是……」

凌翎道：「姑娘的確應該這樣，現在，……爲時未晚。」

匡妮道：「晚了，咱們爲什麼離開秘室，小妹很難自圓其說。」

凌翎說道：「你回去就說我逃妳追，行麼？」

匡妮微微一笑道：「一個失去武功之人，能够逃出百里？」

凌翎道：「這個……姑娘可以再編造一點理由。」

匡妮道：「你這是小看家師了，他不僅心思細密，而且疑心十分之大。」

凌翎道：「令師是誰？」

匡妮道：「鐵槍堡主舟搏。」

凌翎愕然道：「姑娘原來是鐵槍堡主的高足，勿怪功力如此之深，那麼，匡一民……」

匡妮道：「他是家師的首徒，也是小妹的大師兄，」

凌翎道：「那麼姑娘並不姓匡了？」

匡妮道：「不錯，我叫安安，家父是金象園主安逢六。」

凌翎道：「原來是安姑娘，失敬，不過在下還有一點不解。」

安安道：「少俠請說。」

凌翎道：「設局誑騙在下之人，究竟是令師還是令尊？」

安安道：「是家師，不過金象園與鐵槍堡息息相關，是無法分別的！」

凌翎道：「原來如此，唉，在下實在太笨，竟未想到逃出半截觀音的掌握，不應該如此容易。」

安安道：「是的，如非小妹引開看守之人，你想逃的確不易。」

凌翎一怔道：「聽姑娘的口吻，在下落入騙局，似非半截觀音的授意。」

安安道：「自然不是，小妹是奉家師之命安排的。」

凌翎道：「半截觀音不是貴堡主夫人麼？」

安安道：「不錯。」

凌翎一怔，道：「這就怪了，難道，令師夫婦之間，還要各行其是，互逞機鋒不成？」

安安道：「這個小妹就不知道了。」

凌翎道：「好吧，咱們不談這些，姑娘今後將如何自處？」

安安道：「我想回鐵槍堡去。」

凌翎道：「令師如果追問，姑娘如何答復？」

安安道：「據實呈報，實話實說。」

凌翎道：「令師會放過姑娘？」

安安道：「其中情形十分微妙，也許家師會放小妹一馬。」

凌翎道：「但願能如姑娘所言，在下想就此告辭。」

安安由懷中掏出一些銀兩道：「這點東西不成敬意，希望少俠能够哂納。」

凌翎稍作遲疑，終於接過銀兩道：「大恩不言謝，願姑娘多多保重。」

雙拳一抱，逕自急馳而去。

× × ×

七情簫凌長風，奪命神釵夏鳳儀，這一對武林夫婦，當得是功蓋寰宇，譽滿江湖，近百年來，武林中無人能出其右。

但樹大招風，名滿遭妄，因而山西趙城凌家莊刦難重重，幾乎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慘境地。

× × ×

江湖傳說夏鳳儀喪生古北口。

又說凌長風夫婦做了鐵槍堡的階下之囚。

不管怎樣傳說，凌長風夫婦却在「馬蘭關」出現，同行的還有上官細柳，及朱龍范虎一對忠僕。

當然，無風不起浪，夏鳳儀的確曾經中人暗算，身中劇毒，幾乎在古北口失去生命。

幸得上官細柳及凌長風主僕先後趕到，將她救往口外五龍山求醫，一幌數月，終於毒傷除盡功力恢復。

現在他們由馬蘭關入關，經遵化，玉田，直趨天津。

這天到達林南倉，祇不過晌午剛過，凌長風原想在鎮上打個尖就走，因爲他們關心凌翎，急欲回轉趙城瞧個究竟。

但一片喊殺之聲由鎮上傳出，似乎這個鎮集遭到了什麼意外。

朱龍一提馬韁，奔到凌長風的身側道：「老爺！鎮上必然有事，可否讓小的先去瞧瞧？」

凌長風道：「好，快去快回。」

朱龍應了一聲，將馬匹交給范虎，然後展開身形，向鎮上急馳而去。

片刻之後，他匆匆奔回道：「老爺！是天羅門……」

凌長風愕然道：「有這等事，當年天羅門橫行中原，在江湖上掀起一片血腥，今日咱們既然遇見就不能不管。」

奪命神釵夏鳳儀道：「不必咱們前去，他們已經出鎮來了。」

上官細柳向鎮上奔來的人潮瞥了一眼，道：「師父！那天羅門下可能就是成大哥。」

夏鳳儀道：「就是在海上救了妳，再將妳送返中原的成昆？」

上官細柳道：「是的，只有成大哥是天羅門下，可是他却是一個好人。」

上官細柳如此一說，夏鳳儀倒有點為難起來。

因為，凌長風行道江湖，是只見一義，不見生死，只要義之所在，他決不縱情徇私，成昆對上官細柳有恩，是一回事，為了要消弭武林禍患，只怕他絕不會輕輕放過成昆。

她思忖之際，鎮上湧出的人潮，已經到達他們丈外之處。

這般人以螳螂派掌門趙一舟為首，除了該派的四大金剛護法，及四壇精銳之外，還有黑白兩道十餘名知名之士。

趙一舟的身旁是一名身着青衫，年約五旬的中年文士，凌長風一見此人，眉頭不由輕輕一皺。

原來此人名叫胡不歸，一身功力已達超凡入聖的境界。

二十年前，此人就已名震江湖，並贏得一個書劍雙絕的雅號。

祇不過他雖是腹笥豐碩，却讀書而不明理，只要自以為是，就非往牛角尖裏鑽不可。

凌長風早已識得此人，却從不與他交往，現在既然有他出面，對天羅門之事凌長風就不願插手過問了。

此時趙一舟已抱拳一禮道：「這當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想不到在這裏又見到凌兄俠駕。」

凌長風也雙拳一拱道：「兄弟為了帶拙荊到五龍山求醫，有幸又遇見趙掌門，這位是胡大俠吧，十年不見，胡兄豐采不減當年。」

胡不歸道：「好說，兄弟山野之人，怎能跟凌大俠相比。」

凌長風微微一笑道：「兄弟離家已久，思鄉之心頗切，兩位如果別無他事，兄弟就此告別。」

趙一舟道：「別忙，咱們正有事請敎凌兄！」

凌長風道：「哦，趙兄有何指敎？」

趙一舟目光向上官細柳一瞥道：「這位姑娘可是嫂夫人的高足？」

凌長風道：「不錯。」

趙一舟道：「當年天羅門肆虐武林，惡跡如山，凌兄當不會健忘吧？」

凌長風道：「兄弟自然沒有忘記，趙兄提這個做什麼？」

趙一舟道：「因為天羅門出現江湖，中原武林可能重蹈覆轍，為了千萬生靈，兄弟不得不對凌兄作一點不情之請。」

凌長風道：「趙兄請說，只要凌某力所能及無不遵命。」

趙一舟道：「凌兄果然深明大義，兄弟先行謝過。」

一頓接道：「尊夫人的高足上官細柳已投入天羅門下，請凌兄交出上官細柳姑娘，使兄弟能對武林同道有個交待。」

夏鳳儀冷哼一聲道：「趙掌門名重武林，說話應該有點分寸，你說劣徒投入天羅門下，根據什麼敢如此斷言？」

趙一舟道：「嫂夫人可知道天羅門的兵刃是什麼？」

夏鳳儀道：「天羅棍。」

趙一舟道：「不錯，是天羅棍，但天羅門下並非人人都有，只有該門派的衣鉢傳人，才能擁有天羅棍，並學習該項獨門武功。」

夏鳳儀道：「不錯，天羅門的確有這項規定。」

趙一舟道：「令徒上官細柳，如非投身天羅門下，她怎能藏有天羅門的獨門兵刃？」

夏鳳儀一呆道：「此話當眞？」

趙一舟道：「是否當眞，嫂夫人何不問問令徒？」

不待夏鳳儀詢問，上官細柳已躬身一禮道：「禀師父，徒兒的確有一隻天羅棍，祇不過那是成大哥送的，徒兒决未投入天羅門，如果成大哥在鎮上，不妨叫他前來當面對質。」

上官細柳從不說謊，當年天羅門雖是為禍江湖，但該門一言九鼎，信譽之佳，沒有人敢於懷疑。

因此，夏鳳儀道：「劣徒適才的答覆，趙掌門還滿意麼？」

趙一舟道：「不，咱們要的是事實，令徒持有天羅棍是鐵證，鐵證如山，不是幾句空言能够解決的。」

夏鳳儀面色一沉道：「趙掌門一定要咱們交出劣徒？」

趙一舟道：「衆意難違，還請嫂夫人多多諒解。」

夏鳳儀道：「那麼咱們就不必浪費唇舌了，趙掌門划下道來吧。」

趙一舟嘿嘿一笑道：「不要生氣，嫂夫人，奪命神釵雖是名震江湖，但也不能與天下武林為敵，兄弟是一番好意，希望嫂夫人再予三思。」

夏鳳儀道：「我不想與天下武林為敵，更不願辜負趙掌門的好意，但，如果咱們的解釋不能令趙掌門滿意，咱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主意。」

趙一舟道：「嫂夫人不聽忠言，一意孤行，兄弟只好得罪了，擺陣。」

螳螂門的五方刀陣馳譽武林，但五方刀陣却在平地一聲雷的手下受過重創。

不過士別三日應刮目相看，如今的五方刀陣與當日已不可同日而語。

無論五方刀陣如何驚人，在凌長風夫婦的眼裏仍不值一提，他們只要施捨幾隻問心子或奪命神釵，五方刀陣就會立即瓦解。

就連朱龍范虎也瞧不起螳螂門的這個刀陣，他們向凌長風請求，希望讓他們去門這座陣法。

凌長風准許了，他這對忠僕便一左一右向刀陣撲去。

五方刀陣是四象化太乙的陣法，它的厲害之處就在那個化字。

刀發四象，力聚太乙，千百柄鋼刀化為一柄，千百人的力道聚於一點，任是何等功力之人也難逃那萬鈞一擊。

朱龍范虎的功力不弱，却無法承受那一擊之力，他們一上來就處於劣勢，在苦苦支撑中逐漸陷入險境。

凌長風知道他這兩名忠僕不明陣法的奧妙，將無法再維持百招，遂撤出七情簫準備將他們救離危局。

趙一舟微微一笑，回顧書劍雙絕胡不歸道：「七情簫凌大俠名震八荒，素有天下第一人之譽，胡大俠功力卓絕，書劍雙絕也不作第二人想，如今……嘿嘿，你怎能失之交臂！」

胡不歸雙眉一挑，道：「不錯，胡某如不領教一下高明，豈不有如入寶山空手而回！」

他說話之間已幌身攔住凌長風的出路，雙目向天空一翻，冷冰冰的嘿了一聲道：「咱們說的你聽到了吧？凌大俠。」

凌長風道：「聽到了，祇不過趙掌門說的並非事實。」

胡不歸道：「哦，此話怎講？」

凌長風道：「凌某行道江湖以來，從未作過名利之事，縱然浪得一點虛名，也决無天下第一人的稱號，趙掌門如此說法，倒使凌某受寵若驚，當眞有點手足失措了。」

胡不歸道：「修養有素，虛懷若谷，閣下的確是一位高人，不過胡某不懂這些，所謂在商言商，咱們還是在武功上切磋一下吧。」

凌長風道：「胡大俠，咱們間可有過節？」

胡不歸道：「切磋武功平常得很，難道凌大俠不屑賜教？」

他將長劍撤入手中，擺下了一個舉火燎天的劍式，一股凌厲的殺機，立即奔放而出。

凌長風不願作無謂之爭，但胡不歸步步緊逼，這一仗似乎非打不可。

而且此人一招未出便具有如此威猛的氣勢，在劍術上必有驚人的造詣。

凌長風不敢大意，他發現這名書劍雙絕胡不歸，的確是一個罕見的勁敵。

比武過招，講的無非是攻守二字，胡不歸擺出此等架式，自然要進可攻敵，退可防身了。

舉火燎天決不是起手式，但此一架式無論攻防都具有十分驚人的變化與威力。

高手過招舉手投足都可傷人，原本不必講求一定的招式。胡不歸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高手，他為什麼要擺出一個舉火燎天的招式？

最後凌長風終於明白了，他的心頭竟然大大的一震。

原來那招舉火燎天是一種儀式，它代表某一門派，也說明他的決心。

約莫百年以前，武林中出現了一個怪異的門派「天極門」。

天極門行道江湖的為數不多，但每一天極門下，都具有極高的身手。

幾乎在同一時間，天羅門下也在江湖出現。

這兩派似乎宿怨極深，無論何時何地，只要雙方相遇，必然門得你死我活。

這兩派的武功十分怪異，功力也高得極為驚人，因而中原武林各派都不願過問他們的恩怨，對兩派尋仇兇殺之事只是冷眼旁觀。

在某一個夜晚，一個少林俗家弟子救了一名重傷垂危的天極門下，並將追殺的天羅門下擊傷，少林一派在天羅門報復之下一蹶不振，中原武林也因而引起一場可怕的刦難。

這是天羅門為禍武林的往事，這件往事却深入人心，時至今日仍能令人談虎色變。

現在凌家又牽連到這件門派恩怨，凌長風那能不心弦狂震。

於是，他緩緩吸進一口長氣，將激動的心情平靜了一下，然後咳了一聲道：「胡大俠，咱們凌家與天羅門毫無牽連，小徒上官細柳落海被天羅門所救，也只是一樁巧合，凌某一生不作誑語，希望胡大俠能够相信。」

胡不歸冷冷道：「我相信你未作誑語，却不敢相信上官細柳之言屬實，這樣吧，凌大俠，只要將令徒交給胡某，胡某保證自今以後凌氏一門可以大小平安。」

凌長風道：「胡大俠，你這是強人所難了……」

夏鳳儀道：「老爺！由翎兒的一件假血衣開始，咱們凌家就已陷入一個波譎雲詭的網羅之中，今日之事祇不過是那個網羅的一個環節而已，咱們縱然犧牲了細柳，不見得就能使別人滿意！」

凌長風道：「夫人說的是，胡大俠，凌某適才是肺腑之言，希望胡大俠高抬貴手。」

胡不歸哈哈一陣狂笑，道：「本門不問因果，只問事非，上官細柳既有天羅棍，就是本門的生死仇敵，閣下如若不聽胡某的忠告，後果怎樣，我想凌大俠應該明白。」

這是極度的威脅，也是嚴重的事實，凌氏一門如若捲入天羅天極兩派恩怨，可能落個家破人亡，烟飛火滅的悲慘境地。

但凌氏的祖訓，是富貴不淫，威武不屈，家破人亡可以，決不能做凌氏的不肖子孫。

於是，凌長風面色一整道：「凌氏子弟行道江湖的原則，是不問生死禍福，但求俯仰無愧，武林同道如若不能諒解小徒的無心之失，咱們只好聽憑各位了。」

凌長風不止是義正辭嚴，神色之間還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氣，胡不歸只覺得心頭一震，他那招舉火燎天的劍式，也不由自主的將手臂垂了下來。

此時上官細柳連發五枚金釵，將五方刀陣的領導者擊傷，刀陣的運轉頓感失靈，朱龍范虎便借機脫困而出。

趙一舟見狀大急，眼看凌家將要落入他的掌握，莫非煮熟的鴨子又要飛了。

他急忙上兩步，對着胡不歸的耳根道：「胡大俠，不管怎麼說，天羅門重返中原，仗恃的就是凌家，貴門如要對付天羅門，凌長風第一個不能放過。」（未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二

吸血蛾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笑天獨探雲來客棧，在地牢中發現大批吸血蛾，當他正欲研究吸血蛾所吸吮的紅色液汁究是何物之際，史雙河已自外進來，他見杜笑天也然發現地牢豢養吸血蛾的秘密，遂也不再隱瞞，自承是吸血蛾的主人，他自忖杜笑天絕非他的敵手，也立下了殺人滅口的動機，杜笑天也自知絕非史雙河之敵，他只求能獲機逃離地牢，史雙河似看出他的想法，說杜笑天若想安全退走，有一個辦法，可以試一下，杜笑天說已知道是什麼辦法，史雙河聞言，意似不信杜笑天知道他要說出來的辦法，問杜笑天知道是什麼辦法——

血乾魂離殼　毒發臉變型

杜笑天道：「殺你！」

史雙河放聲大笑，道：「正是這個辦法，你果然是一個聰明兒童。」

杜笑天道：「本來就是。」

史雙河道：「這個辦法好不好？」

杜笑天道：「好極了，也只有這個辦法，現在才能够澈底解決問題。」

史雙河點頭。

杜笑天接道：「只可惜這個辦法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得到。」

史雙河道：「你認為你自己可以不可以？」

杜笑天道：「就算明知不可以，我也要試試。」

史雙河道：「歡迎！」

杜笑天道：「幸好我還有一個補救的辦法。」

史雙河道：「可以不可以說出來讓我聽聽。」

杜笑天道：「沒有什麼不可以。」

史雙河壓低了嗓子，道：「到底是什麼辦法？」

杜笑天道：「拚命！」

史雙河大笑道：「原來這個辦法，歡迎，歡迎之至！」

杜笑天道：「這我就不客氣了！」

他再次舉步，走向史雙河。

這一次是他採取主動。

他脚步起落更加緩慢，一張臉木無表情，手背的青筋却已根根畢露。

看來他眞的準備拚命。

事實現在他亦只有拚命這一個辦法。

是不是這就可以殺死史雙河，逃出生天。

杜笑天完全沒有把握。

史雙河說歡迎，表現得也實在够鎭定，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

杜笑天這條命却還是拚定的了。

×　×　×

「夜空」始終沒有變，「月光」也始終一樣。

它們根本就沒有變化。

花香已經淡薄。

空氣中却多了一股妖異的血腥。

吸血蛾的血腥。

血腥從杜笑天身上散發出來，他滾身地上出刀之時，伏在他身上的吸血蛾最少有十多隻給活活壓死。

鮮紅的蛾血染滿了他的衣衫。

他實在奇怪自己居然忍受得住沒有嘔吐出來。

即使他眞的得嘔吐，現在也沒有時間了。

史雙河人劍已凌空飛來！

杜笑天嘶聲大喝，連人帶刀迎上去！

他果然在拚命！

他沒有施展擅長的地趟刀法，那張刀在他的手中也根本已沒有刀法。

他揮刀亂砍，簡直就像是劈柴一樣。

刀光「月光」下亂閃，刀風「虎虎」的在地牢中激盪！

周圍的吸血蛾全都被他這一輪刀驚嚇的滿室亂飛。

他只希望能够將史雙河當做木柴一樣一刀劈開兩爿！

斬成幾截當然也一樣可以。

他却是只有希望。

史雙河根本就不是一根木頭。

一輪亂刀雖然將他的劍劈開，將他的人迫退好幾步，並未能將他的人砍倒！

他的步伐甚至也沒有給砍亂。

杜笑天心都寒了。

他這邊刀勢一慢，史雙河那邊便迫過來！

劍光一閃，劍鋒繼刀勢的空隙閃入，直取杜笑天胸膛！

杜笑天手急眼快，手中刀急忙招架！

錚的一聲居然又給他擋住。

第二劍却又立即刺來！

劍鋒一被架開，便倒捲而回，一捲一彈，又刺向杜笑天的胸膛！

劍勢的變化，簡直就像是毒蛇的蛇舌，迅速而刁鑽！

杜笑天這一劍就擋不住了，幸好他的眼睛跟得住，他連忙閃避。

嗤一聲，劍尖刺穿了他肩頭的衣服，但總算給他閃避過去！

第三劍又到。

杜笑天這一次只有退後。

史雙河第四劍追踪刺去，一取回主動，他就把握着不放。

那柄軟劍在他的手中刺出，一劍比一劍迅速，一劍比一劍刁鑽！

第五劍開始，杜笑天根本就沒有招架的餘地。

他只有步步後退。

史雙河却是步步緊迫，一步也不肯放鬆！

劍快，劍毒！

十二劍一過，杜笑天身上已經多了一個傷口，衣服上亦多了六個洞。

傷口並不深，在左臂，對他並沒有什麼影响，惟一影响的祇是鬥志。

他本來準備拚命，現在這種拚命的心情已經開始崩潰。

對方武功的高强，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一交手，他就已發覺雙方的武功有一大段距離，再多接幾劍，更發覺這種距離越來越大。

十二劍之下，他幾乎可以肯定就算拚命，眼前也只是一條死路。

他清楚自己的武功，十分清楚。

對於別人的武功，他下的判斷向來亦是準確得很。

這未曾不是一件好事，只是現在這種情形之下，可就大大不好了。

一個人明知道拚命都沒有用，又豈會竭盡全力？

方才他全力搏殺也招架不住刺來的軟劍，再缺力，豈非就更加危險？

現在這種情形之下，最好當然就是拔脚開溜。

周圍却無路可走。

幸好這個地牢够寬闊，他的身法也還算敏捷！

他東閃西避，居然，又再閃避開好幾劍。

史雙河一時間也沒有杜笑天的辦法。

他突然收劍，一聲冷笑道：「你不是說要跟我拚命？」

杜笑天鬆一口氣，道：「拚不來就不拚了。」

史雙河冷笑道：「拚要死，不拚也要死！」

他的劍冷笑聲中又刺出，「哧」的响起了尖銳已極的破空聲！

這一劍當然更加狠勁！

杜笑天不等劍到，一個身子已疾往下伏倒。

他伏地滾身，却不是又施展那一套地趟刀法，也不是滾向史雙河。

一滾他滾到那張石頭一樣的桌子後面，連隨就從地上彈起來！

「哧」又是一劍，幾乎同時飛過桌面，刺向他的胸膛。

杜笑天一刀架開。

「哧哧哧」又來三劍。

杜笑天手中刀左挑右抹，擋開其中的兩劍，半身同時一沉，第三劍亦躲開。

這一次他招架閃避得從容不迫。

下半身有桌子掩護，他只需照顧上半身，當然容易應付得多！

他滾到那張桌子後面正是這個原因。

藉着那張桌子的幫助，他應該可以支持一個時候。

史雙河看在眼內，又一聲冷笑，道：「隔着桌子我一樣可以殺你！」

杜笑天道：「無論如何，沒有方才那麼容易。」

史雙河道：「是麼！」

語聲一落，他又是一劍刺過去。

杜笑天一聲：「來得好！」用刀將那一劍接下。

史雙河冷笑道：「這一劍才算好！」「才」字出口，他的人還在地上，「好」字出口，他的人已在天空！

慘白的「明月」暗藍的「夜空」之下，他的人就像是一頭怒鶴，一片飛雲，却更像是幽冥出來的惡鬼！

他半空中揮劍。

劍電般擊下！

杜笑天舞刀護身，繞着桌子一轉，轉到桌子的另一面。

史雙河半空中一連三劍，全都落空。三劍出手，他的人已落下。

兩人之間仍然隔着那張桌子。

杜笑天那邊立時笑道：「這張桌子原來還有這般妙用。」

史雙河冷笑，人劍又飛入半空。

杜笑天蓄勢以待！

咻一聲，史雙河果然又一劍凌空電疾擊下！

杜笑天偏身閃開，脚步已準備移動，手中刀亦已準備招架。

這一次却只是一劍。

史雙河一劍刺出，就勢凌空一個風車大翻身，竟是向桌面落下。

他若是站在桌面之上，形勢便扭轉。

杜笑天當然不會讓他那麼順利落下，大喝一聲，挺身揮刀砍去。

一口氣他連砍三七二十一刀。

史雙河一一消解！

他人在半空，一柄劍施展開來竟然一樣靈活。

接到第二十二刀，他的一隻腳已然踩在桌面之上。

他就用一隻腳支持着身子，身形如飛，桌面之上跳躍騰挪，再加上靈蛇一樣的一支劍，杜笑天的攻勢雖然兇狠，對他完全都沒有作用。

杜笑天刀勢一緩，他的另外一隻腳就落下。

一穩定身形，他的劍勢更靈活，再擋杜笑天的兩刀，猛一聲暴喝，劍就從空門之中刺入！

杜笑天眼快，反手一刀將來劍接下。

刀劍「錚」的交擊，沒有彈開，史雙河那柄軟劍的劍鋒那刹那突然一捲，蛇也似纏住了杜笑天的刀。

杜笑天大吃一驚。

他連忙抽刀。

史雙河的左掌幾乎同時一翻，拍向杜笑天。

相距雖然近，並不是探手可及，史雙河這一掌根本就拍不到杜笑天身上。掌風儘管激烈，一樣不足傷人。

杜笑天一瞥之下，却變了面色！

史雙河左掌的指縫間，赫然閃爍着點點寒芒！

手掌一拍出，寒芒就飛出！

—暗器！—

尖銳已極的破空之聲暴響！

杜笑天大驚失色，一聲驚呼都還未出口，身上好幾個地方已經鮮血飛激！

相距如此近，一用到暗器，本來就不易閃避抵擋，杜笑天非獨手中刀給纏住，身形亦已被牽制，更無法抵擋閃避。

何況史雙河非獨突然發難，本身顯然是一個暗器高手！

好像這樣的暗器，一顆已經夠應付，幾顆一齊來，就算杜笑天的刀沒有被史雙河的劍纏着，也一樣應付不了。

× × ×

暗器的力度相當强勁，穿透衣衫，嵌入肌肉。

眨眼間，杜笑天就已變成一個血人。

他的腰背旋即就佝僂起來，面龐的肌肉幾乎全都扭曲。

一下子連捱七八道暗器痛擊，身負七八處重傷，就是鐵人也禁受不住。

他的面色已變得蒼白。

七八個傷口一齊鮮血狂噴，這片刻之間，只怕已噴掉他身上三分之一的血液。

史雙河左手擊出暗器，右手亦同時透勁，斜刺裏一抽，「錚」一聲，杜笑天手中刀就給他抽飛，射入了「夜空」，奪的釘在「夜空」中！

他混身的氣力最少也不見了三分之一，但如果他將餘力集中在手上，史雙河未必能夠這麼輕易就將他的刀抽掉。

那會子，他却彷彿已失魂落魄。

他甚至沒有伸手去掩着那些仍然在冒血的傷口。

不過掩亦難以掩得住。

他只有兩隻手。

幸好那些暗器都不是擊在致命的要害之上，他仍然支持得住沒有倒下去。

也許他就因爲周圍都無路可走，到這個地步只有等死，所以他也就連閃避都沒有去閃避，木然呆立在當場。

他的眼都睜的大大，死盯着史雙河的臉龐。

史雙河現在殺他簡直易如反掌，再來一劍就是了。

他却沒有再出手，橫劍當胸，右手拇食指捏着劍尖，就站在那張石頭一樣的桌子之上，笑吟吟的望着杜笑天，眼神充滿了譏誚。

杜笑天的眼神却複雜之極，也不知是恐懼，是詫異，抑或是悲憤。

這片刻，他的面色又白了幾分，身上的衣衫却更紅。

鮮血已濕透他的衣衫。

仍然在地牢中飛舞的羣蛾似乎也嗅到了血腥味，一隻又一隻，霎霎的飛向杜笑天，有的就伏在杜笑天的身上，有的就繞着他的周圍飛翔。

鮮血對於牠們的誘惑竟然是如此的强烈。

那些伏在杜笑天身上的吸血蛾是不是就在吮吸杜笑天身上流出來的血液？

對於這些吸血蛾，杜笑天却竟似完全已沒有感覺。

× × ×

白月，藍空。

碧綠的蛾翅，鮮紅的蛾眼，鮮紅的血液。

散落在地上的花葉，葉是青綠色，花是鮮黃色。

史雙河一身白衣，杜笑天身上的官服則紫黑。

地牢中七彩繽紛，非常的美麗。美麗而妖異。

史雙河的表情也妖異，本來已妖異。

現在就連杜笑天的表情也變得妖異起來。

他張口欲言，却一句話都沒有說出。

史雙河的說話反而先來了。

「我可有誇口？」

杜笑天應道：「沒有。」

他的語聲已不像方才那麼響亮。

一個人流了那麼多的血，還能夠有氣力來說話，已經不容易。

史雙河又道：「你沒有了兵刃，身上又中了我的暗器，還能夠怎樣？」

杜笑天道：「等死。」

他的確現在只有等死。

史雙河大笑。

他大笑着道：「不過你放心，我保證你不會死得很辛苦，因爲我的暗器之上從來都沒有淬毒！」

杜笑天道：「我知道。」

他的面上突然露出了痛苦之色，道：「暗器沒有毒，毒在你心中！」

史雙河笑道：「無毒不丈夫！」

杜笑天道：「我實在想不到……」

史雙河道：「很多事你都想不到。」

杜笑天點頭，說道：「這到底爲了什麼？」

史雙河道：「你人都快要死了，還問來作甚？」

杜笑天道：「就因爲快要死了我才非要問一個清清楚楚不可，我實在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史雙河歎息道：「你的心意我知道，只可惜我的想法

杜笑天道：「反正我都已難逃一死，你還就我一次又何妨。」

史雙河道：「本來無妨，可惜現在我已沒有多少時間剩下。」

杜笑天道：「你還有事情，等着去解決？」

史雙河道：「必須去解決。」

杜笑天忍不住又問道：「究竟是什麼事情？」

史雙河道：「你又來了？」

杜笑天不禁一聲歎息。就連他的歎息現在都已變得微弱。

他的面色更蒼白，蒼白如死人，身子亦開始搖搖欲墜。

周圍的東西在他的眼中看來，就好像在空氣中飄浮一樣，而且每一樣東西都好像變成了兩份。

史雙河也變成了兩個。

杜笑天知道自己失血實在太多，神智已開始陷入昏迷。

他猛的一咬下唇。

皮開肉綻，血淋漓。

血從他的嘴角流下，也透過牙縫，流入了他的口腔。

他還有疼痛的感覺。

這感覺已不怎樣强烈，但已可以令他的神智一清。

他嚥了一口鮮血，凝神再望去。

這一望，他由心一寒。

史雙河的劍已然舉起！

× × ×

嗤一聲，劍閃電一樣刺出。

杜笑天眼睜睜的望着那柄劍向自己刺來，一動也不一動。

他不是不懂得閃避，也不是不能夠避閃。

他仍然可以控制，調動整個身體的機能，只是他已經絕望。

因爲他知道縱然能夠躲開這一劍，未必能夠躲開第二劍，始終要死在史雙河的劍下。

是以他索性完全放棄掙扎。

史雙河沒有理會，更沒有將劍停下。

他顯然已經立下決心，非殺杜笑天不可。

劍既是閃電一樣，自然刹那就刺到！

他的劍一直刺入杜笑天的胸膛！

血飛激，血量却不多。

杜笑天體內的血液實在已沒有多少。

那刹那，他感覺就是胸膛突然刺進了一根冰刺，殘餘的血液彷彿全都已開始凝結。

然後他的神智又開始昏迷。

他仍然感覺刺痛。

這種刺痛的感覺旋即就被憤怒取代。

他突然嘶聲大叫：「我死不瞑目！」

叫聲未絕，人已倒下。

史雙河已將劍拔出。

杜笑天本來就無力支持着身子，所以仍然站得穩，不過史雙河這柄劍的支持。

× × ×

杜笑天並沒有立即就死去。

史雙河那一劍，並不是刺在致命的地方。

是不是那刹那，他突然改變主意，不想杜笑天死不瞑目，才劍下留情，準備告訴杜笑天他所有的秘密？

杜笑天的醒轉，不過是片刻之後的事情。

他是在一連串刺激之下從昏迷的狀態之中突然醒轉過來。

知覺是有了，他却沒有將眼睛睜開，啞聲叫道：「這裏是什麼地方？是不是地獄？」

他竟然以爲已經進入地獄。

一個聲音立時進入他的耳朵，道：「是不是，你何不睜開眼睛看一看？」

杜笑天勉强睜開眼睛。

他的人已經衰弱不堪，連睜開眼睛的氣力幾乎都沒有。

一睜開眼睛，他就看見了一片深藍色的夜空，一輪蒼白的明月。

他的記憶力並未完全衰退。

昏迷之前他人在何處，發生了什麼事情，他仍然還有印象。

他立時就知道自己仍然在雲來客棧的地牢之內。

他當然省起，那一片夜空並不是眞正的夜空，那一輪明月也不是眞正的明月。

自己還是在人間。

他勉强一轉目光，轉向聲音傳來的那個方向。

這一轉他就看見了史雙河。

史雙河木然站立在那裏，左手捧着一個小而長的鐵盒子，右手食拇中三指捏着一支五六寸長的銀針。

銀針「月光」下閃閃生輝，末端尖銳，頭部却大的出奇。

這種銀針到底有什麼作用？

史雙河拿來這種銀針到底在幹什麼？

杜笑天瞪着史雙河，沒有神彩的眼瞳中充滿了疑惑。

史雙河在笑。

那種笑容却令人毛骨悚然。

杜笑天掙扎着想坐起身子，但就連抬頭，都感覺非常困難。

也就在這下，他感覺混身都在痙攣，體內的血液不住在被抽出去。

「夜空」只得十多隻吸血蛾在飛舞，其餘的那裏去了？

——是不是都伏在我身上，將牠們的吸血管刺入我的肌肉，吸我的血液？

杜笑天竭盡餘力，將頭抬起來。

在他的身上，果然伏滿了成羣的吸血蛾，一大片碧綠，無數點血紅。

碧綠的是蛾身，血紅的是蛾眼。

碧綠血紅中銀光閃閃，在他的身上，赫然還插着十多支與史雙河拇食中三指之中那支銀針一模一樣的銀針。

銀針的頭部一股鮮血噴泉一樣射出。

那種銀針顯然中空，一插入肌肉內，肌肉內的血液就經由針管射出。

針管雖然並不大，杜笑天體內的血液亦所剩無多，十多支那樣的針管同時抽取，並不難抽乾他體內所餘的血液。

杜笑天面色死白，死命的掙扎，一心只想拔去插在身體上面的銀針。

他並不喜歡這種死法。

他却是只有一個頭還能够自由移動，雙手彷佛巳痲木，完全不接受他的意志控制。

胸腰膝脚也一樣，他甚至轉身都不能够。

他不禁一聲歎息，就連抬頭的氣力也在歎息聲中散去，一個頭於是「噗」的落回地上。

史雙河看出他在掙扎，道：「你不願意這樣死？」

杜笑天喘息着啞聲道：「願意的是龜孫子。」

史雙河接道：「這樣死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我保證你不會死得太辛苦。」

杜笑天道：「你何不讓我死得痛快一點。」

史雙河道：「你希望痛快的死去？」

杜笑天道：「這是我惟一的希望，也是我最後的希望。」

史雙河沉吟着道：「聽你這樣說，如果我不給你一個痛快，未免過意不去。」

杜笑天道：「這就趕快下手。」

他的面龐巳扭曲，扭曲的不成人形。

鮮血徐徐被抽出的感覺其實並不好。

這樣死雖然不怎樣辛苦，亦絕對談不上舒服。

史雙河看着他，忽然一笑，道：「可是這一來，就不像的了。」

杜笑天道：「不像什麼？」

史雙河目光落在羣蛾之上，道：「不像被吸血蛾害死的樣子。」

杜笑天恍然大悟道：「你就是這個原因這樣來放乾我的血。」

史雙河並不否認，道：「正是！」

杜笑天道：「你……你又在打什麼主意？」

史雙河道：「沒什麼，只不過要別人相信你的死亡是由於被吸血蛾吸乾了體內的血液。」

杜笑天想想，又一聲歎息，道：「眞有你的！」

史雙河道：「好說。」

杜笑天慘笑接道：「我體內的血液現在大概巳所餘無幾，你就是現在下手，也巳差不多的了。」

史雙河目光一轉，忽然又一笑，道：「好罷，我就成全你！」

他右手旋即一飛，揑在拇食中三指之間的那支銀針嗤的就射了出去。

「月光」下銀芒一閃，一股血就從杜笑天的眉心射了出來！

那支銀針赫然插在他的眉心之上！

一針絕命！

杜笑天完全沒有閃避，面上居然還透着一絲笑容。

他含笑迎接死亡。

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能够早一點死亡，對他來說，的確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

他的眼睛却仍然沒有闔上，一雙眼睛老樣子睜大，只是眼瞳巳完全沒有生氣，呈現出一種令人噁心的恐怖光芒。

史雙河竟然無動於中，他直視杜笑天反白的眼睛，甚至還笑得出來。

他笑着，道：「你現在巳經如願以償，怎麼仍然一樣不瞑目？」

杜笑天完全沒有反應。

死人又豈會還有什麼反應？

他的口鼻中彷佛冒出了一絲絲淡淡的白氣。

這莫非就是屍氣？

「月光」也不知是否因爲這種屍氣，逐漸也變得朦朧起來。

× × ×

風在吹，雨在下。

風勢並不急，雨勢也不怎樣大。

常護花、傅標、姚坤三人回到衙門的時候，雨勢更逐漸減弱。

減弱的就像是霧，就像是烟。

燈光烟雨中也變的朦朧，朦朧的就像是霧夜裏天上的淡月。

三人雨烟中走過一條花徑，兩道月門，終於進入了大堂。

高天祿楊迅巳經等候在大堂之內。

除了高天祿之外，大堂之內還有三個人。

兩個一身的侍衞裝束，侍候在高天祿的左右。

他們，正是高天祿的兩個近身心腹侍衞。

還有的一個人却是一身的錦綉，一副公子哥兒的裝扮。

那個人無論怎樣觀察，都不像衙門之人，也不像賓客。

沒有賓客在別人的客廳仍頭戴竹笠。

那個人頭上老大一頂竹笠，竹笠的周圍還懸着一層紗。

人面隔着一層紗巳經不大清楚，竹笠的暗影亦是一層障碍，迷濛的燈光之下，份外顯得他神秘。

到底是什麼人？

是不是就是龍玉波？

常護花的目光，落在那個人的面紗之上。

那個人，彷佛也隔着面紗在打量常護花。

高天祿那邊即時一欠身，道：「常兄來的倒快。」

常護花應聲轉過頭去，道：「不快，有勞久候，實在過意不去。」

高天祿道：「那來這麼多客氣說話，請坐。」

常護花道：「謝坐。」兩步上前，在下首一張椅子坐下，正好對着那個錦衣人，目光再落在錦衣人的面紗之上。

高天祿目光一轉，亦轉向錦衣人，道：「這位就是龍玉波公子。」

常護花道：「是麼？」

他的語聲之中充滿了疑惑。

錦衣人的面龐隱藏在面紗後面，是否龍玉波，他實在不敢肯定。

對於龍玉波這個人他並不熟識。

高天祿對龍玉波道：「龍公子對於常兄是否還有印象？」

龍玉波點頭，道：「我的記性向來都很好，尤其是對於名人，除非沒有機會看見，否則一定加以留意。」

他一頓，又道：「常兄是名人中的名人！」

常護花一笑，說道：「龍兄何嘗又不是？」

龍玉波道：「常兄對我，只怕不會在意。」

常護花道：「相反，只是現在……」

龍玉波截口道：「現在，我的頭上戴着竹笠，面前垂着紗巾，是以常兄無法肯定。」

常護花道：「正是。」

龍玉波道：「即使我將竹笠取下，常

山口剛玄的貓兒脚

海雲

在武俠這一行裏面，很容易使人想起空手道，要是你有這種感覺，你就會想起目前仍然活着的空手道十段高手——山中剛玄，他的個子並不是很雄偉的，似乎因爲年紀太高的緣故，看來有些老態，可是，眞的搏鬥，他仍然有本領摧毀任何一個强敵，在日本有許多人尊敬他，認爲他是唯一能够發揮日本空手道的老前輩，換句話說，他能够領導羣雄。

山口剛玄，並非從小就練習武功的，還沒有學習武功之前，他的體魄很弱，只是一個白面書生，四十年前，他曾經在學校攻讀，獲得法學士的學位，本來他可以做律師的，事實上他的成績不錯，如果做律師，他一定有機會發展，奇怪得很，他不但沒有做律師，還把空手道看做一生的事業，除了苦心練武之外，他還在空手道這方面教授許多武藝高强的人，使整個世界知道日本空手道的厲害。

二十八年前，山口剛玄榮獲紅帶十段，那是空手道登峯造極的一個位置，那時他踢出去的腿，快如閃電，而且反應靈活，變化多端，故此在國際武林當中，他有一個很古怪的綽號，叫做「貓兒脚」。

他的脚非常堅實，脚背有一塊肉突起來，恍如小肉團，堅硬如鐵，至於他的脚邊，非常之厚，簡直是一塊又大又厚的肉繭，他早期苦練的功夫並非白費，憑着那雙脚，他不斷的摧毀强敵。

有時他興到，把身上所穿的和服，闊袍大袖拉起來，便卽看見他的手踭，原來普通人手踭露骨的地方，他却露出一塊又大又厚的肉繭，此外，他的手指非常粗壯，手腕的肌肉特別發達，這一切反映出他確確實實苦練武功，有相當時日。

有一次，山口剛玄在記者招待會當中，談及他對空手道的見解，這樣說：「我認爲一個空手道的高手，必須懂得這一點，突然攻擊對方，如果用拳或掌，因爲距離比較近，力量再大一點也是有限度的，至於用脚攻擊，不但距離遠就可以踢出來，而且脚的力量比較拳或掌更大，因此之故，空手道的高手，多數擅長踢出各種脚法。」

爲了使他的脚能够在許多角度踢出，他在練習脚法的時候，一定依照特殊的方式去做，而且每脚所踢出去的目標都是針對人體最脆弱的一環，不管那一脚踢在小腿骨抑或腰部，甚至踢到額角那麼高，都要抱着一個目的，務求一脚就把對方擊倒，山口剛玄認爲空手道的專家應該盡快取勝，不必跟對方纏住打鬥，這種見解是很有道理的，假如一個空手道專家必須跟一堆人苦戰，然後突圍而出，假定他不能够很快速的擊敗强敵，陷入重圍，便會發生問題，萬一給幾個人纏着打鬥，可能會失手打輸的，故此，一定要抱着出手傷人的心理，展開最强大的攻擊。

山口剛玄並非完全用極硬的手法戰鬥，有時會加上一些好像柔道似的絕招，他很喜歡用左手或右手突然抓住對方的一隻手，使勁一拉，使對方失去了重心，然後發拳或用踭打擊對方的身體，他很喜歡用踭，原因是一踭打在背上或頭顱之上，受擊的人立刻倒下來，無法再戰。

山口剛玄現時巳經超過六十歲，可是，他每天仍然練習武功的，除了空手道的基本動作之外，他兼練氣功，以及印度的瑜珈術。

他認爲每一種武功都有特色，爲了長壽，印度的瑜珈術也有很大貢獻，應該學習，至於中國的氣功，那是增加呼吸中的氧氣，可以使一個人得到天然的營養，不可不學。

山口剛玄的性格是喜歡離羣獨處的，他往往忽然走到荒山古廟裏面，一住就兩三個月，他認爲在那種地方聽到流水潺潺之聲，心曠神怡，不分晝夜，練習氣功，另有一種樂趣，不足爲外人道。

山口剛玄叫所有喜歡練習空手道的人，都要注意這一點，首先盡量使拳脚堅實如鐵，有了一個剛字，就要化剛爲柔，然後得到眞正的獲益。

何以舉世武功出色的健兒懂得起脚踢人，沒有人能够比得上山口剛玄的貓兒脚呢？這是一項秘密，照空手道的高手稱述，山口剛玄當年是在冰上練武的，他踢起右脚的時候，除了把全身氣力貫注在那條腿上面，還要左脚如常站着，不會突然增加壓力，故此踏冰不碎，落場交手，那雙脚靈活異常，換言之，他的輕功硬功同樣的熟練，登峯造極。

兄亦未必能够將我認出來。」

常護花道：「我的記性，相信不比你差。」

龍玉波道：「這與記性，完全沒有關係？」

常護花道：「然則什麼原因？」

龍玉波道：「我的臉龐已不是當年的臉龐。」

常護花詫聲道：「哦？」

龍玉波知道他不明白，探手緩緩抓住頭上的竹笠。

高天祿眉心連隨一蹙，楊迅那邊却偏過半臉。

常護花都看在眼內，心裏實在覺得奇怪，下意識盯穩了龍玉波抓住竹笠的那隻手。那隻手緩緩將竹笠取下來。

竹笠一取下，龍玉波的臉龐就暴露在燈光之下。

常護花的心房立時彷彿被人狠狠的抽了一鞭子，整顆心都收縮起來。

姚坤的一個「鬼」字到了唇邊，幾乎就沒有出口。

暴露在燈光之下的龍玉波那張臉龐簡直就不像是一個人的臉龐。

亦不像鬼臉。

常人所描畫的鬼臉，最少也比他那張臉好看十倍。

那張臉就像是一個爛開的西瓜。

這却不是一個通常的譬喻。

西瓜是紅色，那張臉却是白色。

令人毛骨悚然，令人噁心的慘白色，白堊一樣燈光之下散發着暗啞的寒芒。

臉上已沒有眼眉，也沒有鬍子，眼睛並不是一樣大小，左眼角的肌肉裂開，向下斜裂開一條溝子，那條溝子深淺也不一，深的地方已够露出了慘白色的骨頭。

右眼還像是人眼，左眼就什麼眼都不像，眼瞳乳白色，就像是一顆石珠。

鼻子只是兩個洞，嘴唇一大半翻起，左邊缺了一片肉，缺口中牙齒隱現。

灰黃的牙齒，部份已崩斷。

頭頂也有一條溝子，隨時似乎都會裂開兩邊，前半截只有疏落的幾根頭髮。

好像這樣的一個頭如果還有人認爲是人頭，這個人的腦袋只怕有問題。

常護花他們的腦袋却全都沒有問題。

這個頭的嘴巴正在跟他們說人話，他們不認爲這個頭是人頭也不成。

突然看見這樣的一個人頭，相信誰都難免大吃一驚。

常護花也沒有例外。

龍玉波即時摸着頭頂那條溝子，道：「我這裏本來用綫縫着，我那個老婆，却認爲不縫着比較好看，所以我才將縫綫拆下。」

常護花打了一個寒噤，淡淡應道：「哦？」

龍玉波一笑，道：「常兄以前見的我是否這個樣子？」

他不笑還好，一笑嘴角就裂開，白堊一樣的肌肉摺疊起來，好像要剝落樣子。

常護花不忍卒看，一聲歎息道：「不是。」

龍玉波接道：「常兄是完全不認識我這張臉的了。」

常護花沒有否認。

龍玉波又道：「如此我是否龍玉波本人，常兄是必非常懷疑。」

常護花道：「在所難免。」

龍玉波又是一笑，道：「幸好我還有辦法，可以證明自己的身份。」

常護花道：「什麼辦法？」

楊迅那邊插口道：「他的身上有三條紋龍！」

常護花尚未回話，龍玉波那邊左手一分一卸，已經將上半身的衣衫褪至腰間。

他內裏並沒有另外穿衣服。

一卸下衣衫，他半身的肌肉就暴露燈光之下。他頭下的肌肉才像是人的肌肉。

肌肉上果然有三條紋龍。

張牙舞爪，色彩繽紛的紋龍，位置不同，形狀各異，却全部栩栩如生。

龍玉波目光一落，道：「我排行第三，江湖中人因此稱呼我龍三公子。」

常護花道：「這件事我聽人提及。」

龍玉波接道：「也因此我特別找人在身上紋上這三條龍我本人實在喜歡龍。」

常護花道：「我也聽說。」

龍玉波又道：「這三條紋龍是出自京城佘夫人之手，圖形却是我本人設計。」

常護花道：「佘夫人的一雙手名滿京城，紋身的技術據講已經登峯造極。」

龍玉波道：「所以我才會找上她。」

常護花道：「以她這樣的高手，自然就心思愼密，模仿力極强。」

龍玉波道：「你是担心她會替別人刺下這樣的三條龍？」

常護花淡淡道：「這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龍玉波點頭道：「你這樣担心其實也不是沒有道理，不過，有一件事你必須先清楚。」

常護花道：「什麼事？」

龍玉波道：「佘夫人替我刺下這三條龍之後不久，一雙手就已癱瘓，以後都不能够再替人紋身，這三條龍已是她最後的作品，我已是她最後的一個客人。」

常護花道：「哦？」

龍玉波笑接道：「所以你儘管放心，天下間絕對沒有第二個人身上有我這樣的三條龍。」

常護花忽然問道：「你說的之後不久其實多久？」

龍玉波道：「三日。」

常護花道：「這又是多少年之前的事情？」

龍玉波道：「約莫是七八年之前。」

常護花道：「你好像不大肯定？」

龍玉波道：「七八年之前的事情誰能够肯定。」

常護花奇怪道：「怎麼三日你又說得如此肯定？」

龍玉波一笑不答。

常護花又道：「佘夫人一雙手據講向來都非常健全，替你紋身之後三日即癱瘓，這件事倒也巧合。」

龍玉波道：「世間的事情有時就是這樣巧合。」

常護花試探問道：「是不是你担心她替別人刺下你身上那樣的三條龍，所以請她提早封手退休？」

龍玉波道：「好像不是。」

「好像？」常護花淡然一笑，道：「龍兄的手段，江湖中早有傳聞。」

龍玉波道：「是麼。」

他語聲一沉，道：「我這次到來，並不是爲了七八年之前的事情。」

常護花頷首。

龍玉波接道：「就憑這三條龍已足以證明我的身份。」

常護花沒有作聲。

龍玉波緩緩將衣衫拉好，又道：「這是否事實並不難查清楚，因爲佘夫人尚在人間。」

常護花沉吟問道：「官差在什麼地方找到龍兄？」

龍玉波道：「在我家中。」

常護花沉吟又道：「以我所知龍兄非獨拳劍上登峯造極，還善用暗器，十二枚子母離魂梭在手中據講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龍玉波笑道：「這是江湖上的朋友往我面上貼金。」

語聲一落，他的手中已多了十二枚長短各半的金梭。

常護花目光落在金梭之上，道：「果然是子母離魂梭。」

龍玉波反問道：「常兄憑什麼肯定就是子母離魂梭。」

常護花道：「第一次我看見你的時候，你正與五嶺雙雄較量武功。」

龍玉波思索着道：「當時，我記得他們兩人糾纏不清，最後還用上暗器，我一怒之下，也就每人賞了他們一支子母離魂梭。」

常護花道：「我雖然沒有過目不忘的本領，對於特別的東西，印象却也總是比較深刻。」

龍玉波接問道：「你是否也曾留意我用的是什麼兵刃？」

常護花道：「龍形劍！」

這句話出口，他的手中就多了一支長劍。劍身比較一般的來得狹窄，劍脊兩旁全都刻上了鱗片，燈光一閃一閃，竟像活的一樣。

常護花的目光亦一閃，緩緩點點頭。

龍玉波即時問道：「常兄現在對我是有否還有疑問？」

常護花頭一搖道：「沒有了。」

龍玉波一面收劍，一面道：「常兄倒小心得很。」

常護花道：「事關重大，怎可以不小心。」

龍玉波淡應道：「一個人到底小心點的好，一個不小心，日後一定會後悔。」

說話中似乎還有說話。

常護花沒有在意，道：「武林中人的兵器幾乎就等於生命，除非命都沒有了，否則絕不會讓它落到別人的手上。」

龍玉波一拍插回鞘內龍形劍，道：「這柄劍在我也是一樣，它最少已救過我兩次性命。」

常護花道：「所以只有殺了你，才可以得到你那柄龍形劍。」

龍玉波一笑道：「只有這個辦法。」

常護花道：「能够殺你的人，我看並沒有幾多個。」

龍玉波道：「也許有很多個，只不過到現在我仍然都沒有遇上。」

常護花道：「有本領殺你的人根本就不必冒充你。」

龍玉波道：「是以，你根本就不必懷疑。」

常護花的目光立時轉回龍玉波臉上，道：「你的臉怎會變成這樣？」

龍玉波徐徐戴好竹笠，道：「以你看，這是什麼形成的結果？」

常護花道：「是否毒藥？」

龍玉波道：「好眼光。」

常護花道：「什麼毒藥這麼厲害？」

龍玉波道：「五毒散！」

常護花一驚，說道：「毒童子的五毒散？」

龍玉波道：「正是！」

常護花道：「難怪。」

龍玉波道：「中五毒散必死無救，我能够保住性命已經萬幸。」

常護花點頭。

龍玉波又道：「他毀我的臉，我要他的命抵償，這趟交易其實也並不吃虧。」

他忽然一聲歎息，道：「不過我倒也意料不到，臉龐竟變成如此。」

常護花說道：「這個，也不必耿耿於懷。」

龍玉波說道：「很多人，都奇怪我變成這個樣子，居然還有勇氣活下去，却不知……」

常護花替他接下去，道：「好死不如壞活。」

龍玉波仰天大笑，臉龐又露了出來。

他大笑的樣子更難看。

常護花不由又打一個寒噤。

龍玉波笑着又道：「但我若是一個女人，只怕早就走去跳河。」

常護花道：「一個人最重要的並不是相貌。」

龍玉波道：「話是這樣說，眞正這樣想的又有多少人？」

（未完）

預告

驚魂六記 故事之三「黑蜥蜴」

古龍・新著

六隻蜥蜴，六瓶毒酒，六條人命，殺人的是蜥蜴、毒酒，利用蜥蜴毒酒殺人的到底又是什麼東西？人抑或蜥蜴？驚魂六記之三將你帶到另外的一個驚魂境界。



技擊打鬥傳奇故事

文·諸葛青雲
圖·盧令

鋒鏑情鴛（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至剛與丁少白，化裝爲華裔美僑，進入一高尚俱樂部中，當李至剛與一名自稱叫海倫的少婦翩翩共舞之際，丁少白發現一青年用烟咀作吹管，射出毒針向李至剛暗算，丁少白忙飛擲出一角硬幣將暗器擊落，事後將刺客及其二名同黨拘獲，押返警局，訊問下，刺客自承名叫屠忠，二名同黨一叫瘟神，一名阿狗，同受廖三爺指揮，專負責暗殺行動，其他一無所知，李至剛柔聲地要屠忠想出廖三爺平日與什麼人物多來往，同時向探長要求解開三兇徒的手銬，手銬打開之後，三兇徒各自活動手部，誰也沒出聲——

誤陷溫柔阱　遽作虎口羊

少頃，瘟神首先開口：「阿忠，我倒是想起一個人來。」

「誰？」屠忠注目笑問。

「就是那個刀疤客。」

「不錯，刀疤客跟廖三比較接近，可是，却說不出甚麼可疑的地方，而且也不常到賭場來。」

「不常來是不錯，但他一來就和廖三咬耳朶，要不，就是閉門密談。」

「不錯，由這一點上說，倒是有點可疑。」

丁少白插口問道：「二位所說的刀疤客，是不是由左耳到嘴角，有一道紫色刀疤的人？」

「是的。」屠忠點點頭。

「約莫三十多歲年紀，中等身裁？」

「對了，丁先生也認識他？」

「我跟他打過交道，却不知他姓甚名誰，」丁少白向李至剛苦笑道：「看情形，那刀疤客該是核心人物之一，可惜前次爲了怕打草驚蛇，在救出湘雲後，將那批人都輕易放過了。」

這裏所說的刀疤客，也就是帥金龍那個僞鈔集團中的警衞副組長耿天行。

「慢慢來，目前已開始收網，我相信他們逃不出法律的制裁的。」李至剛目注瘟神問道：「朋友，你知道那刀疤客的住址嗎？」

「不知道。」瘟神苦笑了一下。

「老弟你呢？」李至剛的話鋒轉向屠忠。

「我也不知道，啊！對了，我想起一條綫索，倒也不妨試試看。」屠忠似乎顯得很興奮。

「是怎樣的綫索？」李至剛不愧是名偵探，不管情況如何，他總是表現得不溫不火。

「有一天，我奉廖三爺的命令，送一萬元去一個舞女的香閨，那位小姐收到錢後，還咒罵了一句，現在想起來，很有研究的價值。」

「那位小姐怎麼說？」

「她說：『死刀疤，到現在才派人送錢來，他自己怎麼不來？』……」

「那是甚麼時候的事？」

「還不到一個月。」

「不錯，這是一條很好的綫索。」李至剛扭頭向杜恒說：「探長，這個地方必須立即採取行動，說不定可以由熱被窩中，將刀疤客抓到。」

「好！我立即親自出馬，」杜恒扭頭向屠忠說：「屠老弟，咱們走吧！」

李至剛道：「探長親自出馬，我自然是十分放心，但仍有一點，不能不提醒探長一聲。」

「老弟請指教？」杜恒表現得很歉虛地說。

「不敢！」李至剛謙笑道：「小弟之意是，下手抓人之前，先要設法弄清楚，那刀疤客是否在那舞女的香巢中，否則，寧可慢點下手，先派人在四週暗中監視，以免打草驚蛇。」

「有道理，有道理……」

「探長，不是我過份謹愼，實因這條綫索得來不易，如果再中斷了，可又得大費周章。」

「我知道。」杜恒向屠忠歉笑，說道：「屠老弟，忍耐一點，咱們回來再用早點吧……」

早點已適時送到，李至剛連忙道：「探長，急也不爭這幾分鐘，還是用過早點再去吧！塡飽了肚皮，辦起事來也精神一點。」

「好、好。」杜恒連連點着頭：「一切都聽命老弟安排。」

×　　×　　×

耿天行——刀疤客的藏嬌金屋，是一幢高級公寓的三樓。

當迷糊神探杜恒在屠忠的指導下，率領着一批便衣幹員在公寓附近張網捕魚時，當事人的耿天行，正擁着他的姘頭好夢方酣哩！

杜恒拿不準刀疤客是否在房間中，爲了怕打草驚蛇，既不便派人探詢，更不便貿然採取行動，所以，只好出之以最笨的辦法，在隱蔽處守株待兎，監視着公寓前後門進出的人們。

一陣電話鈴聲，驚醒了耿天行的好夢，口中含含糊糊地嘮叨着：「討厭，一清早就打電話來。……」

睡在旁邊的一個妖艷女郎，掙扎着坐起，那羊脂白玉般的胴體，與高聳的雙峯，令人目眩神迷。

那女郎的本意，是準備起來接電話的，但她剛剛坐起來，就被耿天行一個餓虎擒羊摟入懷中。

「瞧你！人家要去聽電話呀！」女郎掙扎着。

「管他！現在不接電話。」耿天行劍及履及，鼻息咻咻的，有點迫不及待。

「等我接過電話再……好嗎？說不定人家……有重要事情哩！」她嬌喘着，他拚命掙扎着，連蓋在他們身上的毛毡也掉到床下去了。

「現在，嘻嘻……只有我倆的事情才最重要……」

床第間事，有點像馬場，一般騎士對於一向就馴服的馬兒，日久會感到索然乏味。如果馬兒偶然之間使點性子，反而會使騎士覺得新鮮，而增加刺激。

目前的耿天行，也就是因爲女郎的拚命掙扎，而更加激發他的野性。

在耿天行有力的駕馭下，這匹偶而使點性子的馬兒，不得不完全馴服了。

像一位奪標有望的騎師，耿天行控韁馳騁着，意氣飛揚，連他臉上那道刀疤，也呈現出一片興奮的光彩。

電話鈴仍在響着，好像在替他們演奏着興奮的樂章。

「天行……電……話一直在……響，一定……是有重……要事情。」女郎嬌喘着，說起話來，也斷斷續續的。

「不管他……」他得意地笑着。

電話鈴忽然停止了，耿天行笑道：「怎麼樣？現在，不是打電話的時候嘛！」

但不過十多秒鐘，隔壁的電話鈴又響了起來。

隔壁是女傭阿嬌的房間，只聽阿嬌的語聲道：「這兒是耿公館。……是的，在……還沒起來……好的……喂！你……你是誰？……廖三爺……有非常緊急的事情……好的……我馬上去叫他……」

阿嬌的話，耿天行自然是聽得清清楚楚。

這情形，對於正在狂歡中的耿天行來說，等於是兜頭澆下一盆冷水。

他，不等阿嬌叫他，連衣服也來不及穿，披上一件晨褸，就打開房門，衝向阿嬌的房間。

「耿爺……」阿嬌正打開房門，兩個人幾乎撞了個滿懷。

阿嬌是一個有着中等姿色的俏女傭，由於匆匆起身接電話，衣衫也不會整理好，此刻，驀然看到她的男主人這一副半裸的德性，禁不住俏臉上飛起一片紅雲，而顯得格外撩人。

耿天行雖然明知廖三爺於這個時候打電話給他，不會有好事，但却仍然不願放棄目前這吃豆腐的機會，一伸手，就向她美妙的軀體摟了過去。

「耿爺，快接電話。」阿嬌機警地一下子避開了：「有很緊急的事情。」

耿天行向阿嬌扮了個鬼臉，抓起話筒：「我是耿天行。」

「耿爺，你好舒服，可把我急壞啦！」對方是廖三的嗓音。

「出了甚麼錯漏？」

「屠忠他們三個，一直到現在還沒回來。」

「有電話通知你嗎？」

「沒有。」

「是否派人去萬象查問過？」

「問過，並沒有人傷亡，但電燈復明之後，點子和他們三個都不見了。」

「啊！會有這種事。」耿天行雖然暗暗吃驚，但語氣却相當平靜：「通知刁組長了嗎？」

刁組長就是帥金龍的情報組長刁成。

「已經通知過，他可能會直接跟你聯絡。」

「廖三，你現在在哪兒？」

「我是借用公用電話。」

「很好，你暫時不要回賭場去。」

「我知道，我是担心你，最好快點換個地方……」

「爲甚麼？」

「你忘了，屠忠曾經替你送過錢，如果他們是被捕了，很可能……」

「我知道，」耿天行眞有點慌了，截斷對方的話後，又立即接着說：「廖三，事情未明朗之前，我們暫時以刁組長的電話聯絡，你要特別當心。」

「是的，我知道。」

「再見！」

「再見！……」

掛斷電話後，耿天行三步併作兩步地，回到他的房間匆匆穿着衣衫。

「阿英，妳叫阿嬌到外面去瞧瞧，看看我們這公寓的四週，是否有甚麼可疑的人。」耿天行低聲吩咐着。

阿英是水仙的本名，她當然已於電話中知道是出了大的紕漏，她已穿好了衣衫，當下淡淡地一笑道：「阿嬌懂得甚麼，還是由我去吧！」

「妳不行，他們會認出你來。」

「對！阿嬌是新來的，不會有人認識她。」

「快去跟她說，裝成一個買早點的樣子，萬一有人向她打聽甚麼，就說我還沒回來。」

「好！我這就去向她說……」

耿天行穿好外出的衣服後，又去洗手間胡亂地洗了一把臉。然後，挑開窗帘的一角，向樓下探視着。

視綫所及，却並未看到有甚麼可疑人物。

但他心中明白，由窗內望向三樓下面，是有一個很大的死角沒法看到甚麼的。因此，儘管他的視綫所及之處，並沒看到甚麼可疑人物，但心中却還是忐忑不安。

他拔出手槍，將子彈上了膛，阿英剛好回到房間，入目之下，不由臉色一變說：「有這麼嚴重？」

「唔……」

「是否已發現了甚麼？」

「還沒有。」

「阿嬌已下樓去了。」阿英輕輕吁了一口氣：「但願我們是神經過敏。」

「不要緊。」耿天行故裝鎭靜地一笑，並燃上一枝香烟，「不論情況如何壞，對妳不會有影响。」

「怎會沒影响，我是你的人呀！」

「我們又不是夫妻，他們沒理由找妳的，何況，妳完全是一個局外人。」

「你……你們究竟是在作一些甚麼勾當？」

「妳最好莫問……」

電話鈴又响了。

耿天行向阿英揮揮手說：「妳去接，小心應付。」

「我知道。」

阿英拿起電話：「耿公館。」

「耿先生在嗎？」是一個陌生口音。

「不在，請問你是那一位？」

「我姓刁，是他的朋友。」是那位情報組長刁成。

耿天行一把搶過話筒：「老刁，有甚麼事？」

「情況不好，廖三已通知你了嗎？」

「已經通知了。」

「我方才得到密報，杜探長已親率幹員，離開警署，可能是前來拘捕你。」

「那……我該怎麼辦？」

「你注意一下，如果那批人還沒到，就趕快離開，否則，再另外設法。」

「好，你等着，待會我再告訴你。」

耿天行放下話筒，却在室內踱起方步來。

「我也下去瞧瞧。」阿英自作聰明地說。

「不！你不能去。」

室外，一陣急促脚步聲，由遠而近。那是阿嬌，她已買回兩份早點，燒餅、油條和豆漿。

「怎麼樣？」耿天行迫不及待地問。

「沒有看到甚麼可疑的人。」阿嬌傻笑着。

「妳注意過附近的弄堂，巷道嗎？」

「注意過。」

「也沒看到甚麼可疑的人？」

「是的。」

耿天行自我解嘲地苦笑道：「今天，我耿天行竟變成胆小鬼啦！」

阿英不以爲然地說：「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耿天行濃眉一揚：「俗語說得好，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決定馬上走。」

「走？」

「不錯！縮頭一刀，伸頭也不過是一刀，我總得像個男子漢一點！」

「天行，這不是玩笑事，我們必須冷靜一點，另外想出一個妥當的辦法來。」

「另想妥當辦法？」耿天行一面苦笑着向外走，一面說：「我不能呆在這兒等死……」

說完，人已疾步向樓下衝去。

走出公寓大門，他很警機地，精目向四週一掃，確定並沒有人監視之後，才深深地吸一口晨間的清新空氣，並輕輕「呸」了一聲：「眞他媽的活見鬼！」

他，將頭上的草帽拉低了一點，故裝輕鬆地，吹着口哨，沿着巷道，以輕快的步伐走向大街。

巷口那個賣早點的老頭，向他含笑招呼着：「耿爺，早！」

「早！早！生意好嗎？」他邊走邊敷衍着。

「還好，托耿爺的福……」

後面，傳來輕微的馬達聲，是一輛「的士」駛了過來，是空車。

「的士！」他擺擺手。

「戛」然一聲，的士止於他身旁。

他二話不說，以最快的動作，鑽入車廂。

「先生要去哪兒？」司機頭也不回地問。

「太子道二段。」

「是！」司機恭應一聲，車子在柏油馬路上，平穩地滑進。

耿天行點燃一枝香烟，正當他悠悠地噴出一口濃烟時，忽然一個緊急刹車，使得他跟前座的沙發椅重重地「吻」了一下，不由怒叱一聲：「你……」

但他僅僅說出一個「你」字，就傻眼了。

原來司機是杜恒所喬裝，正回身以手槍瞄準着他。

「你要幹嗎？」他還在强裝鎭靜。

「朋友，是否要我自我介紹一番？」杜恒含笑反問。

「不必了。」耿天行苦笑着：「我認識你是鼎鼎大名的迷糊神探。」

「那我就省掉一番唇舌，舉起手來吧！朋友！」

就在這當兒，兩部摩托車，以風馳電掣之勢，疾衝而來。

每一部車上，都是兩個騎士，前面一個駕車，後面一個朝着車廂中舉槍發射。

在這節骨眼兒上，迷糊神探可一點也不迷糊，反應也非常快速。

當他發現那兩部摩托車來意不善時，立即沉喝一聲：「趕快倒下！」

當然，他自已也在話聲出口的同時，倒臥在車座上。

「砰、砰、砰……」一排子彈，只以寸許之差，擦過杜恒的頭頂。

緊接着，兩部摩托車由計程車旁呼嘯而過。

另一陣密集槍聲，也接着傳出。

「轟」然一聲震响，兩部摩托車都撞在水泥牆上。

四個摩托騎士中，兩人中彈，兩人被撞得腦袋開花，都是當場畢命。

杜恒担心那已被他獵獲的人質的安全，由車座中直起腰來，一面問道：「朋友，你沒事吧？」

「我很好。」耿天行比杜恒先一刹那直起腰來，以槍口迎着杜恒設：「多謝探長關懷！」

「扔下手槍！」四週的便衣警員已包圍上來，並同聲吆喝着。

「探長，你說呢？」耿天行泰然自若地，向杜恒含笑發問。

「如果我是你，我就乖乖地扔下槍。」杜恒也表現得很鎭靜。

「可惜我不是你，我要找一個墊背，你懂嗎？」

杜恒道：「朋友，你不會死，何必走極端哩！」

「不會死？」

「是的，因爲，你不是元兇首惡。」

「我怎能相信？」

「你必須相信，朋友，我再補充說明，只要你能跟我合作，使元兇首惡受法律制裁，我保證你不但沒罪，而且有功。」

「話很動聽，只是我仍然不相信。」

「何妨試試看哩！我是代表政府的官員，至少比你的主子要值得信任一點。」

「在我的看法中，沒有多大差別。」

「差得太多了，朋友，方才的情形，你已親眼看到，你的主子要殺的人不是我，他是要殺你滅口。」

「……」耿天行沒吭氣。

很顯然，杜恒這幾句話，收到了攻心的效果。

「朋友，像這樣的主子，有甚麼理由值得你替他保密，更有甚麼理由值得你以死去効忠他？」杜恒的詞鋒，咄咄逼人。

「你……」耿天行蹙眉接問：「你眞能保證我不死，也不會有罪？」

「當然，只要你肯合作。」杜恒答得很肯定。

沉思少頃，耿天行才長嘆一聲：「好！我認命了，不過……」

「還有甚麼不過的？」

「探長，我並非核心人物，所知道的，恐怕不能滿足你的須要。」

「不要緊，就你所知道的，不要保留就行了。」

「那是當然……」

耿天行扔下手槍，換上手銬，杜恒算是圓滿達成任務，率隊返回警署。

當杜恒帶着耿天行回到他的辦公室時，只有李至剛還在等他，却沒看到丁少白，因而一怔道：「李老弟，丁老弟呢？」

李至剛含笑說：「丹妮打電話來，說有重要消息面告，丁老弟剛剛才走。」

「啊！」杜恒又向值班的警員發問：「去找廖三的人，怎麼樣？」

值班警員苦笑道：「報告探長，徒勞往返。」

杜恒聳聳肩，向一旁的警員說：「替這位耿朋友打開手銬……」

耿天行頗受優待，他也很合作，將他所知道的僞鈔集團的重要人員，如帥金龍、孔凡，以及情報組長刁成，警衞組長狄大年等的住址都供了出來，但最重要的一環，也就是關於印刷僞鈔的工廠，他却不知道。

「是眞的不知道嗎？」杜恒注目接問道。

「我爲甚麼要保留？」耿天行苦笑着：「探長，你要明白，那是他們的最高機密，不是核心人物，是不够格參與的。」

「你是警衞組的副組長，地位也不算低。」

「說得好聽一點，是副組長，說得不好聽，是一個職業殺手，探長明白嗎？」

「那麼，像狄大年，刁成等人會知道嗎？」

「身爲組長，已算是核心人物，他們是應該知道的。」

杜恒扭頭向李至剛道：「李老弟，咱們立即派人去逮捕刁、狄二人，好嗎？」

「太晚了，」李至剛沉思着說：「刁、狄二人必然已經躲起來。」

「不錯，那麼，我們先抓帥金龍。」

「不行！帥金龍不是等閑角色，沒有鐵證，怎能抓人。」

「那……老弟之意，是——？」

李至剛沉思着說：「我想，咱們當務之急的第一件事，是立即將這位朋友送往醫院的太平間。」

「爲甚麼……」杜恒雖然有點迷糊，但他的反應還是很快速，話一出口，已省悟到李至剛的意思，立即訕然一笑地點點頭說：「對！對！」

但耿天行却苦笑道：「我還活得好好的，爲甚麼要送我去太平間？」

杜恒笑道：「正因爲你還活着，所以才必須送你去太平間。」

「探長，能够說明白一點嗎？」耿天行仍在苦笑着。

「這是一個緩兵之計。」李至剛搶先說：「方才，他們不是派人來要殺你滅口嗎？」

「唔……」

「由於那四個殺手都已當場死亡，他們是否已完成任務，帥金龍一定還不曾弄

清楚，是嗎？」

「不錯。」

「但你閣下已安全到了警署，帥金龍那批人爲恐你不死而洩漏部份秘密，必然會心中不安，而採取若干必要的措施。」

「對、對。」

「可是，那樣一來，會增加我們破案的困難……」

耿天行截口笑道：「現在我有點明白了。」

「說說看？」

「如果將我向醫院的太平間一送，就表示我是曾受重傷，因搶救不治而死亡，他們就會以爲我不曾洩漏機密而放心。」

「不錯，我正是這個意思。」

「只是，他們會相信嗎？」

「他們當然不會那麼輕易相信，但至少可以給他一個莫測高深。」

緊接着，又向杜恒說：「探長，既然你已同意，行動上是越快越好。」

「好的。」杜恒沉聲向門外喝道：「請醫務室主任，快！」

「是！」傳令工友恭應着疾奔而去。

杜恒又向李至剛笑問：「老弟，還有甚麼吩咐嗎？」

「不敢！」李至剛謙笑着：「只是還有一點，從現在開始，我們必須加强水陸空交通方面的檢查，以防他們偷渡出境。更須防範他們將印鈔機器分解運出。」

「好！一切照辦！」

「探長，到目前爲止，我們不但徒勞無功，而且算是打草驚蛇了，如在封鎖交通方面再出紕漏，那就是一敗塗地啦！」

「不會的，有你老弟主持大局，我有自信……」

× × ×

這是希爾頓大飯店中的一間豪華的套房。

當丁少白匆匆地進入時，俏丹妮正穿着一襲粉紅色的透明睡褸，斜倚床頭，在悠閑地吸着香烟。

「少白，坐到這邊來。」丹妮媚笑着，拍拍她身邊的床面。

「妳……還沒起床？」丁少白尷尬地笑着，仍然站在原地。

「是啊！才天亮嘛！要不是爲了你的事，這時，用鞭子也別想將我趕起來。」

「那我先謝了！」丁少白挨着床邊坐下：「丹妮，究竟是怎麼回事？」

「就這麼輕描淡寫的，一謝了事？」眞是急驚風遇着慢郎中，她却將話題岔開了。

「那……妳要我怎麼謝呢？」他苦笑着。

「吻……」她擺了一個待吻的姿態。

丁少白猶豫了一下，才俯身在她的櫻唇上，輕柔而又快速地「碰」了一下。

「怎麼？我嘴唇上有毒？」她滿面嬌嗔。

「沒有啊！」

「是我口中有甚麼難聞的異味？」

「也沒有。」

「那你爲甚麼這麼避之若浼地，淡嗜就止呢？」

「因爲，這是定金。」丁少白俏皮地笑了笑：「按照一般慣例，定金只是先付半成或一成的。」

「這是說……」她美目一轉：「待會支付酬勞時，才十足支付？」

「不但十足支付，而且尺尺加三。不過……」

「不過怎樣？」

「那必須是妳所提供給我的消息，够份量。」

「消息絕對够份量！」

「好！請說？」

丹妮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將烟蒂擲入烟灰缸中，才徐徐地說：「少白，你不是想急於知道那印製僞鈔工作場所嗎？」

「妳……已經獲得消息了？」丁少白顯得無比的興奮。

「是的。」

「在哪兒？」

「青山道六〇六號地下室。」

「眞的？」

「不相信，就當我沒說過。」她哼了一聲。

「我怎會不相信，只是這消息太重要了，我過於興奮才有此一問。」他歉笑着說：「丹妮，這消息是由哪兒得來？」

「是由孔凡口中套問出來的。」

丁少白道：「這老小子現在居然還這麼相信妳來？」

「他還要帶我去馬尼拉哩！」她斜睨了他一眼說：「他說，他準備收手了，以他現在的財產，足够他下半輩子過得舒舒服服的。」

丁少白霍地站了起來，但却被丹妮一把給拉住了：「你要幹嗎？」

「有這麼好的消息，我必須馬上趕回去。」

「只要你不怕遺憾終生，你就趕快趕回去吧！」她又哼了一聲：「反正對我來說，我是求之不得。」

「妳？」他訝問道：「這話是甚麼意思？」

「沒甚麼意思，你快點走吧！」眞絕！她又吊起他的胃口來。

「丹妮，別吊胃口，好不好。」他央求着。

丹妮深深地凝注他半晌，才輕輕一嘆道：「好，送佛送到西天，我一併告訴你吧！」

略爲停了一下，才正容說：「少白，你那位老情人的處境，非常危險……」

「老情人？妳說的是湘雲？」

「除了冷湘雲之外，難道你還有第二位老情人嗎？」

「她……她怎麼樣？」

「據孔凡說，他們已獲得冷湘雲的秘密住址，今天下午就要採取行動。」

「不可能吧！湘雲的住址，非常秘密，而且還有便衣女警陪伴保護。」

「我只是站在朋友的立場，提供消息，信不信那是你的事。」

「信，信……這種事，寧可信其有。」他苦笑着：「丹妮，孔凡這一消息，由何處得來？」

「消息來源，他沒說，但總不外是他們的神通廣大，或你們那邊有了內奸。」

「唔……」

「孔凡很自信，他說：刦持冷湘雲，

就等於掌握住你丁少白，掌握了你，也就同時掌握了李至剛，等而下之的杜恆就不足畏了。」

「他……他們準備怎麼辦？」

「孔凡說：刦持冷湘雲，要你們放棄對這個案子的追查，讓他們能安全轉移新的碼頭，否則，他們就會殺死冷湘雲。」

這一招，可的確是够厲害。

因此，丁少白顯得很激動地，握住丹妮的手說：「丹妮，謝謝妳提供給我的消息……」

說着，他人已站了起來。

「又要走了，」她顯得無限幽怨地，白了他一眼。

「是的，我必須回去安排一下。」

「急也不爭這時半刻的，少白，還記得你方才所說的話嗎？」

「方才？妳是指哪些話？」

「小白，你認爲我這些消息，够份量嗎？」

「够！够！非常……」

「那就履行你的諾言吧！」她再度擺出了待吻的姿勢：「記着，十足之外，還要加三。」

這是一般男人們求之不得的艷福，但目前的丁少白，却只有苦笑的份兒。

「怎麼？想賴皮？」她在催促着，神情中有着三分的嬌嗔、七分的嫵媚。

「賴皮？對這種事也賴皮，那我就不成爲一個正常男人啦……」

丁少白故裝洒脫地一笑，俯身擁吻。

四片溫軟的嘴唇膠合在一起了。……

這一個熱吻，足足吻了三分鐘，雖然說不上甚麼十足加三，但却也不能算短。

可是，貪得無厭的丹妮，不但不曾感到滿足，而且似乎飢渴更甚地，緊緊擁住他，翻騰着，嬌喘着，並主動地有了更進一步的行動。

丁少白畢竟是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此情此景之下，也禁不住血流加速地，按捺不住了。

但他的理智還沒崩潰，在此緊要關頭，他一面撑拒，一面促聲說：「不……不行，丹妮，我還要去救人……」

「冷湘雲要到下午才有危險……還有半天時間，你急甚麼！」

「丹妮，我們應該適可而止，妳我都明白，我……我們是不應該……」

「我不管！」她的主動更積極了：「我……我只要現在……」

有人說，男人是泥，女人是水，泥遇到水，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丁少白被征服了！

也可以說，是丹妮被征服了。

半個鐘頭之後，鬢亂釵橫，滿臉春潮的丹妮，發出一聲無比滿足的長吁。

「你後悔了？丹妮！」他有點兒意興闌珊。

「不！我會永遠回憶這難忘的片刻！」她溫柔地吻着他：「如果沒有冷湘雲，那有多好……」

提起冷湘雲，丁少白不由地一下子坐了起來。

丹妮幽幽地一嘆：「我不該提起冷湘雲的，否則，你可在我身邊多留片刻。」

丁少白一面匆匆地穿回衣服，一面說：「丹妮，我會永遠永遠記住妳對我的好處。」

「是嗎？」她又幽幽地嘆了一聲。

丁少白已開始打領帶。

丹妮光着她那美妙的胴體，挨近他身邊：「來，我給你打領帶。……少白，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多麼希望，你能在我身邊再留片刻。」

無限柔情，加上她那赤裸着的美妙胴體，以及片刻之前，兩人抵死纏綿的旖旎風光，記憶猶新，使得丁少白又有按捺不住之勢。

但他不能不顧慮冷湘雲的安全，只好强行抑制住衝動的情慾，輕輕吻了她一下，立即匆匆離去。

× × ×

二十分鐘，丁少白已到達冷湘雲的秘密香巢，看到一切如常他才放下了懸心。

冷湘雲顯然是起床不久，脂粉不施，却有如一枝清麗脫俗的水仙，顯得楚楚堪憐。

兩位陪伴她的女警很識趣，看到了丁少白到來，立即自動退了出去，但却被丁少白止住了：「二位小姐請不要離開。」

「丁先生有何吩咐？」兩位女警幾乎是同聲發問。

丁少白將獲自丹妮口中的消息簡略地說了一遍之後，女警之一蹙眉說：「丁先生，這不太可能吧！」

「我相信丹妮的消息不會錯，而且，爲愼重計，我們寧可信其有。」

「丁先生之意是——？」

「我們馬上就搬。」他抬腕看了一下手錶：「現在已經快十點。不早了。二位小姐請立即協助湘雲收拾行李，我到外面去瞧瞧」

「好的……」女警嬌應着。

外面，在陽台上担任警戒的女警很盡職，她手捧一本洋裝書，表面上看來，像是一位很用功的大學生，但實際上，她的眼睛，却不在書本上，以她所坐的位置來說，附近幾條街道，都在她的監視中。

「有甚麼發現嗎？小姐。」丁少白悄聲問。

「沒有。」

「還有一位小姐呢？」

「她在一號。」

「請多辛苦一點，我們馬上就要另換一個地方。」

「啊……」

一刻鐘後，丁少白親自護送冷湘雲和四位便衣女警上車。上車之前，丁少白向四位便衣女警說：「四位小姐請準備好手槍，我們非用槍不可。」

「有這麼嚴重嗎？」

「但願我的顧慮是多餘。……」丁少白苦笑了一下。

一路上，他們都特別注意，尤其是丁少白，他平常難得用槍的，但此刻，他的手槍中，子彈都已上了膛。

但事實上，他們算是白緊張了一場。

不但沿途未發生任何事故，而且並未發現任何可疑的車輛跟蹤。

「少白，我們現在到哪兒去？」冷湘雲悄聲問。

丁少白並未直接回答冷湘雲，却向司

機吩咐着：「前頭十字路口左拐，去東方大飯店。」

本來丁少白並未事先說明目的地，他是準備於半途發生事故時，逕行開往警署的。

由於一路上出奇的平靜，他才臨時改變主意。

在東方大飯店，他開了一個套房，將冷湘雲安頓下來後，才向四位女警說：「四位請特別注意，任何人不可進入房間，我會儘快地趕回來，在我離開之後，萬一有甚情況，請立即電警署求援。」

女警之一笑道：「丁先生請放心，即使萬一他們大舉進犯，憑我們四人四枝槍，支持個把鐘頭，應該是不會有問題。」

「最多在一個鐘頭之內，我一定趕回來。」

「丁先生此去是──？」

「回警署，因爲，去青山道的行動，是刻不容緩，萬一他們發覺湘雲換了地方，聯想到他們的印刷廠會出問題，而立即疏散，那就够煩的了。」

丁少白說完之後，就匆匆地走了。

可是，他才登車疾駛離去，冷湘雲的房門口就有人前來拜訪。

那是飯店的侍者，和一對紳士淑女型的男女，男的三十多歲，女的雙十年華，衣履光鮮，氣度高雅，顯然是上流社會人物。

儘管來人不像是壞人，而且，即使是壞人，也不可能來得這麼快。

因爲，冷湘雲等人進入房間，才不過十來分鐘，何況，他們來此途中，並未發現有甚麼可疑車輛跟踪。

但謹守在門口的兩位女警，却仍然互相一使眼色，暗中提高了戒心。

「對不起，小姐，這位先生和夫人，方才就是住在這個房間。」侍者很有禮貌地說。

「旣然住有人，爲何又租給我們？」女警的回答很不客氣。

「不！小姐誤會了，這二位不是來爭房間的。」

「那他們要幹嗎？」

「是這位夫人忘記了一枚鑽戒……」

「放在甚麼地方？我帮妳去找。」女警的目光轉向那女的。

「謝謝妳！還是我自己去找吧！」那女的說着，已舉步跨入門內。

「不行！」女警伸手相攔。

就在這當口，那女的忽然一拳擊在女警的太陽穴上，動作旣準且狠，而又快速無比，在事出意外的情況之下，女警當場倒了下去。

不！女警並沒倒下去，是在倒下的過程中，被那女的扶住了。

同時，那男的也突然掏出手槍，指着另一個女警，壓低語聲說：「乖一點！」

由於變出意外，那另一個女警還來不及有甚麼反應，已被那男的一槍柄擊得暈了過去。

這三位，手法乾淨俐落，而且配合得天衣無縫。

當那另一個女警倒下時，一旁的「侍者」立即熟練地將她扶住。

因此，儘管兩個女警都已被擊暈倒地，却並未發出人體倒地的聲音來。

室內的另外兩個女警，顯然是因爲聽到門口有人談話而雙雙出來探看究竟，但她們剛剛由裏面的寢室走到客廳，却被三枝迎面指着他們的手槍脅持住了。

那三人中的男的顯然是首領，首先沉喝一聲：「舉起手來！」

在槍口威脅下，兩個女警不得不乖乖地舉起手來，左邊一位並故意訝問道：「你們要幹嗎？」

「老子沒工夫跟妳廢話！」那男的扭頭沉喝：「將她們綁起來！」

一旁的女的嬌笑道：「那多費事！」

「妳的意思是──？」

「照葫蘆畫瓢。」那女的抬手一指暈倒客廳中的兩個女警。

「也好。」那男的點頭。

右邊的女警駭然問道：「你們殺了她們？」

「沒有，她們只是暈了過去。」那女的走向前去，右手槍柄，左手粉拳，左右開弓，兩個女警也同時倒了下去。

「看住她們四個！」那男的一面命令着，一個箭步，衝到寢室門口。

裏面的冷湘雲當然已聽到了外間的情況，正拿起電話，準備撥向警署。

「不必費事了，冷小姐。」那男的冷笑着。

「你……你是誰？」冷湘雲俏臉煞白，語聲也有點顫抖。

「告訴妳不要緊，我是帥金龍手下的情報組組長，姓刁名成。」

「刁成？」

「不錯。」

「你打算怎樣？」

「不怎樣，只是暫時委屈妳一下！」刁成陰陰地一笑，扭頭向他的同伴說：「替冷小姐帶着行李，咱們走……」

× × ×

丁少白剛剛向杜恆和李至剛二人說明由丹妮口中所獲的消息，杜恆辦公桌上的電話響了起來。

「我是杜恆。」杜恆拿起話筒。

「請問探長，丁少白先生在嗎？」對方是一個有磁性的，而且似曾相識的女人口音。

「在，請問妳是那一位？」

「探長眞是貴人多忘事，竟然聽不出我的口音來了。」接着是一串銀鈴似的笑聲。

「妳妳……妳！妳是丹妮小姐？」

「對了，多謝杜探長！請叫丁先生講話。」

「好的。」杜恆將話筒遞給丁少白：「少白，丹妮小姐找你。」

丁少白接過話筒道：「丹妮，又有甚麼好消息？」

「是的，這消息，可好得不得了！」丹妮嬌笑着。

「啊！快說。」

「少白，很抱歉！你的心上人已被刦持了……」

「怎麼……？」丁少白心頭一驚，手中的話筒幾乎要掉了下來。

「別大驚小怪的，我是說，冷湘雲小姐，已到了我們手中。」

「你們？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這意思已經够明顯了，少白，我得特別感謝你的合作，使我們能很快速地將冷湘雲刦持過來。」

「妳……妳也是帥老賊的爪牙？」丁少白總算有點明白了。

「可以這麼說，但不是我甘願這麼作，我……我是被迫不得已。……」

「是帥老賊逼妳？」

「不！是你。」

「我？是我逼迫妳？」

「不錯。」

丁少白幾乎以爲是自己的聽覺有了問題：「這……這話何從說起？」

話筒中傳來丹妮一聲輕嘆：「我對你滿腔熱情，換來的却是一片凄清，少白，你還要我另加解釋嗎？」

「丹妮，我一向就不曾騙過妳。」

「這點我承認，但追根究底你我之間好事難諧，完全是爲了一個冷湘雲……」

「不！丹妮，湘雲是無辜的，妳的任何報復手段，都可以加諸我，却千萬不要傷害湘雲。」

「我不會傷害冷湘雲，也不會對你報復……」

「但妳已經刦持了她。」

「是的，但這是環境所逼，不得不出此下策。因爲，我沒法得到你，也不容許冷湘雲得到你。……」

「丹妮，方才妳才說過，不會傷害她的。」

「放心，少白，我說不容許她得到你，並不是表示要傷害她。」

「那……妳打算如何處置她？」

「我毋須去處置她，你也明白，她曾經作過帥金龍的黑市夫人，帥金龍也仍然對她吃得死脫。」

「妳……打算送她到帥老賊身邊？」

「用不着我送去，事實上，這都是帥金龍所一手安排，我不過是奉命誘使你上當而已。」

「丹妮，這樣作，對妳又有甚麼好處呢？」

「我也明白這樣作對我沒有好處，但愛情是自私的，女人的心胸，一般都是狹窄的，我也不例外，所以，我不求甚麼好處，只求感情的發洩。」

「妳太胡鬧了。」丁少白苦笑着問道：「丹妮，還有辦法挽回嗎？」

「我已無能爲力。」

丁少白長嘆一聲說：「這是說，現在，湘雲已到了帥金龍手中。」

「不錯，待會，他會派人在電話中跟你直接談判。」

「妳說，方才的一切，都是帥金龍在暗中導演？」

「不錯啊！」

「妳眞是一位唱作俱佳的好演員！」

「多謝誇奬！但我却不認爲那是在演戲，因爲，我的確是付出了眞實的熱情，少白，我要特別謝謝你，有生之年，我都不會忘記你方才所給我的甜蜜。……」

也許丹妮說的是眞心話，但對聽話的丁少白而言，却有「得了便宜還賣乖」的感覺。

「再見！少白……」

「慢着，我還有話說……」

「不必了，如果有緣再見時，再談吧！」丹妮掛斷了電話。

由於話筒中傳出的語聲很大，一旁的李至剛、杜恆二人都已將全部對話聽得清清楚楚。因此，毋須丁少白再加解釋，三個人互相作了一個會心的苦笑。

沉寂少頃，杜恆才苦笑着說：「走桃花運，有時候也會帶來無限的苦惱……」

「探長，你還好意思尋我的開心。」丁少白也苦笑着。

「我決不是尋你的開心，老弟。」

「現在，我方寸已亂，二位老大哥何以教我？」丁少白向對方二人投出求援的目光。

杜恆沒接腔，却將目光投向李至剛，但李至剛却像是有意地將目光避了開去，默不作聲。

杜恆向丁少白訕然一笑說：「少白，你說，那妞兒所說的印刷廠的地址……」

丁少白截斷他的話說：「探長還以爲那是眞的消息？」

「只是，她爲甚麼要撒下這麼一個瞞天大謊？」

「目的還不是爲了要堅定我上當的信心。」

「對、對！」這位迷糊神探總算清醒過來：「有了那樣一個好消息作爲陪襯，才能使她那『讓你自行帶路』的計謀順利實現。只是……」

他沉思着問道：「方才，難道老弟不曾注意到會有人跟踪？」

「誰說不會注意！可是，我一路上並未發現任何可疑的人和車輛。」

「這就奇了。」

一直在沉思着的李至剛忽然插口問道：「少白，你果能確定不曾發現任何可疑的人車跟踪？」

「絕對正確！」丁少白說得非常之肯定。

「看來，我們的確是碰上了非常高明的對手了。」

「李大哥，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事情總要解決的，慢慢來……」

「可是，湘雲已被他們刦持走了。」

「這是急不來的事，好在冷小姐不會有生命危險。」

「……」丁少白長長地嘆了一聲，站起來在室內來回走動着。

「別那麼失魂落魄似地。」李至剛苦笑道：「少白，我的心中比你更急哩！」

這時，四位便衣女警也甦醒過來，並於飯店中撥電話回來，向杜恆報告出事的經過。

「妳們沒受到傷害吧？」杜恆似乎很關心他的手下人的安全。

「謝謝探長，我們只是被擊暈過去，現在，都已經醒過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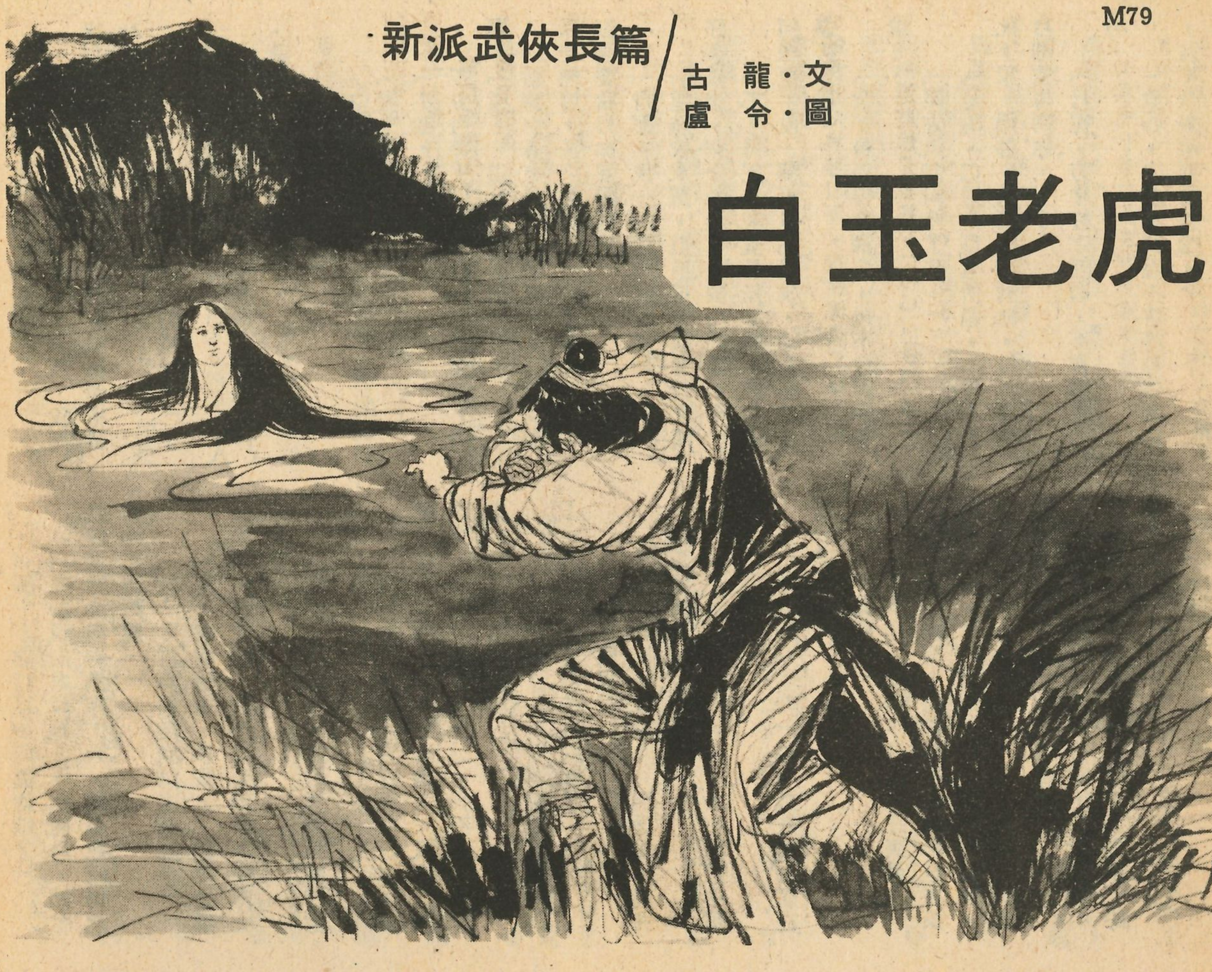
「那還好，要不要我派輛車子來接妳們？」

「不必了，我們自己叫的士回來。」

「那就快點回來吧……這事情不能全怪妳們疏忽，好！見面再談……」掛斷電話後，杜恆也長長地嘆了一聲。

但他一口氣沒嘆完，電話鈴又響了起來。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古龍·文　盧令·圖

白玉老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曲平身負保護鳳娘和千千之責，爲唐力和唐猛所迫，僞作投順，協助唐力扶持鳳娘和千千往九華山找尋趙無忌，抵達九華絕頂非人間的岩洞前，曲平力認趙無忌躲在洞中，唐力，唐猛不虞有詐，雙雙撲進洞內，行前點了曲平和千千穴道。千千恨極曲平，要來被制的鳳娘刺殺曲平，鳳娘剛把匕首刺入曲平心胸，唐力，唐猛巳回，原來彼二人爲隱身洞中奇人所創，回來殺曲平報仇，詎甫回來巳不支死去。鳳娘等被人點穴，醒來發覺置身一窗明几淨的茅舍中，千千對曲平仍恨忿難平，而曲平似有難言之隱──

人間非鬼域　似幻却還眞

現在連曲平自己都知道別人一定能看得出他在隱藏着什麼秘密。

他巳下了決心，不管怎麼樣，都絕不把這秘密說出來。

因爲無論誰知道了這秘密都絕對不會有好處。

千千道：「他們是人也好，是鬼也好，既然是他們把我們送到這裏來的，我們就可以在這裏住下去。」

曲平道：「我們爲什麼要在這裏住下去？」

鳳娘道：「因爲無忌雖然不在非人間，却一定還在這九華山裏，我們只要有耐心，遲早總能取到他的消息！」

她一向很少發表意見，她的意見一向很少有人反對。

曲平雖然很不想留在這裏，也只有閉上了嘴。

臥房有三間，他們每個人都可以單獨擁有一間，這地方簡直就像是特地爲他們準備的。

千千顯得像孩子般高興，她本來一直担心在山上找不到地方住，想不到却忽然憑空出現個這麼樣的地方。

這實在是件很好玩的事，簡直就好像孩子們在玩「家家酒」。

就連鳳娘都似巳將心事抛開，道：「從今天起，燒菜煮飯是我的事。」

千千道：「我洗衣服洗碗。」

曲平也只有打起精神，道：「我去劈柴挑水。」

×　×　×

屋子左面的山坡後，就有道清泉，山坡上桃李盛開，巳結了果實，李子微酸，桃子甜而多汁，正都是女孩子們的恩物。

一個人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這裏的幾乎都巳經有了，只不過少了一樣而巳。

這裏居然沒有燈。

非但沒有燈，連蠟燭、燈籠、火把、燈草、火刀、火鐮、火石──任何一樣可以取火照明的東西都沒有。

這裏原來的主人若不是睡得很早，就是晚上從不回來。

幸好灶裏居然還留着火種，曲平燃着

，鳳娘蒸了些風鷄臘肉，炒了一大盤新摘下的豆角，煮了一大煲白米飯。

千千用小碟子盛滿油，將棉花搓成燈蕊，就算是燈了。

她得意的笑道：「這樣我們至少總不會把飯吃到鼻子裏去。」

鳳娘道：「外面的風景這麼美，如果我們能夠有幾盞那種用水晶做罩子的銅燈，那就更美了。」

她一向是個很愛美的人。總覺得在這依山面水，滿園鮮花的小屋裏，能燃起這麼樣一盞燈，是件很有詩意的事。

可是她也知道在這種地方，是絕不會有這種燈的。

所以他們很早就睡了，準備第二天一早就去打聽無忌的消息。

晚上鳳娘在那個用碟子做成的小油燈下，寫她那從無一日間斷的日記時，心裏還在想着這種燈。

第二天她起得最早。

她一推門，就看見了十盞這麼樣的燈，整整齊齊的擺在門口，一個個用水晶雕成的燈罩，在旭日下閃閃的發着光。

×　×　×

「這些燈是誰送來的？」

「他怎麼知道你想要這樣的燈？」

鳳娘沒法子回答。她看着這些燈，痴痴的發了半天呆，苦笑道：「其實我根本不想要這麼多，只要每間屋子有一盞就够了，多了反而麻煩。」

然後他們就出門去尋找無忌，等他們回來的時候，十盞燈果然巳只剩下五盞。

每個人都怔住，只覺得彷彿有股冷氣從脚底直冒上來。

──是不是一直都有個人躲在這屋子裏，偷聽他們說的話？

他們嘴裏雖然沒說，心裏却都在這麼想。於是他們立刻開始找，把每個角落都找遍了，甚至連床底下，箱子裏，屋樑上，灶洞下都找過，也看不到半個人影子。

千千手脚冰冷，忽然道：「你們知不知道我想要什麼？」

鳳娘道：「你想要什麼？」

千千道：「我想要個泥娃娃。」

她又問鳳娘：「你呢？今天你想要什麼？」

鳳娘道：「泥娃娃容易摔破，我想要個布娃娃。」

曲平道：「布做的也容易破，用木頭雕成的豈非更好？」

千千說道：「你是不是想要個木頭娃娃？」

曲平道：「我想要兩個。」

×　×　×

這天晚上，他們睡覺之前，又將自己屋子裏每個地方都找了一遍，確實了絕沒有人躲着後，才鎖好門窗，上床睡覺。

他們睡得都不好。

第二天早上，他們推開門，門外既沒有泥娃娃，也沒有木頭娃娃。

門外只有一個布娃娃，好大好大的一個。

千千瞪着鳳娘。

鳳娘雖然也怔住了，却知道她心裏在想什麼。

──別人無論要什麼，這個人都不重視，只有鳳娘開口，他才會送來。

──難道他是鳳娘的「朋友」？

──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朋友」？爲什麼不敢露面？

這件事鳳娘自己也沒有法子解釋，因爲她自己也想不通。

她在這裏連一個認得的人都沒有。

千千眼珠子轉了轉，忽然道：「你做的菜我巳經吃膩了，我想換換口味。」

鳳娘道：「你想吃什麼？」

千千道：「我想吃逸華齋的醬肘子和醬牛肉，還有苟不理的肉飽子。」

這些都是京城裏的名點。

逸華齋在西城，醬肉用的一鍋老滷，據說巳有兩三百年沒熄過火，他們賣出來的醬肉，只要一吃進嘴，就可以辨出滋味不同。

苟不理在陝西巷，飽子做得也絕不是別家能比得上的。

京城距離這裏遠在千里之外，就算是飛鳥，也沒法子在半天之間飛個來回。

鳳娘知道千千這是故意在出難題，立刻道：「好極了，今天晚上我就想吃。」

千千還不放心：「你想吃什麼？」

鳳娘一字字道：「我想吃北京逸華齋的醬肘子和醬牛肉，還有老苟不理的肉包子。」

×　×　×

他們又出去找了一整天，心裏却在想着醬肉和肉包子。

那個人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沒法子趕到京城去把這些東西買回來的。

千千心裏在冷笑：「我倒要看你以後還有沒有臉再玩這種把戲？」

還沒有日落，他們就匆匆趕了回去。

桌子上果然擺着一大盤醬肘子，一大盤醬牛肉，二十個包子還在冒着熱氣。

這還不稀奇。

稀奇的是，醬肉果然是逸華齋的風味，一吃就可以吃出來是用那一鍋陳年老滷滷出來的，別的可以假，這一點却絕對假不了。

曲平也喜歡吃這種醬肉，可是現在吃在嘴裏，却不知是什麼滋味。

千千又在盯着鳳娘冷笑道：「看來你這個朋友的本事倒不小。」

鳳娘不怪她。

這件事實在太奇怪，本來就難免要讓人懷疑的。

千千道：「你這位朋友是誰？既然來了，爲什麼不來跟我們一起吃頓飯？」

她故意作出笑得很愉快的樣子，說道：「不管怎麼樣，這些東西都是他老遠買來的……」

曲平忽然問道：「多遠？」

千千道：「很遠。」

曲平道：「你能不能在半天工夫裏，趕到這麼遠的地方去買這些東西回來。」

千千道：「我不能。」

曲平道：「你想不想得出天下有什麼人能在這半天工夫裏，趕到京城去把這些東西買回來！」

千千道：「我想不出。」

曲平道：「我也想不出，因爲世上根本就沒有人能做得出這種事。」

千千道：「可是現在這些東西明明巳

攏在桌子上。」

曲平嘆了口氣，道：「我只不過說沒有『人』能做得出這種事。」

他特別强調這個「人」字。

千千忽然又覺得脚底心在發冷：「難道你是說這地方有鬼？」

鬼能够聽得見你說話，不管你說得聲音多麼小，鬼都能聽得見。

你却聽不見鬼說話。

鬼能够看見你，你的一舉一動，鬼都能看得見，就算在黑暗中也能看得見。

你却看不見鬼，就算鬼在你旁邊，你也一樣看不見。

鬼不用點燈。

這屋子裏什麼都有，就是沒有燈。

鬼可以在瞬息間來去千里，你却要騎着快馬奔馳三天三夜才能跑一個來回。

鳳娘的「朋友」難道不是人？是鬼？

這屋子難道是個鬼屋？

×　×　×

夜，繁星。

清澈的泉水在星光下看來就像是根純銀的帶子。

鳳娘沿着流泉慢慢的向前走。

她睡不着，她心裏很悶，不但悶，而且害怕，怕得要命。

她並不是怕鬼。

如果那眞是個鬼，既然對她這麼好，她也用不着害怕的。

她從少就不怕鬼，她覺得有些人還比鬼更可怕。

不管是人是鬼，只要眞心對她好，她都會同樣感激。

她害怕，只因爲她忽然想到了無忌。

雖然這世上眞的有鬼魂，也只有無忌的鬼魂才會對她這麼好。

難道無忌已死了？難道這個鬼就是無忌！

她不敢再想下去，也不敢在千千面前提起，她發覺她們之間已有了距離。

這也許只因爲她們本來就不是親密的朋友，她們之間的關係，只因爲無忌才能聯繫。

千千本不瞭解她，也不信任她，人們如果不能互相瞭解，又怎麼互相信任？

×　×　×

泉水的盡頭，是個小小的水池。四面長滿了巨大的針樅樹，和一些不知名的野花。

滿天星光，滿池星光。

她忍不住蹲下去，用手捧起了一掬水，池水還帶着白天陽光的溫度，又清涼，又溫柔。

在她家鄉的山坡後，也有這麼樣一個水池。

她小的時候常常在半夜裏偷偷的溜到那裏去游水。

她本來是個很頑皮的孩子，只不過一直在儘量約束自己。

現在她無意間想起了那歡樂的童年，那一段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日子。

她忍不住在心裏問自己：「如果時光能倒流，我會不會再做一個像現在這麼樣的人？」

她心裏忽然有了種秘密的衝動。

一個人如果能暫時拋開一切，再重溫童年時歡樂的舊夢，這種想法無論對誰來說，都是種不可抗拒的誘惑。

她的心在跳，越跳越快。

她實在已被約束得太久，也應該偶而放鬆一下自己了。

夜深人靜，荒山寂寂，池水又是那麼清涼，那麼溫柔。

她忍不住伸出一隻微微顫抖的手，解開了一粒衣鈕……

×　×　×

也許就因爲童年那一段頑皮的生活，她發育得一向很好。

她的腿修長筆挺，乳房飽滿結實，只不過因爲很久沒有晒過太陽，所以看起來又顯得有點蒼白柔弱，却更襯出了她女性的柔媚。這正是一個少女最值得驕傲珍惜的，她從未讓任何人侵犯過，甚至連她自己都很少去看。

她自己看了也會心跳。

她很快就滑入了水裏，讓清涼的池水和童年的夢境將她擁抱。

就在這時候，她看到了一雙眼睛。

一雙發亮的眼睛，隱藏在茂密的野花和草木間，瞬也不瞬的盯着她，眼睛裏充滿了驚奇，喜悅，和一種淫猥的讚賞。

她立刻覺得全身都已冰冷僵硬，用雙手掩住了自己，沉入了水中。

等她再露出頭來呼吸時，這雙眼睛還在盯着她，而且在吃吃的笑。

她沒有叫。

她不敢把千千和曲平叫來，她只恨自己，爲什麼這樣不小心。

其實她已經很小心的四面看過，在這靜夜荒山中，本不該有人來的。

這人忽然笑道：「你想不到這裏會有人？」

鳳娘閉着嘴。

她實在不知道應該怎麼說，她只希望這人是個君子，能趕快走。

這個人却顯然不是君子，非但連一點要走的意思都沒有，反而從草叢中站了起來。

他是個很健壯的年青人，穿着身淺黃色的緊身衣，看來矯健而有力。

鳳娘的心沉了下去。

這種年青人本來就精力充沛，無處發洩，怎麼經得起誘惑？

看到她臉上的驚駭與恐懼，這人笑得更愉快：「我也想不到，我居然會有這麼好的運氣。」

幸好水很暗，他看不見她躱在水面下的部份，可是他也在解自己的衣服。

難道他也要跳下來？

他還沒有跳下來，鳳娘的心已經快跳出胆子，失聲道：「不可以。」

這人故意眨了眨眼，道：「不可以怎麼樣？」

鳳娘道：「你……你不可以下來。」

這人笑道：「這水池又不是你家的，我爲什麼不可以下去玩玩？」

他並不急着下水，就像是一隻貓已經把老鼠抓住了，並不急着吞下去。

他還想逗逗她。

鳳娘已經忍不住要叫起來了。

這人笑道：「你叫吧，你就算叫破喉嚨，也不會有人來的，這種地方只有鬼，

沒有人。」

他是想嚇嚇她，想不到却提醒了她。

她忽然想到了那個有求必應的鬼魂，立刻大聲道：「你知我現在想要什麼？」

這人道：「是不是想要我。」

鳳娘咬了咬牙，道：「我只想要你變成瞎子。」

這句話剛說完，黑暗中忽然有寒光一閃，就像是閃電下擊。

這人一雙發亮的眼睛，立刻變成了兩個血洞。

他好像還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怔了一怔後，臉上才露出恐懼之極的表情，才開始放聲慘呼，抱着臉衝出去，却一頭撞在樹上，跌下去再也爬不起來。

鳳娘也嚇呆了。

剛才那道閃電般的寒光，忽然而來，又忽然而去了。

空山寂寂，不見人影，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可是那個人却已明明倒下，忽然間就眞的變成瞎子。

鳳娘不住放聲大呼：「我想看看你，你能不能讓我看看你？」

空山寂寂，沒有回應。

鳳娘實在快嚇瘋了，不顧一切的跳起來，濕淋淋的穿上衣服，狂奔回去。

這一路上總算沒有意外，她總算又奔回了那神秘的小屋。

雖然她又怕，又累，却還是不願吵醒千千和曲平，等到自己的喘息稍微平靜了些，才悄悄的推開門，回到自己的房。

房裏一片黑暗。

幸好她還記得火種在那裏，很快就燃起了燈，光明溫暖的燈光，總會使人覺得安全。可是燈光一亮起，她就失聲驚叫了起來。

她房裏竟赫然有個人。

一個臉色慘白的素衣人，動也不動的坐在角落的椅子上，一雙眼睛也是慘白色的，看不見眼珠，也看不見瞳仁。

這人竟赫然也是個瞎子。

×　×　×

千千和曲平也來了。

其實他們也沒有睡，鳳娘回來的時候，他們都知道。但他們却不知道這瞎子是什麼時候來的，他們也吃了一驚。

千千失聲道：「你是什麼人？」

這瞎子臉上全無表情，冷冷的反問：「你是什麼人？」

千千道：「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瞎子道：「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千千怒道：「現在是我在問你！」

瞎子道：「我也知道現在是你問我，只不過這些話却是我應該問你。」

他冷冷的接着道：「這是我的家，你們是什麼人？到這裏來幹什麼？」

千千說不出話來了。有時候她雖然也會不講理，可是這一次她却連一句强詞奪理的話都沒法子說出口。

她們實在連一點道理都沒有。

她也相信這瞎子並沒有說謊，像這麼樣一棟房子，當然絕不會沒有主人。

這地方什麼都有，就是沒有燈，只因爲這地方的主人是個瞎子。

瞎子當然用不着點燈。

曲平陪笑道：「我們是到這裏來遊山的，只想暫時在這裏借住幾天！」

瞎子道：「我不管你們是來幹什麼的，只希望你們快走。」

曲平道：「我們能不能多住幾天？」

瞎子道：「不能。」

曲平道：「我們願意出租金，不管你要多少都行。」

瞎子道：「不管你出多少都不行。」

千千又火了，大聲道：「難道你要我們現在就搬走？」

瞎子在考慮，終於說道：「好，我再給你們一天，明天日落之前，你們一定要走。」

他慢慢的站起來，用一根白色的明杖點地，慢慢的走了出去，嘴裏彷彿在喃喃自語：「其實你們還是快走的好，再不走，只怕就要有大難臨頭了！」

×　×　×

外面依舊一片黑暗。

瞎子一走出去，忽然消失在黑暗裏。

一個瞎子怎麼會住到深山中來，怎麼能將這地方收拾得這麼乾淨？

曲平嘆了口氣，道：「這瞎子一定不是普通人，我們……」

千千冷笑道：「你是不是想勸我們快點走？」

曲平不否認。

千千道：「我們當然要走的，反正這種鬼地方，我早就已住不下去！」

她在跟曲平說話，眼睛却盯着鳳娘。

鳳娘看起來就好像剛從水裏撈起來。

一個人三更半夜跑出去幹什麼？怎麼會掉到水裏去？

她自己也知道自己這樣子難免要讓人疑心，可是千千却連一句都沒有問。

不問比問更糟。

她知道她們之間距離已越來越遠了。

×　×　×

夜更深。

鳳娘本來以爲自己一定睡不着的，想不到忽然就已睡着。

她睡得並不沉。

暈暈迷迷中，她覺得自己身邊彷彿多了樣東西，這樣東西竟彷彿是個人。

這個人就睡在她旁邊，身材彷彿很矮小，身上帶着種很奇異的香氣。

她想叫，却叫不出來，想動，也動不了。

這個人彷彿在抱着她，親她的臉，親她的嘴。

她又急，又怕，身體却起了種奇怪的反應，她想睜開眼看看這個人是誰？是不是無忌？

她眼睛睜不開，隨便怎麼樣用力都睜不開。

她彷彿聽見這個人在說：「你是我的，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碰你！」

聲音明明在她耳畔，却又彷彿很遠。

這個人是不是無忌？聽起來爲什麼不像是無忌的聲音？

她忽然又睡着了，醒來時一身冷汗。

×　×　×

她是被一陣敲門聲驚醒的，當然是曲平去開門。

敲門的居然又是昨天晚上那瞎子，曲

乎很意外！

「你是不是又來催我們搬走？」

更意外的是，瞎子居然搖搖頭，道：「你們不必搬走了。」

這瞎子主意變得好快。

曲平幾乎不相信，道：「你是說，我們又可以住下去了？」

瞎子道：「隨便你們喜歡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曲平忍不住問：「你爲什麼忽然改變了主意？」

瞎子道：「因這房子也不是我的。」

曲平道：「這房子的主人是誰？」

瞎子道：「是個朋友。」

曲平道：「朋友？誰的朋友？」

瞎子不回答。

但是曲平巳想到了那些用水晶做罩子的燈，和逸華齋的醬肉。

曲平覺得呼吸間有點冷，却還是不能不問：「那位朋友答應我們留下來？」

瞎子道：「他有條件。」

曲平道：「什麼條件？」

瞎子道：「今天晚上他要來吃飯。」

曲平怔住。

這條件他實在不敢答應，却又不能不答應。

不管怎麼樣，你住了人家的房子，人家要來吃頓飯，總不能算是苛求。

問題只有一點。

那位「朋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朋友？

曲平還在猶疑，千千巳經衝出來：「他要吃什麼？」

瞎子道：「隨便吃什麼都行，他知道你們這裏有位衞姑娘，能燒一手好菜。」

× × ×

黃昏。

鳳娘在準備晚飯的菜。

風鷄，臘肉，香腸，都巳經上了蒸鍋，鹹魚是準備用油煎的。

剛拔下來的蘿蔔可以做湯，雖然沒有鮮肉排骨，用鹹肉燒起來也一樣很鮮。

還有兩條剛從池裏撈出來的鯉魚，她本來是想做湯的，可是後來想一想，還是清蒸的好。

鮮魚如果燒得太久，就會失去鮮嫩，不鮮不嫩的鯉魚，就好像木頭一樣索然無味。

如果是鯽魚，她就會用來做湯了。

配菜也是種學問。

一些並不太好的菜料，在一個很會做菜的人手裏，就好像一把並不太好的劍，在一個很會用劍的人手裏一樣。

對於這一點，鳳娘很有把握。

但是她炒菜的時候，心裏却一直很不安定。

——這房子的主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究竟是「人」？還是鬼魂？

——他是不是無忌？

——如果不是無忌，會是誰，爲什麼對她這樣好？只要她說出口，總是有求必應。

× × ×

鳳娘在洗豆莢。

用紫紅色的香腸，炒青綠色的豆莢，也是樣色、香、味俱全的好菜。

千千在切香腸，忽然回過頭，盯着她，問道：「你是不是我的嫂子。」

鳳娘心裏在嘆息！

雖然她覺得千千不應該問她這句話的，她却不能不回答：「我永遠都是你的嫂子！」

千千道：「那麼你就應該告訴我，今天晚上要來吃飯的人是誰！」

鳳娘道：「我怎麼會知道他是誰？」

千千用力切下一片香腸，板着臉，道：「你怎麼會不知道，難道他不是你的朋友？」

鳳娘閉上眼睛，生怕自己流下淚來，縱然她有淚，也只能在腹中流。

她又想到了昨天晚上那個絕不能向任何人訴說的噩夢。

那奇異的香氣，那灼熱的嘴——

他究竟是不是無忌？

如不是無忌，爲什麼要這樣子對她？

鳳娘的手雖然沒在冷水中，却還是不由自主在發抖。

就在這時候，她聽見外面有人在說話，正是那瞎子的聲音：「你們的客人，巳經來了。」

× × ×

鳳娘在炒荳莢，用巳經切成片的香腸炒，她平生第一次炒菜忘了放鹽。

她心裏一直想着那位巳經坐在前廳裏的「客人」——他應該算是客人？還是主人？她只希望能快點炒好這最後一樣菜，好到前面去看看他。

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怎麼會有那種神奇的力量，能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

× × ×

她做夢也想不到這位神秘的客人，只不過是個小孩子。

× × ×

這小孩高坐在上位，並沒有一點不安的樣子，就好像久巳習慣了受人的尊敬。

他身上穿着的是件雪白的衣裳，質料高貴，一塵不染。

他的態度也很高貴，蒼白的臉上，帶着種王侯般的嚴肅表情。

這種蒼白的臉色，和這種冷淡嚴肅的表情，好像巳成了貴族們特有的標誌。

雖然他在儘量做出大人的樣子，可是年紀却很小，最多也不過十二三歲。

看到鳳娘走進來的時候，他嚴肅冷淡的臉上，忽然起了種奇怪的變化，眼睛也露出了灼熱的光。

曲平正在爲他們引見。

「這位就是我們的貴客雷公子，這位就是能燒一手好菜的衞姑娘！」

這小孩好像根本沒有聽見他在說什麼，一雙灼熱的眼睛始終盯在鳳娘臉上。

如果是個大男人這樣盯着個女孩子看，無疑是件很失禮的事。

他却只不過是個小孩子。

鳳娘雖然覺得很驚奇，很意外，心裏的負担却減輕了。

昨天晚上那個人，當然絕不會是這個小孩，那也許只不過是個夢而已。

又荒唐，又可怕的夢。

想到那個夢，她的臉又有些紅，等到她發現菜裏沒有放鹽的時候，臉就更紅。

可是這位小貴客却好像對這樣菜很感趣，因爲別的菜他幾乎連碰都沒有碰。

他吃得很少，說得更少。

事實上，他根本連一句話都沒有說，這屋裏的人除了鳳娘之外，在他眼中看來簡直都像是死人一樣，他連看都沒有看他們一眼。

他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過鳳娘。

雖然他只不過是個小孩子，鳳娘還是被他看得有點難爲情了。

千千看着他們的眼神，也讓她覺得很不好受。

幸好這位貴客巳經起來，好像巳準備要走，這頓可怕的晚宴總算巳將結束。

鳳娘心裏舒了一口氣，這小孩子却忽然道：「你陪我出去走走。」

他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竟全不顧別人對他的想法。

他認爲自己說出來的話就是命令，絕對不容人違抗。

鳳娘實在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了，只希望千千能帮她說句話。

千千却顯然巳決心不管他們的事。

這小孩還在看着她，等着她的答覆，眼神中帶着種熱切的盼望。

鳳娘在心裏嘆了口氣，終於答應：「好，我陪你出去走走！」

她也像無忌一樣，從來不忍拒絕別人的要求，何况他畢竟是個孩子。

一個十二三歲孩子，能對她怎麼樣。

× × ×

夜，繁星。

他們沿着銀帶般的泉水往上走，走了很久都沒有開口。

「這孩子實在很特別，很奇怪。」

鳳娘實在猜不透他心裏在想些什麼？有時他看起來還很小，有時看起來又比他實際的年齡要大得多。

又走了一段路，又快走到泉水流頭處那個水池了。

鳳娘忍不住道：「我們不要往上面走了好不好？」

小孩道：「爲什麼？」

鳳娘說不出，也不敢說，昨天晚上的事，直到現在還讓她心跳，害怕。

小孩盯着她，忽然道：「妳用不着害怕，昨天晚上那個人，巳經不在那裏。」

鳳娘吃了一驚：「你說是那個人！」

小孩道：「就是那個忽然變成了瞎子的人。」

鳳娘更吃驚：「你怎麼會知道。」

小孩笑了笑，說道：「我怎麼會不知道。」

他笑容看來彷彿很神秘，又很得意。

鳳娘吃驚的看着他，試探着問道：「難道是你？」

小孩道：「當然是我。」

鳳娘問道：「是你刺瞎了那個人的眼睛！」

小孩淡淡道：「他是我們一個仇家派來找我們的人，我本來就不會放過他的，何况，他又對妳那樣無禮。」

他的表情又顯得很嚴肅道：「只要有我在，就沒有人能欺負你。」

鳳娘又驚訝，又感激：「那些水晶燈也是你送去給我的？」

小孩點點頭，道：「逸華齋的醬肘子也是我送去的。」

鳳娘又盯着他看了很久，先嘆了口氣，然後又笑了：「我怎麼看不出你有那麼大的本事。」

小孩傲然道：「我的本事比妳想像中還要大得多。」

鳳娘忽然覺得，他不但神秘，而且有趣極了，道：「那些醬肘子，你是怎麼弄來的？」

小孩道：「妳不必管我用的是什麼法子，只要妳說出來的事，我就能够替妳做到。」

鳳娘又感激，又高興。

這孩子對她實在很好，有這麼樣一個神奇的小孩做她的保護人，實在是件很有趣的事。

她忍不住要問：「你能不能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小孩道：「我的名字就叫雷，雷電的雷。」

鳳娘道：「那麼你的姓呢？」

小孩臉上忽然露出很悲傷的表情，冷冷的道：「我沒有姓。」

他爲什麼會沒有姓？

難道他竟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的姓氏麼？

鳳娘心裏立刻充滿了憐憫的同情，只覺得自己也應該像這孩子母親一樣來保護這孩子。

她輕輕的拉起了孩子的手，柔聲道：「那麼我以後就叫你小雷。」

他的手心忽然變得滾燙，用力握住她的手，喃喃地說道：「你是我的，你是我的……」

也不知是因爲他那滾燙的手心，還是那雙灼熱的眼睛，她竟然覺得自己的心在跳。

她告訴自己：「他只不過是孩子。」

可是他的手，他的眼睛，都巳不像是個孩子。

她想掙脫他的手，又怕傷了他的心，只有發聲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我願意做你的大姐姐。」

小雷道：「妳不是我的姐姐。」

鳳娘道：「我不是？」

小雷道：「難道妳不知道妳是我的人了？自從昨天晚上之後，妳就巳經是我的人了。」

鳳娘的心又幾乎要跳出了脖子，失聲道：「昨天晚上是你。」

小雷點點頭，道：「你全身上下，每一個地方我都看過，每一個地方我都……我都……」

他的手心更熱，把鳳娘的手握得更緊。如果是千千，現在早巳掙脫他的手，一個耳光打了過去。

鳳娘不是千千。

鳳娘是個溫柔而善良的女人，正是中國典型女人的化身。

她很不忍傷任何人的心。

他只不過是個孩子，這只不過是種孩子氣的衝動，因爲他太孤獨，太寂寞，太需要別人的愛。

她希望她能讓他冷靜下來：「你做的事，我都可以原諒你，只要你以後記得千

萬不要再那樣子做了。因爲我已經是有了丈夫的女人。」

小雷却用力搖頭，大聲道：「我知道妳沒有丈夫，妳那個還沒有成婚的丈夫趙無忌已經死了，現在我已經是你的丈夫，除了我之外，誰也不能碰妳。」

他忽然緊緊的抱住了她，就像昨天晚上一樣，親她的臉，親她的嘴。

她完全混亂了。

一種母性的溫柔，使得她不忍傷害這孩子，不忍去推他。

何況她要推也推不開。

另一種女性的本能，却使她身體自然有了種奇妙的反應。

她全身也開始發熱，發抖，而對方却只不過是個孩子。

她簡直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

就在這時候，小雷忽然從她身上憑空飛起，就像是背後有根繩子忽然被人提了起來的木偶。

× × ×

是不是眞的有人把他提了起來？

鳳娘沒有看清楚。

她只看見了一條灰白色的影子，在她眼前一閃而過，就消失在黑暗中。

小雷也跟着這影子消失。

× × ×

一切又都已過去，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鳳娘是不是也能把它當做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面對着寂寞的空山，閃動的星光，她忽然覺得有種說不出的悲傷湧上心頭，却不知是爲了自己的遭遇？但是爲了無忌的消息？

難道無忌眞的忍心就這樣離她而去，連最後一面都不讓她再見。

無忌當然不願死，更不想死。

但是死亡就正如世上所有不幸的事一樣，通常都令人無可奈何，身不由主的。

鳳娘決心不再哭。

要哭，也要等到看見無忌時再哭。

不管他是死也好，是活也好，等她看見他時，她都要大哭一場。

那麼現在又何必哭！現在她就算哭死也沒有用。

她擦乾眼淚，站起來，忽然發現有個人正站在她面前冷冷的看着她。

× × ×

這個人當然不能用眼睛看她，因爲這個人就是昨天晚上那個瞎子。

可是這個人却偏偏像是在看着她，用那雙看不見的眼睛看着她，忽然問道：「妳想不想再見趙無忌？」

鳳娘一顆心立刻拎起。

「你知道他在那裏？」

「妳跟我來。」

瞎子轉過身，那根白色的明杖點地，慢慢的向前走。

鳳娘想也不想，就跟着他走。

瞎子穿過一片疏林，又來到那泉水盡頭的小水池旁。

「就在這裏？」

「是的！」

小池邊却沒有人，只有一口棺材，嶄新的，漆黑的棺材。

難道無忌就在棺材裏？

× × ×

棺材是空的。

「無忌呢？」

「妳想見無忌，就睡下去。」

「睡進這棺材去？」

「是的。」

活人爲什麼要睡到棺材去？是不是因爲人已將她當作個死人！

瞎子臉上全無表情，誰也看不出他心裏在打什麼主意。

可是只要能見到無忌，就算要她死，她也是心甘情願的！

她睡了下去，睡進棺材裏。

× × ×

棺材的蓋子已經蓋了起來，接着，棺材就被抬起。

這瞎子難道準備把她活埋？

鳳娘還是很清醒，恐懼總是能令人清醒。她感覺到抬棺材的絕不止一個人，抬得很平穩，走得很快。

開始的時候，他們走的路還很平坦，然後就漸漸陡削。

雖然躺在棺材裏，她還是可以感覺到越來越冷，顯見他們是在往上走，走了很長的一段路，算來已經接近山頂。

但是他們並沒有停下來，走的路却更奇怪，有時向上，有時向下，有時很直，有時很曲折。

聽他們脚步的聲音，有時彷彿走在砂石上，有時却是堅硬的石地。

外面的氣溫忽又轉變，變得很溫暖，彷彿走入了一個岩洞裏。

又走了一段路，外面忽然傳來幾聲奇怪的响聲，彷彿岩石在磨擦，又彷彿絞盤在轉動。

棺材雖然蓋得很嚴密，却還是有通風的地方，她忽然嗅到了一種芬芳撲鼻的香氣。

這時候棺材已被輕輕的放下，好像是放在一片柔軟的草地上。

如果他們準備活埋她，爲什麼要走這麼一段路，選在這裏？

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

× × ×

四下很安靜，聽不到一點聲音。

她躺在墨黑的棺材裏等了很久，外面還是沒有動靜，她敲了敲棺蓋，也沒有回應。

把棺材抬來的人放下她之後，就似已悄悄的退了出去。

她又等了半天，終於忍不住把棺材的蓋子抬起，外面果然沒有人，連那瞎子都不見了。

她用力移動棺蓋，坐了起來，就發現自己彷彿已進入了一個神話中的夢境裏。

就算這不是夢，這地方也絕非人間。

× × ×

這是個用大理石砌成的屋子，四面掛滿了綉滿金花的大紅錦緞，門上掛着織錦的門帷。

在屋子的正面，有一個彷彿是天然洞穴一樣的神龕，裏面却沒有供奉任何菩薩和神祇，只擺着一柄劍。

劍身很長，形式很古雅，絕沒有用一點珠寶來裝飾。和四面華麗的擺設顯得有點不襯。

難道這柄劍就是這地方主人信奉的神祇？

× × ×

屋子裏燈光輝煌，燈火是從許多盞形樣奇巧的波斯水晶燈中照射出來的。

几上的金爐中散發出一陣陣芬芳撲鼻的香氣，地下鋪着很厚的波斯地氈，花式如錦繡，一脚踩下去，就像是踩在春天柔軟的草地上。

鳳娘雖然也生長在富貴人家，却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麼奢侈的地方。

驚奇使得她幾乎連恐懼都忘記了，她一面看，一面走，忽然發出了一聲驚叫。

她又碰到了一口棺材。

一口用古銅鑄成的棺材，一個人筆直直的躺在棺材裏，雙手交叉，擺在胸口，雪白的衣裳一塵不染，慘白枯槁的臉上更連一點血色都沒有，看來已死了很久。

她是被人用棺材抬進來的，這裏居然另外還有口棺材。

難道這地方只不過是個華麗的墳墓一樣？

× × ×

鳳娘只覺得手脚冰冷，一種出於本能的反應，使得她想找樣東西來保護自己。

她想到了那柄劍。

她轉身衝過去，手指還沒觸及劍柄，忽然聽到一個人說：「那柄劍碰不得！」

聲音冰冷而又生澀，赫然竟像是從那口古銅棺材裏傳出來的。

鳳娘嚇得全身都已僵硬，過了很久，又忍不住回頭去看。

棺材裏那個死人竟已站了起來，正在用一雙水晶燈般閃爍光亮的眼睛看着她，一字字道：「除了我之外，天下沒有人能動那柄劍！」

他的聲音中帶着種令人絕不能相信的懾人之力：「誰動，誰就死！」

鳳娘道：「你……」

這人說道：「我不是死人，也不是殭屍。」

他聲音裏又露出尖銳的譏諷：「有很多人，都認爲我已經死了，可惜我還沒有死。」

鳳娘舒了口氣，忍不住問道：「這地方是你的？」

這人道：「你看這地方怎麼樣？」

鳳娘喃喃道：「我不知道，我簡直不知道應該怎麼說。」

她想了想，又道：「我也沒有到皇宮去過，可是我相信這個地方一定是比皇宮更漂亮。」

這人忽然冷笑，道：「皇宮？皇宮算什麼？」

皇宮的華麗，帝王的尊貴，在他眼中看來，竟算不了什麼。

鳳娘忽然鼓起勇氣，道：「我有句話要問你，不知道你肯不肯告訴我。」

這人道：「你問。」

鳳娘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這人沉默着，慢慢的轉過身，去看掛在棺材外面的一幅對聯！

「安忍不動如大地，

靜慮深思如秘藏。」

鳳娘反覆看了幾遍，苦笑道：「我看不懂。」

這人道：「這是地藏十輪經上的兩句經文，地藏菩薩因此而得名。」

鳳娘吃驚的看着他，道：「難道你就是地藏菩薩？」

這人緩緩道：「這兩句話雖然是佛經上的，但是也包含着劍法中的眞義。」

他的眼睛更亮：「普天之下，能懂得這其中眞義的，只有我一個人。」

鳳娘還在等着他回答剛才的問題。

這人又道：「這裏就是地藏的得道處，他雖然得道却決不成佛，而是常現身地獄中。」

他的目光忽又黯淡：「這二十年來，我過的日子，又何嘗不像是在地獄中。」

鳳娘道：「那麼你……」

這人終於回答了她的問題：「我不是菩薩，但是我的名字就叫地藏，其他的妳都不必知道，知道了對你沒有好處。」

鳳娘不敢再問了。

她已看出這人一定有段極悲慘的往事，他的身世來歷一定是個很大的秘密。

這人彷彿已經很久沒有說過這麼多說話了，彷彿忽然覺得很疲倦。

鳳娘正想問他：「是不是你要那瞎子送我來的？無忌的人在那裏？」

他却又躺入棺材，閉上眼睛，雙手交叉，擺在胸口，連動都不動了。

× × ×

鳳娘不敢驚動他。

——別人需要休息睡眠的時候，她從沒有因爲任何原因去驚動過任何人。

她坐下來，眼睛看着這屋裏兩扇掛着織錦的簾帷的門。

她很想出去外面看看，可是，這是別的人家。

——她從來沒有在別人家裏隨便走動過，不管是誰的家都一樣。

她當然也不能就像這麼樣坐在這裏耽一輩子。

幸好瞎子又出現了。

他掀起那織錦門帷走進來，只說了一個字：「請。」

× × ×

這個字就像是某種神奇的魔咒，讓鳳娘不能不跟着他走。

門後是另一個夢境，除了同樣華麗的佈置外，還多了一張床。

瞎子道：「從今天起，這間房就是你的，你累了，可以睡在這裏，你餓了，只要搖一搖放在床頭的這個鈴。隨便你想吃什麼，都立刻有人送給你。」

他說的就像是神話。

每個人都難免有好奇心，鳳娘忍不住問：「隨便我要吃什麼？」

她想到了逸華齋：「如果我想吃逸華齋的醬肘子呢！」

瞎子用事實回答了她的話，他出去吩咐了一聲，片刻後她要的東西就送來了。

鳳娘不能相信：「這眞是從京城逸華齋買來的？」

瞎子道：「逸華齋的醬肘子，已經不是眞的，他們那個鐵鍋和原汁，已經被我用九千兩銀子買來了。」

鳳娘道：「苟不理的包子呢？」

瞎子道：「在那裏做包子的大師傅，多年前就已在我們的厨房裏。」（未完）

奇人奇技

海雲・文　盧令・圖

鄺老鴨一戰揚威

雖然我國的兵器有長有短，長兵器首推一條棍，其次是花槍，跟着還有大戟等物，短兵器以刀爲主，其次是棍，另有斧頭鉤，判官筆等武器，各種武器都是有特殊功用的。至於老拳師，多數喜歡練習一條棍，原因是棍與其他兵器不同，能够把掌心的震盪力傳到棍尖，可以傷人，亦可以把對方的兵器打落，那種功夫就稱做內勁，至於刀劍，只靠靈活取勝，手慢三分輸，難得兩刀相撞，憑內勁取勝，故此，老教頭多數以棍享譽，嶺南的名拳師當中，有所謂鄧家棍，就是用棍揚威的一個實例，其實懂得棍法的教頭，不止鄧泰一個，還有許多人不過他們隱姓埋名，不問世事，甚至死了也沒有人知曉，故此，鄧泰的一枝棍特別出色，人所共知。在這裏，我想談鄺老鴨的一枝棍，他所擅長的棍稱做趕鴨棍，特別古怪，他用一枝齊眉棍擊倒鄧必龍的雙頭棍，這一場龍虎鬥，至今仍然給武林中人津津樂道。

此事發生於昔日的南海大瀝堡，那一個大瀝堡附近有九十六鄉，其中有一部份鄉是富戶所居，民風强悍，幾乎到處有武館設立，重金聘請教頭，鍛練鄉中子弟，至於教頭的薪金，則由太公祖產支付，任何一個鄉民學習武藝，不必交費，有了這種優待，於是鄉中懂得武功的人愈來愈多，同時在大瀝堡有膽敎技擊的師傅，亦有過人之長，然後能勝任愉快，否則，站也站不穩。

在九十六鄉裏面的一個鄉叫做瓜步鄉，姓鄧的人聚族而居，清末民初，該處有一個彪形大漢，雙臂粗狀，伸出來就像龍爪，他擅長的一套拳法就叫做龍爪拳，本人稱做鄧必龍，他的武功是從北方學習回來的，他遠赴峨嵋山學武，他最擅長的是峨嵋雙頭棍法，憑着一枝棍，打盡九十六鄉，變成總教頭。

所謂雙頭棍，並非指那種棍有甚麼特殊超卓，而是指那些棍法，頭尾兩端都可以打出來，故稱雙頭棍，因爲他的拳脚和棍法一樣出色，有許多徒弟，故此他的名氣愈來愈大，大瀝鄉每逢農曆新春，照例有一種成年人的遊戲，叫做打砂，九十六鄉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分爲兩隊，互相用磚頭瓦片飛擲，有時一二百人結爲大隊人馬互相抛砂飛石，由元旦打到人日，然後散開，那時鄉中在墟場照例有戲班公演，雖然是搭棚戲，也收入場券的，故此，一定要有一個教頭在場維持秩序，鄧必龍負責做總教頭，當然這個職位是由他擔任的了，他照例在戲棚前面插一枝紅旗，寫明本人鄧必龍的字號，旁邊另有一枝雙頭棍，插在地上，大旗短棍，十分威風，附近的鄉民想睇霸王戲，都有所顧忌。另一方面，兩隊打砂往往鬧出打鬥事件，弄假成眞的打起來，只要鄧必龍到場大喝一聲，各人就不敢繼續爭鬥。

因爲鄧必龍是瓜步鄉的人，勢力雄厚，無形中瓜步鄉也就變成了九十六鄉裏面最有份量的一條鄉，既然該鄉的鄉人到處惹事生非，揚言師傅鄧必龍一條齊眉棍，能够壓倒九十六鄉，徒弟也是出類拔萃的，對方不敢正式較量，多數忍氣吞聲，讓他幾分，因此瓜步鄉的勢力愈加膨脹。

某天，忽然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童，趕鴨過境，如果他沒有穿過瓜步鄉，就甚麼問題都不會發生了，但因小童無知，且又不識字，懸掛在瓜步鄉門外的告示牌寫明不准任何人趕鴨入鄉，他在無意中就破壞了規矩，把鴨羣趕到鄉中小塘，讓牠們在池塘裏面游泳，吃田螺，打算靠近黃昏然後把牠們趕回去，料不到因此觸怒村民。

趕鴨的工錢不多，一向由小童或老翁負責，至於趕鴨的棍，根本就不是棍，只是幼細的竹桿，在竹桿的末端縛了一束青草，作爲指揮，凡是鴨隊行走，都有一頭鴨帶路，只要那頭鴨跟隨着青草走動，三幾百頭在後相隨，不會少去一頭，那個不知名的小童在瓜步鄉趕鴨入內，不但停步，而且讓鴨羣在池中玩耍，這種情況是非常罕見的，鄧必龍的徒弟看了，大爲震怒，上前大聲喝罵，怎料那個小童雖然只有十四五歲，却懂得武功，三幾下散手，就把對方打落池塘，後來那些門徒，一怒之下，分別拿棍出來找他算賬，仍然給小童打得七零八落，其中有人回到武館，向鄧師傅報告，鄧必龍聽了非常憤激，以爲此事剃眼眉，非打不可，一手抓着一條雙頭棍走出來，離遠就看見那個小童居然用趕鴨棍把自己的門徒打到東斜西倒，他怒火攻心，立刻持棍衝過去。

那個小童姓鄺，雖然懂得棍法，究竟功夫太嫩，氣力比不上對方，交手了三幾個回合，就給鄧必龍一棍打翻，他的門徒看了，一窩蜂的走過去，拳脚交加，把他打到遍體鱗傷，還把鴨羣驅散，趕鴨棍也拗折，然後散去。

負傷的小童倒地呻吟，直到入夜，看見逞强的暴徒已經散盡，才勉强掙扎着站起來，一步一拐的走回本鄉。

小童是附近一條叫做大鎮鄉姓鄺的子弟，那條大鎮鄉本來有些人做過官，但因後來家道

中落，僅有幾十個人，並非壯丁，屬於弱房。他的祖父還是七十過外的一個老翁，父母雙亡，僅剩祖孫兩個，一向鄉中趕鴨度活，鴨寮養了一千頭鴨過外，早晚趕鴨，生活很是穩定，祖父養鴨有三十年過外，認識他的人，都把他稱做鄺老鴨，不知道他精通武功，早年以棍法享譽，小孩子雖然年幼，學會了棍法，武功也好，照理不容易打輸的，那天他却無端端被姓鄧的子弟毆打受傷回來，鄺老鴨看了覺得心痛，問明當時的情形，然後替他用跌打藥治療。

鄺老鴨知道的，這種事情如果向鄉公所投訴，必然無人理會，索性親自出馬。翌日早上，仍是祖孫兩人，在田邊的小路趕鴨，二百多頭鴨分別由兩人趕到瓜步鄉，昂然直入，鄧必龍的徒弟看見昨天打過的小童，居然有膽再來，還帶着一個老頭子，兩人不過是趕鴨度活的傢伙，早就輕視幾分，走前理論，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因爲小童的武功高強，他們已經吃過虧，同時看見小童的祖父同來，料想兩人的武功相當出色，不敢應戰，一邊有人向對方責問，另外有人轉身飛報鄧必龍。

鄧必龍聞訊，勃然大怒，抓着雙頭棍走出，看見對方是個老翁，所握的只是一條竹竿，棍尾掛着青草，更加輕視，喝令他們趕快離境，不料老翁大聲說：「鄧必龍，你只有膽欺負孩子，不敢欺我。」

鄧必龍憤然作色，說：「看棍！」

人到聲到，他的棍向前一挺，棍頭向對方臉孔一標，隨卽縮回半截，用棍尾進攻，反手就以撩陰棍的手法擊向對方下體，跟着橫棍忽左忽右。他以爲，鄺老鴨無法招架，怎料鄺老鴨並不接招，只是用身形忽左忽右的閃開，找到機會才把竹竿的竿尾向對方臉孔拍下去，雖然是草，但因草根有泥，打在臉上，並不好受，而且遮蔽了視綫，更難取勝，鄧必龍鬥了十多個回合，總是無法把鄺老鴨擊倒，他愈來愈加憤激，索性用梅花棍法向對方展開急激的攻勢，雙頭棍幾乎變成十多枝棍，以爲鄺老鴨這回沒法躲避了，怎料鄺老鴨仍然可以閃避，而且竿尾的一束青草，愈打愈勁，打到他的眼睛紅腫，視覺糢糊，忽覺脚步浮浮，一交跌倒。

鄺老鴨哈哈大笑，說：「鄧必龍，你的棍法有限，不過沒有碰着對手，勉强在鄉中稱雄吧了，我勸你還是早些收招牌好些，免得獻醜，這樣的棍法，居然有膽敎人，實在是誤人子弟。」

鄧必龍一向自負，以爲他的雙頭棍，天下無敵，怎料會輸給一條趕鴨竿呢？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站起來之後就大聲說：「你的竹竿太過柔弱，根本上就不是武器，竹尾還有一束青草，頻頻掃着我的眼睛，等於暗算，因此我輸給你，事實上這種竹竿不能稱做棍的，如果我跟你同樣的用雙頭棍比試武藝，你能够把我擊敗，我就佩服，從此收山，兼且賠償你散失鴨羣的損失。」

鄺老鴨哈哈大笑，說：「鄧必龍，你眞是太不自量了，憑着雙頭棍，你還鬥不過我的竹竿，何況我用棍跟你再決雌雄呢？你是一定輸的。」

鄧必龍聽了雖然有點心怯，但因無法下台，他迫於拍胸膛大聲講話，硬要鄺老鴨入村當衆比武。

鄺老鴨稍爲想想，說：「找個公證人然後比武，比較好些，我不能不先做小人，後做君子。」

跟着祖孫兩人昂然進入瓜步鄉內，鄉公所的人看見這個趕鴨老翁，居然用竹竿跟大師傅打鬥，沒有打傷，已經出奇，那時他們看見他居然答應兩人正式用雙頭棍交手，更加驚異，他們都擔心老翁給鄧必龍一棍打斷肋骨，倒地喪生，苦苦地勸他不要冒險，寧願賠鴨給他了事。

鄺老鴨根本就不想正式比武的，不過爲勢所迫，不能不依，既然鄉公所有人出頭，願意賠鴨，他就點頭答應。

那時有人講和，本來鄧必龍就不必自尋煩惱，不過，此人太過驕傲，發生誤會，以爲鄺老鴨只能持着趕鴨竹竿作戰，如果眞的持棍打鬥，決非對手，如此一想，他就膽壯起來，攔住去路，大聲說：「鄺老鴨，如果你不跟我比武，別想收錢，想走開，先要跪下來叩三個响頭給我。」

鄺老鴨站定脚步，向他望了一眼，冷然說：「鄧必龍，你的心裏有數，如果你想當衆丟臉，我就無法不奉陪了。」

鄧必龍聞言，大爲震怒，說：「鄺老鴨，不必多嘴，下場交手好了，拿棍來。」

那時，鄧必龍的膽志漸壯，認爲彼此兩人都用雙頭棍搏擊，不會怕他，打定了主意，就高聲叫人拿枝雙頭棍來。

兩枝棍帶到他們的臉前，放在地上，鄧必龍傲然說：「鄺老鴨，你該懂得清楚，刀劍有利刄與鈍器之分，能够藏拙，至於棍棒，却是硬打硬的，毫無花巧，現時兩條棍放在地上，任你取一條應戰。」

鄺老鴨說：「如果你任由我選擇，那麼，我就隨手拿一條。」

說完，他走前一步，用脚在棍尾下面使勁一挑，那條棍就飛起來，他搶前一步，把它接住，這種架式，又快又穩，旁觀的人，齊聲叫好。

鄧必龍看了，不禁心上一沉，可是，勢成騎虎，無法退縮，他以爲自己一輪急攻，把對方迫住，無法使用內勁，便有機可乘，反敗爲勝。

主意打定了，立刻俯頭抓住那條棍，還沒有站起，就直衝過去，不發一言，打算出其不意，用棍尖向對方一刺，偷襲成功，便可取勝，反之，他立刻收棍，把棍尾化爲棍頭，再度衝刺，這種棍法叫做牛角棍，忽上忽下，衝完又衝，他以爲憑着這一招，仍有機會取勝。殊不料對方早有準備，仍用釣魚棍作戰，打消來勢。

所謂釣魚棍，卽是左右兩手緊握棍的上下兩截，保留那條棍的中間之處，使它留空，對方左來，就橫棍左擋，右來就橫棍右擋，並不轉招，用釣魚棍破牛角棍，非常合理，他施展這一招，使鄧必龍無懈可擊，迫於變棍發招出擊，忽然之間把棍尾收到盡，整整一條棍迎頭痛擊，想把對方一棍打死。

鄺老鴨對於雙頭棍已經要得出神入化，怎會怕他呢？對方一棍迎頭痛擊，他略爲一坐馬步，運用彈棍之法，把那支棍向上擋格時，使勁一彈，只是這一彈之力，對方就連棍也握不穩，脫手而飛，不必再打，已經分出高下來。

鄺老鴨笑着說：「你的雙頭棍已經打得十分純熟了，只是沒有學習過彈棍，故此給我打倒，閒話休提，我損失了的鴨子，你必須全部照賠，再見！」說完這句話，他就化棍爲槍，用棍尖向地上使勁揷下，這一揷之力，竟然使那一枝棍入地三尺，由此可以反映出他的指掌腕三處力度，多麼雄厚了。

鄺老鴨未戰之時，絕不驚慌，打贏了鄧必龍，亦無驕傲之氣，臨走時還向他點頭，然後舉步離開。

他的孫子也跟着走，兩人愈去愈遠，鄧必龍事後照賠鴨子，還親自登門道歉兼拜師。

鄺老鴨見他誠意求教，便把棍法的秘招傳授給他，用以保衞九十六鄉鄉民，不必細表。

——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玉觀音郭彩綾奔馳千里，找尋心上人寇英傑，受不住內心煎熬的痛苦，耐不住千里冰霜的奔波，終於病倒在潼關的一座叫紅水晶的客棧裏，她着總管往請來金針大夫爲她施行針灸後，疲憊睡去，醒來驀見一青年背她坐在桌前，她誤爲寇英傑，嬌呼之下，那人轉過身來，赫然竟是卓君明，原來卓君明獲知郭彩綾臥病，特爲她送來師門丹藥，交予郭彩綾服下來，立即告辭，卓君明滿懷幽思地踏出後院，巧遇前識歌妓翠蓮，被她拖往閨房，卓君明識她重富厭貧，翠蓮傷懷悲泣，卓君明怔向她致歉撫慰——

新派武俠長篇

蕭逸·文 盧令·圖

鐵骨冰心



鐵腕除惡霸 玉手捕神醫

翠蓮掏出小手絹，抹了一下鼻涕，怪可憐的道：「我知道相公是氣我不該去下海接客，可是……我又能有什麼辦法！到堂子來的客人，又有幾個像爺你這麼體念我們的好人？誰不打着我們身子的主意……？」

卓君明嘆口氣道：「可是，我也曾留下了銀子……」

翠蓮眼淚漣漣道：「相公留下的銀子是不算少了，只是我乾娘貪得無厭，受不了錢大爺的慫恿，再說紅水晶的李大當家的親自上門挑的人，我乾娘她有幾個膽子敢不答應？」

卓君明冷冷一笑，說道：「妳說的是李快刀？」

翠蓮點點頭，仍在抽搐不已！

卓君明點頭道：「李快刀是多少錢把妳買下來的？」

翠蓮紅着臉道：「好像三百兩銀子！」

「三百兩銀子？」卓君明冷笑道：「憑着妳就只值三百兩銀子？好——這件事，我知道了！」

翠蓮一怔道：「相公……你打算要幹些什麼？」

卓君明「哼」了一聲道：「不幹什麼！我再問妳，妳剛才說那個徐七爺又是那棵葱？」

翠蓮吶吶道：「他是……這裏李大當家的朋友，大當家對他十分巴結，聽說這個人還有一身好功夫，是幹的黑道上的買賣，這裏的姑娘，十有八九都是由內地給運來的——」

「好！」卓君明冷冷道：「販賣人口，逼良爲娼！」

翠蓮臉嚇的雪白，站起來握着他的手道：

「我的相公！我知道您本事大，可是這些人可不是好惹的呀！你犯不着爲我得罪他們呀！」

卓君明冷冷一笑，道：「妳放心吧，翠蓮——妳幾曾見過我卓小太歲莽撞過了？只要妳還是以前清白的妳，我就有法子把妳贖出火坑，要是妳貪圖虛榮，受不了引誘，我也就不管妳的閒事了！」

翠蓮忽然伏在他腿上低聲的哭了。

卓君明伸手輕輕摩挲着她，道：「妳又哭了！妳應該知道我說的是眞心話，只要妳拿定主意，三百兩銀子在我來說還不是個數目！」

翠蓮抬起頭來，感極而泣的道：「謝謝你相公——你對我太好了，我給你磕頭——」

說着她眞的就想跪下叩頭，卓君明一把拉住她道：「妳這是幹什麼？」

翠蓮忽然抱住他，臉色嬌紅的道：「相公的意思，眞的是要贖我出去？」

「當然是眞的了！」

「那——」翠蓮的臉更紅了：「相公打算怎麼安……揷我呢？」

「這——」卓君明微微笑道：「出去再說吧！」

說着他把她抱起來，讓她坐好了。

「翠蓮！」卓君明道：「我心裏有這麼一個人，還沒告訴過妳，我想等妳出去以後介紹給你們認識！」

翠蓮撇了一下嘴，忍不住落淚道：「我就知道……你打算把我往人家身上推……相公你心裏根本就沒有我這個人——」

「翠蓮妳聽我說……」

「我不要聽——」

站起來她賭氣的走到窗前，忽然站在窗戶邊上哭了起來。

卓君明皺了一下眉，剛剛站起來，就見大紅的門簾子忽然撩起來，進了一個鬢插紅花的白胖婆娘！

翠蓮乍然發現她進來，頓時止住了哭泣，作出一副笑臉道：「魏大娘來了……請坐！」

白胖的那個魏大娘，寒着一塊大燒餅臉，兩隻手往腰上一插，斜着眼，嗲聲嗲氣的道：「怎麼着——我說翠蓮哪，才來了幾天呀妳就給我拿起喬來了！」

翠蓮頓時花容失色，道：「大娘說那裏話……我不敢！這從那裏說起嘛——」

魏大娘鼻子裏哼哼着冷笑了一聲，斜過眼睛瞟向卓君明；「是妳的老相好？」

翠蓮應不是，不應也不是，一臉的尷尬！

倒是卓君明憐香惜玉，笑了笑道：「不錯——我們是老相好，在秦州我們就認識——」

魏大娘一雙瞇瞇眼，上上下下的在卓君明身上轉着：「爺貴姓？」

「卓——卓君明！」

報了姓名之後，也同時失去了他臉上的笑容！

胖婆娘笑着道：「卓爺大概是第一次到來吧？」

言下的意思，有點像是在責備對方的不知天高地厚！

卓君明點頭道：「不錯，是第一次，怎麼？還有什麼規矩麼？」

翠蓮深知君明個性，生怕他三句話不對，把事情弄僵了，趕忙上前打圓場——

「相公——沒有你事——」

她又轉臉過來，向魏大娘陪笑道：「大娘大概不認識這位卓爺，他是京裏下來的，家裏做的是大買賣，有的是錢——」

所謂「鴇兒愛鈔，姐兒愛俏」，翠蓮這種說法，完全是投其所好，那魏大娘聽了這句話，果然臉色緩和了不少，可是她來這裏是有宗旨的。

「哦——原來是卓大少爺！」

一面說，她伸出一隻白胖的手來，把翠蓮拉過來，却笑臉向卓君明道：「大少爺你少坐一會，我給您另找一個人來，翠蓮還得到另外房裏去一趟，走——翠蓮！」

「站住！」卓君明冷笑着道：「翠蓮留下來——」

翠蓮上前小聲說道：「我的爺——你……你這是……？」

卓君明把她推開了，手指着那個胖婆娘道：「妳出去，這裏沒妳的事，翠蓮她從今以後，不接外客，一切的開支，我認了！」

魏大娘着實吃了一驚，却又作出一副笑臉道：「卓少爺大概是喝醉了，堂子裏的姑娘，那有不接客的道理，走——翠蓮——」

這婆娘嘴裏說着，上前一步拉住了翠蓮的手，臉上可就現出了鴇兒的那種猙獰——

「七爺那邊等着妳呢！還不快走！」

翠蓮被她拉得脚下一蹌，由不住就隨着她往外走去。

人影一閃，卓君明已攔在了眼前——

他身法輕靈，衣衫不整，明眼人只一眼就能看出他的不凡身手，可惜魏大娘那等下俚俗婦，那能有這等見識！

「怎麼回事？」胖婆娘翻着她那雙瞇瞇眼：「卓少爺你敢管徐七爺的事？」

卓君明道：「我誰的事也不管，妳把她留下來走人，要不然可就怪不得我手下無情！」

魏大娘冷笑一聲道：「卓爺，你要想鬧事，可也得看看地方，紅水晶這塊招牌，可不是好惹的！」

說話的工夫，可就由廊道那邊，慢慢悠悠的走進來兩個人——兩個歪戴帽子斜瞪眼的傢伙！

兩個人慢慢走過來，一左一右在魏大娘身後站定，一個叉腰一個抱着胳膊！

叉腰的那個是個黑大個，左太陽穴上貼着一塊膏藥，這麼冷的天，這傢伙有意稱能，特地把棉襖前大襟敞着，右胳膊上繞着一條生鐵鏈子，這根鐵鏈子就是他的武器，一聲喊打，馬上就可出手，打得你鼻青臉腫！

抱胳膊的那個，塊頭也不小，只是較諸那個黑大個却要矮上一些，身上穿着皮小褂，兩邊小腿肚子上，一邊揷着一口小囊子。

兩個人每人戴着一頂黑便帽，帽沿都歪到腦瓜後面去了，活生生的是兩個無賴、混混，不用說也知道是兩個龜奴，吃的是妓院保鏢這行飯。

魏大娘膽氣頓時大增，一拉翠蓮道：「我們走！」

翠蓮掙着道：「大娘——」

魏大娘小眼一瞪，用力的一拉她，喝道：「走——」

翠蓮足下一蹌，幾乎跌倒在地！

却有一隻手，揑在了她的肥胖的手上——卓君明的手！

在卓君明那般神力之下，魏大娘的手不由她不鬆開來，只痛得她噯唷的叫了起來！

卓君明冷笑道：「去！」

手勢向外一帶，魏大娘又是一聲叫，肥胖的身子霍地向外一蹌，一交摔了個黃狗吃屎，頓時撒潑似的大叫了起來！

兩個龜奴登時一驚，黑大個首先一個搶步，把身子凑近過來，大吼一聲道：「好小子，你敢到這個地方來撒野，打死你個小崽子！」

嘴裏罵着，一掄手上的鏈子，唰啦啦一陣子响聲，直向着卓君明當頭打了過來！

這條鏈子約有核桃那般粗細，照他這般用力的打法，要是一下子砸在了頭上，焉能會有活命之理；蓋因爲這「紅水晶」裏的人平素作惡多端，打死一條人命又當得了什麼？無奈這一次，他們却是遇見了對頭，碰見卓君明這個厲害的客兒！

黑大個的鎖鏈子才下去一半，已被卓君明伸手抓住了鏈梢，霍地向外頭一帶，前者嘴裏怪叫了一聲，身子已由不住向外蹌出，手裏的鏈子已到了對方卓君明手上！

黑大個怒嘯一聲，擰腰飛足，一脚直向卓君明心窩上踹過來！

只聽得「嘩啦！」一聲，卓君明手上的鏈子就像是怪蛇也似的纏在了他的腿上！

這一次卓君明是存心要給他一個厲害，鏈子一經纏上，緊接着向外一掄。

黑大個成了個空中飛人，「呼！」一聲，足足摔出去丈許以外，只聽見「碰！」的一聲，身子撞在了紅石柱子上，當場就暈了過去！

另外那個人在二人動手之初，已把一對七首取到了手裏，這時見狀身子向下一伏，隨着轉身之勢，掌中雙刀狠狠的向着卓君明背上猛揷了下來！

卓君明連正眼都沒看他一眼，這等江湖下三流的角色，焉能會看在他的眼中？鎖鏈子猝然向下一捲，叮噹！兩聲，已把對方手上的一對七首捲得騰空飛起！

這個人驚叫一聲，却乘機翻過一雙胳膊來，用胳膊肘子直向卓君明身上撞擊過來！

卓君明長眉一挑，左掌向外凌空一吐，這傢伙登時就像個元寶似的滾了出去，發出了淒厲的一聲怪叫，當場也就閉過了氣！

卓君明這一手劈空掌看似無奇，其實眞力內聚，用的是對付高手的打法，對方自是當受

不起。

兩個人在不及交睫的當兒，先後都擺平在地！

魏大娘嚇得臉色發白，看着卓君明直打哆嗦，忽地掉過頭來，忘命般的撒腿就跑！

卓君明冷笑着正要向她出手，却被翠蓮一把抓住。

「我的爺……你呀！」

用力的把他推到了房間裏，關上門，翠蓮嚇得臉色發青，道：「相公——你可是闖了大禍了！」

說着，她轉過身子，張惶的打開了一扇窗戶！

一股冷風，直由窗外吹進來，翠蓮冷得身上打顫——

「相公，你快跑吧！」她指着窗外：「由這裏出去，千萬別叫人看見了！」

卓君明鼻子裏哼了一聲，走過去把窗子慢慢的關上。

「你……還不走？」

「我本來就沒打算走！」

「你……」翠蓮走過去兩隻手拉住他：「相公……那個徐七爺可是馬上就來了，他是這地方上一個霸王，可是不好惹呀——你……你快走吧！」

卓君明冷笑道：「妳用不着怕，一切都有我在，就因爲他是這地方的一個霸王，我才特意的要會一會他！」

「相公……」翠蓮害怕的道：「這個徐七練過功夫——他手底下人又多……」

「妳不要再說了！」卓君明微微一笑，倒像是把剛才的怒火消了一半，他坐了下來道：「那個徐七不來是他的造化，他要是來了，我就叫他嚐嚐厲害！」

翠蓮臉色微微一變，輕嘆了一聲，道：「那我就過去看看——」

「站住！」卓君明道：「妳眞要跟我相好，就乖乖的守在我這間房子裏別動，天塌下來都沒妳的事，要是妳怕事，就只管出去——可是……」

他冷笑了一聲，臉上浮起了一種凌厲，接下去道：「——我們的交情也就完了！」

翠蓮聆聽之下，忽然落下淚來，嚶然一聲，撲倒在卓君明身上泣出聲來！

卓君明道：「妳又哭了！」

翠蓮仰起臉，忍住聲音，粉淚簌簌的道：「到了這個時候，相公你還不相信我，我情願爲相公你死了——」

「那又何必？」

卓君明微笑着把她拉起來，小心的把她臉上的淚揩拭掉，一種異樣的情愫激動着他，忍不住把她攬在了懷裏，翠蓮受寵若驚的倚在他身上，似驚又喜的睜大着眼睛看着他——

「你幹嗎這麼瞪着我？」

「我……」翠蓮狠狠的咬着自己的下嘴唇：「……我眞是想不透你這個人——」

「想不透我什麼？」

抬起手，摸着她雪白粉酥的臉，卓君明爲之兒女情長了起來！

翠蓮忽然把臉枕在了他懷裏：「要是眞的心裏有我，就該……唉——算了——我那裏配？又那有這個福氣？」

說着，她的眼圈又紅了。

「翠蓮，妳抬起頭來，坐好了！」

翠蓮鼻子裏哼了一聲，心裏只覺得害臊，却經不住心上人那雙有力的手，把她的臉硬捧了起來！

她忽然接觸到君明的那雙眸子——那種灼灼的光采，眞把她嚇了一跳——

「爺——」她推着他：「你這是幹什麼！多不好意思！」

卓君明道：「別動，讓我好好瞧瞧妳！」認識有四五年了，眞還不會這麼淸楚的看過她——

陳現在燈下的那張臉，細白粉嫩，彎彎的兩道眉毛，挺亮挺大的一雙眼睛，還有那張小小的嘴，端的是一副美人胚子，只怨造化弄人，却把這麼一把鮮花，糟塌到這種地方——

一種無名的憐惜，驀地由心上昇起！

像是懺悔，又似一種愧疚，他忽然覺得過去愧對了她，只把她當成了一個無聊時解悶兒的姑娘，實在說從來也沒把她往心裏放過，現在想起來，他才忽然發覺到錯了！

「相公——」翠蓮輕推着他，站起來忸怩着道：「幹嘛，這麼看人家……我給你倒杯茶去——」

卓君明一把拉住她！

兩個人的手都是火燙的！

「翠蓮——」卓君明忽然也變得不自然了：「我住在後面客棧東跨院頭上那間房裏，妳能……來麼？」

翠蓮的臉驀地紅了，心裏就像懷着個小鹿似的撞着！

想聽這句話，不知道盼望有多久了，打從認識他起，到現在爲止，仍然還是姑娘的身子，就是爲着他留着的……等寒了心，凉了意，才會有這次的往火焰裏跳，想不到正在節骨眼上，他却又來了。

「好險……」她心裏想着，又再次淌下了淚！

「妳不樂意？」

「不——我……我是太高興了！相公——你知道，我盼望你這句話有多久了？」

她又撲到了他懷裏！

卓君明輕嘆一聲，道：「過去是我錯了，以後絕不會了。」

「眞的？」

「絕不騙妳！」

翠蓮忽然笑了，像是忽然綻開的玫瑰，用袖子把臉上的淚擦了一下：「哦——我太高興了……」

卓君明吸了口氣，這一會子就像是吃了定心丸那般篤實，他站起來道：「我先走了！」

翠蓮看着他，臉上只是泛着那種醉人的酡紅！

「由窗戶裏走吧？」

「不——由那裏來，就由那裏去！」

說着他就過去開門，才走了一步，他忽然聽見了什麼，把翠蓮往邊上一推道：「人來了，沒你的事——」

話聲才住，就聽見門上碰然一聲，緊接着嘿喳一聲暴响，整扇門破了個稀爛，連帶着整個房子都搖幌了起來！

門外顯然是站滿了人！

魏大娘也在——她害怕的站在一邊，手指着屋裏的卓君明，向當中的一個黑胖子道：「就是他……七爺！」

黑胖子顯然就是那個所謂的徐七爺了。

徐七爺本名徐有義，少年時出身少林，幹過幾年和尚，因爲愛吃花街之酒，不守淸規，方丈一怒，逐出寺外，就這樣和尚被迫還了俗，從此以後越加的橫行爲惡，漸漸成了家鄉泉州一霸！

泉州那個地方容不下他，再者距離蒲田師門少林寺太近，有點碍手碍脚的感覺，廿五歲那年把心一橫，這才遠走異鄉，打出了今日這個土太歲的名頭！

徐有義雖然名爲有義，其實是專幹無義的事，幹的壞事簡直太多了，細數起來罄竹難書，其中最明顯，而使他致富的就是「逼良爲娼」和「拐賣少女」！

在秦關地方，上百家的窰子，裏面的娼妓，有一多半都是他由內地拐騙來的，成了這行業中的大龍頭，手下擁有幾百個如狼似虎的奴才，各以妓院保鏢的名目，分發各妓院，坐收紅利，不數年間他巳是家財千萬，儼然這地方的大霸王了。

他與李快刀，可以說是臭味相投，互相借重利用，彼此狼狽爲奸。

這紅水晶雖非他的天下，他却也能稱得上半個主人，李快刀都不敢得罪他！卓君明何許人也？

圓瞪着一雙鴨蛋眼，閃閃冒着紅光，那副樣子簡直就像是要把卓君明這個人生呑下去！

「小子！」他沉聲喝叱道：「你是幹什麼的？」

「來玩玩的！」卓君明答得好：「來花錢的！」

「揍這個小子——」

「打死他！」

顯然徐七爺身後的那夥子人都忍不住了，羣起鼓噪，爲虎作倀！

姓徐的雖然是靠女人起的家，可是倒是名符其實的少林出身，練有一身好功夫，那雙「招子」可不含糊。

所謂「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對方是吃幾碗飯的，只憑一眼他就能看出來。

在他面前的這個年輕人，那種風度氣勢，他焉能看不出來？

「小朋友——你敢情是個會家子？」

「不敢！」卓君明道：「粗通一二！」

「報個萬兒吧！」

「卓君明——請教！」

徐有義眉毛一皺，冷冷的道：「卓朋友你來到這裏，難道連我徐七的名字也不知道？」——

卓君明微微一笑道：「原來你就是那個專營販良爲娼的徐七，失敬，失敬！」

徐有義臉上一陣子發紫——按理說應該發紅才是正理，只因爲他的臉太黑，是以人家發紅他發紫！

「那裏那裏！」徐有義嘿嘿笑道：「卓朋友你這是抬舉我了！」

堂子裏燈光大作，各房裏的嫖客姑娘都出來了，把這片地方圍得水洩不通！

徐七爺還在拿對方的斤兩！

「我風聞關外有個卓小太歲，與足下是不是相識？」

卓君明一笑道：「沒有聽說過——」

徐有義臉上頓時現出了一種輕屑，冷笑道：「這地方上，多年來敢給我玩硬的，你是第一個人，今天要是不敎訓你小子一下，難平衆怒——」

說到這裏，他身子向後面退了一步——一個身材不高，細目黃臉漢子突地由他身後閃出來。

卓君明早就注意到這個人的蠢蠢欲動，心中自有準備，黃臉漢子看來身手不弱，身子甫一閃出，二話不說，足下一上步，陡地出右掌，直向卓君明咽喉上揷來！

卓君明身子向下一矮，黃臉漢子一掌揷空，緊隨着他長身而起，一陣風似的由卓君明頭頂上掠了過去！

緊接着他身子向前一探，雙手以「抱樹功」，猛力的向着卓君明兩處後肋上抱了過去！

這一次却是抱了個實在！

黃臉漢子複姓司徒名威，在徐有義手下數百名黑道人物中算得上是一把好手，他練過抱樹功，雙腕上有五百斤的沉力，運勁力夾之下，鮮能有人敵擋得住！

眼看着他那一雙有力的胳膊一下子將卓君明抱住，在場各人俱都由不住驚叫了一聲——

司徒威心中更不禁爲之大喜，他雙腿騎馬單當式的向上一挺，雙腕上巳運足了力道，霍地向着當中一擠！

「叱！」一聲骨响！

卓君明的肋骨倒沒斷，反倒是司徒威的胳膊脫了臼，一陣子鑽心奇痛，司徒威臉色猝變，步履蹣跚的一連向後退了三步，大顆的汗珠子順臉直下！

卓君明掌勢一吐，司徒威身子陡地仰面翻倒，一刹時面若金錠，頓時閉過氣去！

四週各人，目睹及此，俱不禁發出了一陣驚叫，姑娘們更是驚嚇得花容失色，亂成了一片，俱都以爲鬧出了人命，驚叫聲中，紛紛轉回房中！

徐有義神色微變，走上幾步，彎下腰略爲察看了一下司徒威的情形——

他顯然別有見地，先探二指在司徒威鼻下試了一下，遂郎以姆食二指略略把司徒威緊蹙的雙眉舒展開來，面色倏地變得嚴肅，揮了一下手道：「抬下去！」

身後各人答應了一聲，頓時把司徒威筆直的身子抬了下去，徐有義鼻子裏冷哼了一聲。

「足下好厲害的『閉穴三險手』——」他慢呑呑的道：「如果在下猜的不錯，卓朋友當是出身『嶺南』武功一系，這倒是失敬了！」

卓君明倒不曾想到這個俗物竟然有此「目鑑」之力，一時倒也不可輕視。

「姓徐的！」他冷冷的道：「我久聞你是本地一霸，素日爲惡多端，今天倒要向你討敎了！」

徐有義臉口閃着紫光，嘿嘿笑道：「這麼說你是有心來生事的了？」

「也可以這麼說吧！」

說了這句話，卓君明後退一步，目光深邃的注視着他：「請吧！」

他左手握拳輕輕豎起，右手張開虎門輕輕托在左腕肘下，——這一手看似無奇，其實却顯示着一種跡近於「隱象」的高明手法！

徐有義看了一眼，心中着實又吃了一驚！

「卓朋友旣有意與在下一分勝負，這裏不是地方！」

「那裏才是地方？」

「請隨我來——」

說了這一句，轉身向外步出！

他身後跟着四個人，一同向外蹝出！

卓君明回頭看了一眼，翠蓮早巳被先前的場面嚇傻了。

他點點頭，說道：「妳不必害怕，且安歇去吧！」

說完遂郎跟着徐有義向外步出——

前面的五個人一直走出了長廊，穿過一個月亮洞門，來到了一進院子裏！

卓君明遠遠打量着，只覺得那進院子異常的安寧，積雪被雨水冲化了，只留下點點白痕，五個人進去以後，不曾帶出了一點聲音！

——他巳經領會出這個徐有義的刁猾，決心要給他一個厲害，當時不動聲色，繼續向院中步入！

在洞門口，他站住了脚步，向着院內窺伺了一下，發覺到是一所梅園，雖不得見綻開的蓓蕾，却有盈鼻的淸香！

「徐七，我進來了，有什麼厲害的手法，你就施出來吧！」

話聲出口，身軀微飄，巳閃身門內！

也就在他身子方自閃進門內的一刹，迎面倏地响起了一股尖銳風力，一大蓬黑色的物件，昏天黑地，蓆空蓋頂般的直向着他身上擁了過來。

卓君明早巳防到了有此一手！

像是展翅的白鶴，一襲長衣陡地隨風掄起，迎着了空中暗器一兜一捲，只聽得一陣子叮咚聲响，全數收入衣內化爲烏有！

四條疾快的身影，幾乎是同時現出！

四口刀也同時遞出！

在一陣衣袂蕩風聲中，四個人，四口刀，在同一個撲勢裏，由四個不同方向，向着當中的卓君明兌擠過來！

天黑，無雲——不折不扣的殺人之夜。

這一招聯手對殺之勢，的確當得上「高明」二字，只可惜卓君明早已料定了他們會有此一手。

看起來眞是微妙極了。

就在四人猛力向中兌擠的一剎，卓君明身軀陡地向下一矮，四口刀可全數都落了空，非但如此，還險些招呼到了自己人身上！

說時遲，那時快！

這一剎，在他四人來說，可是「來得去不得！」在他們猝然發覺不妙，警覺着待要向後撤離時，已是慢了一步——

那一襲長衣，掄施得何等美妙！

夾附着一股凌人的疾風，隨着卓君明一式漂亮的旋身出手，長衣下襟一平如水，宛若飛雲一片，呼嘯聲中，已由每個人喉下掃過。

一時之間，鮮血怒濺！

卓君明振衣長身，捷如飛鳥般的由四人之中拔身而起，翩翩落向一隅！

他身子落下的時候，也正是四個人倒地的同時！

四個人分向四個不同的方向倒下去，却不見一個人再能爬起來，每個人喉結部位，顯明的留下有一道血槽，怒血如箭般地由那裏噴出來！

卓君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快手法，握腕之間，連殺四人，却把那個暗中窺伺的徐有義嚇得面無人色！

徐有義陡地閃身，待向一棵雪松後面躲去，面前人影閃處，卓君明已攔在眼前。

「姓徐的，現在該是我們見見眞章的時候了！」

「卓……朋友！」

徐有義面色不動，吶吶的道：「好高明的手法！」

「你少給我來這一套！」卓君明冷笑道：「這梅園端的是安靜地方，今晚夜，我就要爲寶鷄地方上除了你這個害羣之馬！」

徐有義嘿嘿一笑，他一雙手抄在長衣下擺裏，一時却拿不定他是在轉着什麼念頭。

聽了卓君明的話後，他身子緩緩向後面退了一步。

「卓小兄弟！」徐有義皮笑肉不笑的說道：「大概是徐某人不會做人，開罪了地面上的朋友，胡亂的在徐某人身上安些罪名，卓朋友你不深入瞭解，只是道聽途說，就妄斷徐某人的爲人，那可是天大的冤枉！」

「冤枉？」

「的確冤枉！」

卓君明冷笑道：「只憑你逼良爲娼，拐賣良家少女一項，就百死不贖其罪！」

徐有義一雙豬眼，咕咕嚕嚕的轉動着，像是在動着什麼歹毒的念頭，只是他臉上却作出一副很沉得住氣的樣子！

聽了卓君明的話，他嘿嘿一笑，狡黠的道：「逼良爲娼，拐賣人口？唉唉！小兄弟，這些子罪名，你可不能隨便往我身上安呀！」

「廢話少說，我接着你的！」

說着，卓君明向前逼近一步。

徐有義往後又退了兩步！

——他仍是雙手抄在袍子裏，兩腕彎彎的抬起來！

這副樣子看起來雖然並沒有什麼特別，可是卓君明却不便把身子逼得太近了——

他雖然不知道徐有義這一手是什麼名堂，却可以由他外表判出來，對方是在運施一種厲害的氣功，果眞要是沒有猜錯，在不明所以然情況之下猝然迎身，那可就說不定要吃大虧！

是以，卓君明特意留下了一分仔細！

二人保持着三尺的距離！

卓君明打量着徐有義的那個胖臉，一時倒也對他莫測虛實！

「卓兄弟！」徐有義冷冷的說：「有句俗話不知兄弟你聽說過沒有？」

卓君明冷冷道：「在下實在不敢高攀，請不要這麼稱呼我？」

「哈哈——」徐有義朗笑了兩聲：「那就是卓朋友吧！」

「朋友兩字意義何等深奧，更是不敢當，」卓君明冷笑道：「什麼俗話？」

「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這句話朋友你不會沒聽說過吧？」

「你是要我不要多管閑事？」

「哈，朋友你眞是聰明人，一點就透！」

說話時，徐有義肥胖的身子，反倒向前逼近了一步。

卓君明却不曾後退！

徐有義必然有感於卓君明身上那種凌人的潛力，他的臉色遂卽變得異樣的陰沉！

他早有出手的意圖，可是却深深瞭解到一旦出手，而一擊不中的後果。

卓君明也有同樣的心思，這就是高手對招異於尋常之處，雙方看起來都顯得那麼愼重！

徐有義赫赫笑道：「同走江湖路，共飮江湖水，卓朋友，你凡事何不留下一退路？撇開了今天這碼子事不談，徐某人必有份人心！」

「徐七爺，你是在跟我談錢？」

「哈哈……這麼說，太俗了！」徐有義往前走了一步，口中吶吶地道：「怎麼樣，這個數目？」

一面說，他張開了巴掌，現出五根手指：「五百兩銀子——一點小意思，斧助朋友你囘程的川資！」

卓君明沉着臉沒有說話。

徐有義以爲有希望，嘿嘿笑道：「怎麼樣，這已經是兩個頭牌姑娘的身價了！」

「哼哼……」

卓君明低下頭笑了幾聲，姓徐的要是有三分知人之明，也當聽出了笑聲裏隱現的殺機，只可惜他雖有一身武功，奈何久繫商場，終日與錢爲伍，養成了江湖人物的那種「金錢萬能」的觀念，却忽視了「血性」！

「卓朋友你要是嫌少，我還可以加……只是徐某人却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你還有請求？」

「當然，」徐有義挺了一下肚子：「在商言商，天下那有大把銀子白花的道理？」

「什麼請求？」

「很簡單！」徐有義嘿嘿笑道：「要朋友你另外接下徐某的一份蘭譜，鐵馬令！」

卓君明冷冷的道：「請恕在下聽不懂你的意思！」

徐有義嘿嘿笑道：「這還不懂，蘭譜乃是兄弟之交，鐵馬令是患難之交，有了這兩樣東西，我們不止是朋友，簡直就是兄弟了，以後我的也就是你的，可是到了節骨眼上，說不定還得要靠你這個兄弟來出面撐腰！」

卓君明冷森森的笑了一笑！

「怎麼？」徐有義說：「你是答應了？」

卓君明道：「你看呢？」

「嘿嘿……」徐有義挺了一下肚子說：「當然你還是答應了的好！」

「我要是不答應呢？」

徐有義頓時一怔，那雙眸子咕嚕嚕在他身上轉着。

「小夥子，我知道你很厲害，可是我姓徐的也絕不含糊，你要知道，二虎相爭，必有一傷！」

說這句話時，他的一隻手，已由長襟下擺裏緩緩探出來，有意無意的撫在了一棵老梅樹身上。

頓時，那棵粗若合抱的梅樹樹幹，起了一陣劇烈的顫抖，在簌簌飛雪落花裏，整個的樹幹，向着一邊微微傾斜着倒了下去！

這一手功夫，看似無奇，其實却大大的不簡單，只憑這棵老梅樹樹根部位，隆起丈許方遠的那一大塊泥土看來，如果沒有三四千斤的力道，萬萬不能致此。

徐有義施了這麼一手內功「按臍力」，嘿嘿笑了一聲，向左面邁出一步！

「現醜！現醜！」

卓君明表面不顫，內裏却吃驚不小，倒看不出來，一個市井俗物，竟然身上藏着如此驚人的內功。

對方的這手功夫，無疑的提高了他的警覺力！對方雖是恃以自耀，却也在不知覺間，自己暴露了弱點！

「高明！」卓君明冷冷笑道：「閣下原來是少林出身，竟然精擅氣血之功！」

徐有義兩隻手又抄向長衣下襟裏面，冷笑道：「你能看出我的出身，也算得上高明！」

卓君明目光深邃，這一刹那，他已作了必要的準備。

「少林氣血功，應該是屬於『海底』功力吧？」

「不錯……」

可是他立刻就後悔了，奈何話已出口，臨時再想收囘，那裏還來得及！

卓君明已獲知了他所想要知道的，冷笑一聲道：「這麼說，閣下的練門，當在兩肋之間了？」

徐有義忽然體會出不妙，足下向後急退一步道：「你——？」

第二個字還不及吐出，對面的卓君明已狂風般猝然向着他身上猛襲了過來！

徐有義暴喝一聲，一雙抄在袍襟內的手掌，倏地分開來，掌上夾持着旋風般的兩道力柱，猛力的直向着卓君明胸腹上按來！

——他所施展的，仍然是他自恃的「按臍力」！只是在動手過招上來說，他顯然已是慢了一步！

再者，卓君明既然猛出發難，必然是有恃無恐！

出手之快，如電光石火，進身之勢却如行雲流水。

兩個人身子是怎麼會合的，簡直看不清楚——乍合卽分！

在匆匆接觸一剎那之後，倏地分散開來。

一個南下走，一個北裏去。

只是姿態各有不同。

卓君明仍然保持住他的那份飄逸，而徐有義却像是喝醉了酒般的踉蹌，在歪斜着盪出了七八步之後，身不由己的倚靠在一棵梅樹上。

他兩隻手緊緊按在兩肋腰側，從那裏却冒出了大片的鮮血！把他的一雙手都染紅了。

黃豆般的汗粒，大顆大顆的由他面頰上淌下來！

忽然間，他的舌頭像是變得短了許多——

「好……好小子……姓卓的……你給我記着就是了……俺們還會見面的！」

卓君明身軀再閃，捷若飄風般的站在了他面前。

徐有義頓時噤若寒蟬！

「姓徐的！你的功夫被我破了！」卓君明慢慢的說：「你本身眞氣已散，生命不保，給你留一份見面之情，囘去料理後事去吧！」

說完，他再也不多看徐有義一眼，轉身自去！

× × ×

房間裏漆黑的一片！

卓君明推開門走進去，發覺到房門居然沒有鎖，燈也熄了，和他離開時情形不一樣！

對於一個身藏絕技的人來說，任何一點蛛絲馬跡都會令他們有所警惕！

卓君明在門口站立了一刻，遂卽輕輕走進去。

燈光點着了。

一片光華閃過，消失了夜的矇矓。

在錦被叠擁的牙床上，側臥着楚楚可人的翠蓮，她竟然先來到了這裏，已經睡着了。

長長的一蓬秀髮，散置在枕頭上，細白的一隻玉腕伸出在被外，那麼均勻無聲的在呼息着。

卓君明看看她，忽然生出了濃郁的一片愛憐，內心却也有一種忐忑的緊張！

他悄悄走到面盆邊，把手上的血洗乾凈，然後轉到床邊，坐下來！

他沒想到翠蓮會先自己來了，看她的樣子，分明已有獻身自己的意思……

其實卓君明要她來到這裏，又何嘗沒有這個意思……只是這一剎，他却又生出了一些猶豫！

在過去，他雖進出過妓院，結交過幾個青樓女子，但是那只是一種惆悵情意的發洩，只是絲竹詩友之酬酢，從來也不曾動過別的念頭，所以至今他還保持着「童」身！曾幾何時，也就是在今夜，他忽然不再重視這個問題了！

然而，在此一刻，在面對着「佔有」與「獻出」之前，他却又顯得踟躕了。

翠蓮臉上瀰着甜甜的笑靨，到底是風塵裏打滾的姑娘，平素裏哂風弄月慣了，沒有尋常女子那般的忸怩作態——

卓君明知道她雖是青樓裏的姑娘，却一直是清倌兒，至今還仍是姑娘家的身子，正因爲這樣，他才不得不對自己的行爲感到躊躇！

輕輕探出一隻手來，把她散置在額頭上的秀髮理了一下，翠蓮忽然曼吟了一聲，恍惚中睜開了眼睛！

她倏地翻身坐起來，褻衣半解，露出酥胸一抹——

「呀！」她拉過被子遮住，臉上飛起了一片紅潮：「相公，你回來了？我這就起來。」

說着揭開了被子，却發覺到對方的一雙眸子，正注視在她的身子上，趕忙的又把被子拉上！

「相公……你壞！」

說了這句話，她的臉更紅了，慢慢的垂下了頭，那片紅潮起自雙頰，却很快的漫漫延到了頸項上，看上去却是粉酥暈潤，散發着一種少女的香膩，的確誘人極了！

卓君明的一隻手，不由自主的落在了她粉酥的頸項上，翠蓮鼻子裏輕輕哼着，頭垂得更低了。

燭影搖紅，面對着翠蓮大膽的挑逗，卓君明自負爲蓋世的英雄，也爲之軟化了。

「翠蓮！」他握着她一隻手：「妳都想過了？」

翠蓮點了一下頭，緩緩抬起頭來——

她眼睛裏含蓄着神秘的情焰；却喜悅的淚光——

「爺——」她吶吶的道：「夜深了……外面冷，快進來暖和暖和吧！」

卓君明怔了一下，含笑點點頭道：「好，我必好好待妳，你就跟着我姓卓吧！」

一面說，他脫下了外衣！

翠蓮忽然由被窩裏跪起來，笑道：「我來給你脫——」

說着她把自己的嬌軀，挨貼着他，玉腕輕起，就動手爲他解寬衣服。

她這裏悉悉脫衣，窗外却是悉悉的飄着細雨！

忽然燈被吹熄了。

在朦朧之中，郎狂妹嬌，交織出燕子的呢喃……

× × ×

清晨——天是灰灰的顏色

郭彩綾起了個早。

其實無所謂起不起早，因爲壓根兒她昨天一個晚上都沒有睡，看起來，她臉上紅通通的，燒得很厲害……

其實她的心更燒，整個夜晚，從卓君明離開之後，她就困思着寇英傑這個人，急躁、渴望……更有無限的情愛與歉疚，必須要促使着她找到他，親口道出了自己的歉疚與懷念，一直等到了他的諒解，才能心安！

她忽然覺得一天也不能再在這裏住下去了，必須要馬上離開這裏，快馬兼程追下去——

然而追到那裏去呢？

她彷彿記得昨晚卓君明提到寇英傑的行止，當時不大好意思追問下去，現在她決心要離開這裏，才想到要去找到他問問清楚！

身上加披了一件銀狐披風，拉開風門來到了廊子裏，迎面的寒風，使得她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人是那麼的乏力，不過是一兩天的時間，身子骨竟然會變得那麼的微弱，居然連走路也是那麼不帶勁兒！

她把斗篷的帽子拉起來，手觸處，才覺得臉上滾燙滾燙的，禁不住吃了一驚，才斷定出自己眞正是病了，而且病的還不輕！

倚在紅漆的柱子上喘了口氣，她緊緊的咬着牙，心裏是那般懊惱的發着狠！

打從懂事以來，還不曾似這個樣的病過，要想乖乖的躺在床上養病，——哼，門兒都沒有——她決計不向病魔低頭，要硬撐過去！

小夥計順子打着一把傘，正由雨地裏過來，乍見此情景，忙趕上來，看着她發怔道：「這……這不是郭大小姐嗎？……您這是要上那去？」

郭彩綾道：「不上那去——我問你，有個姓卓的客人，住在那裏？」

小夥計順子道：「噢——我知道，我知道，就在東跨院第一間——我帶着您去！」

郭彩綾道：「不用了，你忙你的去吧——我自己去！」

順子看她這個樣子，不禁關心的道：「可是您的病……」

彩綾也沒答理他，一個人順着廊子走了下去，她拐了一個彎兒，來到了東跨院。

站在廊簷子下面，可就看見了卓君明的那間房子，正要冒雨走過去，忽然她看見那間房子的門敞開來，却由裏面走出了一個打着油紙花傘的女人。

郭彩綾心裏動了一下，即站住不動！

那個女人散着長長的一頭秀髮，披着一襲血紅色的斗蓬，臉上帶着笑靨，一隻手打傘，一隻手提着斗蓬的下擺，就這樣穿過了雨地，一逕的往那邊去了。

郭彩綾特別注意的看着她，見她一直穿過了對院，向着那個月亮洞門裏進去！

月亮洞門上寫着「紅水晶書院」幾個字！

郭彩綾心裏微微一驚，暗忖道：「這是怎麼回事？——原來這個姑娘是個妓女——可是她是從卓君明房子裏出來的……」

「哦——」她頓時心裏明白了，不用說這個女人，昨夜是在卓君明房子裏過的夜……

想到這裏，心裏眞有說不出的氣惱，暗忖着怪不得人家都傳說這個卓小太歲的種種風流，原來竟是眞的！頓時，對於卓君明這個人的印像大大的打了個折扣！

這麼一來，她也不想再進去了，剛想回過身子，却發現卓君明正由房子裏走出來！

兩個人隔着一塊空地對看着——

卓君明似乎有一種意外的驚喜，却也有說不出的尷尬，頓時怔住了。

郭彩綾不理他，掉過身子，剛走了幾步，卓君明已由後面追了上來——

「這不是郭姑娘麼？」

郭彩綾站住脚，却覺得體力那般不繼，身子一軟，情不自禁的倚在了廊柱子上！

卓君明吃了一驚，忙趕上一步扶住她，道：「姑娘，妳這是怎麼了？」

彩綾苦笑着道：「不要緊……只是身上沒力——」

卓君明神色一凌道：「看樣子姑娘眞還病得不輕，外面風大——快請到房子裏來吧！」

彩綾點頭道：「我自己會走——不用你攙着！」

卓君明是知道這個姑娘脾氣的，不敢不依着她，當時答應了一聲，把手收回來。

二人穿過了雨地，來到了卓君明房子裏！

坐定之後，郭彩綾道：「我本來不想來打擾你的……只是想跟你打聽一件事情——」

「姑娘不要忙，先喝一口熱茶，驅驅寒再說！」

一面說着，他獻上了一碗熱茶！

彩綾點點頭說：「謝謝你！——」

她接過茶放置一邊，吟哦着道：「我是來向你打聽寇英傑的下落……」

卓君明怔道：「我……我只是聽說他好像到北面去了！」

「他到北面什麼地方？」

「這個——」卓君明搖搖頭道：「我就不清楚了……姑娘妳先歇着，容我再去打聽一下，如果他眞是傳說的那個奇俠『金鯉王』，一定會有他的消息！」

彩綾冷笑了一聲，搖搖頭道：「不——我這就去找他，我一定要找着他才能安心！」

卓君明驚道：「只是姑娘妳的身子……」

郭彩綾苦笑了一下，道：「今天休息一天，明天也就好了！」

卓君明說：「姑娘何不把身子養好了，我也打聽出那位寇兄弟的下落了，然後我陪姑娘一塊去！」

彩綾看了他一眼，冷冷的搖了一下頭：「我一向是獨來獨往慣了……不敢勞駕！」

卓君明心裏一動，暗忖着這是怎麼回事？總共一宿未見，怎麼她對自己的神態，變得異常的冷漠？處處顯示出拒人於千里之外！這又爲何？

想到這裏，不覺大是索然，苦笑了一下，道：「姑娘不是要相機除了這個李快刀麼？」

彩綾點點頭，道：「不錯——還要挑了那個紅水晶書院——卓兄，你的意見如何？」

卓君明點頭道：「我正有這個意思！」

「你也有這個意思？」彩綾搖搖頭，冷笑了一聲道：「我看不會吧？」

卓君明凌然道：「不瞞姑娘說，那個逼良爲娼，專門拐賣少女的徐七——徐有義已被我打成了重傷，恐怕就在今明天之內，李快刀將勢不與我干休，一場爭殺在所難免，我原想姑娘可以與我同力對付他們，看來這個希望只怕

落空了！」

郭彩綾冷笑道：「既是這樣，那就是我的眼睛看花了！」

卓君明不明所以的說道：「姑娘看見了什麼？」

郭彩綾哼了一聲，道：「剛才我來這裏，看見了一個姑娘由卓兄你的房裏走出來，那個人卓兄你可認識？」

卓君明不覺臉上一紅。

郭彩綾却很注意的看着他！似在等着他的回答！

卓君明不擅說謊，只是這等曖昧事，又將如何向對方出口？一時不禁怔住——

郭彩綾微微一笑，略帶不屑的道：「卓兄是不認識，還是不想說？……其實也不關我什麼事，我只是一時好奇罷了！」

卓君明窘笑了一笑，道：「姑娘錯會了意，其實告訴姑娘也無不可，只請姑娘不要見笑才好！」

郭彩綾哼了一聲道：「那却要看這件事好不好笑了！」

卓君明輕嘆一聲道：「那個姑娘名叫翠蓮，與我在秦州時乃是舊相識，時常作詩酒之會，却不意竟爲那個土霸王徐有義逼迫到這裏典身爲妓！」

彩綾微微點頭，還在繼續聽。

卓君明道：「——她雖是風塵女子，但却頗知潔身自愛，徐七與李快刀俱都看上了她的姿色，要迫她獻身接客，她不願意，目前正不知如何是好，却偏偏遇見了我，昨夜那一場爭端，就是因她而起！」

彩綾冷笑道：「原來是這麼回事，李快刀和那個徐七眞有這麼大的膽子，簡直太也無法無天了！我原想馬上就走，既然趕上了這件事，少不了要揷手管上一管了！」

卓君明皺了一下眉道：「只是我看姑娘的病……似乎不輕，一切等養好了病體以後再說吧！」

「我知道……」

說着，郭彩綾由位子上站起來，身子一歪又坐了下來，卓君明嚇了一跳忙上前去攙她。

「你別管我，我自己會走！」

她緊緊的咬着牙，又表現出她那種更強的性子，似乎跟身上的病鱉上了。

喘了幾口氣，她硬撐着又站了起來，一張粉臉漲成了通紅顏色，向着卓君明點點頭道：「我走了——」

這份樣兒看在卓君明眼裏，眞有無限憐惜，眞不知道對方何以要這樣的逞强？看着她的嬌弱無力，想到她昔日的耀威馬上，眞是不可同日而語——

長久以來，對方一直是存心在自己心內裏的理想良伴——甚至於是一個偶像人物，自己也曾背人發過千百遍的誓言，今生今世，必要娶到此女爲妻……就連昔日造就自己的恩師——彩綾的生母——她也是這麼期望的！

然而，曾幾何時，人事的變遷，偏偏會殺出了一個寇英傑來——

更微妙的是寇英傑非但贏得了美人的青睞，甚至於同時也贏得了自己的友誼，爲了顧全朋友之間的這份義氣，也就不得不捨棄了深藏在內心的這份兒女之私……

他之所以忽然決定要娶討翠蓮爲妻，也正是想要以事實行動來顧全朋友之間的這份義氣——來打消了今後可能會復甦的念頭！

看見了彩綾的倔强，看見了她的病弱……

卓君明內心滋生出無限同情！

——他眞是一百二十萬分的想要帮助她，照顧她，然而，在行動上却不得不有所顧忌！

目睹着長久魂牽夢繫的心上人憔悴如此，他的心[illegible]

千種相思，萬[illegible]存，却只能表現出一個可憐而乾澀的苦笑裏！却連一句較爲露骨體己的話兒也不便說出來！

就這樣，他目送着彩綾步出房外。

外面仍在下雨，絲絲的細雨，含蓄着無比的沉鬱與不開朗，更有一種說不出的「離愁別緒」——起碼在他的內心是感覺到自己已經在「離開」她了。

目注着她蹣跚的背影，一直來到廊子裏，向着對跨院走出去！

卓君明狠下心不再追上去！

忽然，前行的郭彩綾站住了脚步，在雨地裏回過身子來，眼睛遠遠的看着他，像是有什麼話要對他說！

卓君明趕忙追出去！

兩個人都站在雨地裏！

細雨霏霏，在彩綾的秀髮上積結了無數的小小珍珠——她的臉色是那麼的蒼白，一副病弱的姿態，只是她的眼睛仍然是那麼倔强，沉鬱的目神裏，含蓄着的那種「孤傲」，並不曾略略稍減！

——因此在她凝神注視你的時候，自有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威儀！

「卓兄——」她吶吶的道：「關於那個女孩子的事情，你說的都是眞的？」

「姑娘說的是那個翠蓮？」

「翠蓮不翠蓮，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剛才所看見的那一個姑娘——」

卓君明怔了一下道：「她姓秦，本名叫君儀，翠蓮是她的藝名！」

「這些我管不着！」彩綾抿了一下唇上的雨水：「她眞的是如你所說的潔身自愛，力爭上游的好人家姑娘？」

卓君明點點頭道：「當然是眞的——姑娘妳問這些幹什麼？」

彩綾用袖子擦了一下臉上的雨水，點頭道：「她對你可好？」

「這個——」卓君明尷尬的點了一下頭！

「好！」彩綾又問道：「你呢？」

「我……什麼？」

「你對她可好？」

「這……」卓君明一時不知何以置答。

「你怎麼不說話？」

「我……」卓君明忽然硬下心來，點頭道：「我對她也好！」

郭彩綾臉上綻開了一絲微笑！

她點頭道：「這就對了，她既是一個可憐的姑娘，你却不要負她才好，這樣她跳出火坑，得到了你的照顧，也算是終身有托了！」

說了這幾句話，她就轉身走了。

卓君明却直直怔在雨地裏！

不知站立了多久，只覺得全身都被雨水淋濕打透了。

× × ×

回到了房子裏，郭彩綾用一塊乾巾，把頭上的雨水擦乾淨，只覺得身上一陣發熱一陣發冷，全身上下更是一點點勁道兒也施不出來。

只是她的心情，却比去時感到愉快的多！

老實說，雖然她一直不曾鍾情卓君明這個人，只是卓君明却在她心目中留下有很深的印像，無論如何，這個人的人品武功，都高出儕輩甚多，卓君明一直在暗戀她，她豈能不知？然而她的心裏，却實在容立不下第二個人……

就這樣，她下意識的；總是感覺到自己虧欠了卓君明許多！却又不知怎麼去償還這份人情——

而現在，忽然她聽見了卓君明的將有歸宿，內心自然極其愉快，這種「愉快」並不是僅僅基於自私，更多的却是爲卓君明的結合而慶

幸祝福！

她喝了一杯水，實在支持不住，就倒在了牀上！只覺得腦子裏一片昏昏沉沉，用手一摸，身上熱得怕人，這番病勢來得至爲怕人——

她想坐起來招呼茶房，偏偏却連坐起來的力量也提不起來！

就在這時房外傳出叩門的聲音！

郭彩綾翻了個身子，振作的問道：「是……誰？」

「是我——」小夥計順子的聲音道：「大小姐，費大夫來給您扎針來啦！」

彩綾精神微振，道：「進來！」

房門開處，小夥計順子帶着那個扎針的老頭費神針由外面走了進來！

順子道：「小的看見大小姐妳的樣子不對，正想去跟您招呼大夫去，費大夫正巧自己就來了！」

費老頭打量着郭彩綾道：「噢——怎麼大小姐您淋雨了？」

彩綾連話也懶得多說，只略略的點頭道：「我燒的難受，你能給我退燒麼？」

費老頭一笑道：「行行……我這就給妳下針！」

彩綾點着頭，只覺得身上燒得難受，連眼睛都懶得睜開，費老頭呼退了小夥計順子，關上門，打開了他隨身的針包，臉上却現出了一種詭秘的表情！

他此行是奉有李快刀的特別使命，要在金針上動些手脚，原是懷着鬼胎來的，先還担心被對方姑娘識破，這時見狀，悉知對方被傷勢折磨得已是「自顧不暇」，正是下手的絕佳機會！

當時取了七根金針在手，來到牀邊站定！

郭彩綾見他久久不曾下針，遂即忍不住睜開眼睛，費老頭嘿嘿一笑道：「姑娘妳燒得這麼厲害，乃是風寒所侵，我這頭三針，旨在爲姑娘開穴驅寒，姑娘以前沒有扎過，只怕稍有痛苦，尚希不要介意才好！」

彩綾燒得受不住，點點頭不再多話！

費老頭即取針在彩綾「足三里」「合谷」「太淵」三處穴道上扎下金針！

彩綾雖是病勢不輕，但是到底內功造詣精湛，只因內裏氣機岔住，一時未能打通，才會形諸病情，此刻費神針這三針下去，使得她部份穴路暢開，似乎精神一振，遂即向費老頭點頭表示謝意！

費神針這頭三針，只是一個虛頭，旨在換取對方信任而已，接下來的四針，在針術上名喚「四象空穴斷命針」，一經下身，端視下針人之手法輕重，可使受針者產生「痳」「軟」「昏」「死」之不等現像，雖是出自醫家之手，還可收殺人之效。

——他又那裏知道，眼前這個姑娘那身精湛的武功造詣，豈是他所能騙得了的？

彩綾儘管在病弱之中，却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覺，她雖不精針術，只是全身上下一百三十六個大小穴道，以及每個穴道的穴位用途；却是瞭若指掌！

費老頭一面捻動手上金針，遂即把三根金針拔出來——這一刹那，他眸子裏交熾出一種險詭的表情！

敏感的郭彩綾立刻心裏一驚——

費老頭看着她，掩飾的笑了笑，遂即將四根金針，分夾在五指縫內，隨手隔衣向着郭彩綾頸下胸上那塊方寸地方上按下去！

——那裏藏有人身四處穴道，分爲「俞府」「氣戶」「雲門」「嘆中」四處重穴！在針術穴上名喚「四象中極」！

費老頭不愧是施針的高手，這一手四穴的絕技，確是堪稱一絕！

四根金針分夾在他五指之間，方自向着對方「四象中極穴」上落去——

就在這一刹間，郭彩綾陡地翻起手來，五指輕舒，電光石火般的快捷，「噗！」的一聲，已刁在了費老頭的右手腕上！

費老頭大吃一驚，用力的向下一按，還想把手上針强行按入對方穴路，無奈在對方那隻纖纖玉手力持之下，一任他施出了全身所有力道，休想按下分毫！

這一驚，不禁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這老頭兒另一隻手上尚還持有三根金針，一不做，二不休，他陡地向下一殺腰，飛快的向着彩綾「心砍穴」上刺來！

這一手依然不能得逞——

就在他的這隻左手幾幾乎已經沾在了彩綾衣邊的一刹那，陡地一陣奇痠猝痳之感；透過了他的腕脈穴路；一下子傳遍了全身！

一個深精穴路，靠認穴吃飯的人，居然會被別人制住了穴道說起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那是千眞萬確的！

費老頭頓時呆若木鷄，全身就像是石頭人一般的被定在了當場！

他心裏可是明白得很，知道自己已被對方拿住了穴道，心裏一急，一張瘦臉完全變成了青色，忍不住發出了抖顫的聲音——

郭彩綾一個咕嚕坐起來，她的那隻手兀自緊緊的扣在對方腕脈上，想是用力過甚，深深的扎入對方肌膚之內——

「姓費的，你好狠的心……我與你無怨無仇，你竟然想毒手害我性命——」

郭彩綾說話時，一雙明亮銳利的眸子，狠狠的盯視着費老頭，後者情不自禁的身上起了一陣戰慄，大顆的汗珠子由他臉上直淌下來！

「說——」郭彩綾睜大了眼睛道：「是誰要你這麼做的？」

「是……」

費老頭身子雖不能動，尚還能出聲發話，當此要命關頭，那裏還敢恃强，禁不住連口討饒起來。「大小姐饒命……小姐饒命——」

「是誰要你這麼做的？你說了，我就放過你，要不然，哼——姓費的，你可得小心着我的……」

「是……不是——」費老頭上下兩片牙關打戰：「老夫只是給小姐取穴和血……大小姐您……錯怪了我……」

「哼——還想胡說！」

一面說，她手下加了些勁道，費老頭登時全身痳軟，雙膝一彎，噗通！一聲跪倒在地！

「你要是再不說實話……我就先廢了你這隻手——」

邊說邊自運勁，費老頭頓時就覺出那隻手腕上像是加了一面鋼箍，在對方五指着力之下，他那隻手腕子毫無疑問的隨時都將會折斷！

費老頭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

「大小姐饒命——我說……我說……」

郭彩綾身子向後倚了一下，她那隻緊抓在對方腕脈上的手絲毫也不放鬆，費老頭身子被她拖得前進了尺許！

「你快說——」郭彩綾那雙眼睛瞪得極大：「是李快刀……還是劉二楞子……？」

「是李……」費老頭全身戰抖着：「他們兩個都有份！」

「好呀——」郭彩綾心裏狠狠的說着：「姓李的，姓劉的……居然竟敢乘人之危，看我饒得了你們……」

費老頭見她聽後一直在發呆，只以爲她是怕了李快刀，當下吶吶道：「大……小姐……李大掌櫃的可不是好惹的呀……他命令我這樣做，我敢不從命嗎……大小姐，您開恩放了我……吧！」

（未完）

一年之計在於春

前程似錦綉　人生添姿采

紫金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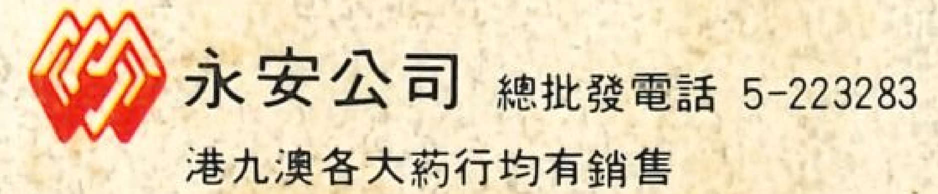
爲你帶來一切！



春回大地，萬象更新，男仕縱橫商場事業之發揮必需有充沛精力，雄才偉略更要有健全的頭腦，紫金丹寧神固腎，爲男性專用補藥。

工作忙碌，競爭强烈，容易疲倦，應當進補紫金丹提神醒腦補充體力，全用王道中藥製成，服後精神倍增，促進工作效能。

一日之計在於神，創業興家萬事成！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總代理：香港 新昌蔘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盒巴南京街5路

香港 峨嵋葯廠出品